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全集

12

河北教育出版社

В Гетьманщині

[illegible]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十二卷

群魔（下）

陈 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冯昭玙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第三部

第三部

第一章　游乐会·第一部分

一

尽管头一天“什皮古林事件日”引起了许多疑虑，游乐会还是如期举行了。我想，即使伦布克在那天夜里溘然长逝，那么第二天游乐会仍然会举行的，因为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赋予它一种特殊的重大意义。唉，她直到最后一分钟都处于目眩神迷的状态之中，不了解公众的情绪。到最后谁也不相信，这盛大的节日能顺利过去而不发生重大事故，不导致“曲终人散”的悲凉结局，像有的人幸灾乐祸地预言的那样。许多人确实想板起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面孔，但一般说来任何轰动社会的丑闻都会使俄罗斯人手舞足蹈，无比开心。诚然，除了渴望丑闻之外，我们还有更严重得多的事情，那就是：普遍的愤懑，无法消弭的怨恨；好像大家对一切都已厌烦之极。到处弥漫着一种糊里糊涂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一种勉强的、仿佛是十分使劲表现出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只有女士们依然头脑清醒，但也只有在一点上，那就是对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刻骨仇

恨。在这方面各派妇女都是一致的。而可怜的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还蒙在鼓里；直到大难临头之前，她仍深信，她受人“爱戴”，大家仍“狂热地忠诚”于她。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我们这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小人。在动乱时代[①]和转折时期到处都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小人。我不是讲那些所谓的“进步人士”，这些人总是抢在众人的前头（这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而且虽然他们的目标往往是十分愚蠢的，但多少总是明确的。不，我讲的只是那些败类。在任何转变时期，每一个社会里，都会沉渣泛起，这些人不仅没有任何目标，而且没有丝毫思想的征象，只不过竭力以自己的行径表现不安与烦躁而已。同时，这些败类，不自觉地，总是听从那一小撮有目的地行动的“进步分子”的指挥，而这一小撮人如果不是白痴的话（不过，这也是常有的事），就可以任意左右这些社会垃圾。现在，当一切都已成为往事之后，我们这里常有人说，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受国际[②]操纵，他又操纵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而她又根据他的指令，调动各种败类。我们这里一些最有威望的聪明人现在也暗自纳闷，为什么他们当时竟突然疏忽了这一点？我们这个动乱时代的内涵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我不知道，我想，也没有人知道，——也许旁观者清，只有几个外来的客人知道。然而最卑劣的小人这时突然占了上风，开始大声批评一切神圣的事物，虽然在此以前他们连嘴都不敢开的，而上等人，在此以前一直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政论作品中不止一次使用“动乱时代”（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这个词来表示农奴制改革以后的时代。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也把社命革新和激荡的时期称为“动乱时代”。——俄编注

② 指第一国际。

安然居于优越地位的上等人，却忽然开始听他们说话，自己则一声不吭；有的人甚至恬不知耻地取悦他们。一些莫名其妙的利亚姆申们，捷利亚特尼科夫们，地主坚捷特尼科夫① 们，自比于拉季谢夫② 的乳臭小子们，悽惨地傲慢地微笑着的小犹太佬们，爱哈哈大笑的外来游客们，来自京城的有政治倾向的诗人们，没有政治倾向和才能却穿着农民衣服和擦焦油皮靴的诗人们，讥诮自己的军衔分文不值、为多挣一个卢布不惜摘下佩剑偷偷去铁路上当文书的少校和上校们，改行做律师的将军们，财运亨通的经纪人和生意兴隆的商人们，无数的神学校学生，本身构成妇女问题的妇女们，——这一切突然在我们社会里占了上风，他们压倒了谁呢？压倒了贵族俱乐部。受尊敬的高官们，装着假腿的将军们，我们那些冷若冰霜高不可攀的女士们。如果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在她儿子的惨剧发生之前，几乎是所有这些败类的走卒，那么我们的其他弥涅尔瓦③ 们的一时糊涂也是情有可原了。现在，如我已说过的，大家都把一切归罪于国际。这个想法如此根深蒂固，甚至对闻讯而来的外地人也是这样说的。不久以前，咨议官库布里科夫，一位挂着斯坦尼斯拉夫勋章的六十二岁老人，没有受到传呼就自动到来，深有体会地宣称三个月以来他无疑处于国际的影响之下。由于他年高德劭，人们恭敬地请他说得更明确点，虽然除了

① 坚捷特尼科夫，果戈理《死魂灵》第 2 卷中的人物，年轻的开明地主，自由主义者，在精神上和道德上逐渐麻木不仁，成了游手好闲的懒汉。

② 亚·尼·拉季谢夫（1749—1802），俄国革命家、作家、哲学家，不断受到迫害，最后服毒自杀。

③ 或译密纳发，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和庇护手艺的女神，罗马的统帅们都把战利品献给她的神庙。她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此处指聪明泼辣的女人。

“所有感官都感觉到”之外，他提不出任何证据，但他仍坚持己见，因此再也不讯问他了。

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城里还有一小部分谨慎的人，最初他们置身事外，甚至锁门不出。但是什么锁能抵挡得住自然规律呢？在最谨慎小心的家庭里总会有闺女，她们也是一定要跳舞的。因此所有这些谨慎小心的人最终也都签名认捐了。人们预期，这次舞会将十分豪华盛大，非同一般；人们谈论着种种奇迹；流传着关于外来的拿长柄眼镜的公爵们和十个干事的消息，这十个干事都是年轻的未婚青年，左肩上佩着花结；还有从彼得堡来的什么运动领导人；还传闻，卡尔马济诺夫为了增加捐款，同意穿着我们省家庭女教师的服装朗诵“Merci”，还要跳“文学卡德里尔舞”，所有人都化装，每一种服装代表一个文学流派。最后还有人化装成“正直的俄罗斯思想”翩翩起舞，——这本身就是一大新闻。怎么能不签名认捐呢？大家都签了名。

二

根据计划游乐会的节目分成两个部分：文学朗诵会①，从

① 自从文学基金会建立（1859）以来，在彼得堡举办有文学名流参加的朗诵会为基金会筹款，已成为常事。在会上不止一次朗诵过的有屠格涅夫、伊·亚·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阿·费·皮谢姆斯基、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塔·格·谢甫琴科、阿·尼·迈可夫、雅·彼·波隆斯基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描写文学朗诵会时利用了他本人参加的一次文学朗诵会（1862 年 3 月 2 日）上的气氛和若干细节。——俄编注

中午到四点钟，然后是舞会，从九点钟开始，通宵达旦。但是在这一安排之中隐藏着混乱的萌芽。首先，从一开始公众中就盛传关于便宴的消息，便宴在文学朗诵会之后立即举行，或者甚至在朗诵会中想特意安排一次休息——便宴当然是免费的，包括在节目之中，还有香槟酒。游乐会票子的高昂价格（三个卢布）让人们对这一传闻深信不疑。“要不然，我怎么会白白地认捐？游乐会预定开一昼夜，那就得给人吃饭。人家会饿的。”我们这里就是这样议论的。我应当承认，由于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本人轻率，也使这一致命的消息更加根深蒂固，广泛流传。一个月以前，这一伟大设想出现之初，在它的魅力之下，她逢人便说她的游乐会，甚至把游乐会上将致祝酒辞的消息送到京都的一家报社去。主要是，当时这些祝酒辞使她神往，她想自己致辞，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一直在撰写。这些祝酒辞应当阐明我们的主要目标（什么目标？我敢打赌，可怜的人儿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写成），以通讯的形式登载在两京的报纸上，使最高当局为之感动，为之倾倒，然后传遍各省，引起惊讶和仿效。但是要致祝酒辞就得有香槟酒，而由于香槟酒不能空腹喝，因此不言而喻，必须有便宴。后来在她的努力下成立了委员会，开始认真地着手工作，委员们很快就向她清楚地证明，如果她想举行宴会的话，那么即使收到的捐款十分丰厚，能给女家庭教师的也所剩无几了。这样，问题有两种解决的办法：或者举行伯沙撒[①] 式的盛宴，致祝酒辞，留给女家庭教师大约九十个卢布；或者举行游乐会只不过做个门面，却

① 伯沙撒（？—约前 539），迦勒底王。据《旧约全书·但以理书》（第 5 章，第 2～3 节）传说，他的宴会十分奢华，客人饮酒用金杯，是他父亲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神殿中掳掠来的。

留下数目可观的捐款。不过委员会只是想吓唬一下而已，他们当然已经想出第三种折中的明智的解决办法，那就是举行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颇像样的游乐会，只是没有香槟酒，这样可以留下一笔相当可观的钱，比九十卢布多得多。但是，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不同意；她的性格蔑视小家子气的折中办法。她当场决定，如果最初的想法不能实现，那就立即断然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筹集一大笔捐款，使其他各省妒羡不已。“公众应当明白，”她在委员会上的慷慨激昂的发言中最后说，“达到全人类共同的目标，比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不知要崇高多少，举行游乐会只是为了宣扬伟大的思想，因此，如果这个讨厌的舞会的确不可或缺，那么应当满足于最节约的德国式的小型舞会，只是作为象征而已！”——她忽然对舞会深恶痛绝起来。但是委员们终于使她安静下来。比如说，就在那个时候，想出了“文学卡德里尔舞”和其他高雅的节目，用以替代口腹的享受。也在那个时候卡尔马济诺夫终于同意朗诵“Merci”（在此以前他一直吞吞吐吐地叫人干着急），这就把我们垂涎欲滴的公众头脑中吃的念头一扫而光了。这样，舞会又成了最辉煌的盛事，虽然性质已有所不同，为了不至于完全脱离现实，决定在舞会开始前可以供应茶加柠檬和小圆饼干，然后是杏仁酪和柠檬水，最后甚至可以供应冰淇淋，但只有这些。为了那些无论何时何地都感到饥饿、而主要是感到口渴的人们，可以在一排房间的尽头开辟一个专门的小吃部，由普罗霍雷奇（俱乐部的大厨师）经管，——不过要在委员会的严格监督之下，——可以供应任何东西，但要专门付钱，为此在大厅的门口特意贴一张公告，说明小吃部不在节目的范围之内。但是这天早上又决定不开辟小吃部，以免妨碍朗诵，虽然预定开设小吃部的地方，距离卡尔马济诺夫同意在其中朗诵“Merci”的正厅，隔

了五个房间。有趣的是，对这件事，即朗诵“Merci”，委员会里的人，甚至最务实的人，似乎都赋予过于重大的意义。至于那些富于诗情的人，比如说贵族长夫人，则郑重其事地告诉卡尔马济诺夫，在朗诵以后她将吩咐立即在她正厅的墙上嵌上一块大理石，上面用金字镂刻着：某年某月某日，伟大的俄罗斯和欧洲作家，在搁笔之际，在此地朗诵“Merci”。这样，首次与以我市各界人士为代表的俄国读者大众告别，这一题词所有参加舞会的人都将看到。也就是说，在朗诵“Merci”之后仅过五个小时就将出现在墙上。我确切知道，卡尔马济诺夫主要要求，小吃部在白天他朗诵时不要开，无论如何不要开。虽然委员会中有人说，这不完全符合我们的习俗。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而城中仍继续相信会有伯沙撒式的盛宴，即由委员会供给饮料和小吃；一直到最后一小时人们仍坚信不疑。甚至姑娘们也梦想吃到许多许多糖果和蜜饯，还有许多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美食。大家知道，募集的款项数目极大，全城都挤满了人，许多人从各县赶来，票子争购一空。大家还知道，除了额定的票价之外，还有许多巨额捐款：比如说，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买了一张票付了三百卢布，而且献出她花房中的所有花卉用于装饰大厅。贵族长夫人（委员会委员）提供她的邸宅和照明；俱乐部提供音乐和仆役，而且让普罗霍雷奇为游乐会工作一整天。还有其他一些捐赠，虽说数目不那么大，总数却很可观，因此甚至有过把票价从原来的三卢布减为两卢布的想法。委员会最初的确担心小姐们买不起三卢布一张的票，建议出售家庭票，就是说，每个家庭只要付一位小姐的票款，其余属于这一家的小姐，哪怕有十个之多，都可以免费入场。但是所有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恰好相反，小姐们全都来了。甚至最贫困的官员也带来了自己的闺女，十分清楚，要

是他们没有闺女，他们自己根本不会想到要认购票子的。一个地位最卑微的秘书带来了他所有的七个女儿，不言而喻，他的妻子和另一个侄女还不算在内，每人手上都拿着一张三卢布的入场券。可以想象，城里发生了一场多么激烈的革命！就以这一件事为例吧：由于游乐会分成两个部分，因此女士们的服装每人必须有两套：白天朗诵会上穿的一套和晚上舞会上穿的一套。中等阶级中的许多人——后来我们知道——为了这一天把家中所有的东西都当掉了，甚至家用的桌毯、餐巾、床上用品，几乎连床垫都当给了我们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好像故意似的这两年来了许多，在我们城里定居下来，而且越往后来得越多。几乎所有官员都提前支取薪金，有的地主卖掉了不可缺少的牲畜，只是为了把自己的千金打扮得像侯爵小姐似的，不比谁家的逊色。这一次衣着的华丽在我们这个地方是空前的。在游乐会前两个星期城里到处是家庭趣闻，这些故事立即由我们那些爱嘲笑的轻薄儿传到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官邸里。还留传着一些表现家庭轶事的漫画，我亲眼在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的纪念册上看到过几张这类的图画。这一切很快就为这些趣闻轶事的当事人知道了；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家庭里最近这么憎恨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原因。现在大家都在骂，回忆起那段往事，不禁咬牙切齿。但是当时就看得出来，如果委员会有什么事使大家不满意，如果舞会上出了什么纰漏，引起的怒火将是空前的。因此所有的人在心底里都在等待着出乱子；如果大家都在等待，乱子怎么会不出现呢？

正午，乐队奏起了音乐。作为干事之一，即作为十二个“佩带花结的年轻人”之一，我亲眼目睹这可耻的一天是怎样开始的。一开始是人口处异常拥挤。从警察局开始，第一步就疏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不是在责怪真正的公众：这些家

庭中的父亲不仅自己没有拥挤，也没有去挤压别人，虽然他们是有官阶的人；但是恰好相反，据说他们在街上时就感到忐忑不安了，因为他们看到我们城里不常见的拥挤的人群，这些人围住大门，不是依次进去，而是争先恐后地往前猛冲。此时车辆不断地到来，终于堵塞了街道。现在，当我写这本记事录时，我有确凿的证据说，有些我们城里最下贱的败类，是由利亚姆申和利普京，也许还有个别像我这样的干事，把他们带进去的，他们没有门票。不管怎么说，出现了一些完全不明身份的人，他们来自邻近各县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这些野蛮人一进大厅，就异口同声地（好像是受人教唆似的）询问，小吃部在哪里，当他得知没有小吃部时，就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起来，这在我们这里是很少见的。不错，他们中有的人来的时候已经喝醉了酒。有几个人像野人似的，瞧着贵族长夫人华丽的大厅惊呆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厅堂，因此他们进得门来，一时间都不做声了，张大嘴巴，东张西望。这座宏大的正厅，虽然已是一座古旧的建筑，但的确十分豪华：它宏伟轩敞，有上下两排窗户，天花板按古时的风格加以彩绘，饰成金色，厅内有上敞廊，窗户间的墙壁上嵌着镜子，挂着红白相间的帷幔，有大理石雕像（不管怎么说总是雕像），古老的、沉重的、拿破仑时代的家具，白色饰金，蒙以红色的天鹅绒。在我描写的时刻，大厅的一头为将要朗诵的文学家搭了一个高高的平台，整个大厅像剧院的池座一样，摆满了椅子，为听众留下了宽阔的通道。但是在最初几分钟的惊奇之后，开始了最无聊的问题和声明："我们也许还不想听朗诵呢……我们是付了钱的……公众受到无耻的欺骗……主人是我们，不是伦布克夫妻！……"总之，好像放他们进来就是为了干这些事情的。我特别记得一次冲突，在这次冲突中，昨天早上在尤莉娅·米哈

伊洛芙娜那里的那位外来的、领子竖起看来像木偶似的小公爵，表现出色。他由于她的坚决请求，也同意在左肩佩上花结，成为我们的干事之一。事实表明，这个装了发条的无声蜡像虽然不会说话，却会按他自己的方式采取行动。一个人高马大的麻脸退役大尉在一群跟随在他后面的各种败类的支持下纠缠住他，问他：去小吃部怎么走？——他向街区警长眨眨眼。他的指示立即执行：不管醉醺醺的大尉如何谩骂，他被人从大厅里拖了出去。这时“真正的”听众终于开始来到，沿着椅子的三条通道排成长长三行。混乱开始平息，但是听众，甚至最“纯正的”听众，也流露出不满和惊诧的神色，有的女士简直感到恐惧。

最后，大家都就座了；乐声停止。人们开始擤鼻涕，四周张望。他们以过于庄严的神情等待着——这本身往往是不祥的征兆。但是“伦布克夫妻”还没有到来。四面八方都是熠熠发光的绸缎、丝绒、钻石，空气中弥漫着香气。男人们佩戴着所有勋章，有几位老人甚至穿着官服。最后，贵族长夫人也来了，是同莉扎一起来的。莉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盛装华服，光彩照人。她的头发做成发卷，两眼炯炯有神，笑容可掬，她显然引人注目；人们上上下下端详她，交头接耳议论她。据说，她曾扫视全场，寻找斯塔夫罗金，但是无论是斯塔夫罗金，还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都没有在。我不理解她当时脸上的表情：为什么这张脸上焕发着那么多的幸福、喜悦、神采和力量？我想起了昨天的事情，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伦布克夫妻”还没有来。这已经是一个错误了。我后来得知，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一直到最后一分钟都在等待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最近她少了他简直寸步难行，虽然她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想顺便插一句，在昨天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推辞掉干事的工作，这使她很伤心，她甚至都落泪了。使她奇怪，后来又使她十分困惑的是（我把后来发生的事件提先在这里说说），他一整天不见踪影，根本没有来出席文学朗诵会，直到晚上谁也没有遇见过他。最后，听众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台上也没有一个人露面。后排拍起手来，就像在剧院中一样。老人和太太们皱起了眉头："伦布克夫妇"显然太自大了。甚至在最可敬的一部分听众中，也毫无根据地悄悄耳语："游乐会也许真的举行不成了，伦布克本人也许真的病了，"等等，等等。但是感谢上帝，伦布克夫妇终于来了：他挽着她的胳膊进来；说实话，我也十分担心，怕他们不来。但是，臆测终于崩溃，真理终于胜利。听众似乎松了一口气。伦布克本人看来十分健康，我记得，大家当时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因为可以想象，有多少双眼睛瞧着他。为了说明我们社会的思想状况，我想指出，总的说来，在我们上层社会中很少有人认为伦布克有什么患病的迹象；大家认为他的行为完全正常，对他在昨天早晨广场事件中的所作所为甚至表示赞许。"新官上任，就该这样，"显贵们说。"要不然，新来时讲仁爱，结果却不得不采取同样的措施，没有看到，这些措施对仁爱本身而言是必要的。"至少在贵族俱乐部里是这样议论的。他们只谴责他在处理这件事时发了火。"应该冷静一点，不过也难怪，新手嘛。"一些内行人说。所有人的目光也同样专注地盯着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当然，谁也没有权力要求我这个叙事者在某一点上讲出过于精确的细节，因为这是秘密，这是女人，我只知道一点：昨天晚上她走进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书房，跟他待在一起，一直到半夜以后很久。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得到宽恕和抚慰。夫妻俩对所有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一切不快都被忘却，在解释结束时，冯·伦布克回

忆起前天夜里那主要的最后的一幕，惊恐万分，终于跪了下来，这时，夫人的纤纤素手，然后是樱唇，阻止了这位骑士般体贴而又感动得浑身虚弱的人热烈倾诉他的忏悔之情。大家都看到她脸上的幸福。她神情开朗，衣着华丽。似乎她的愿望都已得到满足；游乐会——她的目标和策略的顶峰——已经实现。在他们走向台前的座位就座时，伦布克伉俪向大家颔首致意，回答别人的问候。他们立即被人包围。贵族长夫人站起来迎接他们……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件糟糕的误会：乐队无缘无故地骤然奏起了迎宾曲，——不是什么进行曲，而只是宴会上的迎宾曲，我们在俱乐部里举行正式宴会祝某人健康时演奏的那种迎宾曲。我现在知道，这是利亚姆申以干事的身份搞出来的，似乎是为了向进来的“伦布克夫妇”致敬。当然，他总是可以推托，这是因为他愚蠢或者过于热心的缘故……唉，我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已经根本不考虑什么推托之辞，今天他们要一举结束一切……他们不仅奏了迎宾曲；正当公众困惑和讪笑的时候，大厅的后面和上敞廊里传来乌拉声，似乎也是向伦布克致敬。声音不多，但是，说实话，却持续了一段时间。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生气了，她的两眼闪着怒火。伦布克在自己的座位边停了下来，向呼声传来的方向转过身去，威严地扫视大厅……人们赶忙请他坐下。我又注意到他脸上那种危险的笑容，昨天早晨在他妻子的会客室里，在他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走过去之前，他站在那里瞧着他，脸上正是带着这种笑容，这使我害怕。我觉得，在他脸上有一种不祥的表情，而最糟糕的是，还有点儿可笑——这是一个为了迎合他妻子的崇高目标、不顾一切、牺牲自己的人的表情……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招手把我叫了过去，小声叫我赶快去找卡尔马济诺夫，请他开始。但是我刚转身，就发生了另一件丑事，不过比上一件

事更糟糕。在此以前，人们的所有目光和所有期望都集中在台上，在空荡荡的台上只看到一张不大的桌子，桌子后面放着一张椅子，桌子上小银托盘里放着一杯水——这时在空荡荡的台上蓦地出现了列比亚德金大尉高大的身影，他穿着燕尾服，打着白领结。我惊呆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尉好像有点儿窘，在舞台的后部停住了。突然听众中有人叫道："列比亚德金，是你吗?"大尉那张痴呆的红脸（他已经酩酊大醉）在这一声呼唤下咧开了嘴傻笑。他抬起手，擦了擦额头，晃了晃头发蓬松的大脑袋，似乎不顾一切下定了决心，向前迈了两步，——突然噗哧一声，笑了起来，笑声不响，但很得意，忽高忽低，久久不息，随着笑声，他那臃肿的躯体徐徐晃动，两只小眼睛眯成一条缝。他的这副模样使几乎一半的听众笑了起来，有二十来个人开始拍手。严肃的听众脸色阴沉，交换着眼色；不过这一切持续了不到半分钟。突然利普京佩着干事的花结带着两个仆人快步跑上台来；他们小心搀着大尉，利普京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句什么话，大尉皱起眉头，喃喃说："要是这样，那好吧。"他挥了挥手，把他那宽阔的背转向听众，与护送他的人一起消失了。但过了一会儿，利普京又跳上台来。利普京平时总是笑容满面，使人想起加了糖的醋的味道，而今天他嘴角上挂的是他最甜蜜的微笑。他手里拿着一张信纸，踏着急促的碎步走到台的前沿。

"先生们，"他对听众说，"由于疏忽，发生了可笑的误会，现在误会已经消除了，但是我抱着极大的希望，接受了我们当地一位诗人的最深挚最恭谨的委托……抱着人道的崇高的目标……虽然他其貌不扬……也就是把我们大家团结起来的目标……也就是要拭干我们省那些可怜的有文化的姑娘的眼泪……这位先生，我是想说，这位当地的诗人……不希望说出

他的真实姓名，很希望看到他的诗在这里朗诵，在舞会前……我是想说，——在朗诵会前。虽然这首诗不在节目之内，不在……因为半小时前才送到……但是我们（谁是我们？我逐词逐句把这番断断续续、颠三倒四的讲话引用于此）觉得，这首诗感情真挚得出奇，同时又出奇的欢快，可以在这里朗诵，就是说，不是因为它是严肃的作品，而是因为它适合今天的盛会……总之，适合今天的思想……况且只有短短几行……因此我想请宽宏大量的听众允许我朗读。”

“读吧！”大厅的后排有人扯开嗓门大叫一声。

“可以读吗？”

“读吧，读吧！”许多声音喊道。

“承蒙大家允许，我就读啦。”利普京又装模作样地说道，嘴角上仍挂着甜丝丝的笑容。他好像还是有点儿犹豫，我甚至觉得他有点儿激动。这些人尽管肆无忌惮，但有时仍难免磕磕绊绊。不过，如果是神学校的学生，那就不会打一个磕巴了，利普京毕竟属于老一代。

“我预先声明，就是说我有幸预先告诉大家，这毕竟不是颂歌，像过去为庆典写的颂歌，这几乎可以说是个玩笑，但却无疑充满了感情，同时又轻松欢快，而且可以说，最最真实。”

“你读呀，读呀！”

他打开了那张纸。不用说，谁也没有来得及制止他。何况他还佩着干事的花结。他用响亮的声音读道：

“一位诗人从大会上致本地的一位家庭女教师同胞。”

你好，你好，家庭女教师，
欢笑吧，庆祝吧，
不管你是顽固派还是乔治·桑分子，

现在欢腾吧，雀跃吧，不分彼此！

“这是列比亚德金的诗！就是列比亚德金的！”几个人应声说道。大厅里发出笑声，甚至掌声，虽然人数不多。

你教育拖鼻涕的孩子，
读法文的字母、单词，
你准备用媚眼迷住任何男人，
哪怕他是个教堂执事。

“乌拉！乌拉！”

但是在我们伟大的改革时代
教堂执事也不会把你娶，
小姐需要“大把大把的”，
要不然只能再去教法文字母。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才是现实主义，没有‘大把大把的’，寸步难行！”

但现在，当我们参加盛宴，
跳着舞筹集了大笔钱，
为你置办好了妆奁，
从这些土厕里送到你面前，——

不管你是顽固派还是乔治·桑分子，
现在欢腾吧，雀跃吧，不分彼此。

你有了嫁妆，家庭女教师，
欢庆吧，不管它三七二十一！

说实在的，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里是如此明显的放肆，甚至不可能说他愚蠢而原谅利普京。何况利普京并不愚蠢。意图很清楚，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他们好像迫不及待地想制造混乱。这首愚蠢的诗里有几行，比如最后的一行，即使再愚蠢也不会写上去的。利普京本人好像也感觉到他未免太过分了；他完成了他的英勇业绩之后，因为自己的放肆而慌了神，甚至没有从台上下来，站在那里，好像还想补充什么似的。他预期得到的想必是另一种效果，但是甚至那一小撮方才为他拍手叫好的捣乱分子，也忽然噤声了，仿佛也发了呆。最荒唐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朗诵所感动了，不把它当做诽谤，而把它当做女家庭教师命运的真实写照，当做一首政治诗。但是这首诗的过分放肆最终使他们也惊呆了。至于全体听众，那么整个大厅不但觉得难堪，而且显然感到气恼。我得到的印象并没有错。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后来说，再有一会儿，她可能就昏过去了。一位最受尊敬的老人挟起他的老伴，两人在公众惊惶目光的伴送之下走出了大厅。谁知道，会不会有一些人模仿他们的榜样，幸好在这个紧急关头卡尔马济诺夫在台上出现了，他穿着燕尾服，打着白领结，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把惊喜的目光转向他，把他看做自己的救星……但是这时我已经到幕后去了，我必须找到利普京。

“您这是故意的！”我说，怒气冲冲地抓住他的胳膊。

“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缩作一团，立即开始撒谎，装出一副可怜相。“诗刚才才送来，我想这是一个让人开心的玩

笑……”

“您根本没有这样想过。难道您会认为这么一种糟糕的东西是逗人开心的玩笑?”

“是的，我这样认为。”

“您撒谎，诗根本不是刚才给您送来的。是您自己同列比亚德金一起编出的，也许是在昨天，为的是制造乱子。最后那一句一定是您写的，关于教堂执事的那几行也是您的。为什么他穿着燕尾服来?岂不是说，要不是他喝得烂醉如泥，您还打算让他朗诵?”

利普京冷冰冰恶狠狠地瞧了我一眼。

“这关您什么事?”他突然以令人惊奇的平静问我。

“怎么不关我的事?您也佩着这个花结……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哪里?”

“不知道；总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怎么?”

“我现在已经完全看清楚了。这是一个反对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的阴谋，目的是搞垮游乐会……”

利普京又瞥了我一眼。

“与您有什么相干?”他冷笑一声，耸耸肩，走到一边去了。

我仿佛觉得一阵寒气袭来。我的所有猜疑都证实了。而我曾经希望是我错了!我怎么办呢?我想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商量，但他站在镜子前面试着各种笑容，不住地查阅那张做了各种记号的纸。卡尔马济诺夫朗诵完毕，他马上就要登台，他根本不能同我谈话。去找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吗?但要找她为时尚早，她还要接受严重得多的教训，才可能清醒过来，不再相信她受人“拥戴”，大家都“狂热地忠诚”于她。她可能不会相信我，认为我疑神疑鬼。而且她又有什么办法呢?

"唉，"我想道，"真的，这关我什么事，当事情一闹起来时，我摘下花结回家，不就完了吗。"我的确说过"事情一闹起来"，这一点我记得。

但是我必须去听卡尔马济诺夫朗诵。我在幕后最后一次环顾四周，我注意到，这里有许多不相干的人，甚至妇女，进进出出，到处乱窜。这个"幕后"是一块相当狭窄的空间，用帷幔与听众截然隔开，在后面有一条走廊与其他房间相通。我们的朗诵者在这里等候依次登台表演。但是在这一时刻特别使我惊奇的是排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之后的那位讲演人。他好像也是一位教授（我到现在仍不确切知道他是什么人），在一次学潮之后自动离开了某所学校，几天之前不知什么缘故来到我们城里。有人把他介绍给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她以崇敬之情接待了他。我现在知道，在朗诵会之前他只有一次出席她家的晚会，整个晚上他一言不发，对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身边那一帮人的说笑和腔调，他模棱两可地笑笑。由于他外表傲慢，同时又气量狭窄达到碰不得的地步，于是他给人一种不愉快的印象。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亲自动员他演说。现在他从一个角落到另一角落往来踱步，像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一样，口中念念有词，但两眼盯在地上，不是望着镜子。他没有试笑容，虽然不住地狞笑着。很清楚，同他也不能谈话。他个子矮小，看起来约莫四十岁光景，头发已秃，颔下留着灰白色的胡子，衣着相当讲究。但是最有趣的是，他每转一次身，就要举起他的右拳，在头上挥动，忽然猛击一下，好像要把什么敌人打得粉身碎骨似的。这个动作他不住地重复。我感到害怕，赶紧跑去听卡尔马济诺夫朗诵。

三

大厅里的气氛又有点儿不妙。我预先声明：我崇拜伟大的天才；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天才先生们在他们的光辉岁月将要过去的时候，他们的举动有时完全像小孩子呢？就算他是卡尔马济诺夫，出来时的气派像五个宫廷高级侍从加在一起一样，那又怎么样呢？难道一篇作品能够把像我们这样的听众吸引住整整一个小时？我做过观察，一般说来，即使是最了不起的天才，在公开的轻松的文学朗诵会上，也不能占据听众二十分钟以上的时间而不受到惩罚。的确，这位伟大的天才出场时受到极为尊敬的欢迎。甚至最严肃的老人也表现出赞赏和好奇，而女士们甚至表现出几分狂热。然而掌声是短暂的，不知怎地是不协调的，稀稀落落的。但是，后排没有任何非分的行为，一直到卡尔马济诺夫先生开始讲话，也几乎没有出现特别恶劣的行径，只不过好像发生了一些误会。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他的嗓音过于尖细刺耳，甚至有点儿女人气，① 并且带点真正的高贵的贵族的咬舌音。他刚开口讲了几个词，突然有人放肆地大笑起来，——大概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没有见过世面而又天生爱笑的傻瓜。但是没有一点点示威的意思，相反，人们向傻瓜发出嘘声，他就不做声了。这时卡尔马济诺夫装腔作势、抑扬顿挫地宣称，他“起初说什么也不同意朗诵”，（何必声明！）

① 影射屠格涅夫的“软绵绵的带点娘娘腔的嗓音，声调尖锐，同他的魁伟的个子很不相称”。（见费·阿·科尼、阿·雅·帕纳耶娃等人的回忆录）——俄编注

“有的语句是从心灵深处吟咏出来的，难以言传，因此这样神圣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公之于众”① (那为什么要公之于众呢?)；“但是由于答应了人们的恳求，他只好公之于众了，此外，由于他从此搁笔，发誓决不再写，那就只好这样，写了这篇最后的作品；由于他发誓无论如何决不再在公众中朗诵任何作品，那就只好这样，为公众朗诵这最后一篇作品”，如此等等，都是诸如此类的话。

如果只是这一些，那也罢了，谁没有读过一些作者的开场白呢？然而我要指出，由于我们的听众文化不高，后排又易于激动，这一切仍然可能产生影响的。要是他读一个小小的故事，一篇短短的小说，像他从前所写的那些作品，就是说虽然过于雕琢，不够自然，但有时不无幽默——那不是好一点儿吗？这可能会挽救了整个局面。但是不，不是这样！开始了长篇大论!② 天哪，这里真可说应有尽有。我敢说，甚至首都的听众也会听得目瞪口呆，更何况我们的听众。请想象一下，几乎三大印张最最矫揉造作、空洞无物的废话；此外，这位先生朗诵起来好像高高在上，悲天悯人，恩赐什么似的，因此听众觉得很难堪。主题……可是谁弄得清楚主题是什么呢？这是一些印象，一些回忆的某种说明。但是回忆什么？关于什么的印

① 屠格涅夫在1878年5月2日（俄旧历）给米·马·斯塔秀列维奇的信中讲到《够了》时说：“我自己后悔发表了这个片段……因为文中表达了这样的个人回忆和印象，没有任何必要与读者分享。”——俄编注

② “Merci”的开头和结尾部分，是对屠格涅夫《关于〈父与子〉》一文中致读者的话的讽刺性模仿。就体裁和结构而言，“Merci”酷似屠格涅夫的小说《幽灵》和《够了》。“Merci”中的两个情节——主角在冬天渡过伏尔加河和在山洞里访问苦行僧——与《够了》中的类似情节十分相近。——俄编注

象？——不管我们这些外省人如何蹙起眉头听了一半，还是莫名其妙，因此后一半只是出于礼貌才勉强听到结束。不错，关于爱情，关于这位天才对一位女士的爱情，讲得很多，不过说实在的，听起来有点儿尴尬。就我看来，讲述他的第一次接吻与这位天才作家的矮小肥胖的身材并不十分相称……而且这些吻不知怎地也接得与众不同，听起来很不是滋味。在他接吻的时候四周一定得长着荆豆（一定是荆豆木或者其他什么要查考植物学才知道的草）。并且天上一定是一种紫罗兰的色彩，这种色彩当然是任何凡人从来没有注意过的，确切地说，都看到过，但从来没有发觉过，“瞧，我看到了，现在我来给你们这些笨蛋描写这个最普通的现象”。这一对有趣的情人坐了下来，头顶上的树一定是橙色的。他们坐在德国的什么地方。突然他们看见决战前夕的庞培[1] 或者卡西乌斯[2]，两人欣喜若狂，感觉到一阵寒意直透到骨髓里。灌木丛里有一条美人鱼在吱吱叫。格鲁克[3] 在芦苇丛中拉小提琴。他演奏的作品用的是 en toutes lettres[4]，但是谁也没有听说过，因此必须到音乐词典中去查找。这时浓雾滚滚而来，雾气翻滚着，翻滚着，到后来更像一百万只枕头，而不像雾。忽然一切都消失了，伟大的天才在冬天天气回暖的时候渡过伏尔加河，整整两页半描写过河的情景，结果他还是跌进了冰窟窿。天才淹在水里——您以为他淹死了？他才不会淹死呢，这只是为了在他快要淹死、一口口

① 庞培（公元前 106—前 48），古罗马统帅、政治家。
② 卡西乌斯（公元前 85—前 42），古罗马政治家，参与谋杀凯撒的阴谋。
③ 格鲁克（1714—1787），18 世纪德国重要的歌剧作曲家，是歌剧改革的先驱。
④ 法文：全名。

呛水的时候，在他面前浮现一小块冰，像豌豆大的一小块冰，但纯净透明，“像一颗凝冻的泪珠”，而在这块冰里反映出德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德国的天空，映像像虹彩般闪烁着，使他想起那颗泪珠，那泪珠“你记得吗，从你的眼眶里滚下来，那时我们坐在一棵碧玉树下，你高兴地呼叫：‘没有罪恶！’‘对，’我噙着泪说，‘但是，如果这样，那也就没有正人君子。’我们号啕大哭起来，就永远分手了。”——她到海边的什么地方去，他到一处山洞去；瞧，他在莫斯科的苏哈列瓦塔底下往下掉，不住地掉，掉了三年，忽然在地底的深处，在一个岩洞里他发现一盏长明灯，长明灯前坐着一个苦行僧。苦行僧在祈祷。天才紧贴在小小的带栅栏的窗口，突然听到一声叹息。您以为这是苦行僧在叹息？他才不需要您的苦行僧呢！不，只不过这声叹息“使他想起她的第一声叹息，那是在三十七年前，你可记得，在德国，我们坐在玛瑙树下，你对我说：‘为什么要爱？瞧，周围长着豬草，所以我爱，如果豬草不长了，我就不爱了。’这时雾又滚滚而来，出现了霍夫曼①，美人鱼用口哨吹奏着肖邦的一支曲子，②突然从雾里出现了安库

① 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作曲家和画家。

② 据俄国学者们推测，这里先后提到霍夫曼、格鲁克、肖邦、美人鱼，也与屠格涅夫有关。屠格涅夫在《够了》中说到：“……霍夫曼的神秘主义不论它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也不可怕。”小说中提到格鲁克和肖邦的名字和美人鱼的口哨声可能隐指屠格涅夫钟情的法国女演员波里娜·维亚尔多。在她演唱的抒情歌曲中有几支《美人鱼》曲子：一支的歌词是普希金的，另一支是德国浪漫主义诗人默里克的。维亚尔多还把肖邦的几支玛祖卡舞曲改编成歌曲，在格鲁克的歌剧《奥尔甫斯和欧律狄刻》中演唱，是当时欧洲音乐生活的一件大事。——俄编注

斯·玛尔克优斯①，他戴着桂冠，在古罗马的屋顶上。我们的背上感觉到狂喜的寒噤，于是我们永远分手了"，如此等等。总之，也许我转述得不对，我也不善于转述，但是这番废话的大意的确如此。最后，我们一些伟大的英才对玄之又玄的双关语的癖好真是可耻到了极点！伟大的欧洲哲学家、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劳动者、受难者——所有这些劳苦肩负重担的人，② 对于我们俄罗斯的伟大天才来说都好像是他厨房里的厨师。他是老爷，而他们来到他的面前，手里捧着尖顶高帽听候他的吩咐。不错，他也傲慢地讥诮俄国，他感到最愉快的事情莫过于在伟大的欧洲英才面前宣布俄国各个方面均已破产，至于说到他本人——不，他已经高踞于这些伟大的欧洲英才之上；他们只不过是他制造双关语的材料。他拿来别人的思想，把它的反题拉扯上去，双关语就制造好了。有越轨，没有犯罪；真理并不存在，正人君子是没有的；③ 无神论，达尔文主义，莫斯科的钟声……但是可惜他已经不相信莫斯科的钟声了；罗马、桂冠……但是他甚至连桂冠也不相信了……这里有老一套的拜伦式的忧郁的发作，有海涅作品中来的怪相，有毕巧林④ 身上的什么东西——没完没了地说着，机器一样咻噗咻噗地转动起来。"不过，称赞我吧，称赞我吧，我可喜欢哩，

---

① 安库斯·玛尔克优斯（约公元前642—前617），传说中的古罗马王政时期的皇帝。

② 语出《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③ 俄文中"越轨"和"犯罪"是同一个词 npecтyndʌeннej；"真理"和"正人君子"的词根相同，声音相近。两组词分别构成双关语。按：这里是讽刺性地模仿屠格涅夫在《够了》中的一段话："莎士比亚又会迫使李尔重复自己残忍的话：'没有罪人'，——换句话说就是：'也没有无辜的人'……"

④ 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的主人公。

我要搁笔，那只不过是说说罢了，等着吧，我要使你们三百倍地厌倦，让你们读得疲惫不堪……”

不言而喻，结尾并不妙；但更糟糕的是，朗诵会是他开始的。大厅里早已有人在用脚磨擦地面，擤鼻涕，咳嗽，凡是在文学朗诵会上，不论怎么样的文学家，只要他朗诵二十分钟以上可能发生的一切，今天都发生了。但是天才的作家什么也没有觉察到。他继续带着他的咬舌音慢吞吞地朗诵着，完全不顾听众，因此所有人都开始感到困惑不解。突然后排传出一个孤单的但却响亮的声音：

“天哪，说的是什么废话啊！”

这是情不自禁地迸出来的一声感叹，我相信，没有任何抗议的意思。这个人只不过是累了。但是卡尔马济诺夫先生停了下来，带着嘲笑瞧了听众一眼，突然以受侮辱的宫廷高级侍从的威仪咬着舌儿说：“先生们，我好像很使你们烦腻了？”

他首先说了出来，这就是他的不对了，因为他用这样的方式要人回答，就给各种败类以可乘之机，他们也可以说话，而且可以说是合法的，而如果他忍住了，那么大厅里擤一阵鼻涕，也就过去了……也许他期待听众以掌声来回答他的问题；但是没有人鼓掌，相反，大家好像吓坏了，缩成一团，不做声了。

“您从来没有见过安库斯·玛尔克优斯，尽说大话。”突然传来一个被激怒的、似乎是忍无可忍的声音。

“说得对，”另一个声音马上接口说，“现在没有了鬼神，而只有自然科学。您去参看参看自然科学。”

“先生们，我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意见。”卡尔马济诺夫极为惊讶。伟大的天才久居卡尔斯鲁厄，已经对祖国陌生了。

“在我们的时代，说世界由三条鲸鱼支撑着，那是可耻。”突然一位年轻姑娘爆豆子般地说道，“您，卡尔马济诺夫，不可能落到岩洞里去见到苦行僧。而且现在谁还谈苦行僧呢?”

“先生们，最使我惊奇的是，这事情竟如此严重。不过……不过你们完全正确。谁也没有比我更尊重现实……”

他虽然在讪笑，却感到十分惊愕。他的脸好像在说：“我并不是像你们所想的那种人，我这是为了你们。你们应该称赞我，多称赞我，尽可能多，我很喜欢这个……”

“先生们，”他终于高声说道，他的自尊心彻底受到伤害，“我看到，我的这篇可怜的诗作念的不是地方。而且我自己也来的不是地方。”

“瞄准乌鸦，却打中了母牛。”一个笨蛋高声大叫，一定是喝醉了，对他本来可以不加注意的，然而大厅里发出了不恭敬的笑声。

“您说打中了母牛?”卡尔马济诺夫立即接口说。他的声音越来越刺耳了，“关于乌鸦和母牛，先生们，我不想说什么。不管听众怎么样，我太尊重他们了，我不会打什么比方，即使是不怀恶意的比方，但是我原来认为……”

“但是您，先生，不要太……”后排有人嚷道。

“但是我原来认为，在我搁笔与读者告别之际，会听我说完……”

“不，不，我们愿意听，愿意。”第一排终于有几个人大胆说话了。

“念吧，念吧!”几位女士热情地接口道，最后终于响起了掌声，虽然声音很小，稀稀落落的。卡尔马济诺夫苦笑了一下，欠身站了起来。

“请相信，卡尔马济诺夫，大家都认为很荣幸……”甚至

贵族长夫人本人也忍不住了。

“卡尔马济诺夫先生，”突然从大厅深处传来一个年轻的清新的声音。这是县职业学校一位很年轻的教员，一位极好的青年，文静而高尚，不久前才来我们这里。他甚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卡尔马济诺夫先生，要是我有幸像您给我们描写的那样恋爱，那么，说实在的，我不会把我的爱情写到一篇要公开朗诵的文章里去……”

他甚至涨得满脸通红。

“先生们，”卡尔马济诺夫高声说道，“我朗诵完了。我把结尾略去，就要告辞了。但是，请允许我念完最后的六行。”

“是的，读者朋友，别了！”他立即读起手稿来，没有再坐下去，“别了，读者；我甚至并不竭力坚持使我们像朋友般地分手：真的，为什么要打扰你呢？你甚至可以骂我，尽情地骂我吧，如果这能给你快乐的话。但是最好还是让我们相互永远忘却。假如你们，读者们，忽然变得如此善良，跪在我面前，噙着眼泪请求我：‘写吧，啊，写吧，为了我们，卡尔马济诺夫，——为了祖国，为了后代，为了桂冠。’即使那样，我当然会彬彬有礼地感谢你们，但我要回答：‘不了，我们已经彼此折腾得够了，亲爱的同胞们，merci！我们该分手了！Merci，Merci，Merci.’”

卡尔马济诺夫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满脸通红，就像水里煮过似的，走到幕后去了。

“谁也不会下跪的；荒唐的幻想。”

“多强的自尊心！”

“这不过是幽默。”有一个人想纠正，说得更合理些。

“不，收起您的幽默吧。”

“不过这毕竟太无礼了，先生们。”

“至少他现在已经朗诵完了。”

“咳，太枯燥了！”

但是后排的（不过不仅是后排的）这些无礼的喊声却被另一部分听众的掌声淹没了。他们呼唤卡尔马济诺夫出来。几位女士，以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和贵族长夫人为首，簇拥在台前。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手中出现了一个绚丽的放在白色丝绒衬垫上的桂冠，在另一个由鲜玫瑰花编成的花冠当中。

“桂冠！”卡尔马济诺夫面带着微妙的、略含讥嘲的笑容说道，“我当然很感动，我以真诚的谢意接受这个预先准备好的尚未枯萎的花冠；但是请相信我，mesdames,① 我忽然变成了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我认为在我们的时代，桂冠拿在一个技艺精湛的厨师手里，比拿在我手里要合适得多……”

“厨师可要有用一些。”参加维尔金斯基家“会议”的那个神学校学生嚷道。秩序有点儿紊乱起来。许多排都有人站了起来，想看献桂冠的仪式。

“我赞成请厨师，愿意现在再出三个卢布。”另一个声音接着大声说，甚至太大声了，大声中含有固执的要求。

“我也是。”

“我也是。”

“难道这里没有小吃部？”

“先生们，这简直是一个骗局……”

不过应当承认，所有这些放肆的先生们都很害怕我们的大官和在大厅里的警官。十分钟后，所有人都陆陆续续地就座了，但没有恢复原先的秩序。可怜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

---

① 法文：女士们。

四

不过，我还是又一次跑到幕后去看他，急急忙忙地警告他，据我的看法，全都垮了，他最好不要出场，马上回家，哪怕推说轻霍乱也行，我也可以摘掉花结，同他一起走。他这时正走上台去，突然停住步，傲慢地从头到脚打量我，庄严地说：

"先生，为什么您认为我可能做出这种卑鄙的事呢？"

我退到一边。我像相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相信，他非出乱子不可。当我垂头丧气地木然站在那里的时候，我的面前又闪过那个外来的教授，就是不住地上下挥舞着拳头的那一位，还在那里往来踱步，全神贯注，喃喃自语，脸上带着阴险的但又洋洋得意的冷笑。我不知怎地，差不多是毫无用意地（真是鬼迷心窍）走到他身边。

"您知道吗，"我说，"许多例子表明朗诵时间如果超过二十分钟，那么听众就不爱听了。任何名人也维持不了半个小时……"

他突然站住，甚至因为受到侮辱而浑身震颤起来。他的脸上显露出无限的傲慢。

"您放心。"他轻蔑地嘟囔一声，从我身边走过。这时大厅里传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声音。

"咳，你们都去见鬼吧！"我想，一面往大厅跑去。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椅子上坐下，大厅里的混乱仍未平静下来。前排听众迎接他的目光并不友好。（在俱乐部里最近不知怎地人们不再喜爱他，绝没有像过去那样尊敬他了。）

不过，没有嘘他，那已经算很好了。从昨日起，我就有一个奇怪的想法：我总觉得，只要他一露面，听众就会喝倒彩。然而由于混乱仍未完全平息，人们甚至没有马上注意到他。但是连卡尔马济诺夫都遭到这样的对待，此人还有什么可以指望的呢？他脸色苍白；他已经十年没有在听众面前露面了。从他的激动以及我十分了解的一切迹象看来，我知道，他自己也把今天的登台看做是决定他命运的大事，或者类似这样的事件。这正是我所害怕的。他是我亲爱的人。当他张开嘴，我听到他的第一句话时，我的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

“先生们！”他突然说道，好像决定孤注一掷似的，他的声音几乎是颤抖的，“先生们，还在今天早上，我的面前放着一张不久前在本地散发的非法印刷品，我一百次地问自己：‘它的秘密在哪里？’”

整个大厅一下子就鸦雀无声了，所有目光都转向他，有的带着恐惧的神情。没有说的，他善于从一开始就引起人们的兴趣。甚至从侧幕后也有人探出头来；利普京和利亚姆申贪婪地听着。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又向我招招手：

“制止他，无论如何要制止他！”她神色惊惶地小声说。我只有耸耸肩膀；一个人已经豁出去了，哪能止得住呢？哎，我理解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

“喔唷，讲传单的事！”听众中有人悄悄地说，整个大厅动起来了。

“先生们，我揭开了全部秘密。传单效果的全部秘密——在于它们的愚蠢！（他的两眼炯炯发光。）是的，先生们，如果这是出于某种打算故意假装出来的愚蠢——那么，这简直可以说是天才的创作！但是应当为它们说句公道话：它们不是假装的。这是最赤裸裸的、最老实的、最为目光短浅的愚蠢。——

c'est la bâtise dans son essenee la plus pure，quelque chose comme un simple chimique.[①] 要是说得稍微聪明一点点，任何人就能立即看出这些浅薄的蠢话内容是何等贫乏。但是现在大家都瞧得目瞪口呆，谁也不会相信，可能愚蠢到如此露骨的地步。'这里不可能没有其他意思，'任何人都会这样对自己说，进而去寻找秘密，找出其中的奥秘之处，希望读出字里行间的话，——于是效果就取得了！啊，愚蠢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丰厚的奖赏，虽然它常常应该得到奖赏……因为，en parenthèse,[②] 愚蠢如同至高的天才一样，对于人类的命运是同样有益的……"

"40年代的文字游戏！"不知谁说了一句，不过声音相当轻，但是这么一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大厅里叽叽喳喳地嚣嚷起来。

"先生们，乌拉！我提议为愚蠢干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叫道，他在听众面前不甘示弱，完全发狂了。

我假装为他倒水，跑到他身边。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别说了，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恳求……"

"不，您别管我，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他冲着我嚷道。我跑开了。"Messieure![③]"他继续说道，"我听到愤怒的叫喊声，为什么要激动，为什么要大叫大嚷呢？我带着橄榄枝来。我带来我的最后一句话。在这方面我有最后一句话要说，——然后让我们和解吧。"

---

① 法文：这是纯纯粹粹的愚蠢，有点儿像单纯的化学元素。
② 法文：顺便说说。
③ 法文：先生们！

“滚！”有一个人高叫。

“静一静，让他说，让他把话说完。”另一部分人吼叫。那位年轻的教师特别激动，他一放胆说话之后，似乎已经止不住了。

“Messieurs，这方面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宽恕一切。我是已经日薄西山的老人了，我庄严地宣布，生命仍像过去一样欣欣向荣，我们年轻一代的活力也没有衰竭。现代年轻人的热情同我们那时候一样纯洁清澈。只有一点不同：目标改变了，以一种美替代了另一种美！唯一使人困惑的是，什么更美：是莎士比亚还是靴子，是拉斐尔还是煤油①?”

“这是告密?”一些人嘟哝说。

“败坏声誉的问题!”

“Agent－provocateur.②”

“我可要宣布，”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狂热地尖声叫道，“可我要宣布：莎士比亚和拉斐尔——高于农奴解放，高于民族性，高于社会主义，高于年轻一代，高于化学，几乎高于人类，因为他们就是全人类的成果，真正的成果，可能是至高无上的成果!③ 美的形式已经达到了，没有这一点，我也许不愿

① 西欧和俄国的反动报刊把1871年巴黎公社称为煤油纵火犯，说他们在1871年5月21—27日的巷战中纵火焚烧杜伊勒利宫。按：杜伊勒利宫在罗浮宫旁。

② 法文：挑拨离间的特务。

③ “美学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用这番话同“功利主义者”辩论。《俄国言论》杂志的主要批评家之一瓦·亚·扎伊采夫在1864年写道：“……当代的艺术崇拜者宣扬为艺术而艺术，不是把艺术当做手段，而是当做目的，因此把艺术和他们自己变成了木乃伊。两千年来他们赞赏米洛的维纳斯，三百年来他们赞赏拉斐尔的圣母像，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们以他们的狂热宣布了艺术的死刑。”——俄编注

再活下去……啊，天哪！”他举起双手拍了一下，“十年之前我在彼得堡同样在台上大声疾呼过，说的是同样的内容，用的是同样的言词，但他们同样不懂，又是笑，又是嘘，同现在一样：浅薄的人们，你们为什么还不懂呢？你们可知道，你们可知道，没有英国人，人类能生存下去，没有德国人也行，没有俄国人更不用说了，没有科学也行，没有面包也行，唯独不能没有美①，因为没有美世界上完全无事可做了！全部奥秘就在这里，全部历史就在这里！没有美，科学本身连一分钟也支持不了，——你们在笑，你们可知道这一点——科学会变成愚昧，连一颗钉子也发明不了！……我决不退让！”他莫名其妙地最后叫道，一拳猛捶桌子。

但是，当他杂乱无章地尖声叫喊时，大厅里秩序大乱。许多人从座位上跳起来，有的人往前冲去，到靠近舞台的地方去。总之，这一切发生得比我现在描写的要快得多，来不及采取措施。可能也不想采取措施。

“你们这些娇生惯养的人，什么都是现成的，过得倒好！”那个神学校学生在舞台边狂吼，得意地朝着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龇牙咧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注意到他，跳到台边：

“难道我不是，难道我不是刚才宣布，年轻一代人的热忱也同我们过去一样纯洁而光明灿烂，这一代人只由于在美的形式上认识错误，才遭到不幸！难道您觉得还不够！如果考虑到这话出于一个伤心的受凌辱的父亲之口，那么难道——啊，浅薄的人们，——难道还能有比这更公正更冷静的看法吗？……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一文中发表了类似的思想：“对美和体现美的创作的要求是人所不能或缺的，没有它，人也许不想在世上活下去。”——俄编注

不知感恩的人们……不公正的人们……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不想和解！……”

他突然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起来。他用手指抹拭着流淌的眼泪，两肩和胸脯因痛哭而抖动着……他忘却了人世间的一切。

听众都吓坏了，几乎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也一跃而起，挽起丈夫的胳膊，拉着他站起身来……乱子闹得太大了。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神学校学生兴冲冲地嚷道，“有一个叫费季卡的苦役犯现在出没在我们城里和郊区，是从服苦役的地方逃出来的。他抢劫行人，不久前又杀了人。请允许我向您提一个问题：如果您十五年前不是为了还赌债把他送去当兵的话，说简单点，如果您玩牌不把他输掉的话，您说他会不会去服苦役？会不会像现在这样为了求生存而杀人？您怎么说呢，美学家先生？”

以后的情景我不想详细描写。首先，响起了狂热的掌声。鼓掌的并不是所有人，而只有大厅内五分之一左右的听众，但狂热地鼓掌。其余听众涌向出口处，但是由于鼓掌的那一部分听众都挤向舞台，因此全场大乱。女士们叫喊着，有几个姑娘哭了起来，要求回家。伦布克站在他的座位旁，古怪地频频回顾。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完全不知所措了——这是她在我们这里的活动中破天荒第一次。至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他在最初的瞬间似乎真的被神学校学生的那番话压倒了；但是他蓦地举起两臂，好像要伸向听众的头上，嚷道：

“我从此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1]，我诅咒……完了……完了……”

他转过身，跑往幕后去了，一面挥舞着胳膊，威胁着。

“他侮辱公众……把韦尔霍文斯基逮住！”这些狂热的人吼叫着。他们甚至想追赶他。要制止是不可能的，至少在那时是不可能的，——突然最后的一场灾祸像炸弹一样落到与会者的头上，在他们中间爆炸了：第三个朗诵者[2]，那个在幕后不住挥舞拳头的狂人，突然跑到台上。

他的模样完全是疯子。他咧开嘴得意洋洋地笑着，充满了无限的自信，他环顾乱哄哄的大厅，仿佛他自己就喜欢混乱。他毫不在乎地将在这一片混乱中朗诵，相反，他显然感到高兴。他的神情是如此明显，因此他立即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这又是怎么回事？”人们纷纷问道，“这又是谁？嘘！他想说什么？”

“先生们！”狂人竭尽全力大声喊叫，他站在舞台的边缘上，声音像妇人般尖细，几乎同卡尔马济诺夫的一模一样，不过不带贵族的咬舌音，“先生们！二十年前在与半个欧洲作战的前夕，俄国在所有达官贵人的心目中是理想的国家。文学家

---

① 典出《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10 章，第 14 节）：“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

② 第三个朗诵者的原型是普·瓦·帕夫洛夫（1823—1895），他是彼得堡大学（以前是基辅大学）俄国史和艺术史教授，自由主义分子，星期日学校组织者之一。在 1862 年 3 月 2 日举行的一次文学晚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听他作纪念俄国建国一千周年的演说。这次演说轰动一时，受到听众的热烈欢呼，却遭到政府的无情迫害。帕夫洛夫被流放至韦特卢加和科斯特罗马，直至 1869 年。在这里是讽刺性地模仿帕夫洛夫的演说，以及他的外表，他的兴奋得尖叫的声音和他的手势。——俄编注

在书刊检查机关中任职,[1] 大学里实行军训；军队变成了芭蕾舞团;[2] 人民在农奴制的鞭子下缴捐纳税，忍气吞声。爱国主义变成了勒索贿赂，既敲诈活人，也敲诈死人。不收受贿赂的人被看做叛逆，因为他们破坏了和谐。为了折取树枝，用作鞭子，以维持秩序，大片大片的桦树林被摧毁了。欧洲在战栗……但是俄罗斯在它一千年稀里糊涂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达到如此可耻的地步……"[3]

他举起拳头，兴奋地、威严地在头上挥舞，蓦地又向下猛击，似乎要把敌人打个粉身碎骨。四面都发出狂叫，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大厅里差不多一半人在鼓掌；人们天真地听得入了迷：有人当众公开辱骂俄国，难道能不叫人欣喜若狂大叫大嚷吗？

---

① 在尼古拉一世时代先后做过书刊检查官的文学家有奥·伊·先科夫斯基、谢·季·阿克萨科夫、彼·安·维亚泽姆斯基、费·尼·格林卡、费·伊、丘特切夫、亚·尼·尼基坚科等人。1855 年伊·亚·冈察洛夫出任彼得堡书刊检查委员会检查官，引起了许多同时代人的非议。——俄编注

② 尼古拉一世在莫斯科大学实施军事制度。1835 年大学章程把大学生与中学生同等对待，赋予警察局派遣的学监以极大的监管大学生的权力，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教授们不能接近学生，不能过问学校的事务。1840—1850 年大学里禁止讲授哲学，由神学教授讲授心理学和逻辑学课程。诗人尼·费·谢尔比纳（1821—1869）写了一首讽刺尼古拉一世的短诗《万众的恩人》(1855)："他在奴才当中被看做智者，/因为压制思想他最喜爱，/他是一个戴着皇冠的大兵，/又是阅兵式的芭蕾舞指挥。"——俄编注

③ 帕夫洛夫针对官方在俄国建国一千周年之际的大肆吹嘘，对沙皇帝国的过去和当前的状况作了严厉的评价，他说："在 18、19 世纪，俄国因为使平民百姓蒙受苦难和羞辱而遭到充分的惩罚。你们不要因为这个悲惨时代的虚假文明的浮华景象而自鸣得意：俄国从来没有经历过更为沉重的境况！"——俄编注

“这才有道理！就该这样！乌拉！不，这才不是美学！”①

狂人继续兴奋地往下说：

“从那以后二十年过去了。大学纷纷开设，数量增加了。军训已成了往昔的传说；军队须要补充几千名军官。铁路吞没了所有资本，像蜘蛛网似的遍布整个俄国，因此再过十四五年也许可以乘火车到什么地方去旅行了。桥梁只偶然焚毁，城市则有规律地失火，在火灾季节按一定的顺序，依次轮流。法庭作出的判决像所罗门那样英明，② 陪审员只在为争取生存、不至于饿死的情况下才接受贿赂。农奴们解放了，过去他们挨地主的抽打，现在则用树条相互抽打。人们喝掉的伏特加酒犹如汪洋大海，以支援国家预算。在诺夫戈罗德，在古老的无用的索菲亚大教堂对面庄严地耸立起一个巨大的青铜球，以纪念过去一千年的杂乱无章。③ 欧洲皱起了眉头，又开始不安起来……十五年的改革！然而在俄国，甚至在最滑稽可笑的混乱时代，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描写听众对“美学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发言的反应时，以俄国批评家德·伊·皮萨列夫的文章《现实主义者》(1864) 中的论点为依据，文中批评家对“美学”的维护者和反对者的论争进行了总结，他写道：“美学和现实主义的确处于不共戴天的敌对状态之中，因此现实主义必须彻底消灭美学，因为在当前它毒化我们的科学活动的各个部门，使它们失去意义……美学是思想停滞的最牢固因素，理性进步的最顽固敌人。”——俄编注

② 所罗门是公元前 965—前 928 年以色列王国国王，大卫之子。据古老传说记载，他智慧异常，善于断案。此处借以讽刺法庭。

③ 1862 年庆祝俄国建国一千周年，沙皇政府利用这次机会希冀联合一切反动的、顽固守旧的力量。同年 9 月 8 日在诺夫戈罗德古索菲亚教堂附近树立起建国一千年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由 M.O. 米凯申（1836—1896）雕塑，在报刊上受到许多人抨击。——俄编注

最后几个词在群众的吼声中甚至无法听清。可以看到，他又举起了胳膊，又一次得意洋洋地猛击下去。群众的兴奋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嚎叫、鼓掌，甚至有的女士也高叫："够了！您不能说得更好了！"人们好像喝醉了酒似的。演说人扫视全场，似乎陶醉在自己的胜利之中。我偶然瞥见伦布克说不出的激动，正在向什么人作什么指示。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脸色煞白，匆匆跟跑近她身边的公爵说着什么……但这时一群人，大约有五六个，多少都是有点官职的，从幕后冲上台，抓住演说人，把他拖到后台去。我不理解，他怎么能挣脱他们，但他确实挣脱了，重新又跑到台边，还挥舞着拳头，用全力喊道：

"然而俄罗斯还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

但是他又被拖走了。我又看到，大约有十四五个人奔往后台去搭救他，但不经过舞台，而是想从边上砸掉薄薄的隔墙冲过去，隔墙终于倒塌了……我后来看到（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女大学生（维尔金斯基的亲戚）不知从哪里跳上舞台，她腋下仍夹着一卷纸，仍穿着那一套衣服，脸色仍是那么红润，身体仍是那么胖乎乎的，两三个女人和两三个男人围着她，她的死敌中学生，也陪伴着她。我甚至还听清了她说的话：

"先生们，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向大家报告贫困大学生们的痛苦，并唤起各地的大学生一致提出抗议。"

但是我已经走了。我把我的花结藏到口袋里，经过我熟悉的屋后小路，跑到街上。当然，我首先去看望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

第二章　游乐会的结束

一

他不愿见我。他锁起门来在写什么东西。我一再敲门呼唤，他从门后回答我："我的朋友，我什么都完了，谁还能再对我要求什么呢？"

"您什么也没有完，您只不过把一切搞糟罢了。看上帝的面上，不要再玩弄文字游戏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把门打开。必须采取措施。他们还可能到这里来，侮辱您……"

我认为我有权力对他特别严格，甚至挑剔。我怕他再做出什么更疯狂的事来。但是，使我惊奇的是，他异常坚定。

"您不要第一个跑来侮辱我。我感谢您过去为我所做的一切，但我再说一遍，我同人们的关系已经了结了，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在写信给达丽娅·帕夫洛芙娜，一直到现在我都把她给忘了，真不可原谅。如果您愿意的话，明天请您把信交给她，现在'merci'."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相信我，事情比您想的要严重。

您以为您在那里把什么人粉碎了？您什么人也没有粉碎，您自己却像一只空玻璃瓶一样粉碎了。（咳，我当时粗暴无礼；现在一想起来就感到难过!!）给达丽娅·帕夫洛芙娜您绝对不必写信……您离开我还能到哪里去？您在现实生活中懂些什么？您真的还有什么打算吗？如果您又打算做什么事的话，您只会又一次倒霉……”

他站了起来，一直走到门口。

“您跟他们在一起还不久，但已经沾染上他们的语言和腔调。Dieu Vous pardonne，mon ami，et Dieu vous garde.①但是我一向注意到您身上正派的素质，您也许会改变您的想法，——当然，apres le temps,②像我们所有俄罗斯人一样。至于您说到我的脱离实际，我想提醒您我的一个由来已久的想法：我们俄国有无数人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攻击别人脱离实际，以此指责所有人，除了他们自己，攻击越来越猛烈，特别令人讨厌，就像夏天的苍蝇一样。Cher，您要想到，我很激动，您就别来折磨我啦。再一次 merci 您为我做的一切，让我们彼此分手吧，像卡尔马济诺夫和他的读者一样，也就是说，彼此尽可能宽厚地互相忘记。他苦苦哀求他过去的读者忘记他，那是他要的滑头；quant á moi,③我没有那么爱面子，我寄希望于您涉世不深，心还年轻：您哪能久久记住我这无用的老头儿呢？‘祝您长寿’，我的朋友，这是上次我生日纳斯塔西娅对我的祝愿。（cespauvres gens ont quelquefois des mots charmants et pleins de philosophie.④）我不祝您得到太多的幸福——这会使

① 法文：愿上帝宽恕您，愿上帝保佑您。
② 法文：过一段时间之后。
③ 法文：至于我。
④ 法文：在这些穷人的口中有时可以听到极妙的、充满哲理的话。

您厌烦；也不希望您遭受不幸；我只想简单地重复这句民间的哲理：'祝您长寿'，努力做到不要十分烦恼；这一多余的祝愿是我自己添加的。好吧，别了，当真别了。您不用站在我门边，我不会开门的。"①

他走开了，除此之外，我一无所获。虽然他很"激动"，但他说话流利，慢条斯理，很有分量，显然竭力想使我信服。当然他对我有点儿恼怒，因而对我间接进行报复，其原因说不定还是昨天的"带篷马车"和"可以拉开的地板"。今天他在众人面前落了泪，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却使他陷入有点儿滑稽可笑的境地，他知道这一点，而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没有人比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更关心形式上的优美和严正了。唉，我不责怪他！但是尽管经受了种种刺激，他仍保持不肯苟且的态度和冷嘲热讽的语气，这令我安心：一个看来如此不改常态的人，当然不会在这个时候做出什么可悲的十分异常的事。我当时就是这样推断的，天哪，我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我没有注意到的事太多啦……

我想赶在讲多种事件之前，先引用这封给达丽娅·帕夫洛芙娜的信的前几行，这封信她果真在第二天就收到了。

Mon enfant.② 我的手在颤抖，但我把一切都结束了。在我最后一次与人搏斗的时候您没有在场；您没有来参加这次"朗诵会"，您做得对。但是人们会告诉您，在刚毅之士日益稀少的俄罗斯，有一个勇敢的人站了起来，不顾来自四面八方的致命的威胁，敢对这

① 这些"充满哲理的祝福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自己在西伯利亚写下的笔记中摘录的。——俄编注

② 法文：我的孩子。

些小傻瓜说真话，就是说，他们是小傻瓜。啊，ce sont des pauvres petits vauriens et rien de plus，des petits 小傻瓜——voilà le mot！① 我的决心已下，我要永远离开这个城市，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所有曾经爱我的人都不理睬我了。但是您，您，纯洁的天真无邪的孩子，您温顺，由于一个任性的专横的心的意志，您的命运差一点同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当我在我们未能举行的婚礼前夕流着怯懦的眼泪的时候，您也许瞧不起我；您，不管您是什么人，不能不把我看做可笑的人，啊，我心灵的最后呼唤是对您而发的，我的最后的责任是对您的责任，只对您一人的责任！但是我不能让您永远把我看做一个不知感恩的蠢人，一个没有教养的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大概会像一颗不知感恩的残酷的心每天在跟您论说我的那样，唉！我忘不了这颗不知感恩的残酷的心……

如此等等，如此等等，写了整整四大张。

在他说了“我不会开门的”之后，我又用拳头三次打门，又在他后面大声说，他今天一定会三次差纳斯塔西娅来叫我，但我决不会再来了；这之后我抛开了他，向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家跑去。

二

在这里我目睹了一幅令人气愤的情景：可怜的女人受人当面欺骗，而我却一筹莫展。真的，我能对她说些什么呢？我已

① 法文：这只不过是些可怜的无赖，仅此而已，一些小傻瓜——就是这样！

经多少有点清醒过来，认识到我只不过有一些感觉，一些可疑的预感，再没有别的了。我见到她时她正在哭泣，几乎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之中，额上敷着蘸过花露水的手巾，捧着一杯水。她的面前站着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无休止地说着，公爵则一言不发，好像他的嘴被封住似的。她眼泪汪汪地一声声责备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临阵脱逃"。使我惊愕的是，她把这一天的全部失败、全部耻辱，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归因于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缺席。

在他身上我注意到一个重大的变化：他仿佛因为什么事情而忧心忡忡，几乎是板着面孔。平常他从来不板面孔，总是嘻嘻哈哈，即使在生气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他生气却是经常的事。噢，即使现在他也在生气，说话粗鲁，随便，火暴急躁。他说，他一早偶然去加加诺夫家，在他家患了病，头疼呕吐。唉，可怜的女人多么希望再受一次欺骗啊！我看到摆在桌面上的主要问题是：举不举行舞会，也就是游乐会的整个后半部分？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在"今天的侮辱"之后无论如何不同意出席舞会，换句话说，她一心希望她去出席是被迫的，而且一定是被他，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强迫着去的。她把他看做是未卜先知的圣人，似乎他现在如果离开，她马上就会卧床不起。但是他也不想离开；他自己也竭力希望舞会能举行，希望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一定出席……

"好了，为什么要哭呢！您一定要闹一场？往什么人身上发泄怨气？那就往我身上发泄吧，不过希望快一点，时间在过去，必须早作决定。游乐会给朗诵搞糟了，要以舞会来弥补。瞧，公爵也是这个意见。对了，要不是公爵，还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呢！"

公爵起初反对举行舞会（确切地说，反对尤莉娅·米哈伊

洛芙娜出席舞会，舞会是无论如何都必须举行的），但是经过两三次这样引用他的意见之后，他开始哼哼哈哈地表示同意了。

使我惊诧的还有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说话时那种极不寻常的粗鲁腔调，我愤慨地驳斥后来流传的那个卑鄙的谣言，似乎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有什么暧昧关系。这类事绝对没有，也不可能有。他能够左右她，是因为他看到她梦想影响社会和上司，所以从一开始就千方百计地附和她，参与她的计划，自己为她出谋划策，又赤裸裸地奉承她，把她完全控制住，使她感到他好像空气一样不可缺少了。

她一看到我，就两眼炯炯发光，叫道：

"您问他，他也同公爵一样，自始至终一步都没有离开过我。您说说，所有这一切是不是一个明显的阴谋，一个卑鄙的狡诈的阴谋，目的是用尽一切恶毒的手段来打击我和安德烈·安东诺维奇，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他们是早有预谋的！他们有计划。这是一帮人，整整一帮人！"

"您跟往常一样未免言过其实了。您老是想入非非。不过我很高兴见到……先生（他做出样子，似乎忘记了我的名字），他会告诉我们他的看法。"

"我的看法，"我急忙说，"与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的看法完全一致。阴谋实在太明显了。我把这花结送还给您，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舞会举行也好，不举行也好，——这当然不是我的事，因为不是由我决定；但是我担任的干事角色已经结束了。请原谅我的激动，但是我不能做违反健全理性和信念的事。"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她拍了一下手。

"我听到了，且听我对您说，"他转向我说道，"我认为你

们大家不知吃了什么东西，都在说胡话。就我看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在这座城市里这样的事情过去没有发生过，也永远不可能发生。有什么阴谋？事情的结果不体面，愚蠢到可耻的地步，但哪里有阴谋？针对谁呢？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宠信他们，庇护他们，稀里糊涂地宽恕他们的淘气行为，难道他们会针对她吗？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这一个月来我反复不断地对您说的是什么？我警告过您什么？这些人对您有什么用？什么用！真不该同这些小人搅在一起！为什么？干什么？把这伙人团结起来？他们自己能团结吗！哪能呢！”

“您什么时候警告过我？相反，您赞成，您甚至要求……我真太奇怪了……您自己给我带来许多奇怪的人。”

“恰恰相反，我同您争辩，我不赞成，至于带人来，我倒的确带来过，但那是在他们自己已经成群结队地涌来之后，而且只是在最近，为了组织‘文学卡德里尔舞’，没有这些下贱的人不行。但是我敢打赌，今天就有一二十个别的下贱人没有入场券就被带进来了。”

“一定是这样。”我证实说。

“瞧，您已经同意了。请您想一想，最近这里是个什么格调？我说的是整座小城。全成了狂妄、无耻的天下，无休止地吵吵闹闹。是谁鼓励的呢？是谁以自己的威信掩护他们的呢？是谁把大家都搞得懵懵懂懂的呢？是谁把这些小人惹恼的呢？在您的纪念册里不是描绘了本城所有的家庭秘事吗？不是您纵容您的诗人和画家吗？不是您让利亚姆申吻您的手吗？不是当着您的面那个神学校学生辱骂四级文官，用擦了焦油的靴子弄脏他女儿的衣服么？公众对您有对立情绪，您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但是这一切都是您，都是您自己！我的天哪！”

“不，我警告过您，我们争吵过，听到吗，我们争吵过！”

“您这是当面撒谎。”

“当然啰，您要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您现在需要牺牲品，往什么人身上发泄怨气；那就在我身上发泄吧，我已经说过了。我最好还是同您说话……先生（他一直记不起我的名字来）。让我们扳着手指算一下：我说，除了利普京之外，什么阴谋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可以证明，但是让我们先分析一下利普京。他朗诵了傻瓜列比亚德金的诗——这算什么，您以为是阴谋？您知道么，利普京可能只觉得这很幽默？的确幽默。他朗诵只是为了逗大家乐一乐，让大家开心开心，首先是他的庇护人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仅此而已。您不相信？难道不是与一个月来这里发生的一切同一个调子吗？要我把话都说出来吗？真的，在别的情况下这事情也许就过去了！这个玩笑太粗野，有些过分，但是很可笑，对吗，很可笑？”

“怎么！您认为利普京的行为幽默？”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满腔怒火，忿忿地喊了起来，“如此愚蠢，如此不知深浅，如此卑鄙恶劣，这是有预谋的，哎，您这是故意的！这样看来，您自己也参与了他们的阴谋！”

“一定是，我坐在后面，躲在那儿，操纵整个机器！假如我参与了阴谋，——这一点您至少应该明白——那么我决不会限于利普京一个人了！因此，就您看来，我同我爸爸也是串通了的，让他故意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您说说，让爸爸朗诵，这是谁的过错？谁昨天劝阻过您，就在昨天，昨天？”

“Oh, hier il avait tant d'esprit,[①] 我对他寄予多大的希望，而且他的风度：我想，他和卡尔马济诺夫……谁能料到呢！”

① 法文：哎，昨天他多么幽默。

“是呀，谁能料到呢，但 tant d'esprit，爸爸把事情给搞糟了，假如我事先知道他会搞得这么糟，那么，由于我参与不容置疑的阴谋，反对您的游乐会，毫无疑问，昨天我不会试图说服您不要把山羊放进菜园里去，是这样吗？然而我昨天却在劝阻您，——劝阻是因为我有预感。当然，不可能什么都预见到：他自己在一分钟之前一定也不知道他会放什么炮。这些神经质的老头子难道同一般人一样！不过事情还可以挽救：为了使公众得到满足，明天就以政府的名义，以周到的礼仪，派两个医生去了解他的健康状况，就是今天也可以，然后把他送进医院，进行冷敷。至少公众会大笑一场，看到不值得为他生气。我在今天的舞会上就把这件事向公众宣布，因为我是他儿子。卡尔马济诺夫的事情就不同了。他登场演出像一匹稚嫩的驴子，拖泥带水地把他的文章念了整整一个小时，——这个人无疑是与我同谋的！他说：让我来暗中使坏，拆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台吧！”

“啊，卡尔马济诺夫，quelle honte![①] 我替我们的听众羞死了，羞死了！”

“得啦，我可不会羞死，我倒会把他本人拿来油炸。听众是对的。可是在卡尔马济诺夫这件事情上又是谁的过错呢？是不是我把他硬塞给您的？我有没有参与对他的顶礼膜拜？让他见鬼去吧，还有第三个狂人，这里有政治性质，又当别论。这是大家都失误了，而不是我一个人的阴谋。”

“啊呀，别说了，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里是我，是我一个人的错！”

“当然，不过这里我要为您辩护。哎，谁能看住他们呢，

① 法文：多可耻！

看住这些不知顾忌的人呢？甚至在彼得堡也防不了他们。他不是有人推荐给您的嘛；而且是多有力的推举！因此您得同意，您现在甚至必须在舞会上露面，要知道这事情重大，是您亲自把他请上台去的。您还应该现在当众声明，您同此人意见不一，这位好汉已经进了警察局，您是被人以难以解释的方式欺骗了的。您应当愤然宣告，您是这个疯子的受害者。因为这是个疯子，仅此而已。关于他的事，在您向上报告时也应当这样说。我最忍受不了这些张牙舞爪的人。我也许说得比他们更厉害，但不是从讲台上。而他们现在正在纷纷议论有关枢密大臣的事。”

“什么枢密大臣？谁在议论？”

“哎呀，我自己也一点儿都不明白。您，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难道就一点儿都不知道关于一位枢密大臣的事？”

“枢密大臣？”

“嗯，他们深信，上面派了个枢密大臣来这里当省长，彼得堡把你们给撤职了。我听许多人说的。”

“我也听说了。”我证实说。

“谁说的？”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面红耳赤。

“您是说，谁第一个说出来的？我怎么知道。不过，有人在议论。许多人在议论。所有人不知怎地都很认真，虽然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当然聪明一点的、有身份一点的人不加议论，但其中有的人在仔细听。”

“多卑鄙！而且……多愚蠢！”

“因此，您正应该现在露面，让这些笨蛋瞧瞧。”

“说实在的，我自己也感到，我甚至必须去，但是……要是出现另一次丢人的场面呢？如果别人不准备去怎么办？要知道谁也不会来的，不会，不会！”

“您太激动了！他们不会来？做了那么多的衣服，姑娘们的服装，干什么用？从此以后我不再承认您是女人了。多不懂女性！”

“贵族长夫人不会去的，不会去的！”

“究竟出了什么事啦？为什么不会来？”他终于按捺不住怒气，叫道。

“丢人，耻辱——出的就是这些事。我说不上来的事，但是出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我哪有脸再进去。”

“为什么？您究竟有什么错？干吗您把过失都揽到自己身上？听众、你们的那些老人和家长不是比您更有错？他们应当管住那些流氓、无赖，——因为这里都是些流氓无赖，没有什么了不起。在任何社会里在任何地方光靠警察是管理不了的。我们这里每个人一进场就要求专门派一个警察保护他。他们不懂得社会是要靠自己保护自己的。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们的家长们、达官贵人们、妻子们、姑娘们在做什么呢？一声不吭，嘟起了嘴生气。太缺乏社会主动性了，甚至连几个闹事的人都不敢管。”

“啊，这说得太对了。一声不吭，嘟起了嘴生气，还……东张西望。”

“如果这话对，您就应该把它说出来，大声地、高傲地、严厉地说出来。就要让人瞧瞧，您并没有失败。就是要让这些老头子们、母亲们瞧瞧。哦，您一定能做到的，在您头脑清醒的时候，您是有才能的，您把他们集合起来，大声说，大声告诉他们，然后寄一篇通讯到《呼声报》和《交易所新闻》[①]上去。且慢，这事我自己来办，我替您把什么都处理好。当然，

① 两者都是19世纪70年代在俄罗斯发行量很大的报纸。

要多加注意，留心小吃部；请公爵，请这位先生……在一切需要从头开始的时候，您，mensieur①，总不能离开我们吧。最后您挽着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胳膊进去。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身体怎么样？"

"啊呀，您评论这位天使般的好人总是那么不公正，那么不正确，那么令人难堪！"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高声叫道，她突然一阵冲动，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她拿手帕去拭眼睛。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一刹那间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哪能呢，我……我又怎么啦……我总是……"

"您从来就不，从来就不！您从来就对他不公正！"

"女人真难理解！"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苦笑着喃喃地说。

"他是最真诚、最温和的天使般的好人！最善良的人！"

"哪能呢，我对他的善良说过什么啦……我总说他是善良的……"

"从来没有！不过我们且不谈这个。我太不善于辩护了。今天贵族长夫人这个阴险女人还冷潮热讽地提到昨天的事。"

"哦，她现在可没有心情提昨天的事了，她有她今天的事。您为什么这样担心她不会来参加舞会？如果她惹上了这样的麻烦，她当然不会来。也许，这不是她的过错，但毕竟关系到她的名声；两手脏了。"

"怎么回事，我不懂；为什么两手脏了？"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困惑不解地瞧着他。

"我并没有这样说，不过城里沸沸扬扬，都说是她拉的线。"

"怎么回事？替谁拉线？"

---

① 法文：先生。

“唉，您难道还是不知道?”他以假装得十分出色的惊奇高声叫道，“斯塔夫罗金同莉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呀!”

“怎么?什么事?”我们叫了起来。

“难道你们真的不知道?咳!这里发生了几桩悲剧性的罗曼史：莉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直接从贵族长夫人的马车下来坐上斯塔夫罗金的马车同‘后者’在光天化日之下逃往斯克沃列什尼基去了。不过是一小时以前的事，也许还不到一小时。”

我们惊呆了。不用说，我们马上进一步详细询问他，但是，奇怪的是，虽然他自己“无意中”成了目击者，但对详细的情况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事情的经过好像是这样的：当贵族长夫人的车在朗诵会后载着莉扎和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走到莉扎母亲（她两腿一直有病）家的大门口时，在离大门口不远的地方，大约相距二十五步左右的路边上，停着一辆不知是谁的轿式马车。莉扎在大门口从车上跳下来，径直向那辆马车跑去；车门打开了，又砰的一声关上了。莉扎对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喊了一声：“原谅我吧!”马车就飞快地往斯克沃列什尼基疾驰而去。我们不假思索地问：“这事有没有预先约定?车里坐的是谁?”——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回答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当然，是预先约定的，但没有看清斯塔夫罗金本人是否在车里；也许里面坐的是他的近身侍仆阿列克谢·叶戈雷奇老头。我们又问：“您怎么会在那里的?为什么您确实知道车是驶往斯克沃列什尼基去的?”——他回答说，他在那里是偶然路过，看到莉扎之后，他甚至向马车跑了过去（虽则他好奇，却仍然没有看清谁在车里!），他说，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不仅没有追赶，甚至没有试图阻止莉扎，甚至还用手拉住贵族长夫人，她大声叫喊着：“她是到斯塔夫罗金那里去的，她是到斯塔夫罗金那里去的!”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突然对彼得·

斯捷潘诺维奇发狂似的嚷道：

“这都是你这个无赖干的！你为这件事化去整整一天。你帮助斯塔夫罗金，你乘着马车到那里，你把她扶上车……你，你，你！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这是您的敌人，他会把您也给毁了的！您要当心！”

我头也不回地跑出省长府邸。

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而且自己也觉得奇怪，当时我怎么会对他嚷嚷的。但是我完全猜中了，事后查明，事情的经过几乎同我说的一样。主要是，他把消息告诉我们时所使用的虚伪手段太明显了。他一走进来，没有立即作为第一条不寻常的新闻告诉我们，而是装模作样，好像他在到来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了似的，——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这是不可能的。假如我们知道了，我们不可能保持沉默，等他来说。同样因为时间太短的缘故，他也不可能听到城里如何沸沸扬扬地议论贵族长夫人，此外，他在讲述时，那么卑鄙、轻浮地笑了两三次，大概认为我们已经是被他骗倒的傻瓜。但是我已经顾不上他了；我相信主要的事实是真的，发狂似的跑出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家门。这一突变刺伤了我的心。我痛苦得几乎要流泪，对，也许我真的哭了。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急忙去找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但是这个可恼的人又没有开门。纳斯塔西娅以崇敬的神情小声告诉我，他已经睡了，但我不相信。在莉扎家里，我盘问仆人；他们证实莉扎的确逃走了，但他们自己也什么都不知道。家里一片慌乱；疾病缠身的太太一次又一次昏厥过去；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在她身边照顾她。我觉得不便把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叫出来。关于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我的盘问下，仆人证实他最近几天在家里进进出出，有时一天来两次。仆人们很忧伤，谈到莉扎时怀着一种特别的敬意，他们爱

她。至于她完了，彻底完了，——这一点我确信无疑，但是这件事的心理方面我简直不能理解，特别是在昨天她与斯塔夫罗金的那场冲突之后。我可以到城里各处去跑，到我所熟悉的幸灾乐祸的人家去打听，因为那里这个消息现在当然已经传遍了，但这样做使我觉得恶心，而且有损莉扎的颜面。然而，很奇怪的是，我竟跑去找达丽娅·帕夫洛芙娜，不过，那里没有接见我（从昨天起斯塔夫罗金家什么人都不接待）；我不知道，要是我见到她，我会对她说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去找她。离开她那里后，我去找她哥哥。沙托夫脸色阴沉，默默地听我说完。我要指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心情如此悒郁；他心事重重，听我说话好像十分勉强。他几乎一言不发，在他的斗室之中开始来回踱步，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比平时更沉重地跺着靴子。当我已经走下楼梯时，他在我身后大声叫我去找利普京："那里您什么都能打听到。"但是我没有去找利普京，却在走出一大段路之后，又回到沙托夫那里，把门打开一半，没有进去，简捷地、不加任何解释地建议他："今天是不是去看看玛丽娅·季莫费耶芙娜？"沙托夫骂了一声作为回答，我就走了。为了不遗忘，我在这里写上一笔：当天晚上他专门到城边去看玛丽娅·季莫费耶芙娜，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她了。他发现她身体健康，情绪十分好，列比亚德金则烂醉如泥，睡在第一个房间的长沙发上。那时正好九点。这是他第二天与我在街上匆匆相遇时告诉我的。我在九点过后决定去舞会，但我已经不是"年轻的干事"（何况我的花结已留在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那里），而是出于不可遏制的好奇心，想去听听（不是打听），我们城里对所有这些事件究竟是怎么议论的，而且我也想看看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哪怕远远地看看她也好。我狠狠责备自己，不该这样仓促地离开她。

三

这一夜以及这一夜发生的近乎荒唐的事件和第二天凌晨可怕的“结局”，至今依稀仍在眼前，像一个可怕的噩梦，构成——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我的记事录中最令人苦恼的一个部分。我虽然已经迟到了，但还是赶上了舞会的结尾——它注定是要这么快就结束的。当我到达贵族长夫人府第的大门口时，已经十点多了。刚才举行朗诵会的那座正厅，虽然时间短促，已经整理就绪，作为主要的舞厅，准备供全城的人跳舞。但是尽管我今天白天就对舞会不抱很大的希望，我的预感距离实际情况仍很远：上层社会里没有一家人露面；甚至稍微有点地位的官员也没有出席——这已是一个严重的情况。至于太太和小姐们，那么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早先的估计（他的狡诈阴险现在已显而易见）证实是极不正确的；来的人很少；每四个男士还没有一个女士，而且又是些什么样的女士！一些“不伦不类的”团里尉官们的妻子，邮局和政府机关各色小职员，三个医生的妻子和她们的女儿们，两三个女地主，我上面提到过的那个秘书的七个女儿和一个侄女、商人们的妻子——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期待的难道是这样一些人吗？甚至商人也有一半没有来。至于男士，那么，虽然我们的名门贵族子弟一个也没有来，来的人仍旧熙熙攘攘，但是给人以不三不四和形迹可疑的印象。当然，这里也有几个相当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军官和他们的妻子，有几个最听话的家长，比如那位有七个女儿的秘书。所有这些温顺的、无足轻重的人，正如其中的一位所说的，来到这里是因为“非来不可”。但是，另一方面，许

多闹闹嚷嚷的人，还有许多我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怀疑白天被无票放进来的人，他们的人数似乎比白天更多了。所有这些人暂时还坐在小吃部里，他们一来就直接去小吃部，好像这是预先约定的地方。至少我觉得是这样。小吃部设在一长排房间的尽头，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那里成了普罗霍雷奇的天下，有着俱乐部厨房的各种诱人的美食，摆着各种吸引人的小吃和饮料。我在这里看到几个可疑人物，穿的几乎是破衣烂衫，与舞会极不相称的服装，这是天才知道是从哪里找来的外地人，看来是有人花了极大的力气才把他们从烂醉状态中暂时弄醒带到这里来的。我当然知道，根据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的主张，打算把舞会办成最民主的舞会，“甚至不把小市民拒之门外，只要这些人中有人能花钱买入场券”。这些话她可以大胆地在委员会里说，因为她充分相信，我们城里的小市民一个个都贫无分文，谁也不会想到去买张票。但是尽管委员会标榜民主，我们仍然怀疑，会把这些面目阴沉的、几乎衣衫褴褛的人放进来。但是是谁把他们放进来的，又是抱着什么目的把他们放进来的呢？利普京和利亚姆申已经被摘去了干事的花结（虽然他们因为要参加“文学卡德里尔舞”仍旧出席舞会）；但是使我惊奇的是，替代利普京的是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顶撞使“朗诵会”大乱的那个神学校学生，替代利亚姆申的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本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我竭力留心听别人的谈话。有的意见荒唐得使人惊愕。比如，在一小堆人中间说，斯塔夫罗金与莉扎之间的事是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一手炮制的，为此她从斯塔夫罗金那里得到一笔钱。甚至说出了钱的数目。他们说，举办游乐会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全城一半人得知事情的原由后，没有来参加，而伦布克本人如此惊诧，以至“神志失常”，而她现在“牵着”他这个发

疯的人。——这时许多人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嘶哑、放肆、狡黠。大家还严厉批评舞会，肆无忌惮地咒骂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总之，东扯西拉，断断续续，乱说一通，或者是酒后胡言，或者是慌张失态，因此很难理解，很难得出什么结论。这里，在小吃部里，还有一批兴高采烈的人，甚至还有几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士，她们和蔼可亲，兴致勃勃，大多是军官的妻子，同她们的丈夫在一起。他们三五成群，单独围坐在几张小桌边，十分开心地喝着茶。对于半数来宾来说，小吃部成了一个舒适的小憩之所。但是过一会儿这一大群人都要涌往正厅；一想到这里就叫人害怕。

这时在公爵的参与下在正厅里稀稀落落地跳了三次卡德里尔舞。姑娘们跳着舞，父母们高兴地瞧着。但是这时，这些可敬的人士当中已经有许多人在考虑，怎样让姑娘们欢乐一会儿以后，他们就及时离开，不要等到“出事”之后。所有人一致确信，一定要出事。我很难形容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本人的精神状态。我没有同她说话，虽然我几次走到离她很近的地方。我在进门时向她鞠躬，她没有答礼，因为她没有看到我(真的没有看到)。她面有忧色，目光是轻蔑的、傲慢的，但是同时又游移不定，惶惶不安。她显然痛苦地克制着自己，——这是为了什么？为了谁？她应该赶快离开，主要是，把她丈夫带走，但她仍留在那里！从她的脸上就可以看出，她的眼睛“完全睁开了”，她已经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她甚至没有把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叫到她身边（他自己好像也在躲避她；我看到他在小吃部，他非常快乐)。但她仍留在舞会上，一步也不让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离开她身边。唉，她到最后一刻，甚至在今天白天，都会以最真诚的愤怒驳斥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任何暗示。但是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她的眼睛也应该睁开了。至

于我，我一眼就觉察，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看来比白天更差。他好像处于朦胧状态之中，不知道他自己身在何处。有时候他突然神色严峻地环顾四周，比如，他曾经两次这样瞅着我。有一次他试图讲一件什么事情，开始时嗓门很高，但没有说完，把一个恰好在他身旁的谦恭的年老官员差一点儿给吓坏了。但是甚至正厅里的那一半温文尔雅的来宾也阴郁而胆怯地避开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同时向她丈夫投去十分奇怪的目光，这些目光专注而露骨，同这些人的恐惧神情太不和谐了。

“正是这一点给我强烈的刺激，我突然明白了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是怎么回事。”后来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向我承认说。

是的，这又是她的过错！大概刚才在我跑掉以后，她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决定举行舞会，参加舞会，——大概她又到在“朗诵会”上彻底“垮掉的”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书房去，又施展出她的浑身解数，把他拉到舞会上来。但是她现在一定痛苦极了！可她还是不走！是傲气折磨着她，还是她惊慌失措了，——我不知道。尽管她高傲自大，她忍受着屈辱，面堆笑容，试着同几位太太攀谈，但是那些人立即慌乱起来，用简短的、不信任的“是，太太”、“不，太太”来回答，支吾搪塞，显然在躲避她。

在我们城响当当的达官贵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来参加舞会——这就是我有一次已经描写过的、在斯塔夫罗金和加加诺夫决斗之后在贵族长夫人家“为公众的急切心情打开大门”的那位显赫的退役将军。他神气活现地在各个厅之间走来走去，仔细看，仔细听，使人看到他的到来更多的是为了维护风化，而不一定是寻求快乐。他最后挨着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坐下，不再离开她一步，显然竭力想鼓励她，安慰她。毫无疑问，这是一位十分善良的人，他地位显赫，又如此年高，因此甚至他

的怜悯也是可以忍受的。但是要她对自己承认，这位多嘴多舌的老人胆敢怜悯她，几乎是保护她，是因为他明白，他的出席是给她面子，这太令人懊丧了。可将军仍不离开她，无休无止地唠叨着。

“据说，一个城市非有七个正人君子不行……好像是七个，不记得确、切、的数字了。我不知道，在这七个……我们城公认的正人君子当中，有几个……有幸参加您的舞会，但是，虽然有他们在，我仍感到我自己并非没有危险。Vous me pardonnerez, charmante dame, n'est－ce pas?① 我这是打、个、比、喻，我到小吃部去了一趟，我能够平安回来，我已经很高兴了……我们宝贵的普罗霍雷奇在那里不得其所，看来，不到明天早上他那个摊子就会给砸烂的。不过，我这是开玩笑。我只想看看‘文、学、卡德里尔舞’是怎么回事，看过了，就去睡觉。请您原谅我这个老痛风病人，我睡得很早，我劝您也早点‘睡觉去’，就像 aux enfants② 说的那样。我到这里来是来看年轻美女的，除这里以外当然哪里也不会见到这么多美人……都是从河对岸来的，我平时不到那里去。有一个军官……好像是轻骑兵军官的妻子……长得还很不赖，她……她自己也知道。我同这个狡猾的丫头谈过话；很活泼，而且……这些小姑娘也很鲜艳；但是只此而已，除了鲜艳之外就没有什么了。不过，我很高兴。有一些小花骨朵儿；不过嘴唇厚了一点儿。一般说来，俄国女人的脸蛋少了点端庄之美，而且……有点儿像发面煎饼……Yous me pardonnerez, n'est－cepas?③ ……不过，

① 法文：您会原谅我的，迷人的太太，是吗？

② 法文：对孩子。

③ 法文：您会原谅我的，是吗？

如果有一双很美的眼睛……笑眯眯的眼睛。这些小花骨朵儿在青春时期有两年时间很、有、魅、力，甚至三年……但后来就发胖了，不可收拾……在她们丈夫心里产生了可悲的冷、淡，这就加剧了妇女问题……如果我正确理解这个问题的话……嗯哼。大厅很美；各个房间收拾得不错。可能比这更糟，音乐也可能糟得多……我不是说，一定更糟。效果不好，总的说来，女士太少。关于服装我不、说、了。很糟，这个穿灰裤子的竟敢这样堂而皇之地跳康、康、舞[①]，如果他是因为一时高兴，我还能原谅他，由于他是这儿的药剂师……但是对药剂师来说才过十点钟，还是早了一点儿……在小吃部那里有两个人打架，没有被撵出去。时间才十点多钟，打架的人应该撵出去，不管群众的风尚如何……如果是凌晨两点多钟那我就不说了，这时只能对公众的意见让步——当然如果这次舞会能拖到凌晨两点钟的话。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没有信守诺言，没有把花送来。嗯哼，她顾不上花了，pauvre mère![②] 可怜的莉扎呢，您听说了吗？据说有一段秘密的艳史，而且……出台的又是斯塔夫罗金……嗯哼。我真想去睡……已经忍不住打盹了。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文、学、卡德里尔舞’呢？”

最后，“文学卡德里尔舞”终于开始了。最近在城里只要一谈起即将举行的舞会，一定会立即谈到这个“文学卡德里尔舞”，由于谁也无法想象，这究竟是个什么玩艺儿，它引起了特大的好奇心。对于这个节目的成败来说，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然而结果它却多么令人失望！

---

① 19世纪起巴黎流行的一种下流舞蹈。

② 法文：可怜的母亲。

正厅的几扇一直关着的边门打开了，突然出现了几个戴假面具的人。人群急不可耐地围了过去。所有在小吃部的人全都涌入了大厅。戴假面具的人站好位置准备跳舞。我挤到前面，正好站在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冯·伦布克和将军的后面。这时一直不见踪影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窜到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身边。

“我一直在小吃部里照看。”他小声说，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小学生，不过这是他有意假装出来的，为的是惹她生更大的气。她光火了。

“您现在总不用欺骗我了吧，不要脸的家伙！”她脱口而出说道，声音相当大，所以人群中都听到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快点跑开，他对自己非常满意。

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个“文学卡德里尔舞”更拙劣、更粗俗、更平庸枯燥的寓意表演了。再也想不出什么比这更不适合我们观众的东西了；然而据说，这是卡尔马济诺夫想出来的。不错，这是利普京同那个出席维尔金斯基家晚会的瘸腿教员商量着组织的。但是主意毕竟是卡尔马济诺夫的，据说，他自己曾想化装扮演一个特殊的独立的角色。卡德里尔舞由六对可怜的假面化装的人组成——甚至还不能说是假面化装的人，因为他们穿的衣服同大家一样。例如，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个子不高，穿着燕尾服，——一句话，同大家穿得一样，——长着一副令人起敬的白胡子（胡子是系上去的，而这就是他的全部化装），他在跳舞时在原地上下摆动，脸上带着庄重的神色，两脚踩着碎步，几乎没有离开那地方一步。他以温和的但嘶哑的低沉嗓音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这嘶哑的嗓音应该表示一份有

名的报纸[1]。在这个假面人对面跳舞的是两个巨人 X 和 Z，这两个字母别在他们的燕尾服上，但是 X 和 Z 表示什么，一直没有说明。“正直的俄罗斯思想”扮成一个中年的先生，戴着眼镜，穿着燕尾服，戴着手套，还有——镣铐（真正的镣铐）。这位“思想”腋下夹着公文包，里面装着什么“案卷”。口袋里露出一封拆开的来自国外的信，里面装着一张证书，[2] 向所有怀疑者证明，“正直的俄罗斯思想”的确是正直的，这一切都由主持人口头说明，因为不可能读到从口袋中露出一角的信。“正直的俄罗斯思想”举起右手，拿着一只酒杯，似乎想致祝酒辞。他的两边并排站着两位剪短头发的女虚无主义者，也踩着碎步。在他们 Vis－á－vis[3] 跳舞的也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先生，他穿着燕尾服，但是拿着一根沉甸甸的粗木棒，似乎代表一家非彼得堡的但威势逼人的刊物[4]：“我当头一击——就叫你变成一摊稀泥。”但是虽然他手持大棒，他怎么也挡不住逼视着他的“正直的俄罗斯思想”的眼镜，竭力避开他的目光，而当他跳 pas de deux[5] 的时候，他弯下身子，不住旋转，

---

① 指的是安·亚·克拉耶夫斯基和他的《呼声报》，该报于 1863—1883 年在彼得堡出版。——俄编注。按：《呼声报》是自由主义刊物，但却常附和反动刊物。

② 指 1866—1888 年在彼得堡出版的《行动》杂志。——俄编注。按：俄文中的“案卷”(Дело) 一词的另一涵义就是“行动”，所以这里是隐示《行动》杂志，“镣铐”隐指政府残酷迫害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尼·瓦·舍尔古诺夫和彼·尼·特卡乔夫），而“拆开的来自国外的信”则暗示《行动》与俄国国外革命流亡者的联系。

③ 法文：对面。

④ 隐指米·尼·卡特科夫的保守刊物《莫斯科新闻》，该报经常刊载针对进步报刊、包括《行动》杂志在内的告密性文章。——俄编注

⑤ 法文：双人舞。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大概是受良心的折磨太厉害了吧……不过我已经记不起所有这些笨拙的玩艺儿了；一切都是诸如此类的东西，因此到最后我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这种羞愧感也反映在所有观众的脸上，甚至连最阴郁的从小吃部过来的人也不例外。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又生气又纳闷地瞧着。人一羞愧往往开始生气，容易愤世嫉俗。渐渐地我们的观众喧闹起来。

“究竟是什么名堂？”一个从小吃部过来的人在一群人中嘟囔说。

“简直无聊。”

“这是一种文学。在批评《呼声报》。”

“那同我有什么相干？”

另一堆人中传来：

“一群蠢驴！”

“不对，他们不是蠢驴，蠢驴是我们。”

“为什么你是蠢驴？”

“我可不是蠢驴。”

“如果你不是蠢驴，那我更不是了。”

从第三堆人中传来：

“给所有人背上踢一脚，让他们见鬼去吧！”

“把大厅里所有人都赶走！”

从第四堆人中传来：

“伦布克夫妻瞧着怎么不害臊？”

“干吗他们要害臊？你不是不害臊吗？”

“我也感到害臊，可他是省长。”

“可你是猪猡。”

“我一生中没有见到过这样平淡无奇的舞会。”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身旁的一位女士刻毒地说，显然希望别人听到她。

这位女士约莫四十岁，身材粗壮，浓妆艳抹，身着一件绸制的连衫裙；城里的人几乎都认识她，但没有人接纳她。她是一位五级文官的遗孀，丈夫留给她一座木房子和很微薄的一笔年金，但她生活过得很好，还养了几匹马。两个月前她首先去拜访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但没有受到接见。

“这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她又加了一句，放肆地直视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的眼睛。

“如果您能预料到，那您为什么还要光临呢?”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忍不住了。

“因为太天真了。”这位快嘴快舌的女士立即就顶了过去，她全身紧张（巴不得大闹一场）；但将军站到了她们中间。

“Chère dame,[①]”他俯身向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我们真该走了。我们只会使他们感到拘束，没有我们，他们能痛痛快快地玩乐。您已经尽了一切责任，给舞会开了个头，现在让他们自己去……而且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好像也不、太、舒、服……可别出什么事?”

然而已经晚了。

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在卡德里尔舞进行之时，一直瞅着跳舞的人，气呼呼地纳闷，而当人群中开始议论的时候，他开始不安地环顾四周。这时他第一次看到几个从小吃部过来的人；他的目光流露出极端的惊奇。突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笑声，卡德里尔舞中的一个把戏把他们逗乐了：手持大棒跳舞的“威势逼人的非彼得堡出版物”的出版人终于感到耐不住“正直的俄罗斯思想”的眼镜，不知道往哪里躲避，突然在最后一个舞段里，拿了个大顶，头下脚上朝眼镜走去，顺便说说，这个姿势

① 法文：亲爱的夫人。

应当表示“威势逼人的非彼得堡出版物”经常颠倒是非。由于只有利亚姆申一个人会拿大顶，所以他自告奋勇，扮演拿大棒的出版人。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一点不知道他们会拿大顶。“他们瞒着我，瞒着我。”她后来在愤怒和绝望中反复对我说。群众哄堂大笑，当然不是赞赏这个动作的寓意，因为这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笑的只是穿着燕尾服，后摆飘动，头下脚上地走路。伦布克勃然大怒，全身发抖。

“流氓！”他指着利亚姆申怒喝，“把这个浑蛋抓起来，把他倒过来，把脚倒过来……头……头朝上……朝上！”

利亚姆申一个翻身站了起来。笑声更大了。

“把所有笑的浑蛋都赶出去！”伦布克突然下命令。群众哗然，又哄堂大笑起来。

“这样不行，大人！”

“群众可骂不得。”

“他自己是笨蛋！”不知从哪个角落里传来一个声音。

“海盗！”从另一个角落有人叫道。

伦布克迅速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转过身去，脸煞白了。嘴唇上浮现出木然的微笑，——好像他忽然懂得了，记起了什么。

“先生们，”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对步步逼近的群众说，一面把丈夫拉走，“先生们，请原谅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安德烈·安东诺维奇身体不好……原谅……宽恕他，先生们！”

我确实听到她说“宽恕”。这件事来得很快。我清楚记得，一部分群众就在那时候从大厅里涌出去，似乎惊恐万状，正是在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说了这番话之后。我甚至记得一个妇女歇斯底里的噙着眼泪的呼声：

“啊，又同白天一样！”

突然，就在门边开始你推我搡乱成一团的时候，又一颗炮

弹爆炸了，的确“同白天一样”！

“着火啦！后河区全着啦！”

我只是不记得，这个可怕的喊声是从哪里传出来的：从大厅里还是有人从楼梯上经前厅跑进来喊的，但是这一声喊叫造成了如此大的惊慌，我简直无法描述了。聚集在舞会上的人当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后河区——都是那里的木房子的所有者或者住户。他们扑向窗口，一下子拉开窗幔，拉下百叶窗。河对岸一片火光。虽然，火刚开始烧起来，但是在三个完全不同的地方燃烧，——这使人惧怕。

“纵火！什皮古林厂的工人！”人群中有人狂呼。

我记得几声有代表性的呼叫：

“我的心早已预感到，有人会放火，这几天来一直有预感！”

“什皮古林厂的工人，什皮古林厂的工人，再没有别的人！”

“故意把我们弄到这里来，好在那里放火！”

这最后一声，也是最令人惊奇的一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是遭灾的柯罗博奇卡① 不假思索、情不自禁的呼喊。所有人都涌往出口。我不想描写在前厅里寻找大衣、披肩、斗篷时的拥挤情景和吓坏了的女人们的尖叫声，姑娘们的哭泣声。要说有人偷窃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也不奇怪，在这种混乱情况下有的人离开时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御寒衣服。这些事情后来在城里谈论了很久，加了许多无中生有的故事，添了许多绘声绘色的细节。伦布克和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在门口差一点儿被人群踩死。

① 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女地主。

"把人都挡住！不许放走一个人！"伦布克狂叫着，威严地向拥挤过来的人群伸出一只手，"一个个严格搜查，立即执行！"

从大厅里传来一阵阵粗野的怒骂声。

"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在绝望之中呼叫着。

"第一个逮捕她！"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厉声叫道，把手指指向她，"第一个搜查她！举办舞会是为了纵火……"

她尖叫一声，便昏过去了（唉，这当然是真正的昏厥）。我、公爵和将军奔过去救她；还有另外一些人在这困难的时刻帮助我们，甚至有女士。我们把不幸的女人从这个地狱里抬出去放到车上；但她快到家门时才苏醒过来，而她的第一声呼叫，又是呼唤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在她的所有幻想一一破灭之后，在她面前只留下安德烈·安东诺维奇一个人了。我们派人去请医生。我在她那里待了整整一小时，公爵也是；将军一时善心大发（虽然他自己怕得要死），想通宵达旦守候在"可怜的女人的床边"，但十分钟后，还在等待医生的时候他就在客厅的沙发椅上睡着了，我们就让他睡在那里。

警察局长急忙准备从舞会赶往火场，他在我们后面把安德烈·安东诺维奇领了出来，想让他坐到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车上，竭力劝说省长大人"去安心休息"。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他没有坚持。当然，安德烈·安东诺维奇连听都不愿听关于休息的话，一心想去火灾现场；但这不是理由。最后，警察局长自己用他的轻便马车把安德烈·安东诺维奇送往火场。后来他说，伦布克一路上做着手势，"高声提出一些主张，但因为这些主张过于离奇而无法执行"。后来在给上司的呈文中说，那时省长大人因"突然受惊"已得了震颤性谵妄症。

关于舞会的结局，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几十个游民，甚至还有几位女士同他们一起留在大厅里。没有一个警察。他们不让乐队离开，痛揍想溜回家的乐师。到了早上，“普罗霍雷奇的小摊”被砸烂了，这些人没命地喝酒，狂跳喀马林舞，把所有房间弄得乌七八糟，只有到黎明时分这群流氓中的一部分才醉醺醺地赶往快熄灭的火场去制造新的混乱……另一半人就留在大厅里过夜，他们烂醉如泥，横七竖八地躺在丝绒长沙发上和地板上，弄得一塌糊涂，早晨，人们拉住他们的脚把他们拖到大街上。为救济我们省的女家庭教师而举办的游乐会就这样结束了。

四

火灾把我们河对岸的居民吓坏了，正因为纵火是显而易见的。值得注意的是，当第一声“着火啦！”喊出之后，立即就有另一个声音接着喊道“是什皮古林厂工人放的火”。现在大家都已知道，的确有三个什皮古林厂工人参加了纵火，但仅此而已；其余工人均由舆论和官方证实无罪。除了三名恶棍之外(其中一人被捕，供认不讳，其余两人至今在逃)，苦役犯费季卡无疑也参加了纵火。这就是至今知道的火灾发生的确切情况；推测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三个恶棍的动机是什么，有没有人指使？这一切甚至今天也很难回答。

由于风大，后河区又几乎都是木头房屋，最后还由于是在三个点同时纵火的，火势猛烈，蔓延很快，席卷了整个地区(不过，纵火应该说是从两个点开始的：第三个点的火焰刚冒出来，就被扑灭了，此事留待下文再说)。但在首都的报纸上

我们的灾难仍被夸大了，大致说来，焚毁的不超过（也许少于）后河区四分之一房屋。我们的消防队虽然与我们城的面积和人口相比力量显得薄弱，但动作敏捷，奋不顾身。不过消防队即使在居民齐心协力的帮助之下恐怕也不能有大的作为，幸而到凌晨风向改变，黎明前又突然停息了。我在逃离舞会后仅仅过了一小时，就设法到了后河区，那里火势已很猛烈，与河并行的一条街整个儿都在燃烧。火光照耀，如同白日。我不想详细描写火场的景象：在我们俄国谁不知道呢？最靠近着火街道的那些小巷里一片忙乱，拥挤不堪。这里人们预料火势一定会蔓延过来，因此居民都在把家什搬出来，但是大家都没有离开自己的住宅，各人坐在自己的窗下，坐在搬出来的箱笼和羽毛床垫上等着。一部分男人在吃力地忙碌，硬着心肠砍倒板墙，甚至把那些离火较近、处于下风的小房子全部拆掉。只有那些刚从梦中惊醒的小孩儿在啼哭，还有那些已经把自己的家什搬出来的妇女在一面呼号，一面诉说。还来不及把家什搬出来的人则不声不响地使劲地搬运着。火星和燃烧着的木块向四面八方远远地飞溅开去；人们尽力扑灭它们。在火场上挤满了从城中各处跑来的观看者。有的帮着灭火，有的只在观赏。夜间的大火总是给人兴奋的欢乐的印象；焰火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制造的；不过礼花的形成有优美的有规则的轮廓，而且完全没有危险，因此产生轻松愉快的印象，就像喝过一杯香槟酒一样。真正的大火就不同了：这里有恐怖和某种程度的个人危险感，以及夜火引起的一定的使人喜悦的印象，在观看者（当然不是受灾的居民）脑部产生某种震荡，仿佛是对他自己的破坏本能的挑战，这种本能，唉，隐藏在每一个人的心灵里，甚至在一个最温顺的、有家室的九级文官的心灵里……这种阴森森的感觉几乎总是令人心醉的。“我真的不知道，是否可能观看

别人失火而不感到某种快乐?”这句话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我说的，是他的原话，有一次夜里他从外面回来，偶然遇到一个地方着火，这是他观看后的最初印象。毋庸说，爱看夜火的人自己也会投入火中去拯救陷入险境的儿童和老妇；但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我挤在好奇的人群后面，无须询问就到了最主要最危险的地点，在那里我终于看到了伦布克，我受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本人的委托，正在找他。他的状况非同寻常，令人吃惊。他站在倒塌了的板墙上；他的左边大约三十步的地方，耸立着一座几乎已经完全烧毁了的二层楼木房子，房子只剩下一个黑黢黢的架子，楼上楼下的窗户都成了一个个黑洞，屋顶已经塌了下来，火焰还像蛇一样在一些已变成黑炭的木头上盘旋。在院子的深处，离开已烧光的房子大约二十步，一座厢房，也是二层的，刚开始着火，消防队员已在竭力抢救。在右边，消防队员和居民正在保护一座巨大的木头建筑，它还没有着起来，但已经几次起火，注定是要烧毁的。伦布克面向厢房，一面喊，一面做手势，发着命令，但谁也不去执行。我有过一种想法，人们把他撂在这里，不再理他了。至少在他四围的密集的、杂七杂八的人群，其中除了各式各样的普通百姓之外还有老爷们，甚至还有大教堂的大司祭，他们虽惊奇地听着他，但是谁也不跟他说话，也不设法把他领开。伦布克脸色苍白，目光炯炯，说着最令人惊奇的话；除此之外他没有戴帽子，而且早已把它丢失了。

“都是纵火！这是虚无主义！如果有什么在燃烧，那就是虚无主义!”我听到他的话，几乎感到恐怖，虽然已经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但是活生生的现实总是包含着令人震惊的东西。

“大人，”一名街区警长走到他的身边，“如果您愿意回家

休息的话……要不然在这里站着对大人也是危险的。”

我后来知道这个街区警长是警察局长特意留在安德烈·安东诺维奇身边照看他的，要他想方设法把省长送回家去，在危险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强行送走，——这个任务显然是执行人所不能胜任的。

“受灾人的眼泪可以擦干，但城市会被焚毁。这都是四个坏蛋，四个半坏蛋干的。把那个坏蛋抓起来！他在这里是一个人，但四个半人受他诽谤。他骗取了许多家庭的尊敬。他们为了纵火，焚烧房屋，利用了家庭女教师。这很卑鄙，很卑鄙！啊，他在干什么呀！”他喊道，突然看到燃烧着的厢房屋顶上的一名消防队员，他脚下的屋顶已经烧穿了，火焰在他四周窜了上来，“把他拉下来，拉下来，他会掉下去的，会烧起来的，把他身上的火扑灭……他在那里干什么？”

“救火，大人。”

“不可能。大火在头脑里，不是在屋顶上。把他拉下来，放弃一切！最好放弃，最好放弃，让它去，它自己会熄灭的！啊，谁在哭？老太婆！老太婆在叫，为什么把老太婆忘了？”

真的，在熊熊燃烧着的厢房底层，有一个被忘却的老太婆在喊叫，她是失火房子的主人，一个商人的亲戚，已经八十岁了。但是她并不是被遗忘的，是她自己冲进着火的房子中去的，她发疯似的想把屋里的羽绒床垫拖出来。烟呛得她透不过气来，火烤得她狂叫，因为这时小屋也着火了，但是她还是使尽全力用她衰弱的双手通过砸掉玻璃的窗框把她的床垫往外塞。伦布克奔过去帮助她。大家看到他跑到窗边，抓住床垫的一角，用全力把它从窗内往外拽，不巧正在这时从屋顶上落下一块断板，打中了不幸的省长。它没有把他砸死，只在落下的过程中一头擦过他的头颈，但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仕宦生涯

告终了，至少在我们这里是如此；木板把他打倒在地，他失去了知觉。

阴沉黯淡的黎明终于到来了。火势已减弱；风住之后，突然一片沉寂，然后下起毛毛细雨来，好像用筛子筛下来似的。我已经在后河区的另一个地段，离开伦布克倒下的地方很远，这里在人群中我听到很奇怪的议论。人们发现了一桩奇怪的事：在街区边缘的一块空地上，有一座新建成的小木屋，四周菜园环绕，距离别的建筑不下五十步；这座孤零零的房子起火几乎在所有房子之先，在大火一开始时就着了。即使它烧成灰烬，由于距离远，火也不会蔓延到其他房子，反之亦然——即使整个后河区都烧光了，不论风势如何，这座房子也能单独幸存下来。而这座房子却单独着起火来，因此这事并不简单。但是主要的问题是，它并没有烧毁，到黎明时，在房子里发现了出奇的事情。这座新房子的主人，一个小市民，住在近郊，一看到他的新房子起火，立即奔了过去，在邻居们的帮助下，把堆在边墙旁已开始燃烧的木柴抛开，把房子救了下来。然而房子里住着房客——在城里有名的大尉和他的妹妹，还有一个侍候他们的年老女佣，在那一夜三人全被杀死，显然还遭了抢劫。（在伦布克抢救羽绒床垫时，警察局长离开火场就是到这里来的。）到早上，消息传开了，一大群形形色色的人，甚至还有后河区受灾的人纷纷涌到这空地上的新房子来。一时拥挤不堪，难以通行。立即有人告诉我，大尉的喉管被割断，是在靠墙的长凳上被发现的，他穿着衣服，被杀时大概烂醉如泥，因此他没有听到动静，“像一头被宰的公牛”，血流满地。他妹妹玛丽娅·季莫费耶芙娜周身被“捅了许多刀”，她倒在门边的地板上，看来她已经醒来，同凶手进行过搏斗。女佣大概也已醒来，她的脑袋被击穿。据主人说，大尉在上一天早上到他那

里去过，神志清醒，吹嘘了一番，给他看很多钱，大约有两百卢布。大尉破旧的绿色钱夹在地板上找到，里面已经空了；但是玛丽娅·季莫费耶芙娜的箱子没有动，圣像上的银衣饰也没有动；大尉的衣物也完整无缺。显然，盗贼急于逃遁，这人对大尉的情况很熟悉，他是来偷钱的，而且知道钱在哪里。如果主人不立即赶到，那么木柴燃烧起来，一定会把房子烧毁，"从烧焦的尸体上就很难了解真相了"。

这件事就是这样口口相传的。还加上一点消息：这寓所是斯塔夫罗金先生，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斯塔夫罗金娜将军夫人的儿子亲自替大尉和他妹妹租下的，他亲自跑来，颇费了一番唇舌才说服主人，因为主人打算在这里开酒馆，不想出租，但是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不惜高价，还预付了半年的租金。

"这场火不简单。"人群中有人说。

但大多数人沉默不语。人们脸色阴沉，不过我没有发现明显的怒不可遏的情绪。然而，四周仍在继续谈论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的事，说被害的女人是他的妻子，说昨天他"以卑劣的手段"从本城最显赫的门第德罗兹多娃将军夫人那里拐走了她的闺女，说此事一定会告到彼得堡去，说他的妻子被杀，那显然是为了他好同德罗兹多娃小姐结婚。斯克沃列什尼基相距不过两俄里半，我记得我曾考虑：要不要去告诉他们？不过，我并没有注意到有谁在专门煽动群众，我不想作孽，虽然在我面前闪过两三张"小吃部顾客"的脸，这些人凌晨也在火场上，所以我马上认出来了。但是我特别记得一个瘦瘦高高的小伙子，小市民身份，面容疲惫，头发鬈曲，黑得好像用烟炭抹过似的，我后来获悉，他是个小炉匠。他没有喝醉酒，但是同阴沉地站在那里的人群相反，他好像十分气愤。他不住地对

群众说话，虽然我不记得他的话了。他所说的连贯的话都不长，比如说："弟兄们，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样就算了？"——而且说时还挥舞着胳膊。

第三章　一段情史的了结

一

从斯克沃列什尼基庄园的大厅（就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最后一次见面的大厅）里望出去，大火了如指掌。黎明时分，大约五点过后，莉扎站在右边最后的一扇窗口，凝视着渐渐熄灭的火光。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她身上仍穿着昨天朗诵会上穿的节日盛装——淡绿色的、华丽的、镶满花边的连衫裙，但是衣服已经揉皱，是匆匆地漫不经心地穿上去的。她突然注意到胸前的纽扣没有扣严，不禁脸红了，急忙整理了一下衣服，从椅子上拿起还是昨天进门时扔在那里的红头巾，披到颈上。浓密的头发分散成一个个发卷从头巾下落到右肩上。她的脸容是疲倦的、不安的，但是紧锁的眉毛下的那双眼睛炯炯发光。她又走近窗口，把火烫的额头贴在冰冷的玻璃上。门打开了，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走了进来。

“我派专人骑马去了，”他说，“十分钟后我们就会知道详情，目前人们说，后河区的一部分，桥的右侧靠近河岸一带烧

毁了。十一点多就起火，现在快熄灭了。”

他没有走近窗口，在她身后三步的地方停了下来；但是她没有向他转过身来。

“根据历书，一小时以前就该天亮了，但现在仍同黑夜一样。”她懊丧地说。

“历书总是骗人。[①]”他带着殷勤的笑容说道，但羞怯了，急忙补充道：

“按照历书生活太乏味了，莉扎。”

他完全沉默了，为自己又说了一句庸俗的话而懊丧；莉扎苦笑了一下。

“您心情如此忧郁，甚至找不到话同我说。但是，别担心，您说得很对：我总是按照历书生活，我的每一步都是照历书仔细计算过的。您觉得奇怪吗？”

她迅速从窗口转过身来，坐到一张圈椅上。

“您也坐下。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了，因此我想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为什么您不把您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呢？”

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在她身边坐下，轻轻地，几乎是提心吊胆地握住她的手。

“这是什么话，莉扎？这从何说起？‘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了’是什么意思？瞧，从您醒来以后的半小时内已经说了两句令人费解的话了。”

“您开始数我的费解的话了？”她笑了起来，“记得吗，我昨天一进来就自我介绍我是死人？这个您倒认为必须忘记。忘

① 引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智慧的痛苦》（1824）（又译《聪明误》）第3幕第21场赫廖斯托娃的话。

记或者不加注意。”

“不记得了，莉扎。为什么是死人？应当活下来……”

“您怎么不说下去了？您的口才完全没有了。我在世上度完了我的岁月，心意已足。您记得赫里斯托福尔·伊万诺维奇吗？”

“不，不记得了。”他皱起了眉头。

“赫里斯托福尔·伊万诺维奇，在洛桑，不记得了？他把您烦得不得了。他总是打开门，说‘我只坐一会儿’，但却坐了一整天。我不愿意像赫里斯托福尔·伊万诺维奇一样坐一整天。”

他的脸上反映出痛苦的感受。

“莉扎，我听您说这种言不由衷的话，很痛心。这样做您自己一定也是痛苦的，干什么要这样？为了什么？”

他的两眼闪闪发光。

“莉扎，”他叫道，“我发誓，我现在比昨天您到我这里来时更爱您了！”

“多么奇怪的自白！为什么要分昨天和今天，为什么要两种尺度？”

“您别离开我，”他几乎绝望地继续说道，“我们一起走，今天就走，行吗？行吗？”

“啊唷，别把我的手捏得这么痛！我们一起今天到哪里去？又到什么地方去‘获得新生’？不，已经试得够了……而且对我来说太慢了；而且我也不能；对我来说太高了。如果要走，那就到莫斯科去，在那里拜访亲友，自己也接待客人——这是我的理想，您是知道的；在瑞士我就没有对您隐瞒过，我是怎么样的人。由于我们不能到莫斯科去，拜访亲友，因为您结了婚，因此就谈不上走了。”

“莉扎！可昨天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

“这不可能！这太残酷了！”

“残酷又怎么样，您就忍受吧，如果是残酷的话。”

“您因为昨天的冲动对我进行报复……”他喃喃说，愤愤地笑了一声。莉扎光火了。

“多卑鄙的思想！”

“那为什么您赐给我……‘这么大的幸福’？我有权力问吗？”

“不，最好还是不要谈什么权力；不要胡乱猜测，以卑鄙开始而以愚蠢告终。您今天不会成功的。顺便说说，您是不是害怕社会舆论，怕因为‘这么大的幸福’而指摘您？如果是这样，看上帝的分上不要惊扰您自己。您绝不是这事的原因，也不用对任何人负责。当我昨天打开您的门时，您甚至不知道谁来了。这里全是我的冲动，如您现在说的，别无其他。您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面对任何人。”

“已经一个小时了，你的话，你的这笑声，使我恐怖得浑身发冷。你如此疯狂地谈到的这个‘幸福’，对我来说……就是一切。难道我现在能失去你？我发誓，昨天我爱你不如今天。为什么你今天要夺去我的一切？你知道吗，为了这个新希望我付出了什么？我为它付出了生命。”

“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他蓦地欠身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他喃喃地说，木然盯视着她。

“您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还是我的生命，这就是我想问的。难道您现在什么都听不懂了？”莉扎面颊通红，“您为什么这样突然跳起来？为什么这样瞪着我？您使我恐惧。您老是害怕什

么？我早已注意到，您在害怕，就在现在，就在此刻……天哪，您的脸色多么苍白！"

"如果您知道什么事情，莉扎，那么，我发誓，我不知道……我刚才说付出生命，讲的完全不是这件事……"

"我完全听不懂您的话。"她说道，畏怯地结结巴巴地说。

最后，一丝苦笑慢慢地浮现在他的脸上，他轻轻坐下，把两肘支撑在膝盖上，两手掩住脸。

"噩梦和呓语……我们说的是两回不同的事。"

"我一点儿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事……难道您昨天不知道，今天我要离开您，知道还是不知道？不要撒谎，知道还是不知道？"

"知道……"他轻轻说道。

"那您还需要什么呢：您当时就知道，可还是为自己留下了那'一刹那'①。那还有什么恩怨未清呢？"

"把全部真相告诉我，"他沉痛地高声说道，"当您昨天打开我的门时，你自己是否知道，你只不过打开一小时？"

她悻悻地瞪了他一眼。

"不错，最严肃的人可能提出最令人惊奇的问题。您为什么如此不安？难道是出于自尊心，因为女人首先把您遗弃了，而不是您遗弃她？要知道，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我来您这里以后，偶然发现，您对我十分宽宏大量，而这正是我不能忍受您的地方。"

他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了几步。

"好，就算该这么结束吧……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

① 暗指歌德《浮士德》中的一句话："……而当我对刹那说：'逗留一下吧，你是那样美！'"

“您关心的原来是这件事！主要是，这事您自己了如指掌，比世界上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而且也是您自己指望的。我是小姐，我的心受歌剧的熏陶，一切都起源于此，这就是全部答案。”

“不。”

“这里没有任何能伤害您的自尊心的东西，一切都是事实。这是从我所不能忍受的美好的一刹那开始的。前天，当我当众‘侮辱’您的时候，您像真正的骑士那样回答我，我回到家里，立刻就猜到了，您过去所以逃避我，是因为结了婚，而不是因为轻视我，受人轻视是我这样一个上流社会的小姐最害怕的。我懂得了，您躲避我，是为了保护我这个冒失鬼。瞧，我多珍视您的宽宏大量。这时，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跑来，马上把一切向我解释清楚了。他向我透露，有一个伟大的思想，正在使您犹豫，在这个思想面前我和他都十分渺小，但是我依旧挡着您的路。他说他自己也是；他一定要把三个人说在一起，讲了一些极为荒诞的东西，讲到一首俄罗斯歌曲中的大帆船和枫木桨。我称赞他，对他说，他是诗人，他把这些话当了真。由于我本来早就知道，我只有一刹那的勇气，因此我突然下了决心。这就是全部过程，足够了，请别再解释了。再说下去我们会吵架的。您谁也不用怕，我承担一切责任。我脾气坏，任性，我被歌剧里的帆船迷住了，我是小姐……知道吗，我仍然以为，您非常爱我。您别瞧不起我这个傻瓜，别讥笑我刚才落下的眼泪。我非常喜欢‘顾影自怜’，流泪哭泣。够了，够了。我什么能耐都没有，您也什么能耐都没有；彼此彼此，可以拿这个来安慰自己。至少自尊心不会受到伤害。”

“噩梦和呓语！”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叫道，他焦急地搓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莉扎，可怜的人儿，你对你自己

做了些什么呀?”

“在蜡烛上灼伤了，仅此而已。您不要总在哭吧？要顾到面子，心肠要硬一些……”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到我这里来?”

“但是您难道不明白，提出这样的问题，您在上流社会的舆论面前把自己放在多么可笑的地位?”

“你为什么毁了自己，这样不光彩又这样愚蠢地毁了自己，现在怎么办呢?”

“说这话的竟是斯塔夫罗金，‘吸血鬼斯塔夫罗金’！此地有一位爱上了您的女士就是这样称呼您的！您听呀，我已经告诉过您：我把我的一生换取了一个小时，因此我心安理得。希望您也这样去换取……不过，您没有必要；您还会有许多这样的‘小时’和‘刹那’。”

“你有多少，我也有多少；我向你庄严起誓，决不比你多一个小时!”

他还在不住地走来走去，没有看到她的短促的、锐利的目光，那目光在刹那间仿佛闪耀着希望的光辉。但是那一线光辉转眼就熄灭了。

“要是你知道我现在因为不可能向您真诚倾诉而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莉扎，要是我能够向你坦白……”

“坦白？您想向我坦白什么事情？上帝保佑我不要让我听到您的坦白!”她几乎惊恐地打断他。

他停住脚步，惴惴然等待着。

“我应当向您承认，我从瑞士开始就有一种牢固的想法，在您的心灵里有什么可怕的、肮脏的、血腥的东西，同时……同时还有什么使您显得十分可笑的东西。如果真是这样，当心别向我坦白，我会取笑您的。我一辈子都会大声取笑您的……

哎唷，您脸色又苍白了？我不说，我不说，我马上就走。”她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动作中流露出厌恶和轻蔑。

“折磨我，惩罚我吧，向我发泄你的怨恨吧，”他在绝望中叫喊道，“你完全有权利！我知道我不爱你，可还是毁了你。对，‘我为自己留下了那一刹那’；我当时寄予希望……早已就……最后的希望……当你昨天自个儿单独首先来到我这里的时候，我抵挡不住照亮我心灵的光辉。我突然相信……我也许现在还相信。”

“对于这样高尚的坦诚，我将报以同样的坦诚：我不想做您的富于同情的护士。我也许可能真的去做护士，如果我不能今天就死去的话，但是即使我去做护士，也不会到您那里去，虽然您像任何一个缺腿缺胳膊的人一样需要护理。我是觉得，您会把我领到一个地方去，那里有一只像人那么大的毒蜘蛛，我们在那里一辈子都瞅着它，害怕它。我们之间的爱情就在恐怖中消逝。您去找达申卡① 吧；您要她到哪里，她都会跟您去的。”

“您难道在这里也不能不想起她？”

“可怜的小叭儿狗！代我向她问候。她可知道，您在瑞士就确定在老年时让她侍候您吗？多么关心！多么有远见！哎唷，那是谁？”

在厅的深处，一扇门打开了一条缝；一个人的头伸了进来，又急忙缩了回去。

“是你吗，阿列克谢·叶戈雷奇？”斯塔夫罗金问道。

“不，这是我，”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又探进半个身子来。“您好，莉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至少该祝您早安。我早知

① 达丽娅的小名。

道，能在这客厅里找到你们两位。我只待一会儿，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无论如何我要赶来说两句话……最最必要的……只不过两句！”

斯塔夫罗金走了过去，但才走出三步，又回到莉扎身边。

“如果过一会儿您听到什么，莉扎，那么你要知道，我是有罪的。”

她打了个寒噤，惊恐地瞥了他一眼；但他匆匆走了出去。

二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探头出来的那个房间是一间宽敞的椭圆形前厅。在他来之前阿列克谢·叶戈雷奇本来坐在这里，但他把他打发走了。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随手掩上通往大厅的门，站下来等待着。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迅速地探询地上下打量他。

“什么事？”

“那就是，如果您已经知道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急急忙忙地说道，两眼似乎想穿透他的心灵，“这事情，当然，我们谁也没有任何过错，首先是您，因为这是几种偶然性的凑合……偶合……总之，法律上不可能牵连到您，因此我飞快地前来预先通知您。”

“烧掉了吗？干掉了吗？”

“干掉了，但没有烧掉，坏就坏在这里，但是我向您保证，这也不是我的过错，不管您怎么怀疑我，——因为您可能在怀疑，嗯？希望知道全部真相吗？要知道，我脑子里的确闪过一个念头，——是您自己提示我的，不是认真地，而是在逗弄我

的时候（因为您不可能认真提示我的），——但是我拿不定主意，我怎么也下不了决心，即使给我一百个卢布也不行，——而且这里没有任何好处，那是对我来说，对我来说……（他说得非常匆忙，像爆豆子似的。）但是事情正好凑合在一起：我从我自己的腰包里（听到吗，我从我自己的腰包里，您的钱一个卢布也没有，主要是，您自己知道这一点），掏出二百三十卢布给了这个酒鬼大笨蛋列比亚德金，前天给的，傍晚就给了，——听到吗，前天，而不是昨天，'朗诵会'之后，注意这一点，这是很重要的巧合，因为我当时还不确切知道，莉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会不会到您这里来；我把自己的钱给他，只是因为您前天大露了一手，居然想出要向大家宣布了您的秘密。那事我不想干涉……是您的事……您跟骑士……但是，说实在的，我很奇怪，好像当头吃了一棒。但是由于这些悲剧早使我万分厌倦了，——请注意，我说话是认真的，虽然我使用了一些斯拉夫词语，——最后，由于这一切对我的计划不利，所以我决心不顾一切，而且不让您知道，把列比亚德金兄妹送往彼得堡，尤其因为他本人也渴望到那里去。只有一件错事，钱是用您的名义给的：这是不是错误？也许不是什么错误，啊？现在听我说，听我说，事情怎么会搞成这样的……"他说得急切，凑近斯塔夫罗金，想去抓他上衣的翻领（真的如此，也许是故意的）。斯塔夫罗金用力打他的手。

"您这是干吗……别这样……会把手打断的……这里主要的是，怎么会搞成这样的，"他又喋喋不休地说起来，对斯塔夫罗金的一击一点儿也不在乎，"我傍晚给他钱，要他和妹妹第二天天一亮就出发；我把这件事交给浑蛋利普京去办，要他亲自把他们送上车打发走。但是坏蛋利普京想同听众开个玩笑——也许您已经听到了？在'朗诵会'上？听我说呀，听我

说呀：两个人一面喝酒，一面拼凑诗，其中一半是利普京的；利普京给他穿上燕尾服，却对我说，早上就把他送走了，实际上把他藏在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以便把他推上台去。但是那个人很快就出乎意料地喝醉了。然后就发生了那场丑剧，然后把他半死不活地送回家，利普京从他口袋里悄悄拿走了两百个卢布，留下了零钱。但是，不幸后来发现，列比亚德金早上就把这两百卢布从口袋里掏出来夸耀，在不该露的地方露出来给人看。由于费季卡等的正好是这个，他在基里洛夫那里听到一些事情（记得吗，您的暗示?)，他就决定利用这一个机会。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我至少很高兴，费季卡没有找到钱，这浑蛋还指望得到一千哩！他着忙了，好像自己也被大火吓坏了……相信吗，这场大火对我好像是当头一棒。不，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完全是自作主张……您瞧，我对您抱着多大的希望，在您面前我什么都不会隐瞒：确实，这个纵火的念头，在我头脑里早已在酝酿，因为这是民间由来已久、经常采用的方法；但我要把它留到紧急时刻，等到我们大家都起来的那宝贵时刻才使用，而且……可他们突然自作主张，不等命令，现在就使用了，恰好是在我们需要隐蔽，需要屏声息气的时刻！不，这太自作主张了！……总之，我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这里在谈论什皮古林厂的两个工人……但是如果这里有我们的人，如果他们中哪怕有一个在这里插手的话——他就该倒霉！瞧，稍微放松一点儿就会造成什么后果！不，这些闹民主的群氓和他们的五人小组，是靠不住的；这里需要有极好的、偶像式的、专制的意志，依靠一种不是偶然的、外在的力量……那时，五人小组才会夹起尾巴服从，才会低三下四地听候需要时使用。但是尽管那里现在大嚷大叫，说斯塔夫罗金需要把妻子焚尸灭迹，因此城市才烧毁了，但是……”

“已经在大嚷大叫了?”

“确切地说，还没有，而且说实在的，我什么都没有听到，但是对老百姓有什么办法，特别是对那些灾民：Vox populi vox dei.[①] 散布愚蠢透顶的谣言难道需要很多时间？……不过实质上您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从法律上说您完全有理，从良心上说也是——您不是不想这样做吗？不想，是吗？没有任何罪证，只有偶然的巧合……只有费季卡可能会记起您在基里洛夫那里不慎说的话（您当时为什么要说?），但是这什么也不能证明，而费季卡我们可以制止他。我今天就把他制止……”

“尸体一点儿没有烧掉?”

“一点儿也没有；这个流氓什么也做不像样。但至少有一件事使我感到高兴：您如此镇静……因为虽然您在这件事情当中没有任何罪责，甚至思想上也没有，不过总有点那个。而且，您必须承认，这一切对您的事情十分有利：您突然变成了自由的鳏夫，马上就可以同一位豪富的美貌女郎结婚，而且这位女郎已经在您手里。瞧，各种情况简单的偶然巧合会造成什么结果——啊?”

“您这个蠢货在威胁我?”

“得了，得了，我现在成了蠢货了，而且是什么样的口气?您本该高兴才是，可您哪……我特意飞快来预先通知您……再说我又用什么来威胁您呢？如果我要依靠威胁才能争取您，那您对我有什么用呢！我需要您的自愿，而不是出于恐惧。您是光明和太阳……是我怕您怕得要命，而不是您怕我！我可不是

① 拉丁文：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此语已成名言，出自古希腊赫西俄德的长诗《工作与时日》(公元前 8—前 7 世纪)。——俄编注

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瞧，我乘着轻便马车飞驰而来，而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却在这里，待在您家花园的栅栏边，在花园的后角落……穿着军大衣，全身湿透，大概是通宵待在这里！怪事！人发起疯来可能达到什么地步！”

“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真的吗？”

“真的，真的。坐在花园栅栏边。离这里，——离这里大约三百步，我想。我尽快从他身边走过，但他看见了我。您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高兴没有忘了告诉您。这样的人是最危险的，如果他随身带着手枪，何况黑夜、泥泞，自然容易动怒，——因为他是什么处境呀，哈哈！您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待在这里？”

“当然是等莉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

“就是嘛！可她干吗要出去见他？而且……天下着这么大的雨……真是傻瓜！”

“她马上就会出去见他。”

“嗨哟！这可是新闻！这么说来……但是您听我说，她的事情现在不是完全改变了吗？她现在还要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干吗？要知道，您现在是自由自在的鳏夫，明天就可以娶她，是吗？她还不知道呢，——把这事交给我，我马上就替您办好。她在哪里，应该让她也高兴高兴。”

“让她高兴？”

“那还用说，我们走。”

“您认为，她就猜不出这些尸首是怎么回事？”斯塔夫罗金有点异样地眯细眼睛。

“当然猜不出，”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接口道，完全像一个不懂事的傻瓜，“因为在法律上您……唉，您哪！即使猜到了又怎么样！女人很快就会把这些事淡忘的。您还不懂女人！此

外，现在她嫁给您非常有利，因为她毕竟损坏了自己的名誉，此外我还跟她讲了许多关于‘帆船’的事，因为我看准，‘帆船’会对她起作用，由此可以看到她是怎么样的姑娘。别担心，她能够跨过这些尸体的，不会在乎，尤其因为您完全完全是无辜的，不是吗？她只会把这些尸首储存起来，为了以后刺痛您，大概要到婚后的第二年。任何一个女人，在去举行婚礼时，总是要储存一些丈夫的这类往事，不过到了那时……可一年以后又会怎么样？哈哈哈！”

“如果您是乘轻便马车来的，那么马上把她送到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那里去。她刚才说，她不喜欢我，要离开我，当然不会要我的车。”

“竟有这样的事！难道真的要走？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目瞪口呆地瞅着。

“这一夜里她终于省悟了，我一点儿不爱她……这一点当然她一向就知道。”

“难道您不爱她？”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接口说，露出无限惊奇的神色，“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她进来时您把她留下了，没有作为一个高尚的人，坦率地告诉她，您不爱她，您这样干太卑鄙了；而且使我在她面前也显得多么卑鄙。”

斯塔夫罗金突然大笑起来。

“我在笑我的猴子。”他立即说明。

“啊！终于猜到了，我在故意装傻逗弄人，”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也十分开心地大笑起来，“我是要逗您开心！相信吗，您一出来，我就从您的表情猜到了，您很‘不幸’。甚至可能是彻底失败，是吗？我敢打赌，”他高声叫道，高兴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你们一定通宵并排坐在大厅里的椅子上，把宝贵的时间用来争论什么高尚的问题……对不起，对不起；关我什

么事；我昨天就确切知道，你们的事情会有一个愚蠢的结局。我把她给您送来，只是为了让您开开心，证明您同我在一起不会无聊；在这类事情上我能为您效劳三百次；总的说来，我喜欢使人愉快。如果您现在不需要她了，我早料到会这样，所以才来的，那么……”

“这么说，您只是为了让我开开心才把她送来的？”

“不然又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迫使我杀死我的妻子？”

“哪里的话，难道您杀了？您真是个悲剧性人物！”

“不管怎样，是您杀的。”

“难道是我杀的！我告诉您，这与我没有一丁点儿关系。不过您倒使我有点儿担心了……”

“继续说下去，您刚才说‘如果您现在不需要她了，那么……’”

“那么交给我去办，那还用说！我完全可以把她嫁给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不过他可不是我让他坐在花园外边的，您可别这么想。要知道，我现在见他就害怕。您说，我是坐轻便马车来的，我就这么轻轻地从旁边擦过……真的，如果他带着手枪呢？……幸好我也带着枪（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支左轮手枪，露了一下，马上又藏了起来），——因为路途遥远才带的……不过，这事我一眨眼的工夫就给您办好：现在她的小心儿正好在为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怨痛……至少应该怨痛……知道吗，我甚至真的有点儿可怜她！一旦我把她同马夫里基撮合，她马上会想念起您来，——对他称道您，当面骂他——这就是女人的心！瞧，您不是又笑了？我十分高兴，因为您这样开心。好吧，我们走。我直接从马夫里基着手，关于那些……那些被杀死的人……知道吗，现在是不是保持缄默？

她以后总会知道的。”

“知道什么？谁被杀害了？你们说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什么事？”莉扎突然打开门。

“啊，您在偷听？”

“你们刚才在说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什么事？他被杀死了？”

“啊！这么看来，您没有听清！放心，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平安无事，这事情马上能证实，因为他在这里的大路边，花园的栅栏旁……好像坐了一宵；全身都淋湿了，穿着军大衣……我来的时候，他看到了我。”

“撒谎。您说的‘被杀害’……谁‘被杀死’了？”她坚持不休，语气中带着痛苦的怀疑。

“被杀死的只是我的妻子，她的哥哥列比亚德金和他们的女佣。”斯塔夫罗金坚定地说道。

莉扎震了一震，脸色变得煞白。

“一桩凶残的离奇案件，莉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一桩最荒唐的抢劫案，”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立即又喋喋不休地说起来，“只不过是抢劫，趁火打劫；这是苦役犯费季卡这个强盗干的，也怪列比亚德金这个傻瓜逢人便炫耀他的钱……我飞快赶来就为了这件事……就像一块石头打在脑门上。我告诉他时斯塔夫罗金几乎站不住。我们在这里商量：要不要现在就告诉您？”

“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他说的可是真话？”莉扎说道，声音微弱。

“不，不是真话。”

“怎么不是真话！”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一震，“您这是什么意思！”

“天哪，我都要发疯了！”莉扎高叫道。

“您至少应该知道，他现在是个疯子！”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用全力嚷道，“毕竟是他的妻子被杀害了。瞧，他脸色多苍白……他昨晚不是一直同您在一起吗，一分钟也没有走开过，怎么能怀疑到他呢？”

“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告诉我，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您是不是有罪，我起誓，我会相信您的话，就像相信上帝的话一样，哪怕天涯海角，我都跟您去！像一条狗似的跟您去……”

“为什么您要折磨她呢，您这个头脑发昏的家伙！”彼得·斯捷诺维奇大怒，“莉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真的，就算您把我捣成粉末，我也要说他是无辜的，恰好相反，您看到，他自己失魂落魄，说着胡话。他一丁点儿一丁点儿过错都没有，甚至在思想上！……这只不过是一帮强盗做的案，一星期后就会把他们找到，给他们一顿鞭子……都是苦役犯费季卡和什皮古林厂工人干的，这事全城人议论纷纷，所以我也这么说。”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莉扎全身战栗，等待着给她的最后判词。

“我没有杀人，也反对杀人，但是我事先知道，他们会被杀害的，我没有制止凶手。您离开我吧，莉扎。”斯塔夫罗金说，他往大厅走去。

莉扎用两手掩住脸，走出房子。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想赶上去，但很快就回到厅里。

“您这是干什么？您这是干什么？您难道什么都不害怕？”他冲着斯塔夫罗金疯狂叫嚷，唾沫四溅，颠三倒四地嘟哝着，几乎说不出话来。

斯塔夫罗金站在大厅的中央，一句话也不回答。他左手轻

轻抓住自己的一绺头发，惘然微笑着。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狠狠地拽了一下他的袖子。

“您完蛋了，是吗？所以您准备来这一套？去告发大家，自己进修道院或者去见鬼……但是我无论如何要干掉您，虽说您不怕我！”

“哦，是您在这儿唠叨？”斯塔夫罗金终于看到了他，“快跑，”他突然清醒过来，“快去追她，吩咐下人备车，别离开她……快跑，快跑呀！把她送到家里，别让任何人知道，也别让她到那里去……去看那几具尸体……去看那几具尸体……把她强行拉上车去……阿列克谢·叶戈雷奇，阿列克谢·叶戈雷奇！”

“站住，别嚷嚷！她现在已经在马夫里基的怀抱里……马夫里基不会坐您的车的……站住呀！这里有比车更重要的东西！”

他又掏出手枪；斯塔夫罗金神情肃然地瞧着他。

“好吧，杀死我吧。”他轻声说，几乎是用和解的语气。

“呸，见鬼，这个人把谎言都扯到自己身上！”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浑身发抖，“真想毙了您！真的，她应该唾弃您！……您算什么‘帆船’，您是一艘报废了的千疮百孔的破木船！……哪怕是出于气愤，哪怕是出于气愤现在您也该苏醒过来了！喂！如果您自己也希望往额头上送进一颗子弹，您是不是什么都无所谓了？”

斯塔夫罗金奇怪地嘿嘿一笑。

“如果您不是这样一个小丑，我也许现在会对您说：是的……如果您哪怕稍微聪明一点儿……”

“就算我是小丑吧，我不希望您……我的主要的一半——成为小丑！您懂得我的意思吗？”

斯塔夫罗金懂得，也许只有他一个人懂得。当斯塔夫罗金告诉沙托夫，说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有股狂热时，沙托夫不是觉得很惊奇嘛。

“现在离开我，见鬼去，到明天我也许能从自己身上挤出点什么东西来。您明天来。”

“是吗？是吗？”

“我怎么知道！……见鬼去！”

他走出厅去。

“也许，事情还会好起来。”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喃喃自语，一面把手枪放回口袋里。

三

他冲出去追赶莉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她还没有走远，离房子不过几步。阿列克谢·叶戈雷奇想拦住她，现在仍跟在她后面，离她一步，穿着燕尾服，恭恭敬敬地弯着腰，没有戴帽子。他一个劲儿地恳求她等候马车到来；老头儿吓坏了，几乎都要哭出来了。

“走吧，老爷要喝茶，没有人给他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把他推开，毫不犹豫地挽起莉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的胳膊。

她没有把胳膊抽走，但是精神有点儿恍惚，还没有清醒过来。

“第一，您不该往那边走，”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嘟嘟哝哝地说了起来，“我们应当走这边，而不是走花园旁边；第二，至少步行是不行的，到您家有三俄里，您连保暖的衣服都没有。您最好等一会儿。我是乘轻便马车来的，马就在院子里，一会

儿就牵来，我让您坐上，把您送到家，这样谁也不会看见。”

“您多善良……”莉扎亲切地说。

“哪里，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有人性的人处于我的地位，都会这样做……”

莉扎瞧了瞧他，感到惊奇。

“啊，我的天，我一直以为还是那个老头儿！”

“听我说，我非常高兴，您能这样对待，因为这一切都是最要不得的偏见，既然如此，最好还是让我立即吩咐这个老头儿驾车来，只要十分钟就行，咱们先回去，在台阶上等候，好吗？”

“我首先想……这些被杀的人在哪里？”

“啊，这真是异想天开！我就害怕……不，咱们最好还是别去管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再说您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我知道他们在哪里。我知道这座房子。”

“您知道又怎么样呢！哪能去呢，天下着雨，有雾（我怎么揽下了这么一个神圣的任务）……听我说，莉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我们只能两者选一：或者您同我乘轻便马车去，如果这样，您在这里等着，一步也不要向前走，因为如果再走二十步，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一定会看到我们。”

“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在哪里？在哪里？”

“好吧，如果您希望同他一起，那么我就领您再向前走几步，我指给您看，他坐在哪里，我自己，对不起，就告辞了；我不想现在走近他。”

“他在等我，天哪！”她突然站住，脸上泛起了红晕。

“请您原谅，但愿他是一个没有偏见的人！要知道，莉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这都不是我的事；我完全是局外人，这一点您自己知道；不过我毕竟希望您好……如果我们的‘帆

船’没有成功，如果证实这只不过是一只可以报废了的破木船……”

“啊，说得太好啦！”莉扎叫道。

“又说好，自己又在流眼泪。这里需要勇气。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比男人逊色。在我们的时代，一个女人……呸，见鬼（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差一点儿没啐唾沫）！而主要是，也没有什么可惋惜的，也许还会因祸得福。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为人……一句话，为人很富感情，虽然说话不多，不过，这也很好，当然，有一个条件，如果他没有偏见……”

“太好啦，太好啦！”莉扎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

“得啦，见鬼……莉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突然恼怒了，“说实在的，我在这里主要是为了您……我有什么必要……昨天我为您效劳，那时您自己也想这样做，今天……瞧，从这里可以看到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他坐在那里，见不到我们。莉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您看过《波琳卡·萨克斯》①吗？”

“什么东西？”

“有这么一部中篇小说《波琳卡·萨克斯》。我还是大学读书时看过……书里有一个官员，萨克斯，很有钱，他因为妻子不忠把她软禁在别墅里……咳，见鬼，管它呢！您等着瞧吧，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没有到家就会向您求婚的。他还没有

① 是俄国作家、评论家亚·瓦·德鲁日宁（1824—1864）受乔治·桑的影响写的中篇小说，贯穿了妇女解放的思想。书中豁达大度的主人公知道他妻子爱另一个更年轻的男子之后，给予她自由，而且帮助她同心爱的人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作品是持批评态度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原意暗示莉扎的情况与波琳卡相似，但后来又改了口，任意胡诌小说的内容。——俄编注

看到我们。”

“啊，别让他看见！”莉扎突然发疯似的叫了起来，“我们走，我们走吧！到树林里去，到田野里去！”

于是她转身向后跑。

“莉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您太胆怯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跟着她跑，“为什么您不希望他看到您呢？恰好相反，您应当坦率地骄傲地看着他的眼睛……如果您因为那件事……处女的……那么这纯粹是偏见，落后思想……您往哪里去呀，往哪里去呀？唉，还在跑！最好还是回斯塔夫罗金那里去，乘我的轻便马车……您往哪里去呀？那里是田……咳，跌倒了！……”

他站住了。莉扎像鸟似的往前飞，自己也不知道往何处去，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已经比她落后了五十步。她绊在小草丘上，跌倒了。这时候从后面一侧传来一声可怕的叫喊，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的叫声，他看到她在跑，看到她跌倒，于是就越过田野向她奔去。彼得·斯潘诺维奇转眼之间就退到斯塔夫罗金家的大门，为了尽快坐上自己的马车。

这时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惊惶失措地立在站起来的莉扎身旁，俯身向她，两手握住她的一只手。这么相见的不寻常的环境使他震惊，眼泪扑簌簌地顺着脸颊流下来。他看到他无限崇拜的女人疯狂地跑过田野，在这样一个时刻，在这样一种天气里，只穿着一件连衫裙，昨天那件华丽的连衫裙，现在它已经皱皱巴巴，因为跌倒而玷污了……他说不出一句话来，脱下他的军大衣，用颤抖的双手披在她肩上。突然他惊叫一声，他感觉到她的嘴唇碰了一下他的手。

“莉扎！”他叫道，“我十分无能，但不要把我从您身边赶走！”

“对，咱们赶快离开这里，别扔下我！”她自己抓住他的手，把他拉着走。“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她突然惊恐地压低嗓音，“我在那里装成勇敢的样子，可在这里我害怕死亡。我要死了，很快就要死了，可是我害怕，我害怕死去……”她小声说，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唉，怎么一个人也没有！”他在绝望中环顾四周，“哪怕有一辆过路的车也好！您会把脚弄湿的，您……会失去神志的！”

“不要紧，不要紧，”她鼓励他，“就这样，在您身边我不那么害怕了，拉住我的手，领着我走……咱们现在到哪里去，回家吗？不，我想先看到那几个被杀害的人。据说，他们杀死了他的妻子，而他却说是他自己杀了她；但这不是真的，不是吗？我想亲眼看到被杀死的人……为了我……由于他们，他这一夜才不再爱我了……我看到了，就什么都知道了。快点，快点，我知道那座房子……那里着火了……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我的朋友，不要宽恕我这个可耻的女人！为什么要宽恕我？您为什么哭？给我一记耳光，就在这里田野里把我打死，像打死一条狗一样！”

“现在谁也无权审判您，”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坚定地说，“上帝会宽恕您的，而我最不配当您的审判官了。”

但是，如果把他们的对话描写出来，是会令人感到奇怪的。此时他们俩手拉着手快步匆匆地走着，像精神错乱似的。他们径直向火场走去。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仍没有失去遇到一辆大车的希望，但是什么人也没有遇到。濛濛细雨笼罩四野，吞没了一切光泽，一切色调，把所有东西变成了烟雾茫茫的铅灰色的难以分辨的一片混沌。早已是白天了，但是好像天还没有亮似的。突然从这寒冷的灰濛濛的阴雾中出现了一个怪

诞的人影，向他们迎面走来。我现在想象当时的情景，我想，即使我处在莉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的地位，我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她却惊喜地叫了一声，立即认出向他们走来的人。这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关于他是怎样出走的，他那疯狂的逃跑的念头是怎样得到实现的，——留待后面再说。我只想提一下，这天早上他已经在发寒热，但疾病也制止不住他：他坚定地在潮湿的土地上一步步向前走；看得出来，虽然他过惯书斋生活，毫无经验，他对如何单独把这件事做得更好，作过多时的考虑。他穿的是“旅行装”，就是一件长袖的制服大衣，腰围一条宽阔的带扣环的漆皮带，足蹬一双崭新的高筒皮靴，裤子塞在靴筒里。大概，他早就设想怎样做一个行路之人，所以几天之前就买好了皮带和带发亮的骠骑兵靴筒的高筒靴，穿着这样的靴子他简直不会走路了。他头上戴着一顶宽边帽，一条粗绒线结的围巾严严地裹住他的脖子，右手拿着手杖，左手提着一个极小的却塞得满满的旅行包，——这就是他的全副行装。此外，他右手还拿着一柄张开的伞。这三样东西——伞、手杖和旅行包，——在第一俄里时拿着很不顺手，到了第二俄里就十分沉重了。

“难道这真是您吗？”莉扎叫道，上上下下打量着他，伤心和惊奇替代了她最初的不自觉地迸发出来的欣喜。

“Lise![1]”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叫道，一面向她扑过去，几乎同样神志不清。“Chère, chère,[2] 难道您……也在这迷雾中？瞧：火光！Vous êtes malhereuse, n'set－ce pas?[3] 我

① 法文：莉丝（莉扎在法文中的叫法）。

② 法文：亲爱的，亲爱的。

③ 法文：您很不幸，是吗？

看到，我看到，您不用告诉我，也不要盘问我。Nous sommes tous malheureux，mais il faut les pardonner tous. Pardonnons, Lise,① 那么我们就永远自由了。为了摆脱尘世，成为完全自由的人——il faut pardonner，pardonner et pardonner!②”

“可是您为什么跪下来?”

“为的是告别尘世时，我想通过您的形象同我的全部过去告别!”他哭了起来，把她的两手放到他老泪纵横的两眼上。“我跪在我一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面前，我吻着，我感谢。现在我把我自己劈成两半：那一半是狂人，梦想飞上天去，Vingt deux ans!③ 这一半是伤心的冻僵的家庭教师……Chez ce marchand，s'il existe pourtant ce marchand...④ 您怎么会全身湿透的，Lise!”他叫道，他跳了起来，感觉到在潮湿的土地上他的两膝也湿透了，“您怎么可以穿着这样的衣服？……而且步行，在这样的田野里……您哭了？Vous êtes malheureuse?⑤ 是的，我听人说过……可现在您从哪里来?”他怯生生地越问越快，一面迷惑不解地打量着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mais savez vous l'heure qu'il est?”⑥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您在那里听到什么关于被杀的人的事吗？……这是真的吗？真的吗?”

“这些人！我整夜都看到他们的罪行的火光。他们只能这样结局……（他的两眼又闪闪发光。）我从迷迷茫茫的噩梦中

① 法文：我们大家都不幸，但要宽恕他们所有人。让我们宽恕吧，莉丝。
② 法文：应该宽恕，宽恕，宽恕!
③ 法文：二十二年。
④ 法文：在这个商人那里，当然如果存在这个商人的话。
⑤ 法文：您不幸?
⑥ 法文：您知道吗，现在几点钟?

逃出来，出来寻找俄罗斯，existe－elle la Russie－？Bah，c'est vous，cher capitaine？[①]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一定能见到您做出崇高的业绩……您把我的伞拿去——为什么一定要步行？看上帝的面上，把伞拿去吧，我总要在什么地方雇一辆车的。要知道我之所以步行是因为 Stasie（就是纳斯塔西娅）要是知道我要走，会大嚷起来，闹得整条街都听到；因此我溜了出来，尽可能 incognito[②]。我不知道，《呼声报》上有人写文章说现在到处是抢劫，[③] 但是我想，总不至于一上路就马上遇到强盗吧？Chere Lise，您好像说，什么人杀了什么人？Omon Dieu，[④] 您不舒服吧！"

"咱们走吧，走吧！"莉扎好像歇斯底里发作似的喊道，一面又把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拉着向前走。"等一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她突然又回到他身边，"等一等，可怜的人儿，让我为您画个十字吧。也许最好是把您捆绑起来[⑤]，但我还是画个十字为您祝福为好。您也为您'可怜的'莉扎祈福吧，——就这样，稍稍祈祷一下就行，别太麻烦了。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把伞还给这个孩子，一定要还给他。就这样……咱们走吧！咱们走吧！"

他们来到惨遭厄运的房子的时刻，聚集在房子前的群众已经听了许多关于斯塔夫罗金的情况，说到关于他杀害妻子如何有利。但是我再说一遍，绝大部分人继续听着，仍然默不作

---

① 法文：俄罗斯存在吗？哦，这是您，亲爱的大尉？
② 拉丁文：不让人知道。
③ 当时《呼声报》（1865年6月22—25日、9月8—10日）确实登载过此类报道。——俄编注
④ 法文：我的天。
⑤ 这里的捆绑比较费解，意思大概是说不让他走；而为他"祝福"，则似是祝他一路平安。

声，木然不动。激动气愤的只有几个大叫大嚷的醉汉，还有几个“失去自制力”的人，像那个挥舞着胳膊的小市民。大家都知道他一向是一个文静的人，但忽然好像失去了自制力，如果有什么事多少使他感到惊奇，他就飞奔过去。我没有看到莉扎和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是怎么来的。我第一眼看到莉扎，惊奇得目瞪口呆，那时她已在离我很远的人群中，而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我起初还没有看到。好像有一刹那的时间，他因为拥挤或者是因为被人挤开了，他落后了她两步。在人群中往前挤过去的莉扎，对周围的一切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觉察，好像一个患了热病的病人，好像从医院逃出来似的，不消说，很快她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大声议论起来，突然狂叫起来。这时有一个人喊道：“这是斯塔夫罗金的那个女人！”从另一个方面有人喊：“杀了人还不够，还要跑来看！”突然我看到在她头上，从后面，一只手举了起来又敲了下去；莉扎跌倒了，传来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骇人的叫声，他冲上前去救她，用尽全力一拳向把他和莉扎隔开的人打去。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那个小市民张开两臂从后面把他抱住。开始了一场混战，片刻之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好像莉扎站了起来，但是又挨了一拳，重又倒下去了。突然人群向四面退开，在躺在地上的莉扎的四周形成了一个不大的空圆圈；而满身血污的发狂了的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俯身向着她，又哭又叫，悲痛地绞着手。以后的事情是怎么发展的，我记得不确切；我只记得莉扎突然被抬走了，我随在后面跑去；她还活着，也许神志也仍清楚。群众中抓走了那个小市民和另外三个人。这三个人直到现在都否认参加过暴行，一口咬定是抓错了人；也许，他们是对的。小市民虽然是被当场抓获的，但由于他是个头脑不清的人，直到现在仍没有把案件的详情交代清

楚。我作为目击者，虽然相距甚远，在侦讯时也被传去作证；我说，事件完全是偶然的，通过一些人发生，这些人虽然可能心怀不满，但未必是有意识的，他们喝醉了酒，失去了自制力。我至今仍持这种看法。

第四章　最后的决定

一

这天早晨许多人都看到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见过他的人记起，他情绪十分激动。下午两点钟他去加加诺夫家；加加诺夫前一天才从乡下来，满屋子都是客人，大家都在谈论刚发生的事件，谈得很多，很热闹。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比谁都说得多，使得别人只能听他说。在我们这里一向把他看做“头脑出纰漏的饶舌的大学生”，但这时他在谈论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在全城一片混乱之中这个题目是非常吸引人的。他作为她不久前最亲密的心腹讲了许多关于她的人所未知的出人意料的琐事；无意之中（当然是不小心）讲了她对全城几个知名人物的几点个人评论，这立即刺伤了许多人的自尊心。他说得模糊不清，颠三倒四，就像不是个狡猾的人那样，这个人好像由于诚实，当他必须一下子解释一大堆疑惑时他感到痛苦，他老实、笨拙，自己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头，以什么结束。他相当不小心地漏出一句，说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知道斯塔夫罗金的

全部秘密，而且整个阴谋都是她一手策划的。她还哄骗了他，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因为他自己也热恋着这个不幸的莉扎，然而他却“上了圈套”，因此他几乎亲自用马车把她送到斯塔夫罗金那里。“是的，是的，先生们，你们笑得开心，可我真遗憾，我不知道，不知道事情会落得这样一个结局！”他最后说。当人们提出有关斯塔夫罗金的各种令人不安的问题时，他坦率地说，列比亚德金的惨遭横祸，就他看来，纯属偶然，都怪列比亚德金本人，因为他不该在别人面前炫耀他的钱。这一点他解释得特别好。在场的人当中有一个人旁敲侧击地向他指出，他用不着“装模作样”，他吃、喝都在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家，就差没有睡在那里，现在又第一个往她脸上抹黑，这种行为并不像他所认为的那样漂亮。但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立即为自己辩护。

“我在那里吃、喝，并不因为我没有钱，而且人家请我到那里去，也不是我的过错。我为此应该感谢到什么程度，请允许我自己来判断。”

总之，人们的印象仍是对他有利的。“即使小伙子行为怪诞，而且轻浮，但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做了那么些蠢事，他又何罪之有？相反，原来他还劝阻过她哩……”

两点左右城中突然传开了一条消息：大家议论纷纷的斯塔夫罗金出人意料地乘午班车去彼得堡了。这事引起大家的注意，许多人皱起了眉头。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如此震惊，据人们传说，连脸色都变了，而且莫名其妙地叫嚷：“是谁把他放走的？”他立即离开了加加诺夫家。但是人们仍在两三家人家见到过他。

傍晚时分，他甚至找到机会进入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府邸里去，虽然这件事费了他九牛二虎之力，因为尤莉娅·米哈

伊洛芙娜坚决不愿接见他。三星期以后，在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去彼得堡之前，我才从她本人那里获知这一情况。她没有谈详情，心有余悸地说，“他当时使她无限惊奇”。我猜想，他一定威胁她，如果她胆敢“说话”的话，他要揭露她与他同谋，这使她吓坏了。恫吓的必要性与他当时的阴谋密切相关，当然她不知道这些阴谋，只有到后来，五天之后她才猜到为什么他怕她不会保持沉默，为什么这样害怕她的怒火再迸发出来……

晚上七点多钟，天已完全黑了，城市尽头福明胡同一座歪歪斜斜的小房子里（埃尔克利准尉[①]的寓所），我们的人[②]一共五个都到齐了，全体会议在这里举行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亲自决定的；但他不可原谅地迟到了，小组成员已经等了他一个小时。这位准尉埃尔克利就是那个在维尔金斯基家晚会上手里拿着铅笔、面前放着一本笔记簿、一直坐在那里的外来小军官。他不久前才到这座城市来，在一条偏僻小巷两个小市民老姐妹那里单独租房居住，很快就要离开；在他这里集会最不会引人注意。这个奇怪的大男孩沉默寡言，非同一般；他可以接连十个晚上坐在喧嚣的人群中听着最不寻常的谈话而自己一言不发，相反，他那双稚气的眼睛聚精会神地瞅着说话的人，仔细倾听着。他的脸长得很俊秀，甚至显得聪明。他不属于五人小组；我们的人本来以为他负有来自某方面的特殊的、纯粹是执行性质的任务。现在知道，他什么任务也没有，而且他自己

① 这个极其崇拜彼得的人物，心甘情愿地为彼得赴汤蹈火。从涅恰耶夫案的审讯报告中，可以看出，在他身上集中表现了沙托夫的原型伊凡诺夫凶杀案中的第五个参与者尼古拉耶夫的许多特点。

② 指五人小组。

未必了解他的处境。他只不过崇拜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虽然他不久前才遇见他。假如他碰上一个过早堕落的怪物，而那个怪物以什么浪漫的社会学说为幌子，教唆他去建立匪帮，为了试验，命令他去拦路抢劫第一个遇到的庄稼汉，谋财害命，那么他也一定会遵命照办的。他家中有一个多病的母亲，他把菲薄的薪金的一半都寄给她，——她一定常常热吻这颗浅黄头发的脑袋，为它颤抖，为它祈祷！我说了那么多有关他的话，因为我很怜悯他。

我们的人非常激动。昨夜发生的事情使他们惊愕，而且他们好像吓坏了。一起简单的、虽然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在此以前他们如此热心参与挑起的事端，却以出乎他们意料的结局而告终。夜间的大火、列比亚德金兄妹的被杀、群众对莉扎的暴行——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中所没有预想到的意外之事。他们激动地谴责那只支配他们的黑手的专制和阴险。总之，在他们等候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时候，他们在情绪上相互影响，又决定最后一次要求他作彻底的说明，如果他再一次像从前一样避而不答，那么就解散五人小组，但是要成立新的秘密“思想宣传”组织来替代它，这新的组织要完全由他们自行在平等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利普京、希加廖夫和那位农民问题专家特别支持这个思想；利亚姆申不做声，虽然从态度上看是同意的，维尔金斯基在动摇，希望先听听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如何说。大家决定先听取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解释；但是他一直还没有来。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更加火上加油。埃尔克利一声不吭，只吩咐备茶，茶斟在玻璃杯里，由他用托盘亲手从女主人那里端来，他不把茶炊拿进房里，也不让女佣进来。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八点半才到来。他快步走到长沙发前

的圆桌跟前，圆桌四周围坐着他那伙人；他帽子拿在手里，谢绝喝茶。他面色凶狠、严厉而高傲，大概是一眼就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要“造反”。

“在我开口之前，你们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你们好像有所准备。”他说道，带着凶狠的讪笑扫视他们的脸。

利普京开始“代表大家”发言，他用委屈得发抖的声音宣称，“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可能会自己砸碎自己的脑壳”。他们并不害怕砸碎自己的脑袋，甚至还心甘情愿，然而仅仅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全体骚动，表示赞成。) 因此他们希望对他们坦诚相待，使他们总能事先知道，“否则那算什么呢”？(又骚动起来，有几个人发出几声喉声。)“这样的行动方式令人感到屈辱，而且也危险……我们完全不是因为害怕，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行动，而其余人都是走卒，那么这个人出了错，大家就要遭殃。”(呼声：对，对！全体支持。)

“见鬼，你们要怎么样？”

“请问，斯塔夫罗金先生的桃色事件与共同事业有什么关系呢？”利普京激动起来，“即使他以某种秘密的方式属于中央，如果这个虚幻的中央果真存在的话，那我们也不想知道。然而人被杀害了。惊动了警察；顺藤会摸到瓜的。”

“您同斯塔夫罗金落了网，我们也会遭殃。”农民问题专家补充说。

“而对共同事业一无好处。”维尔金斯基沮丧地最后说。

“胡说！杀人是偶然的事，是费季卡谋财害命。”

“哼。不过，可真是奇怪的巧合。”利普京气得发抖。

“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事情完全是由于你们才发生的。”

“怎么会由于我们呢？”

“首先，您，利普京，自己参加了这个阴谋；其次，也是主要的，命令您把列比亚德金送走，钱也给了，可您做了些什么呢？如果把他送走了，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不是您自己出的主意，最好让他去朗诵诗吗？”

“主意不是命令。命令是把他送走。”

“命令。够奇怪的字眼……相反，正好是您命令我暂且不要送走的。”

“您搞错了，显出您的愚蠢和自以为是。至于杀人，那是费季卡干的事，他是一个人干的，为了抢劫。你们听到别人散布的流言蜚语就信以为真了。你们胆怯了。斯塔夫罗金不会那么蠢，证据嘛，——他中午十二点走了，是在同副省长晤面后走的；要是有什么事的话，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放他去彼得堡的。”

“我们并没有硬说是斯塔夫罗金亲自杀的人，”利普京刻毒地毫不客气地接口说，“他甚至可能不知道，就像我一样；您自己太清楚了，我什么也不知道，但却像绵羊一样落入了汤镬。”

“您在指责谁？”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阴沉地瞥了他一眼。

“就是那些要把城市烧毁的人。”

“最糟糕的是您想开溜了。不过，是不是请您先看看这个，然后再让其余人看看；这只供你们参考。”

他从口袋里取出列比亚德金给伦布克的匿名信，递给利普京。利普京看了，显然很奇怪，若有所思地把它递给身旁的人；信很快传阅了一遍。

“这果真是列比亚德金的笔迹？”希加廖夫问。

“他的笔迹。”利普京和托尔卡琴科（就是那个农民问题专家）说。

“我只不过供你们参考，我知道你们对列比亚德金之死十分悲痛，”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把信收回时重复说，“这样，先生们，一个叫费季卡的人完全偶然地替我们除去了一个危险人物。瞧，有时偶然事件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不是吗，很有教益？”

小组成员们很快交换了一下眼色。

“现在，先生们，该轮到我来发问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摆起架子。“请问，你们凭什么未经允许就纵火焚烧城市？”

“这是什么话！我们，我们纵火焚烧城市？这简直是嫁祸于人！”几个人同时叫道。

“我理解，你们已经玩得入迷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顽固地继续说道，“但这可不是同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闹的那小乱子。我召集你们到这里来，先生们，是为了向你们解释。你们如此愚蠢地招惹来的危险有多大，这危险除威胁你们自己之外，还威胁着许多事情。”

“对不起，我们却想在此时向您提出专制和不平等的程度，在没有小组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居然采取了这样严重的而又奇怪的措施。”一直沉默不语的维尔金斯基几乎愤慨地说道。

“这么说，你们不承认？可我肯定，是你们烧毁的，只有你们，没有别人。先生们，你们别撒谎，我有确凿的情报。你们自作主张，甚至使共同事业也遭到危险。你们只不过是无数绳结织成的大网中的一个绳结，必须绝对服从中央。但是你们中却有三个人没有得到一点点指示，却径自挑唆什皮古林厂工人去放火，大火就烧起来了。”

“哪三个人？我们当中的哪三个人？”

“前天，半夜后三点多钟，您，托尔卡琴科，在‘毋忘我’酒店挑唆福姆卡·扎维亚洛夫。”

“哪能呢，”托尔卡琴科跳了起来，“我只不过说了一句话，而且是无意的，因为早晨他挨了鞭打；而且我马上就把他扔下了，因为我看到他醉得太厉害了。要不是您提醒，我还记不起来哩。一句话是不能导致起火的。”

“有人觉得奇怪，一粒小小的火星怎么会使整座火药厂飞上天呢，您跟这个人很相像。”

“我是在角落里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的，您怎么会知道？”托尔卡琴科突然想了起来。

“我坐在那里的桌子底下。你们放心，先生们，你们每走一步我都知道。您在冷笑，利普京先生？可我知道，比如说，大前天您把您太太拧得遍体是伤，在半夜里，在你们的卧室里，在你们准备上床的时候。”

利普京张大了嘴，脸都发白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关于利普京的“英勇业绩”他是从利普京的女佣阿加菲娅那里得知的，他从一开始就收买她做奸细，这是事后才查明的。）

“我能明确地说出一桩事实吗？”希加廖夫突然站了起来。

“您说吧。”

希加廖夫坐了下来，振作起精神说道：

“就我的理解，而且不可能不理解，因为您自己在一开始时就引人入胜地——虽然过于理论化——描绘了为一张无边无际的组织大网所覆盖的俄国景象，以后又一次描绘了这幅图景。每一个行动小组在无限地发展新成员、扩展分支组织的同时，其任务是有系统地进行揭露性的宣传，不断削弱地方当局的威信，在乡村中煽起疑惑，散布愤世嫉俗情绪，制造事端，激起不信任任何事物的态度和改善现状的渴望，最后，使用民间常用的主要手段——纵火，在预定的时刻甚至把国家推入绝

望的境地。这些是不是您的话？这些话我竭力逐词逐句地回忆起来。这是不是您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向我们传达的行动纲领？这个中央委员会直到现在我们还完全不知道，对于我们来说它几乎是神秘的。”

“您说得对，不过您拖得太长了。”

“每一个人都有权按自己的方式发言。您让我们推测，已经覆盖整个俄国的大网上的绳结现在已有几百个之多，您进一步提出设想，如果每一个绳结都顺利工作的话，那么整个俄国到一定时刻，只要一发出信号……”

“嗨，见鬼，您不来纠缠，我事情就够多的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椅子上别转身去。

“对不起，我把话说得简短点，只提一个问题就结束：我们已经看到了几次丑剧，看到了各阶层人民的不满，目睹并参与了当地政府的崩溃，最后还亲眼见到了大火。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这不是您的纲领吗？您能指责我们什么呢？”

“自作主张！”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怒吼道，“我在这里的时候，不经我的许可你们没有权力采取行动。别再说了。已经有人准备告密，也许明天甚至今天夜里会把你们全抓起来。你们等着瞧吧。这是确切的消息。”

这时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了。

“不仅作为挑唆纵火者，而且作为五人小组的成员抓起来。告密者知道组织网的全部秘密。瞧，这就是你们闹出来的好事！”

“一定是斯塔夫罗金！”利普京嚷道。

“怎么……为什么是斯塔夫罗金？”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仿佛骤然愣住了。“唉，见鬼，”他立即醒悟过来，“是沙托夫！你们大家现在好像都知道，沙托夫曾经是我们组织的成员。我

应当向大家透露，我通过他不怀疑的人跟踪他，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了解到，我们的组织网的结构和……一句话，全部情况他都知道。为了怕别人控告他过去参加过这个组织，他会把我们都告发的。在此以前他还在动摇，所以我容忍他。现在你们这一把火解除了他的顾虑：他很震惊，不再动摇。明天我们就会作为纵火犯和政治犯被抓起来。”

“真的吗？沙托夫怎么会知道呢？”

一阵难以描写的激动。

“消息完全正确。我没有权力向你们解释我揭开秘密的途径和方法，我现在能够为你们做的事是：我可以通过一个人影响沙托夫，使他毫不起疑而把告密的事暂时搁下来，——但不会超过一昼夜。一昼夜以上我就办不到了。这样你们可以认为，在后天早晨以前你们不会有危险。”

大家都默不作声。

“那就干脆让他见鬼去吧！”托尔卡琴科第一个叫出声来。

“早该这样做了！”利亚姆申恶狠狠地插入说，一拳猛捶桌子。

“可怎么做呢？”利普京嘟哝道。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立即抓住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计划。这计划是：借口让沙托夫交出在他手里的非法印刷机，明天午夜前把他引到印刷机埋藏的偏僻地方——“在那里把他解决了”。他详细解释了许多必须注意的细节（这些细节我们现在就略去不谈了），又详尽地说明沙托夫对中央的骑墙态度，这些事读者已经知道了。

“原来用这种办法，”利普京犹犹豫豫地说，“可是这又是一起……同样性质的冒险事件……会使人们大为震惊的。”

“毫无疑问，”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肯定地说，“但这一点也

早已预见到了。有方法完全可以避免嫌疑。”

于是他像方才那样明确地讲到基里洛夫，讲到他的自杀意向，讲到他许诺等待信号，而在将死时留下字条，承担向他口授的一切事情。（总之，讲了读者已经知道的所有事情。）

“他决定自杀的坚定意向是哲学上的，而就我看，是疯人的意向，——已经为那里所知悉。（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继续解释道。）那里不会损失一丝一毫，一切都有益于共同事业。预见到此事的益处，而且确信他的意向是认真的之后，向他提供了回俄国的旅费（他不知为什么一定要死在俄国），给了他一个他保证完成的任务（他完成了），此外，还要他保证实行你们已经知道的许诺，——只在通知他自杀的时候自杀。他都应承了。注意，他是在特殊的基础上投身于事业的，希望能有益于事业；此外我就不能向你们讲了。明天在干掉沙托夫后，我口授他的遗言的内容，说他是沙托夫之死的原因。这非常可能，因为他们本来是朋友，一起去美国，在那里发生争吵，这一切都要在遗言中说明，而且……甚至可以再向基里洛夫口授一些事情，比如说关于传单的事，也许还有火灾的部分原因。不过，这些事我还要再考虑考虑。别担心，他没有成见；无论什么内容都会签字的。”

几个人表示怀疑。叙述的事情太离奇了。不过，关于基里洛夫他们或多或少地听说过；尤其是利普京。

“万一他忽然改变了想法，不想干了呢？”希加廖夫说，“不管怎么说，他终究是疯子，因此这希望也不确实可靠。”

“别担心，先生，他会愿意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打断他说，“根据协议，我必须在前一天告诉他，也就是今天。我请利普京现在就同我一起到他那里去证实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今天就回来告诉你们，先生们，我说的是不是实话。不

过，”他突然中断，无比的气愤，似乎他忽然感到，同这些卑微小人打交道，化那么多时间去使他们信服，太抬举他们了，“不过，随你们的便。如果你们下不了决心，那么同盟就算完了，——但都是因为你们不听命令和背叛。这样，我们从此就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但是你们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沙托夫的告密及其后果所引起的麻烦之外，你们还会招致一点小小的麻烦，这一点在同盟成立之时就作了明确的声明。至于我，那么，先生们，我并不怎么害怕你们……不要以为我已经和你们捆绑在一起……不过，这反正不一样。”

“不，我们决心干。”利亚姆申说。

“别的出路没有了，”托尔卡琴科喃喃说，“只要利普京证实基里洛夫的情况，那么……”

“我反对；我以我心灵的全部力量抗议这样一个血腥的决定！”维尔金斯基站了起来。

“但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问道。

“什么但是?”

“您说但是……所以我在等待下文。”

“我好像没有说过但是……我只是想说，如果决定这么干，那么……”

“那么怎样?”

维尔金斯基不做声了。

“我认为，个人安危可以置之不顾。”埃尔克利突然开口说。“但是如果共同事业可能受到损害，那么我想，决不能不顾个人的安危……”

他说颠倒了，脸涨得通红。尽管每个人都想着自己的事情，大家都惊奇地瞧瞧他，他居然也开口说话，这太出乎意料了。

“我维护共同事业。”维尔金斯基突然说。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决定第二天中午再一次交换消息，作出最后的决定，虽然全体不再集合在一起。宣布了印刷机埋藏的地方，分配了每一个人的角色和任务。利普京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立即一起出发去基里洛夫的寓所。

二

沙托夫可能告密，这件事我们的人大家都相信了；但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把他们当做卒子摆弄，——这件事大家也都相信了。大家还知道，明天他们全体还是会到指定地点去的，沙托夫的命运已经决定。大家感到，好像一群苍蝇突然落入蛛网，到了一只巨大蜘蛛的魔爪之中；他们忿恨，但却害怕得浑身发抖。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无疑对不起他们：如果他稍稍注意美化一下现实，一切可能会协调得多，也轻松得多。但他没有把事情说得体面一点儿，没有把它比做古罗马公民的爱国行为或者类似的壮举，而一味渲染野性的恐怖和对性命的威胁，这就简直是无礼之极了。当然，生存竞争无往不在，别的原则是没有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毕竟……

然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没有时间去惊动古罗马人；他自己也心烦意乱，斯塔夫罗金的逃跑给他以沉重的打击，使他沮丧。他说斯塔夫罗金曾与副省长会晤，那是撒谎；实际上他走前没有同任何人见过面，甚至也没有同母亲见面，——事情的确非常奇怪，任何人都没有去触动他。（后来，当局不得不就此事作专门回答。）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打听了一天，但暂时什

么也没有打听到，他从来没有这样惊慌过。难道他能够、难道他能够这样一下子就放弃斯塔夫罗金！这就是他为什么对我们的人不能太和蔼的原因。而且他们束缚了他的手脚：他已决定立即追赶斯塔夫罗金，然而沙托夫的事却使他耽搁下来，必须彻底巩固五人小组，以防万一。“总不能白白地把它扔掉，也许会有用的。”我想他就是这么考虑的。

至于沙托夫，他完全相信此人会去告密的。而他告诉我们的人关于告密信的话，都是谎言。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封告密信，也没有听说过，但他确信其有，就像相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他就是觉得，沙托夫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当前的时刻——莉扎之死、玛丽娅·季莫费耶芙娜之死——正是现在他可能最终下定决心。谁知道呢，他这么认为，也许有什么根据。我们还知道他个人仇恨沙托夫；他们之间曾经发生过争吵，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永远不会忘记冤仇的。我甚至确信，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城里的人行道是砖砌的，很狭窄，有的地方甚至只铺木板。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走在人行道中央，占据了整个人行道，一点儿也不顾及利普京，不给他留下并排行走的地方，因此利普京或者不得不跟在后面，离开一步，或者为了并排行走，便于说话，不得不跑到街上的污泥里去。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突然想起，不久之前为了跟上斯塔夫罗金，他也是这样踩着碎步在污泥里走的，斯塔夫罗金像他现在一样，走在人行道中央，霸占了整条人行道。他想起了当时的情景，气愤得喘不过气来。

但是利普京也屈辱得喘不过气来。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爱怎样对待我们的人，他可以不管，可是对他呢，难道也能同样对待？应该知道，他比其他所有人知道得更多，更靠拢组织，

更了解事业，在此之前，虽然是间接地，但却不断地参加它的活动。唉，他知道在极端的情况下，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就是现在也可能置他于死地。但他早就痛恨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不是因为危险，而是因为他的傲慢态度。现在，当必须对这样的事下决心的时候，他比所有我们的人加在一起都更愤恨。唉，他知道，明天他一定会“像奴隶”一样第一个到场，还会把所有其他人带来，要是他现在，在明天之前，能够想办法干掉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当然不能毁了自己），那么他一定会把他干掉的。

他沉浸在自己的感觉中，一言不发，跟随在他的折磨者后面小步快跑。那人好像忘记了他的存在，只偶尔漫不经心地不客气地用胳膊肘碰碰他。突然，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我们最热闹的一条街上停了下来，走进一家饭馆。

“这是到哪里去呀?”利普京恼怒了，“这是饭馆啊。”

“我想吃煎牛排。”

“得了吧，这里总是挤满了人。”

“管它呢。”

“但是……我们会误事的，已经十点了。”

“到那里去是不可能误点的。”

“可我要误事了！他们等着我回去。”

“就让他们等好了，不过您要去找他们，那太傻啦。我跟你们忙个不停，今天还没有吃中饭，而到基里洛夫那里去，越晚越可靠。”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要了个包厢。利普京悻悻地坐在旁边的圈椅上，瞧着他吃。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不慌不忙、津津有味地吃着，接着摇铃叫侍者来，要了另一种芥末，然后是啤酒，但一句话也不说。他在沉思之中，他能

在同一时间内做两件事情——津津有味地吃喝和专注地思考问题。利普京到末了恨他如此之深，甚至不能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这有点像神经病发作。他数着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送入口中的每一块牛排，瞧着他怎么张嘴，怎么咀嚼，怎么津津有味地咂吮一块肥嫩的牛排，他恨透了，他甚至恨那盘牛排。最后他两眼好像模糊起来，头脑开始微微发晕，感觉到背上热一阵，冷一阵，冷一阵，热一阵。

“您没有事，看看这个，”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突然把一张纸扔给他。利普京向烛光前靠了靠。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歪歪斜斜的字，每一行都经过涂改。当他费了很大的劲读完时，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已经付了账，准备走了。在人行道上利普京把这张纸递还给他。

“放在您那里吧；以后我再告诉您。不过您有什么看法？”

利普京全身震了一震。

“据我看……这样的传单……不过是可笑的无稽之谈。”

他的怨怒爆发了，他感到仿佛有人抓住他，带着他往前飞跑。

“如果我们决定散发像这样的传单，”他全身像筛糠似的战栗着，“那么，我们的愚蠢和对事业的无知将使人瞧不起我们。”

“哼，我可不是这么想。”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继续迈着坚定的步子。

“可我的想法与您不同；难道这是您自己起草的吗？”

“这不是您的事。”

“我还认为，那首小诗《光明正大的人》是所有诗歌中最最蹩脚的歪诗，绝对不可能是赫尔岑写的。”

“您胡说，诗是好的。”

“我还对有些事感到奇怪，比如说，”利普京继续气喘咻咻

地小跑向前，“人们建议我们采取行动，促使一切全都土崩瓦解。在欧洲希望一切崩溃是自然的，因为那里有无产阶级，而我们这里只有一些好事的人，因此就我看来，我们只不过是弄得乌烟瘴气罢了。”

“我还以为您是傅立叶的信徒哩。”

“傅立叶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不知道，是胡说。”

“不，傅立叶不是胡说……原谅我，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五月份会发生暴动。”

利普京甚至解开了纽扣，他太热了。

“别说了，现在，为了不忘记，”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十分冷静地转换了话题，“这张传单您必须亲手排版，把它印出来。沙托夫的印刷机我们把它掘出来，明天就由您接收。在尽快的时间内您排好版，尽可能多印一些份数，然后整个冬天散发。经费会拨下来的。应当尽量多印，因为别的地方也会来向您要的。”

“不，对不起，我不能承担这样的……我拒绝。”

“不过您还是会承担的。我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办事，您必须服从。”

“可我认为，我们在国外的一些中心忘记了俄国的实际，断绝了与俄国的一切联系，因此尽说些胡话……我甚至认为在俄国没有千百个五人小组，只有我们一个，组织网根本就没有。”最后利普京气喘吁吁，说不下去了。

“您不相信事业，却跟着它跑，您这就更可鄙了……现在又跟着我跑，就像一只下贱的小狗。”

“不，我不跑了。我们完全有权力脱离，成立新的组织。”

“笨——蛋！”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突然厉声大叫道，目光

闪着怒火。

两人面对面站了一会儿。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转过身，自信地循原来的路走去。

利普京的头脑里像电光似的闪过一个思想：“我转过身往后走：如果现在不转身，以后永远也回不去了。”他这样考虑了整整十步，当他迈出第十一步的时候，一个新的破釜沉舟的念头在他的头脑中升起；因此他没有转身，没有往回走。

他们来到了菲利波夫的宅子，但是还没有走到房子，就拐进了一条小胡同，或者确切地说，拐进了一条沿板墙的不易觉察的小路，因此有一段时间内他们必须沿着一条小沟陡峭的沟壁上去，不抓住板墙就踩不稳脚。在歪斜的板墙的最阴暗角落，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抽出一块木板，出现了一个洞口，他立即从这个洞里钻了进去。利普京感到奇怪，但也跟着钻了进去；然后把木板放回原处。这就是费季卡去基里洛夫那里的那条秘密通道。

“不能让沙托夫知道我们在这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严厉地对利普京小声说。

三

基里洛夫同往常一样，这时正坐在他的长皮沙发上喝茶。他不是欠身起来迎客，而是好像全身向上一跳，惶惶不安地打量进来的人。

“您没有猜错，”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说，“我是为那件事来的。”

“今天？”

“不，不，明天……大约在这个时候。”

他急忙坐到桌边，略带不安的神情仔细观察惊慌的基里洛夫。不过，这时基里洛夫已经恢复平静，神色如常了。

“这些人一直不相信。我把利普京带来，您不会生气吧？”

“今天我不生气。明天我希望单独一个人。”

“但是不要在我来之前，要当着我的面。”

“我倒不希望当着您的面。”

“您记得吗，您答应把我口授的一切写下并签名。”

“我无所谓。现在您还要待很久吗？”

“我要同一个人见面，所以大约要待半小时，不管您怎么想，这半小时我是坐定了。”

基里洛夫没有做声。这时利普京在一旁坐下，在一张主教的画像的下面。刚才那个孤注一掷的思想越来越强烈了。基里洛夫几乎没有注意他。利普京以前就知道基里洛夫的理论，一向讥笑他；但是现在他没有做声，阴沉地观察四周。

“要是来杯茶，我倒不反对，”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挪动了一下，“我刚才吃了煎牛排，估计正好赶上您喝茶。”

“请喝吧。”

“以前总是您亲自斟茶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酸溜溜地说。

“反正一样。让利普京也喝吧。”

“不，我……不能。”

“不想还是不能？”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突然转过身去。

“我不在他这里喝。”利普京断然推辞说。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皱起了眉头。

“有点儿神秘主义的味道；鬼知道你们都是些什么人！”

没有人回答他；大家沉默了整整一分钟。

"但是我知道一点，"他突然斩钉截铁地补充说，"任何偏见都阻碍不了我们每一个人去履行自己的义务。"

"斯塔夫罗金走了吗？"基里洛夫问道。

"走了。"

"他走得好。"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眼中闪起怒火，但他按捺住了。

"你们怎么想，对我都一样，只要每个人信守诺言就行。"

"我一定信守诺言。"

"不过，我一向就相信，您一定会履行自己的责任，因为您是独立的进步的人。"

"而您却很可笑。"

"就算是吧，我很喜欢逗人开心。我总是很高兴，如果我能够使人满意。"

"您很希望我开枪打死自己，怕我突然不干了？"

"怎么，要知道是您自己把您的计划同我们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寄希望于您的计划，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因此您已经绝对不能拒绝，因为您会使我们陷入困境的。"

"你们没有任何权力。"

"我懂，我懂，您有完全自由，而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希望您的完全自由能够实现。"

"而我应当承担你们所有的坏事？"

"听我说，基里洛夫，您不是胆怯了吧？如果您要放弃，马上就说。"

"我不胆怯。"

"我这是因为您问得太多了。"

"您很快就走？"

"您又问了？"

基里洛夫鄙夷不屑地打量他。

“知道吗，”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继续说，他愈来愈生气和焦躁，找不到适当的语调，“您希望我走，可以单独一人集中思想；但是对您来说，首先对您来说，这是危险的征兆。您希望多想想。就我看，最好不要想，任它去。您真的很使我不安。”

“只有一件事使我感到不舒服，在那个时候有您这样的败类在我身边。”

“这倒好办。我可以在那时候出去，在台阶上站一会儿。如果您要死而又这样不冷静，那么……这一切非常危险。我会到台阶上去的，您可以认为，我什么都不懂，是比您低下得不知多少的小人。”

“不，您没有低很多，您有才能，但是您很多事不理解，因为您是个卑鄙小人。”

“很高兴，很高兴。我已经说过，很高兴让您解解闷……在这样的时刻。”

“您什么都不懂。”

“那是说，我……不管怎么说，我在毕恭毕敬地听着。”

“您什么也干不成；您甚至不能在现在掩饰您那小小的愤恨，虽然显露出来对您是不利的。您可能激怒我，我会突然想再等半年的。”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看了看表。

“我对您的理论从来就一窍不通，但是我知道，您这套理论不是为我们发明的，因此，没有我们您也会实行的。我还知道，不是您把思想吞噬掉，而是思想把您给吞噬掉了，因此您会拖延的。”

“怎么，思想把我给吞噬掉了？”

“是的。”

“不是我把思想吞噬掉？说得好。您有一点儿小聪明。只是您以此来挖苦我，我却以此为骄傲。”

“那很好，那很好。正需要这样，需要您以此为骄傲。”

“别说了，您茶已喝完，可以走了。”

“见鬼，得走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欠起身来，“但是还是早了一点儿。听我说，基里洛夫，在米亚斯尼奇哈[1]那里我会找到那个人，明白吗？难道她也说谎？”

“您找不到，因为他在这里，不是那里。”

“怎么会在这里，见鬼，在哪里？”

“坐在厨房里，在吃，在喝。”

“他怎么敢？”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气得面红耳赤，“他必须等待……胡说！他既没有身份证，又没有钱！”

“我不知道。他来告别；穿好了出门的衣服，做好了准备。去了就不回来了。他说，您是坏蛋，不想等您的钱。”

“啊！他害怕，我……好吧，即使现在我也能把他，如果……他在哪里，在厨房里？”

基里洛夫打开边门，里面是一个极小的黑咕隆咚的房间；从这个房间下去三级踏步就进入厨房，直接通到一个用木板隔出来的通常放厨娘床铺的小间，就在这个角落里，在圣像下面，费季卡坐在一张木板桌旁边。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半俄升装的酒瓶，一盘面包，一个陶碗里盛着一块冷牛肉和土豆。他无精打采地边吃边喝，已经半醉了，但穿着没有挂面的羊皮袄，显然做好了远行的准备。在隔板后面茶炊里的水已经开了，但不是给费季卡的，而是费季卡自己吹旺后摆在那儿的，

① 费季卡的情妇。

一个多星期来，每天夜里他一定要吹旺茶炊，注上水，为“阿列克谢·尼雷奇准备好，因为先生太习惯于喝夜茶了”。我坚信，由于没有厨娘，牛排和土豆是基里洛夫一早就亲自给费季卡煎好的。

“你这是想干什么？”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急步走下踏步，“为什么你不在命令你等的地方等待？”

他一挥胳膊在桌上猛击一拳。

费季卡挺起腰。

“你等一等，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等一等，”他凛凛然一字一顿地说，“你首先应该明白，你是在基里洛夫先生，阿列克谢·尼雷奇，这里做客，你永远只配给他擦皮靴，因为在你面前他是有教养的聪明人，而你不过是——呸！”

他神气活现地往旁边干啐了一口。可以看到他的傲慢、坚决和在第一次发作之前的一种极其危险的故作镇静的说理态度。但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已经无暇注意危险，而且这也不符合他对事物的看法。这一天来的事件和挫折使他晕头转向……利普京好奇地从黑咕隆咚的小间里在三级踏步上探头往下窥望。

“你想不想拿到一张真的身份证和一大笔钱到告诉你去的那个地方去？想还是不想？”

“你要知道，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你从一开始就欺骗我，所以你在我面前是一个真正的流氓。就好像人身上的一只讨厌的虱子，——这就是我对你的看法。你答应给我许多钱，叫我去杀害无辜的人，还发誓赌咒，说是为了斯塔夫罗金先生，尽管一切都只说明你的无赖。我连一个子儿都没有拿到，更不用说一千五百卢布了，至于斯塔夫罗金先生打你的耳光，连我们也已经知道了。现在你又对我威胁，又答应给我钱，但要我干

啥去，一句不说。我心里怀疑，你因为我容易上当要我到彼得堡去，不择手段对斯塔夫罗金先生、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进行报复，因为你对他怀恨在心。从这点看，你是杀人的主犯。还有，你知道吗，由于你的堕落，你已经不相信上帝、真正的创世主了，只凭这一点，你就该受到什么报应？你完全同邪教徒一样，同鞑靼人和莫尔多瓦人没有什么差别。阿列克谢·尼雷奇是个哲学家，关于真正的上帝，创世主，关于世界的创造，他多次向你解释过，还根据《新约全书·启示录》解释我们的未来命运和各种生灵、各种禽兽的变化。而你，这个没有头脑的木头人，又聋又哑，顽固不化，还把埃尔捷列夫准尉[①] 带上了这条路，你就是那个邪恶的诱惑者，所谓的无神论者……”

“你这个醉鬼！自己剥圣像上的衣饰，还有脸宣扬上帝！”

“我，你要知道，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告诉你，我的确剥过；但是我不过取下珍珠，你怎么知道，也许这是那一时刻我的眼泪在上帝的洪炉里变成的，作为我在人世所受的委屈的补偿，因为我丝毫不差正是那个连起码的安身地方都没有的孤儿。你有没有在书上读到过，古时候有一个商人[②]，同样眼泪汪汪地一面叹息祷告，一面从对母的光轮上偷了一颗珍珠，后来他当众跪着把卖珍珠的钱如数归还到圣母脚下，慈悲的圣母当着所有人的面用罩布把他罩住，因此这件事在当时成了奇迹，当局命令把它原原本本地写进官府的书当中。可你呢？你把小老鼠放进去，就是说，你侮辱了上帝的指示本身。如果你

---

① 这里费季卡误把埃尔克利准尉说成埃尔捷列夫准尉。

② 在小说的准备材料和初稿中“商人”这个词原为“圣者”，可能因为考虑到书报检查才在定稿本中改动的。这个传说的起源无从考证。——俄编注

不是我生来的主人，在你小的时候我在怀里抱过你，那么我现在就在这里当场干掉你。"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勃然大怒。

"你说，你今天同斯塔夫罗金见过面没有?"

"你永远甭敢审问我，斯塔夫罗金先生真的会对你感到惊奇的，他连想也没有想过要插手这件事，不但没有发过什么指示，也没有给过钱，都是你挑唆我的。"

"钱你会得到的，还有两千卢布也会得到，在彼得堡，当场就给，一个子儿不少，还会得到更多的钱。"

"最最亲爱的，你在撒谎，我见到你甚至觉得好笑，你多么容易上当。斯塔夫罗金先生在你面前好像是站在楼梯的顶上，而你从底下好像一只愚蠢的小狗冲着他乱叫，他从上面吐一口唾沫也认为是给你很大的面子。"

"你知道吗，"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狂怒了，"我不放你这个坏蛋离开这儿一步，还要直接把你送交警察局!"

费季卡跳了起来，两眼冒着怒火。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掏出手枪。这时出现了一个极快的难堪的场面：在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举枪瞄准之前，费季卡刹那间一闪身，用全力掴了他一个耳光。几乎在同一瞬间听到另一个可怕的打击声，接着是第三下，第四下，都是打在脸上。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惊呆了，两个眼珠鼓了出来，不知嘟哝了一句什么，突然砰的一声全身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给你们点厉害瞧瞧，把他扛走吧!"费季卡洋洋得意地怪叫一声；蓦地抓起帽子，从长凳下拉出包裹，一下子就不见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昏迷中哼哼着。利普京甚至以为他已经被打死了。基里洛夫冲入厨房。

"给他浇水!"他喊了一声，操起铁勺在水桶里舀水浇到他

头上。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动了一下，抬起头，坐了起来，茫然望着前方。

“喂，怎么样？”基里洛夫问道。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盯视着他，仍然认不得他，但是看到利普京从厨房里探出头来，他露出他那可憎的笑容，突然从地板上捡起手枪，跳了起来。

“如果您胆敢明天逃跑，像斯塔夫罗金一样，”他疯狂地冲着基里洛夫大嚷，脸色煞白，结结巴巴，吐词不清，“那么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您吊死，像苍蝇一样……捻死……您放明白点！”

说着他把手枪口直接对准基里洛夫的前额，但是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他终于完全清醒过来，急忙缩回手，把枪塞入口袋，不再说一句话，就从房子里跑出去了。利普京跟着他出去。他们从原先的窟窿钻出去，抓着板墙走下斜坡。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快步沿胡同走去，利普京几乎赶不上他。到第一个十字路口他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样？”他挑衅地转身对着利普京。

利普京记得那支手枪，因为刚才的那场殴斗浑身还在发抖；但是回答不知怎地却不可遏止地脱口而出：

“我想……我想，从斯摩棱斯克到塔什干，并不那么焦急地等待着大学生。”

“您看到了吗，费季卡在厨房里喝什么？”

“喝什么？喝伏特加酒。”

“那么您要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喝伏特加酒了。建议您以后考虑问题时要记住这件事。现在您滚吧，明天以前我不需要您……但是您给我当心点；不要做傻事！”

利普京飞快地跑回家去了。

四

他早已准备好一张化名的护照。这事想起来都让人觉得古怪，这么一个办事认真的人，家庭中的小暴君，好歹还是一名官员（虽然是傅立叶主义者），而首先是资本家和高利贷者，——心中居然早已有了一个离奇的念头：要准备好这张护照以防意外，以便拿着这张护照偷偷逃往国外，万一……他毕竟还是承认有可能发生这个万一！虽然他自己当然也说不明白，这个万一究竟可能是怎么回事……

但是，现在它突然明确了，而且以最出人意料的形式。他在人行道上听到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叫他"笨蛋"以后，在进入基里洛夫家里时头脑中的那个破釜沉舟的念头是：明天天一亮就抛弃一切，流亡到国外去！谁如果不相信这种荒诞的事情甚至可能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现实生活中发生，那么他可以去查阅一下所有真正的俄国国外流亡者的经历。没有一个人在逃亡国外的时候比他聪明一些，现实一些。都一样是不可遏止地追求幻象的王国，别无其他。

他跑回家中所做的第一件事是锁起房门，取出旅行包，开始手忙脚乱地收拾行李。他主要担心的是钱，他能够抢救多少，怎么抢救法。确确实实是抢救，因为根据他的想法，连一小时都不能耽搁，天一放亮，他就应该走在大路上。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搭火车；他模模糊糊地决定在离城的第二个或第三个大站上车，哪怕步行也要走到那里。他头脑中一团乱麻，就这样本能地机械地忙着收拾旅行包，——突然，他停了下来，把什么事都扔下，低声呻吟着倒卧在长沙发上。

他清楚地感觉到，突然意识到，他要逃大概是能够逃走的，但是在干掉沙托夫以前还是以后逃跑呢？——这个问题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能力解决了；现在他只不过是一个笨拙的没有知觉的躯体，一团按惯性运动着的物质，但是推动他的却是一股外在的可怕的力量，虽然他有去国外的护照，尽管他有可能不参与杀害沙托夫之事（不然他为什么要这样忙着逃跑呢?)，但是他逃跑不是在杀害沙托夫之前，不是在杀害沙托夫之时，而是在杀害沙托夫之后，这是已经决定了的，无可挽回的事情。他心乱如麻，不住地颤抖着，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惊奇，他一忽儿痛苦地呻吟，一忽儿又默不作声，——就这样他紧锁房门，躺在长沙发上一直挨到第二天早上十一点钟，这时，一次他期待中的推动突然到来，使他最终下了决心。十一点钟的时候，他刚刚打开房门出来，立刻从他家人的口中得知，在逃的苦役犯、使人闻风丧胆的强盗、教堂的抢劫犯、不久前的杀人凶手和纵火犯、受警察局追缉而一直未能捕获的费季卡，今天黎明时分在离城七俄里的地方，在大路通向扎哈里伊诺的乡间小道的拐弯处，发现已被杀死，全城已在沸沸扬扬地谈论这件事。他立即从家里飞奔出去探听详情，他打听到，第一，费季卡被发现时头被击破，从一切迹象看来是遭到抢劫；第二，警察局已经找到重大的疑点，甚至有一些确凿的证据可以得出结论，杀他的凶手是什皮古林厂的福姆卡，就是那个无疑同他一起在列比亚德金家中杀人放火的那个家伙，又听说，他们之间的争吵在大路上就已开始，起因好像是费季卡侵吞了从列比亚德金那里抢来的一大笔钱……利普京也到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寓所去过，从后门秘密打听到，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虽说头一天直到半夜一点左右才回到家中，但在家里安安稳稳地睡了个通宵，一直到早晨八点钟才起来。当然毫无疑

问，强盗费季卡之死并无异常之处，干这一行的人落得这样一个下场是最常见的事情。但是那句不祥的话“费季卡今天晚上是最后一次喝伏特加了”，和预言的很快应验，两者的吻合如此怵目惊心，使利普京突然不再动摇了。外力已经冲来了；好像一块大石头落在他身上，把他永远压在下面。回到家里，他默默地一脚把旅行袋踢到床下，晚上在约定的时间他第一个来到指定与沙托夫会面的地点，虽然口袋里仍带着他的护照……

第五章　天涯归客

一

莉扎的惨祸和玛丽娅·季莫费耶芙娜的暴死给沙托夫以极为沉重的打击。我已经提到过，那天早上我匆匆遇到过他，我觉得他好像精神不正常。他顺便告诉我，前一天晚上，大约九点钟的时候（就是说，大火前三小时），他去玛丽娅·季莫费耶芙娜那里，一清早他去看过尸体；但就我所知，那天早晨他没有在任何地方提供过任何证词。然而到这天傍晚他的心灵里掀起了一阵风暴，于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在黄昏时分，好像有那么一阵子，他想站起来，走出去，并且——说出一切。这个一切是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当然，他可能什么都得不到，只可能暴露自己。他没有任何证据足以揭露刚才发生的罪行，而且他自己也只有一些模糊的猜测，这些猜测只有他一个人坚信不疑。但是他不惜牺牲他自己，只求“捻死这些浑蛋”，——这是他亲口说的话。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部分地正确预见到他的这种冲动，并且他自己还知道，如果他把他那个可

怕的新计划推延到第二天执行，他是在冒极大的危险。从他这方面来说，他同往常一样有着充分的自信和对所有这些“卑微小人”的轻蔑，特别是对沙托夫。他早就瞧不起沙托夫的那种“多愁善感的愚蠢”，他在国外的时候就是这样说他的，他坚定地相信他对付得了这样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就是说，他可以在这一整天里紧紧盯住他，如果一发生危险就挡住他的路。但是使这些“浑蛋”得救、让他们能够再多活些时日的，却是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他们完全没有预见到的事……

晚上七点多钟（正好是我们的人在埃尔克利寓所集合，气愤又激动地等待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时候），沙托夫头疼欲裂，身上发冷，伸直两腿躺在床上，屋子里没有点蜡烛，漆黑一片；他因为困惑莫解而痛苦、恼怒，想下决心，但怎么也不能最终下定决心，他诅咒着，预感到这一切不会有任何结果。渐渐地他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恍恍惚惚地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自己被人用绳子捆绑在床上，全身扎得结结实实，一点儿也不能动弹，同时整座房子里响彻猛烈的敲打板墙、敲打大门、敲打他的房门、基里洛夫的厢房门的声音，使得整座房子都震动起来，一个遥远的、熟悉的、又使他痛苦的声音如怨如诉地呼唤着他。他蓦地醒了过来，在床上坐了起来。使他惊奇的是，大门上的敲击声仍在继续，虽然已不如梦中听到的那样猛烈，但是又清晰又执著，那个可怕的“使他痛苦的”声音，虽然一点也不如怨如诉，相反却是焦急暴躁，从下面大门旁传过来，还有另一个比较克制和比较普通的声音，与它交替着呼喊。他跳了起来，打开气窗，伸出头去。

“谁呀？”他叫了一声，真的害怕得手脚麻木了。

“如果你是沙托夫，”下面那个声音斩钉截铁地回答他，“那么请您坦率告诉我，您是否同意让我进去？”

果然是她，他听出这个声音了。

“Marie[①]！……是你吗？”

“是我，是我，玛丽娅·沙托娃，告诉您，我一分钟也不能再让马车夫多待了。”

“我马上就来……我先点上蜡烛……”沙托夫用微弱的声音喊道。然后忙着找火柴。像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发生的一样，火柴怎么也找不到。烛台和蜡烛一起掉到地板上，当下面又传来那焦急的声音时，他把一切都扔下，从陡峭的楼梯上飞快地冲下去开门。

“劳驾，拿一下旅行袋，我先付钱给这个笨蛋，”玛丽娅·沙托娃太太在下面迎着他，把一只相当轻的德累斯顿产的、钉有铜扣的廉价帆布手提旅行袋塞到他手里。她自己气势汹汹地冲着马车夫嚷道：

“我要告诉您，您要得太多了。如果您在这里的肮脏街道上多拉了我整整一小时，那么错的是您，因为，可以看出，是您自己不认识这条愚蠢的街道和这所笨蛋的房子。请您把您的三十戈比拿去，别指望再得到什么了。”

“唉，太太，你自己说的升天街，可这一条是显圣街。升天胡同离这里可远呐。把这匹骟马白白地赶得浑身是汗。”

“升天街，显圣街，这些愚蠢的地名您应该比我知道得清楚，因为您是本地人，况且您不公正，我首先跟您说的是菲利波夫的房子，而您肯定地说您知道。无论如何，您可以明天到民事法庭去告状，现在请您不要再纠缠我。”

“再拿五戈比去！”沙托夫迅速从口袋中掏出一个五戈比的硬币，递给马车夫。

① 法文：玛丽。

“劳驾，请您千万别做这种事！” m－me[1] 沙托娃光火了，但马车夫已经催动了他的“骟马”，沙托夫拉住她的手，牵着她走进大门。

“快点，Marie，快点……这都是小事，而且——你都湿透了！走慢点，这里要上楼了，——多遗憾，没有灯火，——楼梯很陡，拉牢一点儿，牢一点儿，这里就是我的房间。对不起，我还没有点蜡……马上就好！”

他捡起烛台，但火柴还是很久没有找到。沙托娃太太站在房间中央，默默等待着，一动不动。

“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他高兴地喊道，点起蜡烛，照亮了小房间。玛丽娅·沙托娃略略地环顾了一下他的住所。

“人家告诉我，您住得很差，但我想的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她夷然不屑地说，向床边走去。

“啊唷，好累呀！”她衰弱无力地在硬邦邦的床上坐下，“请您把旅行袋放下，自己也在椅子上坐下。不过，随您的便，您老站在眼前叫人讨厌。我在您这里是暂时的，找到工作就走，因为这里的情况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没有钱。但是如果我使您感到不便，我再次请您马上告诉我；如果您是个诚实的人，就应该这样做。我明天好歹还能够卖掉点什么东西，去付旅馆的房钱，不过要请您亲自把我送到旅馆去……啊唷，我真的累了！”

沙托夫浑身战栗起来。

“不要，Marie，不要去旅馆！什么旅馆？为什么要去，为什么？”

他恳求着，双手合在胸前。

---

① 法文“太太”（madame）的缩写。

“好吧，如果用不着去旅馆，那也必须把事情讲清楚。您想一想，沙托夫，您我在日内瓦过了两个星期零几天的夫妻生活，从那时分手已经三年，不过我们也没有特别吵架。但是，不要以为我回来是要恢复过去的什么愚蠢关系。我回来是来找工作的，如果说我径直到这座城市来，那是因为我到哪里都无所谓。我不是来作什么忏悔的；对不起，不要有这种愚蠢的想法。”

“唉，Marie！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沙托夫含糊不清地嘟哝着。

“如果是这样，如果您的确如此开通，连这一点也能理解，那么我要补充一点，如果我现在直接来找您，来到您的寓所，那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一直认为您远不是一个坏蛋，也许比其他的……浑蛋要好得多……”

她的两眼闪烁着怒火。大概她受了一些“浑蛋”的许多委屈。

“而且请您相信，我现在说您善良，一点儿没有嘲笑您的意思。我说得很坦率，没有什么花言巧语，我最讨厌花言巧语了。不过，这些都是废话。我向来相信，您有足够的智慧，不至于使我讨厌……啊唷，不说了，我好累！”

她以呆滞的、饱经忧患的、疲倦的目光瞧着他。沙托夫站在她面前，距她五步，在房间的另一头，怯生生地听着她。他仿佛成了一个新人，脸上神采飞扬，这个强壮粗犷、经常毛发怒张的人，突然整个变得柔和开朗了，他的心灵中萌生了一种不寻常的、完全出乎意料的情感。三年的离别，破裂了三年的婚姻，没有从他心灵中挤掉任何东西。也许在这三年中他每天都在思念她，思念这个亲爱的、曾经对他说过“我爱你”的人。我深知沙托夫，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从来不会放纵自己梦

想会有一个什么女人对他说"'我'爱你"。他纯洁、害羞到怕见生人的地步，他认为自己是丑八怪，憎恨自己的脸和自己的性格，把自己比做一个什么怪物，只配用车拉到市场上去展览。由于这一切荒诞的想法，他把诚实看得高于一切，而对自己的信念忠实到了疯狂的地步，他阴郁、骄傲、易怒、沉默寡言。但是这个唯一的爱过他两个星期（他永远永远相信这是真的！）的人，这个他永远认为无限高于他的人，虽然他完全清醒地认识她犯的种种错误；这个他能够原谅一切的人（这完全不成其为问题，甚至可能是相反，因为就他看来，他自己处处都对不起她），这个女人，这个玛丽娅·沙托娃突然又出现在他家里了，又在他的面前了……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他万分震惊，在这一事件中对他来说包含着这么多可怕的东西，同时又蕴涵着这么多幸福，因此，当然他不能，也许是不希望清醒过来，害怕清醒过来。这是一场梦。但是当她用这种饱经忧患的目光凝视着他的时候，他突然懂得了，这个他深深爱着的人很痛苦，可能是受到屈辱。他的心脏好像停止了跳动。他痛心地细看她的面庞：这张疲倦的脸上早已失去了青春的光彩。不错，她仍然很好看——在他眼里仍像过去一样是一个美人。（实际上，这是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女人，体格相当结实，中等偏高的，比沙托夫高，长着一头浓密的深褐色头发，苍白的瓜子脸，一双深色的大眼睛，现在因发烧而闪着光。）但是过去那种他十分熟悉的轻佻、天真、朴质的旺盛精力已经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郁悒焦躁，失望，近乎愤世嫉俗的情绪，对此她还没有习惯，自己也感到苦恼。但是，最重要的是她有病，这一点他看清了。虽然他十分惧怕她，他突然走近她，抓住她的双手：

"Marie……知道吗……你大概是太累了，看上帝的面上，

你别生气……要是你同意的话，比如说，喝一点儿茶，好吗？茶很能提神，好吗？要是你同意的话！……”

“这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我当然同意，您仍像从前一样是个大孩子。要是方便，就拿来吧。您这里多挤啊！您这里多冷啊！”

“哎，我马上去拿木柴，木柴……木柴我有！”沙托夫全身颤抖起来，“木柴……就是说，可是……不过，茶也马上就有。”他挥了一下手，好像不顾一切地下了决心，一手抓起帽子。

“您去哪里？这么说，家里没有茶？”

“会有的，会有的，会有的，马上什么都会有的……我……”他从搁架上拿起一支左轮手枪。

“我马上把这支手枪卖了……或者当了……”

“瞧您有多傻呀，这得挨多长的时间！拿去，这是我的钱，如果您一无所有的话，这里有八个十戈比银币，好像是；全在这里了。您这里简直好像疯人院。”

“不用，不用花你的钱，我马上回来，只一会儿，我没有手枪也能……”

他径直奔往基里洛夫的住处。这大概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和利普京到基里洛夫家来之前两个小时。沙托夫和基里洛夫虽然同住在一个院子，但几乎彼此不见面，偶尔遇到，也不打招呼，不说话：他们在美国“躺”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

“基里洛夫，您这里总是有茶的；您有茶叶和茶炊吗？”

基里洛夫正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按他的习惯整夜都不停地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踱着步），突然停了下来，瞪着跑进来的人，不过也没有感到特别奇怪。

“茶叶有，糖有，茶炊也有。不过茶炊用不到，茶是滚热

的。您坐下来喝就是。”

“基里洛夫，我们在美国躺在一起……我的妻子来了……我……给我一点儿茶叶……还要茶炊。”

“既然妻子来了，倒是需要茶炊。但是茶炊以后再拿。我有两个。现在把桌上的茶壶拿去。热的，最热的。全拿去，把糖拿去，全拿去。面包……面包很多，全拿去。有小牛肉。钱有一个卢布。”

“给我，朋友，我明天归还！哎，基里洛夫！”

“这是瑞士的那个妻子？这很好。您这样跑进来，也很好。”

“基里洛夫！”沙托夫高声叫道，一面把茶壶夹在胳膊肘下面，两手拿着面包和糖，“基里洛夫！要是……要是您能够放弃您那些糟糕的幻想，抛掉您的无神论的梦呓……您是个多好的人，基里洛夫！”

“看来，您在离开瑞士之后还爱着妻子。这很好，如果在瑞士之后还爱她。要茶的时候，您再来吧。通宵都可以，我完全不睡觉。茶炊会有的。把这个卢布拿去。到您妻子那里去吧，我留在这里，我会想您和您妻子的事。”

玛丽娅·沙托娃显然对他的迅捷感到满意，几乎是贪婪地喝起茶来，但是没有必要去取茶炊了，因为她一共只喝了半杯茶，只咽下一小块面包。小牛肉连碰都没有碰，她厌恶地、不耐烦地拒绝了。

“你有病，Marie，你这一切都是有病的征候……”沙托夫怯生生地说，一面怯生生地在她身边照料她。

“当然有病，请您坐下。您哪里拿来的茶，本来不是没有吗？”

沙托夫向她讲基里洛夫的事，简单地稍稍讲一点儿。她听

到过关于他的一些事。

“我知道，他是疯子；请您别说了，天下的傻瓜还少吗？这么说您到过美国？我听说过，您写过信。”

“对，我……写信到巴黎。”

“别说了，请您谈谈别的事情吧，您的信念是斯拉夫主义？”

“我……我不能说是……既然我不可能做一个俄罗斯人，于是我就成了斯拉夫主义者。”他苦笑了一下，神情尬尴，一个说了一句不合时宜而且十分勉强的俏皮话的人，常有这样的表情。

“您不是俄罗斯人？”

“不，不是俄罗斯人。”

“得了吧，这全都是废话。您坐下来吧，我请求您。您怎么老是跑来跑去？您以为我在说胡话？可能，我会说胡话。您说，这座房子里只有你们两个人？”

“两个人……楼下……”

“都是这样的聪明人。楼下什么？您刚才说楼下？”

“不，没有什么。”

“怎么没有什么？我想知道。”

“我刚才想说，现在我们这院子里只有两个人，楼下从前是列比亚德金一家住的……”

“就是昨天夜里被杀死的那个女的？”她突然惊叫起来，“我听说了。一到这里就听说了。你们这里失火了？”

“是啊，Marie，是的，也许我此刻正在做一件极为卑鄙的事，因为我宽恕这些卑鄙的小人……”他突然站了起来，在房间里大步走来走去，像发疯似的举起双手。

但是 Marie 没有完全明白他的意思。她心不在焉地听着他

的回答，她只问，却不听别人说。

“你们干的好事。喔唷，世上的事多么卑鄙！世上的人都是多么卑鄙的人！您坐呀，我求您啦，您总是让我生气！”她精疲力尽地把头靠到枕头上。

“Marie，我不这样了……你也许最好躺一会儿，Marie?”

她没有回答，她衰弱无力，闭上了眼睛。她苍白的脸看起来就像是个死人。她几乎一瞬间就睡着了。沙托夫看了看四周，剪去烛花，再一次焦急地瞧了瞧她的脸，两手紧握在胸前，踮着脚走出房间到了穿堂。在楼梯口他脸向角落，站了约莫十分钟，一响不响，一动不动。他可能还会站下去，但是突然听到楼梯脚下轻轻的小心的脚步声。有人在上楼。沙托夫记起，他忘记闩上小门了。

“谁呀?”他轻声问道。

不认识的来访者不慌不忙地上来，也没有回答。上来以后，他停住了；在黑暗中不可能瞧清他；突然听到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是伊万·沙托夫吗?”

沙托夫报了自己的姓名，但立即伸出手阻挡他；而来客却自己抓住他的手，这时——沙托夫全身一震，好像摸到一条可怕的毒蛇。

“在这里站着，”他急促地小声说，“不要进去，我现在不能接待您。我妻子回来了。我把蜡烛拿出来。”

当他拿着蜡烛出来时，看到他面前站着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军官；他的名字他不知道，但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他。

“埃尔克利，”那人自我介绍说，“您在维尔金斯基家见到过我。”

“记得；您坐在那里写个不停。听着，”沙托夫突然发起火

来，疯狂地逼近他，但说话仍像刚才那样轻声。“您方才握住我的手的时候用手传递了信号。但是您要知道，我可以完全不理睬这些信号！我不承认……不希望……我可以现在就把您从楼梯上推下去，您知道这一点吗？”

“不，这事我一点不知道，我也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您发这么大的火，”来客毫无恶意地几乎天真无邪地回答道。“我只不过应当向您转达一件事，我到这里来主要是不想耽搁时间。您有一部印刷机，这机器不是属于您的，关于它的情况您有义务说明，这一点您自己知道。我接到命令要求您明天下午七点整就把它交给利普京。此外，命令我通知您，今后永远不再要求您做任何事情了。”

“不再要求？”

“完全不要求。您的请求已经获准，您永远被除名了。这是明确地命令我通知您的。”

“谁命令您通知的？”

“告诉我信号的那些人。”

“您从国外来？”

“这个……这个我想同您没有关系。”

“唉，见鬼！既然您已接到命令，为什么您不早点来？”

“我根据指示办事，我不是一个人。”

“我懂，我懂，您不是一个人。唉……见鬼！为什么利普京自己不来？”

“这样，我明天傍晚六点整来找您，从这里步行去。除我们三个之外，没有其他人。”

“韦尔霍文斯基会去吗？”

“不，他不去。韦尔霍文斯基明天早上十一点钟离开城里。”

“我早知道会这样，”沙托夫愤愤地低声说，一拳猛击自己的大腿，“逃跑了，这个坏蛋！”

他激动地陷入沉思。埃尔克利目不转睛地瞧着他，不做一声，等待着。

“你们怎么拿走呢？这可不能一次拿在手里带走。”

“那不需要。您只要指出地点，我们只要证实的确埋在那里就可以了。我们只知道在那一带，不知道具体的地点。您难道还把这个地点告诉什么人了？”

沙托夫瞥了他一眼。

“您呀，您呀，这么一个孩子——这么一个傻孩子，——您也像公羊一样一头栽进去了？唉，他们正需要这样的精英！您去吧！哎！那个浑蛋把你们全骗了，然后就跑了。”

埃尔克利以清澈平静的目光瞧着他，但好像并不理解。

“韦尔霍文斯基逃跑了，韦尔霍文斯基！”沙托夫咬牙切齿地狂吼。

“可他还在这里，没有走。他明天才走，”埃尔克利温和但坚定地说，“我特意请他以证人的身份到场；我的所有指示都是与他有关的（由于他还是一个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孩子，他吐露了真情）。但是可惜他借口要走没有同意；而且他的确好像有急事。”

沙托夫又一次惋惜地瞥了一眼这个老实人，但突然摆了一下手，似乎他在想：“值得惋惜吗？”

“好吧，我会去的，”他突然打断他说，“现在您去吧，快走！”

“那么，我六点整来。”埃尔克利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从容地走下楼梯。

“小傻瓜！”沙托夫忍不住从楼梯上在他身后喊了一声。

“什么?”埃尔克利从楼下应答。

“没有什么，您走吧。”

“我还以为您说了句什么话呢。”

二

埃尔克利是这样一个“小傻瓜”：他只是大事糊涂，没有头脑，而在小事、次要的事情上却一点儿也不糊涂，甚至显得狡猾。他狂热地、天真地忠诚于“共同的事业”，其实就是忠诚于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我们的人的会议上作出决定并分配次日任务的时候，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给了他指示，他就按照他的指示行动。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分配给他使者的角色，在一旁跟他谈了十分钟。执行是他的天性的需要，这个人禀性浅薄，智力不高，永远渴望服从他人的意志，——咳，这当然只是为了“共同的”或者“伟大的”事业。但是这一点也无关紧要，因为类似埃尔克利这样的小狂热分子，他们所理解的为理想服务，只能是把理想与某个人融为一体，此人在他们的概念中就代表着这个理想。富于感情、温厚、善良的埃尔克利在准备杀害沙托夫的凶手当中可能是最冷酷无情的一个，尽管他与沙托夫没有任何私仇，他在参与杀害他的时候甚至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比如说，命令他在执行自己任务的时候，顺便好好观察一下沙托夫的情况，当沙托夫在楼梯上接待他的时候，很可能不自觉地一时激动说走了嘴，说他妻子回来了，——埃尔克利立刻表现出一种本能的狡猾，他没有流露出一点点好奇心，虽然在他的头脑里闪过了一个猜测，妻子回来这件事，对他们这项措施的成功有着重大的意义……

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只有这件事才使沙托夫没有实现他告发这些“浑蛋”的意图，同时又帮助他们“摆脱了”他……首先，这件事使沙托夫十分激动，使他脱离常轨，丧失了平时的洞察力和警觉性。他的头脑现在完全被另一桩事情所占据，再也不会想到什么个人安危的问题。相反，他兴奋地相信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明天就要逃走，因为这与他的怀疑如此吻合！回到房间以后，他又坐在角落里，两肘抵着膝盖，两手捂住脸。痛苦的思想折磨着他……

一会儿他又抬起头来，踮着脚站起来去瞧瞧她：“天哪！她这样下去，明天会发烧的，到明天早上，也许现在已经开始发烧了！当然，她着了凉。她不习惯这种可怕的气候，再加上火车上坐的是三等车厢，周围是狂风骤雨，而她只有一件薄薄的斗篷，没有任何御寒的衣服……把她甩在这里，无依无靠！那个旅行袋，多小，多轻，皱巴巴的，充其量不过十磅重！可怜的人，她多么疲惫，经受了多少苦难！她很高傲，所以没有诉苦。但是她很烦躁，很烦躁！这是一种病态，就是天使在生病时也会变得烦躁的。多么干枯的前额，一定是滚烫的，眼睛下面又是多么黑……但是这张瓜子脸多美，这一头浓密的秀发又多么……”

他赶快把眼睛移开，赶快走开，似乎他生怕除了不幸的、饱受痛苦的需要帮助的人之外，在她身上看到什么别的东西，——“这里哪有什么希望呢！啊，人呀，你多么下贱，多么卑鄙！”于是他又走到自己的角落里，坐下来，两手蒙住脸，又开始梦想，又开始回忆……又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种种希望。

“喔唷，我多累。喔唷，我多累！”他回想起她的感叹声，她那微弱的疲惫的声音。在现在抛弃她，而她身上只有八十个戈比；她递过来她的钱包，那么破旧，那么小！她来寻找工

作——她哪里懂得找工作的艰难，他们哪里懂得俄国的事情？这些人好像任性的孩子，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幻想；她还生气，为什么俄国不像他们在外国时所做的美梦！咳，不幸的人们，咳，天真的人们！……但是，这里真的很冷……”

他记起了，她抱怨过，他答应生炉子，却没有生。“我有木柴，可以拿来，可别把她弄醒。不过，可以办到。小牛肉怎么办呢？她起来后可能会想吃的……这以后再说；基里洛夫通宵不睡觉的。应当拿什么把她盖上，她睡得那么沉，但是她一定很冷的，咳，一定很冷！”

他又一次走近去瞧她；连衫裙撩起来一点儿，右腿从膝盖以下都露了出来。他突然转过身，几乎吓慌了，他脱下他的厚大衣，只穿着一件很旧的上装，把裸露的地方盖好，竭力不去看它。

生火，踮着脚来来去去，到床前去瞧睡着的女人，坐在角落里胡思乱想，然后再去瞧睡着的女人，——这些事花去了很多的时间。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韦尔霍文斯基和利普京已经到基里洛夫那里来过，他在角落里打起盹来。传来她的呻吟声；她醒来了，她叫他，他像犯了罪似的跳了起来。

“Marie！我打了个盹……嗨，我真是个浑蛋，Marie！”

她坐了起来，惊奇地环顾四周，似乎没有认出来她在哪里，突然她全身一震，满面愠怒之色。

“我占据了您的床铺，我累得失去知觉睡着了；您怎么敢不推醒我？怎么胆敢认为，我存心要成为您的累赘？”

“我怎么可以推醒你呢，Marie？”

“您可以推醒我；您应该推醒我！您这里没有第二张床铺，而我占了您的床。您不该使我处于尴尬的境地。难道您认为我到这里来是来受您的恩施呢？您马上来睡在您的床上，我可以

找几把椅子躺在角落里……”

“Marie，没有那么多椅子，而且没有铺垫。”

“那么就在地板上。您自己不是只能睡在地板上吗？我要睡地板，马上，马上。”

她站了起来，想跨出一步，但是一阵痉挛性的剧痛夺去了她的全部力气和决心，她大声呻吟着又倒在床上。沙托夫跑了过来，但是Marie把头埋在枕头里，抓住他的手，使劲握住它，扭它。这样继续了大约一分钟。

“Marie，亲爱的，如果需要，这里有一位医生弗伦采利，我认识，很……我可以去请他。”

“废话！”

“怎么是废话？告诉我，Marie，你哪里痛？要不然可以做一下热敷……在肚子上，比如说……这没有医生我也会……或者敷芥子泥。”

“这是怎么回事？”她问得怪怪的，抬起头，恐怖地瞧着他。

“你说的是什么，Marie？”沙托夫不懂她的话，“你问的是什么？天哪，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好，Marie，对不起，你的话我一点儿不懂。”

“咳，您走开，不需要您懂。您懂，那就太可笑了……”她苦笑了一下，“您跟我讲点什么事吧。您在房间里走动走动，跟我说说话。别站在我身边，别瞪着我，这一点我特别求求您，求您五百次！”

沙托夫开始在房间里走动，两眼瞅着地板，竭力不去瞧她。

“这里——你别生气，Marie，我恳求你，这里有小牛肉，不远，还有茶……你刚才吃得太少啦……”

她轻蔑地愤愤地摆摆手。沙托夫无可奈何地把话咽了下去。

“听我说，我想在这里开办一个装订社，根据合理的协作的原则①。您住在这里，您的看法怎样：会成功吗?”

“唉，Marie，我们这里连书都不看，而且根本就没有书。难道他会要装订书吗?”

“他是谁?”

“这里的读者和这里的所有居民，Marie.”

“那您说清楚点，不然您说：他，而他是谁，就不知道了。您不懂语法。”

“这是符合语言的精神的，Marie.”沙托夫喃喃说。

“咳，去您的吧，您和您的精神叫人烦透了。为什么这里的居民或者读者不需要装订呢?”

“因为读书和装订书是发展中的整整两个阶段，截然不同的阶段。首先，他一点点地学会读书，不用说，这要好几百年，但是他把书乱糟蹋、乱扔一气，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东西。装订则已经表明尊重书，表明他不仅爱读书，而且承认读书是重要的事情。整个俄国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欧洲早就装订书籍了。”

“这话虽然有点学究气，但至少说得不笨，使我想起三年以前，三年前您有时相当幽默。”

她说这话时仍带着轻蔑的口吻，像所有前面说的那些任性的话一样。

---

① 讽刺地暗指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1863）中所描绘的生产协作社（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大家知道，该小说问世之后，俄国出现了许多这类协作社。——俄编注

“Marie，Marie，”沙托夫深受感动地转过身来对她说，“啊，Marie！你可知道，这三年发生了多少事情。我后来听说，你好像因为我改变了信念而轻视我。可我抛弃的是些什么人呐？真实生活的敌人；一些害怕自己独立思考的过时的自由主义者；思想的奴才，个性和自由的敌人，鼓吹陈腐僵化思想的老朽！他们有些什么？陈词滥调，中庸之道，最最市侩气的低级的庸碌无能，妒贤忌能的平等，没有个人尊严的平等，奴才和法国人九三年[①] 所理解的平等……而主要是，到处都是坏蛋、坏蛋和坏蛋！”

“对，坏蛋很多，”她断断续续地痛楚地说。她伸直两腿躺着，一动不动，而且害怕动，头向后靠在枕头上，稍微歪向一边，疲倦而炽热的目光瞧着天花板。她的脸色苍白，嘴唇发干开裂了。

“你认识到了，Marie，认识到了！”沙托夫激动地叫道。她想摇头表示否定，但突然又像方才一样抽搐起来。她又把头埋在枕头里，又有一分钟她用力捏住跑到她身边的、吓呆了的沙托夫的手，捏得他发痛。

“Marie，Marie！这病也许很重，Marie！”

“别说话……我不想要，不想要，”她激动地、几乎发狂似的叫道，又把脸仰了起来。“不许您这样瞧着我，我不需要您的同情！您在房间里走动吧，讲些什么事情，讲呀……”

沙托夫失魂落魄地重新开始嘟哝着想讲些什么。

“您在这里做什么工作？”她问道，轻蔑地不耐烦地打断他。

“在一个商人的事务所里办事。我，Marie，如果我特别用

① “法国人九三年”指 1793 的雅各宾专政。

心的话，在这里也能赚到相当可观的钱。”

“那对您更好……”

“咳，你别胡思乱想，Marie，我这样说……”

“您还做些什么？您在宣扬些什么？您是不可能不宣扬的；您的性格就是这样！”

“宣扬上帝，Marie.”

“可您自己并不相信上帝。这种思想我永远不能理解。”

“咱们别谈这个了，Marie，以后再说吧。”

“这个玛丽娅·季莫费耶芙娜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咱们也等以后再谈，Marie.”

“不许对我说这样的话！听说她的死是由于……由于这些人的暴行，是真的吗？”

“一定是这样。”沙托夫咬牙切齿地说。

Marie猛地抬起头，痛苦地叫道：

“别再跟我谈起这件事，永远别谈，永远别谈！”

她又在那痉挛性的阵痛中倒在床上；这已是第三次了，但这一次呻吟声更大了，简直变成了叫喊。

“啊，讨厌的人！啊，可憎的人！”她辗转反侧，已经不再顾惜自己，把俯身站在她旁边的沙托夫推开。

“Marie，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可以走动，说话……”

“难道您没有看到已经开始了吗？”

“什么开始了，Marie?”

“我怎么知道？这种事情难道我会懂吗……啊，我真该死！啊，让一切预先受到诅咒吧！”

“Marie，要是你告诉我，什么事情开始了……不然的话，我……如果这样，我怎么能懂呢？”

“您这个不中用的只会说空话的人。啊，让世上的一切全都受到诅咒!”

“Marie，Marie!”

他当真认为她发疯了。

“难道您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我这是产前的阵痛，”她抬起身来，以可怕的、痛苦的怨恨瞧着他，这怨恨导致她整个脸扭曲变形，“让这个孩子没有生下来就受到诅咒吧!”

“Marie,”沙托夫激动地喊道，他终于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Marie...但是你为什么不早说呢?”他蓦地醒悟过来，果断地拿起帽子。

“我进来的时候怎么知道？要是知道，我还会到您这里来吗？他们告诉我，还有十天！您哪里去，哪里去？别走!”

“去请助产士！我把手枪卖掉，现在首先要的是钱!”

“什么都别卖，甭请助产士，只要请一个普通的老太婆就好了，我钱包里还有八十个戈比……乡村妇女生孩子都没有助产士……如果我死了，那更好……”

“助产士要请，老太婆也要请。只是我怎么、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呢，Marie!”

但是，他考虑了一下，尽管她现在在发狂似的怒叫，还是把她一个人留下为好，免得以后束手无策，他不再听她的呻吟，也不理会她的怒叱，只寄希望于自己的双腿，飞速奔下楼去。

三

他首先去找基里洛夫。已经是半夜一点左右了。基里洛夫

站在房间中央。

“基里洛夫，我妻子要分娩了。”

“怎么回事?”

“要分娩了，要生孩子了。”

“您……没有搞错吧?”

“没错，没错，她在抽搐……要请个老太婆，随便怎么样的，非得现在找不可……现在能找到吗?您这里前些时候有很多老太婆……”

“很可惜，我不会分娩，”基里洛夫若有所思地回答，“就是说，不是我不会分娩，而是我不会做什么事情，帮人家生孩子，我不会……或者……不，这句话我不会说。”

“就是说，您自己不会帮助别人接生；但是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一个老太婆，老太婆，我要一个女人，一个看护，一个佣人!”

“老太婆能请到，不过，可能现在不行。如果您愿意，我可以暂代……”

“咳，那不行；我现在去找维尔金斯卡娅，那个接生婆。”

“她是个坏蛋!”

“是呀，基里洛夫，可是她比哪一个接生婆都强!哦，是呀，这一切都将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没有虔敬，没有欢乐，只有厌恶，咒骂，亵渎神明——在一个新生灵诞生这样伟大的神秘时刻!……咳，她现在已经在诅咒他了。”

“如果您愿意，我……”

“不，不，不过在我跑去找人的时候（我一定把维尔金斯卡娅拖来!），您到时候到我楼梯下去，悄悄地听听，但是别进去，您会把她吓坏的，无论如何别进去，您只要听听就可以了……以防万一发生什么可怕的情况。当然，如果出现非常的

情况，那您就进去。”

“我明白了。再给您一个卢布。拿着，我本来想明天买只母鸡，现在不想了。快去，尽快跑。茶炊通宵都有。”

基里洛夫对于谋杀沙托夫的阴谋一无所知，以前他也从来不知道威胁着沙托夫的危险的程度。他只知道沙托夫同“那些人”有些旧账未清，虽然他自己因国外给他的指示与此事有部分牵连（不过关系相当浅，因为他什么事情都不深陷进去），但是最近他摒弃了一切，摒弃了所有的任务，完全摆脱了各种事务，首先是“共同事业”，而沉湎于思辨的生活。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在会议上虽然叫利普京同他一起到基里洛夫那里去，以便证实基里洛夫在一定的时刻会把“沙托夫事件”揽到自己身上，但是在与基里洛夫的谈话中，他只字未提沙托夫，甚至没有暗示，——一定是认为暗示不够策略，甚至认为基里洛夫不可靠，因而决定把事情搁到明天再说，那时事情已经干了，因此基里洛夫一定会觉得“反正一样”了；至少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对基里洛夫是这样估计的。利普京也很清楚地觉察到关于沙托夫的事，尽管作了许诺，却只字都没有提过，因为利普京太激动了，没有心思提出抗议。

沙托夫像一阵旋风似的向蚂蚁街跑去，一路上诅咒路途太长了，觉得这段路好像永远没有尽头似的。

他不得不长时间地敲打维尔金斯基家的门，因为这家人早已入睡了。于是沙托夫开始使劲地毫不客气地敲打护窗板。院子里用链子拴着的看门狗拼命往前冲，凶狠地狂吠着。整条街上的狗都应声吠叫起来；满街一片犬吠声。

“您敲什么，有什么事？”窗户里终于传出来维尔金斯基本人的声音，他的声音温和，一点儿没有“辱骂”的味道。护窗板打开了一条缝，气窗也打开了。

“谁呀，哪一个浑蛋？”那是维尔金斯基的亲戚，那个老处女的声音，这声音又尖又凶，完全是辱骂的腔调。

“我是沙托夫，我妻子回来了，现在很快要分娩了……”

“那就让她分娩吧，您给我滚！”

“我是来请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的，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不去，我就不走！”

“她不能随便到哪一家去。夜里是特别出诊……您去找马克舍耶娃吧，不许在这里吵闹！”被惹怒了的女人声音像爆豆子似的说个不休。可以听到维尔金斯基在制止她；但是老处女把他推开，毫不让步。

“我不走！”沙托夫又叫道。

“您等一等，等一等嘛，”维尔金斯基终于吆喝一声制服了老处女，他叫道，“请您，沙托夫，等五分钟，我去把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叫醒。请您不要敲，不要叫了……哎，这一切多可怕！”

漫长的五分钟之后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出来了。

“您妻子回来了？”从气窗里传出来她的声音，使沙托夫惊奇的是这声音并不凶恶，只不过同往常一样带着命令的口气；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可不能用别的口气说话。

“是的，她要分娩了。”

“是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吗？”

“是呀，是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当然是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

一阵沉默。沙托夫等待着。屋子里的人在低声交谈。

“她来了很久了吗？”m-me维尔金斯卡娅又问。

“昨天晚上，八点钟。请您快一点儿。”

又是一阵低语，又好像在商量。

“听我说，您不会搞错吗？她自己叫您来找我的吗？”

“不，她没有叫我来找您，她想找一个老太婆，普通的老太婆，为了不使我花费过大，负担过重，不过您放心，我会付钱的。”

“好，我这就来，付不付钱都没有关系。我一向很佩服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在感情问题上独立自主的原则，虽然她可能不记得我了。您有最必需的东西吗？”

“什么都没有，但一切都会有的，会有的，会有的……”

“这些人还挺慷慨！”沙托夫在去利亚姆申住处的时候一路想道。“信念与为人好像是很不相同的两回事。我可能有很多地方对不起他们！……大家都有过错，大家都有过错……如果大家都相信这一点，那就好了！……”

在利亚姆申那里他倒用不着敲多久；让人惊奇的是利亚姆申立即就跳下床，光着脚，穿着一身内衣，冒着着凉的危险，打开了气窗；而他是一个多疑的人，一向很关心自己的健康。但是他如此敏感和迅捷是有特殊原因的：利亚姆申在我们的人那里开会以后激动得很，整个晚上胆战心惊，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入睡；他总是恍惚觉得有几个不速之客、甚至极不受欢迎的客人会突然来访。关于沙托夫告密的消息尤其使他苦恼……这时突然好像故意似的，有人如此骇人地猛敲着他的窗户！……

他一看到是沙托夫，就吓慌了，立即砰的一声关上气窗，逃回床上。沙托夫发狂似的敲打着窗户，高声叫着。

“您怎么胆敢深更半夜这样敲打？”利亚姆申厉声叫道，心里可吓得要死；至少过了两分钟他才敢再次打开窗户，而且终于确信沙托夫是一个人来的。

“这手枪还您；您收回去，给我十五个卢布。”

“这是怎么回事，您喝醉了？这是敲诈，我会伤风的。您

等一等，我去把毯子披上。”

“马上给我十五个卢布。如果不给，我要敲下去，一直到天亮；我把您的窗框砸掉。”

“我会喊救命的，马上把您抓去坐班房。”

“难道我是哑巴？我不会喊救命？究竟谁害怕警察，是您还是我？”

“您也会有这种卑鄙的想法……我知道您指的是什么……住手，住手，看上帝的分上别再敲啦！得了吧，谁夜里会有钱呢？既然您没有喝醉，要钱干什么用？”

“我妻子回来了。我已经让了您十个卢布，手枪我一次都没有用过；把枪拿去，马上拿去。”

利亚姆申机械地从气窗里伸出一只手去，接过了枪；他等了一会儿，突然迅速地把头从气窗里伸了出去，他背上发冷，仿佛失去了自制，嘟哝着说：

“您撒谎，根本不是您妻子来了。这……这不过是您想逃到什么地方去罢了。”

“您这个傻瓜，我干吗要逃？让你们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逃跑吧，不是我。我刚才到接生婆维尔金斯卡娅那里去过，她立刻就同意到我那里去。不信您可以去问。我妻子很痛苦；需要钱用；给我钱吧！”

一连串思想象焰火似的在利亚姆申狡猾的头脑里闪过。顷刻之间一切都变了，但恐惧仍妨碍他考虑问题。

“怎么会呢……您不是没有同妻子住在一起吗？”

“您胆敢提出这种问题来，当心我敲破您的脑袋。”

“啊，我的天，对不起，我懂，我只不过是吃了一惊，一时糊涂……但是，我明白，我明白。但是……但是——难道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会去吗？您刚才不是说，她已经去了吗？

这可不是真的。您瞧，您瞧，您瞧，您每走一步都要撒谎。”

“她大概现在已经在我妻子那里了，别耽搁了，您这样愚蠢，不能怪我。”

“不对，我并不愚蠢。对不起，我无论如何也不能……”

他完全不知所措了，于是他第三次又开始关窗，但沙托夫狂吼起来，他立即又把头伸了出来。

“但是，这完全是侵犯人身？您要求我干什么，说呀，干什么，干什么，您说确切点。而且注意，注意，在这样的深夜里。”

“我要您给我十五个卢布，您这个公羊脑袋！”

“但是，我也许根本不想收回手枪呢？您没有权力逼我。您买了东西，事情就结束了，您没有权力退还。这么大一笔钱夜里我怎么也拿不出。我往哪里去要这样一笔钱呢？”

“你总是有钱的；我已经让了你十个卢布，可是你是个有名的犹太崽子。”

“您后天来——听到吗，后天上午，十二点整，我如数给您，如数，好吗？”

沙托夫第三次开始疯狂地敲击窗框。

“你先给我十个卢布，明天早晨天一亮再把那五个卢布给我。”

“不成，后天早晨再给五个卢布，明天真的没有。最好您别来，最好您别来。”

“快给我十个卢布；哎，浑蛋！”

“您干吗这样骂人？等一等，要点个灯；瞧，您把玻璃都打碎了……谁半夜三更这样骂人的？拿去吧！”他从窗户里递出一张钞票来。

沙托夫一把抓过来——这是一张五卢布的钞票。

“真的，我没有了，杀了我也没有了。后天全数给您，现在什么也没有了。”

“那我就不走！”沙托夫咆哮如雷。

“喏，拿去，再给您，瞧见了吗？再给，再要就没有了。哪怕您喊破喉咙也不给了，不管怎么着都不给了，不给了，就是不给了！”

他在疯狂之中，绝望之中，浑身是汗。他后来给的两张钞票都是一个卢布的。沙托夫一共拿到了七个卢布。

“算了，见你的鬼去吧，我明天再来。利亚姆申，如果你不准备好八个卢布的话，我揍死你。”

“明天我不在家，傻瓜！”利亚姆申心里忖道。

“您站住，您站住！”他在已经奔跑的沙托夫身后狂叫，“您站住，回来。请您告诉我，您说您妻子回来了，这是真的吗？”

“傻瓜！”沙托夫啐了一口唾沫，飞快地跑回家去。

四

我要指出，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一点儿不知道昨天会议上通过的决定。维尔金斯基回到家里的时候，惊魂未定，疲惫不堪，不敢把作出的决定告诉她，但是毕竟忍耐不住，向她吐露了一半秘密——就是韦尔霍文斯基告诉他们的关于沙托夫一定会向警方告密的消息；但是他随即就说，他并不完全相信这个消息。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吓坏了。因此当沙托夫跑去请她的时候，尽管头一天夜里她照顾一个产妇忙了一个通宵，已经十分疲劳，但她还是立即决定前去。她总是相信，“像沙托

夫这样的败类，在政治上是什么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的，”但是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的到来，使她以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沙托夫的恐惧，他提出请求时的绝望语调，他恳求帮助时的迫切态度，这一切表明叛徒的感情有了转变：一个仅仅为了坑害别人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人，似乎应该有另一种外表和语调，而不是像实际中见到的那个样子。总之，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决定用自己的眼睛亲自去察看一下。维尔金斯基对她的决心很是满意——好像一块大石头从他身上搬走似的。他甚至产生了一种希望，他觉得沙托夫的外貌举止一点儿也不符合韦尔霍文斯基的推测……

沙托夫没有说错：他回来时看到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已经在 Marie 身边了。她刚乘车到达，轻蔑地把呆呆地站在楼梯底下的基里洛夫赶走，匆匆向 Marie 作了自我介绍，因为 Marie 已经不记得她们曾经相识了；她发现后者处于“最糟糕的状态”，也就是怨恨，颓丧，“在完全灰心绝望之中”，——在短短的四五分钟里她彻底驳倒了她的种种反对意见。

“您干吗老是说不想请一个收费高昂的助产士？”在沙托夫进去的时候她正在说，“完全是胡扯，这是因为您境遇不正常才会产生这种错误的思想。要是找一个普通的老太婆，找一个乡下的接生婆来帮忙，您八成不会有好结果；那时候麻烦的事儿和花费比请昂贵的助产士更多。您怎么知道我是个收费高昂的助产士？您可以将来付我钱，我一个子儿也不会多收您的，但我保证平安；有我在，您不会死的，比您更糟的情况也见得多啦。我明天就可以替您把孩子送到育婴堂去，然后送到农村去抚养，这样事情就了结了。那时您身体慢慢恢复，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很快就能偿还沙托夫的房钱和花费，花费也不会太多……”

“我不是因为这个……我没有权力让他负担……”

“这是合情合理的高尚的感情，但是相信我，只要沙托夫愿意改变他的古怪脾气，思想稍微正常一点儿，他几乎用不着花费什么。只要他不做蠢事，不大吵大闹，不气急败坏地满城乱跑，那就好了。这个人如果不制止他，说不定在天亮之前会把这里的所有医生都叫起来的；他不是把我那条街上所有的狗都吵醒了嘛。医生不需要再请了，我已经说过，我保证一切顺利。老太婆倒可以雇一个服侍您，这费不了什么钱。不过他本人说不定也可以派上用场，不是光会干蠢事。他有胳膊有腿，可以跑跑药房，这不是什么恩施，不会损害您的感情的。什么鬼恩施！难道不是他使您落到这步田地的吗？难道不是他抱着同您结婚的自私目的使您同您做家庭教师的那户人家吵翻了吗？这事我们都听说了……不过他自己现在好像发了疯似的，跑到我那里大叫大嚷，整条街都听到了。我一向不愿意勉强别人，我到这里来只是为了您好，只是出于原则，因为所有我们的人都应该团结；我离开家之前就把这话告诉他了。如果您认为我是多余的话，那么再见吧；只希望不要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这种事情如果预先采取措施，倒是很容易防止的。”

说着她甚至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Marie 是如此束手无策，如此痛苦，而且说实在的，又是如此害怕当前的情况，所以当然不敢放她走。可是这个女人突然使她感到憎恨，因为她说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根本不是 Marie 心里所想的！只是她可能死在没有经验的接生婆手里的预言战胜了她对她的憎恶。不过从那时候起，她对沙托夫却更加挑剔，更加吹毛求疵了。最后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她不仅禁止他瞧着她，而且不许他面朝着她站立。她的阵痛越来越厉害。她的诅咒，甚至谩骂，也越来越凶狠了。

"好，咱们把他打发出去，"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打断她说，"他面无人色，只会使您恐怖；脸色苍白得像个死人！您这个可笑的怪人，请您说说，您为什么要待在这里？真是太滑稽了！"

沙托夫没有回答；他下定决心，什么都不回答。

"我见过许多愚蠢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也像发疯似的。不过那些人至少……"

"别说了，要不就把我扔下，让我死算了！一句话也别说了！我不要，不要！"Marie 大声嚷道。

"一句话都不说是不行的，除非您发疯了；我理解您的情况就是这样。至少总得谈谈正经事吧：告诉我，你们准备了些什么东西？沙托夫，您回答，她顾不上这些。"

"请您告诉我，究竟需要些什么？"

"这么说，什么也没有准备。"

她一件件报出最必需的东西，应当替她说句公道话，她所举的都是最最必需的东西，实在不能再寒伧了。在沙托夫这里找到一些东西。Marie 取出钥匙递给他，要他在她的旅行袋里找一找。由于他两手发抖，所以在打开那不熟悉的锁时，多耽搁了一些时间。Marie 发火了，但当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走过去，想从他手里接过钥匙的时候，她说什么也不让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看她旅行袋里的东西，任性地哭着叫着，一定只能让沙托夫一个人去打开旅行包。

有的东西不得不到基里洛夫那里去取。沙托夫刚刚转身出去，她立即发狂似的叫他回来，只有当沙托夫慌忙从楼梯上回来，向她说明他只出去一分钟去取最必需的东西、马上就回来的时候，她才安静下来。

"您这人真难侍候，太太，"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大笑起

来，“一会儿要他面朝墙壁站着，不许瞧您一眼，一会儿又不许离开一分钟，不然您会哭起来。这样他可能会有想法的。好了，好了，别任性了，别抹眼泪了，我不过开开玩笑。”

“他不敢有什么想法的。”

“对、对、对，要不是他像公羊那样爱着您，他不会气急败坏地满街乱跑，不会把全城所有的狗都吵醒的。他把我家的窗框都砸掉了。”

五

沙托夫进去的时候，基里洛夫还在那里踱步，从房间的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他如此心不在焉，甚至忘记了沙托夫妻子到来的事，他听着，但并不理解沙托夫说的是什么。

“噢，对了，”他忽然记了起来，似乎他好不容易仅仅在一刹那间才摆脱了某个吸引着他的思想，“对了……老太婆……妻子还是老太婆？等一等：既有妻子，又有老太婆，是吗？记得；去找过了；老太婆会来的，不过不是马上就来。把枕头拿去。还要什么？对……等一等，沙托夫，您有没有经历过永恒和谐的时刻？”

“知道吗，基里洛夫，您可不能老是夜里不睡觉呀。”

基里洛夫清醒了过来，奇怪的是，他说起话来比平常有条理得多；看得出来，他早已把这一切作了系统的整理，可能还记了下来：

“有几秒钟时间，每次大约五六秒钟，你突然感觉到完全

达到了永恒和谐的境界。[1] 还不是尘世的境界；我并非说它是天国的境界，我是说这是人的凡胎俗骨不能体验得到的。必须脱胎换骨，或者死亡。这种感觉是清晰的，无可争辩的。仿佛你突然感觉到整个大自然，突然说：对，正该如此。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在每天的末了总是说：'对，正该如此，这很好。'[2] 这……这不是什么深受感动，而只不过是欢乐。你并不宽恕什么，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宽恕的了。你也并不是在爱什么，哦，——这比爱更高些。最可怕的是这样的清晰和这样的欢乐。如果超过五秒钟，心灵就承受不住，就会消失。在这五秒钟内我经历了一生，我乐于献出我的一生来换取这五秒钟，因为这值得。如果你想承受十秒钟，那就必须脱胎换骨。我想，人应该停止生育。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为什么还要孩子？为什么还要发展？福音书中说，人在复活的时候将不生育，将像天上的使者一样。[3] 这是暗示。您的妻子快分娩了？"

"基里洛夫，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吗？"

"有时三天一次，有时一星期一次。"

"您没有羊角风吧？"

"没有。"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说，基里洛夫对沙托夫讲到癫痫发作的那段话，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和孩子们讲过的感觉"。

② 请比较《旧约全书·创世记》，第 1 章第 2～30 节。

③ 语出《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22 章，第 30 节）："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话是讲未来的天堂的生活。在 1863—1864 年的笔记本里他写道："我们只知道未来生物的未来禀性的一个特点，这种生物未必称之为人（因此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将成为怎样的生物）。这个特点是：'不娶不嫁，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这个特点具有深刻的意义：（1）不娶不嫁，这已经没有必要；已经不需要用世代交迭的手段来表达到发展的目的了……"

“那么您会有的。您要当心，基里洛夫，我听说，羊角风就是这样开始的。一个癫痫病患者曾经向我详细描述过发病前的先兆感觉，同您说的一模一样；他说的也是五秒钟，并且说，再多就承受不了啦。您可记得穆罕默德的那个高水罐①，他骑着他的骏马走遍天堂，罐里的水还没有流出来哩。高水罐——也是那五秒钟；太像您的和谐了，而穆罕默德是癫痫病患者。当心，基里洛夫，这是羊角风。”

“来不及发病的。”基里洛夫轻轻一笑。

六

黑夜渐渐过去了。沙托夫一刻也不得安宁：一会儿差他去做这做那，一会儿骂他，一会儿又把他叫了过去。Marie 为自己的生命极度恐惧。她叫喊着，她“一定，一定”要活下去，她害怕死。“我不要死，我不要死！”她反复说。要不是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事情可真糟了。渐渐地她完全控制住了产妇。产妇开始听她的每一句话，每一声吆喝，就像孩子一样。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以刚而不是以柔来制服她，但她的医术的确高明。天开始亮了。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忽然硬说沙托夫刚才跑到楼梯口去祈祷上帝，笑了起来。Marie 也笑了起

① 根据伊斯兰教的传说，有一天夜里，穆罕默德被大天使哲布勒伊来（哲布勒伊来亦译直布勒来或吉布利里，伊斯兰教四大天使之一。——译者）唤醒，到耶路撒冷去了一次，在天上他同上帝、天使和先知们谈了话，见到了火焰地狱。大天使唤醒他时，翅膀碰倒了高水罐，但当穆罕默德从天堂回来时，水罐还没有倾倒，罐中的水还没有流出来，他正好赶上把水罐扶正。——俄编注

来，悻悻地、挖苦地笑着，仿佛这样的笑能使她轻松一些。最后，沙托夫被彻底赶了出去。早晨来到了，阴湿寒冷的早晨。他把脸靠到拐角的墙上，完全同昨天埃尔克利来的时候一样。他全身像一片树叶似的簌簌颤抖，连想都不敢想一想，但是他的头脑却抓住呈现在他眼前的一切景象，像在梦里一样。幻想一个接着一个，使他神往，但像霉烂的纱线一样，一个接着一个折断了。从房间里传出来的已经不是呻吟，而是可怕的纯粹是野兽的号叫，令人毛骨悚然，难以忍受，难以相信。他想塞住耳朵，但是没有用，他跪了下来，无意识地重复着："Marie，Marie!"最后终于传来一种叫声，刚才没有的叫声，沙托夫全身不禁一震，站了起来，这是婴儿的微弱的，颤抖的叫声。他画了个十字，冲进房里去。一个红红的皱巴巴的小生命在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怀抱里哭叫着，蠕动着小手和小脚，它那么无依无靠，像一粒尘埃，只要一阵风吹来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它哭叫着，宣告自己的存在，宣告它也有充分的生的权利……Marie 躺着，好像已经失去了知觉，但是一分钟后她睁开了眼睛，古怪地瞧了沙托夫一眼：这一眼是一种全新的目光，究竟是什么目光，他还不能理解，但是他以前从未见过也不记得她有过这样的目光。

"是个男的？是个男的？"她用微弱的声音问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

"是个小子!"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高声回答，一面裹着婴儿。

在她裹好婴儿，准备把他横放到床上两个枕头之间的时候，她交给沙托夫抱一会儿。Marie 悄悄地，似乎害怕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似的，向他点了点头。他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把婴儿抱过去让她看。

“多么……漂亮……”她无力地轻声说，微微笑了一笑。

“嘿！瞧他的模样！”得意洋洋的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瞧了一眼沙托夫的面孔，乐呵呵地笑了起来，“他脸上的这副傻相！”

“您乐吧，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这是天大的喜事……”沙托夫听到 Marie 夸孩子的话，脸上焕发出光彩，带着傻乎乎的幸福表情喃喃地说道。

“您说的天大喜事是什么意思？”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嘻嘻笑着，一面像个苦役犯那样忙乱地收拾自己的东西。

“一个新生命出世的奥秘，伟大的无法解释的奥秘，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多可惜，您不理解！”

沙托夫语无伦次地嘟哝着，他迷迷茫茫，喜不自胜，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他头脑里激荡着，不受他的意志的支配，自行从他的心灵里流溢出来。

“本来是两个人，突然出现了第三个人，一个新的、完美无缺的灵魂，这是人的双手创造不出来的；新的思想，新的爱，简直让人感到可怕。世上没有比这更崇高的了。”

“您胡说些什么呀！这只不过是机体的进一步发展罢了，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奥秘，”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真诚地快活地哈哈大笑，“要不然每一只苍蝇都是奥秘了。但是要注意：多余的人不应该出生。首先要把一切加以改造，使他们不会成为多余的，然后再把他们生出来。否则后天只能把他送到育婴堂去……不过，也只能这样。”

“他永远不会离开我去育婴堂！”沙托夫两眼盯着地板，坚决地说。

“您要认他做儿子？”

“他本来就是我的儿子嘛。”

“当然，他是沙托夫，根据法律是沙托夫，您用不着把自己打扮成人类的恩人。这些人总是非吹牛不行。好吧，好吧，不过先生们，告诉你们，”她终于收拾完了，“我得走啦。早上我再来，如果有必要的话，晚上再来一次，现在，由于一切结束得太顺利了，我得到别家去看看，他们早在等我了。您那里，沙托夫，有个老太婆来了，老太婆归老太婆，您做丈夫的也不能丢下她不管呀，您要坐在她身边，说不定用得着您；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看来不会把您赶走的……别介意，别介意，我这是开玩笑……”

沙托夫送她到大门口，这里她又单独对他说：

“您太可笑了，够我笑一辈子的；您的钱我不收；我梦里也会大笑的。我没有见过比您今天更可笑的了。”

她离开时十分满意。从沙托夫的神色和言谈来看，像大白天一样清楚，这个人“准备做父亲，是最最无用的窝囊废”。虽然去另一个产妇人家走直路要近一些，她故意绕道回家，以便把这事告诉维尔金斯基。

“Marie，她吩咐你等一会儿再睡，虽然我看到，这很困难……”沙托夫怯性生地开始说，“我在这儿窗边坐一会儿，守着你，好吗？”

说着他在长沙发后面的窗口坐下，使她无论如何也看不到他。但是过了不到一分钟，她把他叫了过去，挑挑剔剔地要他整整枕头。他开始整平枕头。她愤怒地望着墙壁。

“不是这样，哎哟，不是这样……您的手怎么这么笨！”

沙托夫又整理了一番。

“您俯下身来。”突然她古怪地说道，尽可能不去看他。

他震了一震，但俯了下来。

“再低一点儿……不是这样……再近一点儿。”突然她的左

手飞快地搂住了他的脖子，他在自己的额头上感觉到了她有力的湿润的吻。

“Marie!”

她的嘴唇在颤抖，她勉强忍耐着，但突然她欠身起来，两眼闪着怒火，说道：

“尼古拉·斯塔夫罗金是一个卑鄙小人!”

她软弱无力，像一颗砍断的小树，倒了下去，脸埋在枕头里，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起来。一面仍紧紧地把沙托夫的手握在自己手里。

从这一分钟开始她已经不再让沙托夫离开一步，她要求他坐在她床头。她还不能多说话，但直瞧着他，发傻似的对着他笑。她忽然好像变成了一个傻丫头。一切仿佛彻底改变了。沙托夫一会儿像小孩儿似的哭着，一会儿天知道他讲了些什么，他说得那么古怪、紊乱不清而又神情激昂；他吻着她的手；她如醉如痴地听着，也许她并没有听懂，但温柔地用孱弱无力的手抚平他的头发，摩挲着，欣赏着。他跟她谈起基里洛夫，谈到现在他们将“重新生活，永不分离”，谈到上帝的存在，谈到世上都是好人……在欣喜激动中他们又把婴儿抱起来瞧瞧。

“Marie,”他怀里抱着婴儿高声说道，“过去的噩梦、耻辱和死气沉沉的生活都已结束。让我们劳动，三人一起走上崭新的道路，就这样，就这样……啊，对了：咱们给他取个什么名字，Marie?”

“他？取个什么名字?”她惊奇地重复了一遍，突然她的脸上显露出极度的悲痛。

她两手一拍，责备地瞧了沙托夫一眼，又把头埋在枕头里。

“Marie，你怎么啦?”他又痛苦又惊恐地叫道。

"您也会这样，也会这样……唉，不知感恩的人！"

"Marie，对不起，Marie...我只不过问了一下，起个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伊万，伊万，"她抬起了涨得通红的泪痕斑斑的脸，"难道您以为可能取个别的什么可怕的名字吗？"

"Marie，安静一点儿，咳，你情绪多不好！"

"又对我粗暴；您以为情绪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我敢打赌，要是我提出取他的……那可怕的名字，您也会立即同意，甚至不会注意的！唉，忘恩负义的人们、卑鄙无耻的人们，你们都是，都是！"

一分钟之后，不用说两人和好了。沙托夫说服她睡一会。她睡着了，但仍然握着他的手不放，她常常醒来，抬眼看他，好像害怕他会走掉似的，接着又睡着了。

基里洛夫打发一个老太婆前来"贺喜"，还送来热茶，刚煎好的肉饼、鸡汤和白面包，专门"给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产妇狼吞虎咽地喝完了鸡汤，老太婆给婴儿换了尿布，Marie 逼着沙托夫也吃了个肉饼。

时间悄悄地过去。沙托夫自己也筋疲力尽，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头靠在 Marie 的枕头上。信守诺言的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幅图景，她乐呵呵地把他们叫醒，同 Marie 谈了些必要的事，把婴儿检查了一番，又叮咛沙托夫不要走开，然后以略带轻蔑和傲慢的口吻把"两口子"揶揄了一番，就走了，同上次一样她感到十分满意。

沙托夫醒来的时候，天已完全黑了。他赶忙点起蜡烛，跑去叫老太婆，可是他刚迈步下楼，就听到轻轻的不紧不慢的脚步声，一个人迎面从楼下上来，使他吃了一惊。来人是埃尔克利。

“别进来!”沙托夫低声说，一把抓住他的手，把他拖回到大门边,“在这里等着，我马上就出来，我把您完全给忘了，完全忘了。唉，您这一来我才想了起来!”

他如此匆忙，甚至没有到基里洛夫的屋里去，只把老太婆叫了出来。Marie 又懊恼又气愤，说他“怎么会想到把她孤单单地留在这里”。

“但是,”他兴高采烈地叫道，“这是最后的一步了！这以后就开始新的人生道路，我们永远永远不会想起往日的恐怖。”

他好不容易说服了她，答应九点整就回来；热烈地吻了吻她，吻了吻孩子，很快跑下去找埃尔克利。

两人出发去斯塔夫罗金家在斯克沃列什尼基庄园里的花园，一年半以前他在花园边缘上，在紧挨着松林的一处偏僻地方，埋下了托付给他的印刷机。这个地方人迹不到，一片荒凉，十分隐蔽，离开斯克沃列什尼基的主楼相当远，完全不为人注意。从菲利波夫的宅子到这里有三俄里半甚至四俄里路程。

“难道都要步行？我去雇一辆马车吧。”

“一定请您不要雇,”埃尔克利反对道，“他们正好在这一点上坚持不让。马车夫也可能成为见证人。”

“好吧……真见鬼！反正一样，只希望把这件事快点了结，了结!”

他们开始快步走去。

“埃尔克利，您还是个小孩子!”沙托夫高声说道，“您可曾享到过幸福?”

“您现在好像很幸福。”埃尔克利好奇地说道。

第六章　千辛万苦的一夜

一

维尔金斯基在这一天当中用了大约两个小时找遍了所有我们的人，他想去告诉他们，沙托夫一定不会去告密，因为他妻子回来了，还生了一个孩子。任何人只要能“懂得人心”，决不会认为他在此刻会构成危险。但是使他困惑不解的是，几乎所有人都不在家，除了埃尔克利和利亚姆申之外。埃尔克利默默听完他的话，坦然瞧着他的眼睛；当他直截了当地问他“六点钟他去不去”时，他以最开朗的笑容回答：“当然，我要去的。”

利亚姆申躺在床上，看来病得相当重，用被子蒙着头。维尔金斯基进去，他吃了一惊，维尔金斯基一开口说话，他从被子下面伸出两只手挥动着，恳求他不要打扰他。但是关于沙托夫的事还是听完了；对于所有人都不在家的消息，不知什么缘故他感到十分震惊。还发现，他已经知道了（从利普京那儿）费季卡被杀的事，他自己慌慌张张、颠三倒四地把这件事告诉

维尔金斯基，使得后者也十分震惊。维尔金斯基直截了当地问他："要不要去？"——他又突然挥动着胳膊，恳求他，说他是"局外人，什么都不知道，希望不要打扰他"。

维尔金斯基回到家里，心情沮丧，惶惶不安；使他更为苦恼的是，他不得不向家人隐瞒，而他一向习惯于对妻子无话不谈的。如果不是在他发烧的头脑中这时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一种新的缓和的进一步行动计划，那么他也许也会像利亚姆申一样，躺倒在床上了。但是新的念头增强了他的力量，不仅如此，他甚至急不可待地盼望约定的时间早点到来，甚至提前出发往集合地点走去。

这是一个十分阴沉可怖的地点，在斯塔夫罗金家巨大花园的尽头。我后来特意到那里去看过，在那个肃杀的秋天夜晚，这里的气氛一定是阴森森的。这里是一片古老的禁止砍伐的森林的边缘；在黑暗中一棵棵参天古松像一团团模糊的阴影。夜色如此浓重，两步之外彼此就几乎看不清了，但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利普京，然后是埃尔克利带来了手提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目的，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用粗石块修筑了一个相当可笑的石窟。石窟里的桌子和几张凳子早已腐朽倒塌了。在靠右两百步的地方是花园的第三个池塘的终端。这三个池塘从庄园主楼旁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延伸一俄里还多，一直到花园的尽头。很难想象，什么喧嚣声、叫喊声甚至手枪的射击声可能传到斯塔夫罗金家大楼居住者的耳朵里。从昨天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出走和阿列克谢·叶戈雷奇离开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冷冷清清，只留下五六个人居住，这些人可以说都是老弱病残。在任何情况下几乎可以完全肯定地认为，即使这些与世隔绝的居住者当中有谁听到哀号声或者呼救声，那么也只会使他们恐怖，而不会有一个人从温暖的炉子或者烘热的

火炕上挪动一下身子去救援受难者。

六时二十分，除了派去叫沙托夫的埃尔克利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已经到了集会地点。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这一次没有晚到；他是同托尔卡琴科一起来的。托尔卡琴科紧锁双眉，忧心忡忡；他那假装出来的耀武扬威、虚张声势的坚决态度已经杳无踪影了。他几乎寸步不离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左右，好像突然变得对他无限忠诚了；不时大惊小怪地跑到他身边去同他交头接耳地说话，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几乎都不答理他，或者懊恼地嘟哝些什么，以便摆脱他。

希加廖夫和维尔金斯基甚至比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到得还早一些，在他出现的时候，他们立即走开几步，退到一边，一声不响，显然是有意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举起提灯，毫无礼貌、令人难堪地把他们端详了一番。“他们有话要说。”他的头脑中闪过一个想法。

“利亚姆申没有来?”他问维尔金斯基，“谁说他病了?”

“我在这里。”利亚姆申答应道，突然从树后走了出来。他穿着一件厚大衣，紧裹着一条毛毯，因此即使打着灯也很难看清他的面容。

“这么说，只有利普京没有来?”

利普京也不声不响地从石窟中走了出来。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又举起提灯。

“为什么您躲到那里去了，为什么不出来?”

“我认为，我们大家保留着我们的行动……自由权力。”利普京喃喃说，不过大概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他究竟想说些什么。

“先生们，”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提高嗓门，第一次破除他悄声说话的习惯，这一招产生了效果，“我想你们很清楚，我

们现在没有必要再啰嗦了。昨天一切都已说过了，直截了当地、明确地反复说过了。但是，我从你们的脸上看到，可能有人还有话要说；既然如此，我请你们快说。真见鬼，时间不多，埃尔克利可能马上就把他带到……”

“他一定会把他带来的。”不知为了什么目的，托尔卡琴科插话说。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首先要移交印刷机？”利普京询问道，又好像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

“那还用说，总不能把东西丢掉吧，”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把提灯举到他脸跟前，“但是昨天已经说定，用不着真正接收。只要让他向您指出埋藏的确切地点就行；将来我们自己再来挖掘。我知道，这个地点在离开石窟某一个角落十步的地方……但是，真见鬼，您怎么把这个给忘记了，利普京？本来已经说定了，您一个人先见他，然后我们出来……奇怪，您怎么会提这个问题，也许您只不过说说而已？”

利普京脸色阴郁，没有说话。其余人也保持缄默。风摇曳着松树的树梢。

“不过，先生们，我希望每一个人都会履行自己的义务。”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不耐烦地打破沉默。

“我知道，沙托夫的妻子回来了，还生了个孩子，”突然维尔金斯基开始说道，他心情激动，慌慌张张，几乎说不出话来，两手比画着，“人心相通……可以相信，他现在不会告密……因为他很幸福……因此我刚才去找过大家，但谁也没有找到……因此，也许现在完全不必要做什么事情……”

他说不下去了：他气都喘不过来了。

“如果您，维尔金斯基先生，突然变得很幸福，”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向他迈出一步，“那么，您会不会推迟——当然啰，

不是告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是什么危险的爱国义举，这个举动是在您幸福之前就计划好了的，而且您把它看得高于幸福，认为是自己的天职和义务，那么，尽管它很危险，而且可能因此而丧失您的幸福，您会不会把它搁置一边呢？”

“不，我不会把它搁置一边的！无论如何也不会搁置一边的！”维尔金斯基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热情说道，剧烈地做着手势。

“您宁肯再成为不幸的人，而不愿成为卑鄙的人？”

“是的，是的……我甚至完全相反……想成为完全卑鄙的人……我是说，不，完全不是卑鄙的人，而是相反，宁肯成为不幸的人，而不是卑鄙的人。”

“那么您要知道，沙托夫把告密看做是爱国的壮举，他的最崇高的信念。证据是：他自己在政府面前多少也冒着一点儿风险，虽然由于告密，他当然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宽大处理。这样一个人什么都不会放弃的。任何幸福都不会改变他；一天以后，他会醒悟过来，一面责备自己，一面去完成自己的天职。而且我并不认为他的妻子在三年以后来到他那里去生斯塔夫罗金的孩子，有什么幸福可言。”

“但是，谁也没有见到过告密信。”希加廖夫突然执著地说。

“告密信我见过，”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叫道，“它的确存在，这一切太愚蠢了，先生们！”

“可我，”维尔金斯基勃然大怒，“我抗议……我全力抗议……我希望……我希望的是：我希望，他来之后，我们大家都出来一齐盘问他：如果真有其事，那就要他写悔过书，如果他保证没有，那么就放了他。无论如何，要经过审理，根据审理的结果来办事。不能大家都躲起来，然后突然扑过去。”

“凭保证就拿共同事业去冒险，这是最愚蠢不过了！真见鬼，先生们，现在来说这种话多愚蠢！而且在这个危险时刻您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我抗议，我抗议。”维尔金斯基反复说。

“至少您不要嚷嚷，我们会听不到信号的。沙托夫，先生们……（真见鬼，现在再来说这种话多愚蠢！）我已经对你们说过，沙托夫是斯拉夫主义者，就是说，最愚蠢的人之一……不过，见鬼，反正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只会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先生们，沙托夫，是一个满怀怨恨的人，由于他仍是协会的一员，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所以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仍希望能够为共同事业而利用他，把他作为满怀怨恨的人使用他。我爱护他，宽恕他，虽然我接到最确切的命令……我宽恕他比他所应得的更多一百倍！但是结果他竟告了密；就是这样，见鬼，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谁现在想要溜走，那就让他试试看！你们中谁也没有权力离开事业！你们同他哪怕去接吻都可以，如果你们愿意，但是凭一句誓言就出卖共同事业，你们没有权力！只有猪猡和被政府收买的人才会这样做！”

“这里谁是被政府收买的人？”利普京慢吞吞地说。

“您，说不定是您。您最好不要说话，利普京，您只不过这样说说，成了习惯。被收买的人，先生们，是所有那些在危险时刻胆怯的人。由于恐惧总有傻瓜在最后一分钟逃跑，喊叫起来：‘哎哟，饶了我吧，我可以把所有人出卖！’但是你们要知道，现在不管你们怎样告密，你们是得不到宽恕的。即使法律上罪减二等，每个人仍免不了流放西伯利亚，此外，还逃不了另一柄宝剑。这另一柄宝剑比政府的宝剑要锋利得多。”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狂怒之中，说了些多余的话。希加廖夫毅然地向他迈出三步。

"从昨天晚上起，我把事情仔细考虑过了，"他像往常一样，信心十足地、有条不紊地开始说道（我觉得，如果他脚下的地面陷了下去，他也不会加强语气，丝毫不会改变他的叙述的条理性），"在把事情仔细考虑之后我决定，计划中的谋杀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这时间可以用于更重要更迫切的方面），而且谋杀还偏离正常的道路，给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使事业屈从于一些轻率的主要是从事政治的而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之下，把事业的成功推迟几十年。我到这里来，唯一的目的就是抗议计划中的措施，使大家得到教训，然后——退出这当前的时刻，这一时刻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把它叫做你们的危险时刻。我所以要走——不是因为我害怕这一危险，不是由于我对沙托夫有什么感情，同他我一点儿不想亲吻，而只是因为这件事从头到尾直接违背我的纲领。至于告密和受政府收买，在我这方面你们完全可以放心：我决不会告密。"

他转过身走了。

"真见鬼，他会同他们迎面相遇，警告沙托夫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叫道。他拔出手枪，咔嚓一声扳起了扳机。

"你们可以相信，"希加廖夫又回过身来，"如果我在路上遇见沙托夫，我可能还会跟他点头招呼，但不会警告他。"

"您可知道，您可能为此付出代价，傅立叶先生？"

"请您注意，我不是傅立叶。您把我同这个故作多情、不切实际、言语不清的人混淆在一起，证明我的手稿虽然曾经在您手上，但是您完全不知道它的内容。至于您的报复，那么我要告诉您，您扳起扳机是徒劳的，此时此刻这对您来说绝对不利。如果您威胁我明天或者后天要对我进行报复，那么除了自找麻烦之外，您打死我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即使杀死我，但我的体系迟早总要实现的。再见。"

在这一瞬间，从花园里，从池塘那个方面相距大约二百步的地方传来一声口哨声。利普京根据昨天的约定立即就吹哨子回答（为此他早上就特地花一个戈比在市场上买了一个孩子玩的陶制哨子，因为他以为他那牙齿相当稀疏的嘴巴很不可靠）。埃尔克利在路上已经预先告诉沙托夫将用哨声联络，因此沙托夫没有产生任何怀疑。

“别担心，我从他们一旁绕过去，他们绝对不会发觉我。”希加廖夫威严地低声说，然后，也不加快脚步，从容不迫地穿过黑魆魆的花园回家去了。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知道了这件可怕的事情发生的详细经过。首先利普京在石窟边迎接埃尔克利和沙托夫；沙托夫没有跟他打招呼，也没有伸出手去握手，而是立刻匆匆地高声说道：

“欸，你们的铲子在哪里，还有没有一盏提灯？你们不必害怕，这里一个人也没有，现在哪怕从这里开炮，在斯克沃列什尼基庄园里也不会有人听到。就在这一带，在这里，在这个地方……”

他用脚点了一点地面，的确是离石窟后面的角落靠森林那边十步的地方。就在这时，托尔卡琴科从树后跳了出来往他身后猛扑过去，埃尔克利也从后面抓住他的两个胳膊肘。利普京从前面压了过去。三个人立即把他打倒，压在地上。这时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拿着手枪跳了过来。据人们讲，沙托夫突然向他转过头去，看清了他，认出了他。三盏提灯照亮这个场面。沙托夫突然短促地拼命地喊了一声；但是他们没有让他再喊叫：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毫不犹豫地把枪对准他的前额，紧紧抵住，——扣动了扳机。枪声好像并不太响，至少在斯克沃列什尼基庄园里人们什么也没有听到。当然，希加廖夫是听到

的，他还没有走出三百步——既听到呼叫声，也听到了枪声，但是，据他自己事后作证说，他没有回过头去，甚至没有停住脚步。沙托夫几乎在刹那之间就死了。只有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一个人仍能完全保持控制能力（我不认为他能保持冷静）。他蹲了下来，在死者的口袋里匆忙地，但果断地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钱（钱包留在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枕头底下了）。找到两三张无用的纸片：一张办公室的便条，一本书的书名和国外一家饭馆的一张老账单，天知道，这张账单怎么会在他的口袋里保存了两年之久。这些纸片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他突然发现，所有人都集成一团，望着尸体，什么也不干，他便开始凶狠地、蛮横地谩骂和催促。托尔卡琴科和埃尔克利清醒了过来，立刻跑去从石窟里搬出两块大石头，这两块石头是他们一早就藏在那里的，每块约有二十俄磅重，是准备好待用的，就是说，用绳子结结实实地扎好的。由于原先已决定把尸体抬往最近的一个（第三个）池塘，沉入水中，所以他们开始把这两块石头分别拴到他的腿上和脖子上。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动手捆，托尔卡琴科和埃尔克利只捧着石头，依次递给他。埃尔克利首先把石头递过去，在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嘟哝着谩骂着用绳子捆住尸体的两条腿，把这第一块石头拴上去的时候，托尔卡琴科在这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手里悬空捧着石头，整个身体过分地，似乎是毕恭毕敬地向前倾斜，准备着随时把石块立即递上去，一次也没有想到过暂时把他的重荷放到地上。当两块石头终于拴好以后，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从地上站起来审视在场的人的面孔，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怪事，完全出乎意料，几乎所有人都惊奇不已。

上面已经说过，除了托尔卡琴和埃尔克利稍微做一点事之外，几乎所有人都站在那里，什么也不干。维尔金斯基在所有

人扑过去的时候，虽说也向沙托夫扑了过去，但没有抓住沙托夫，也没有帮助揪住他。利亚姆申则在枪响之后才到了这群人当中。此后在为捆绑尸首而忙乱的大约十分钟过程中，他们大家好像失去了一部分知觉似的。他们聚集在周围，似乎一点儿也不感到惊惶和恐惧，而只感到惊喜。利普京站在前面，就在尸体旁边。维尔金斯基在他后面，带着一种特殊的好像是与己无关的好奇心，从他背后伸出头来窥探，甚至还踮起脚，为了看得清楚一些。利亚姆申则躲在维尔金斯基后面，只是偶然提心吊胆地伸出头来看一眼，立即又躲了起来。当石头已经拴好，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站起身来的时候，维尔金斯基突然浑身瑟瑟发抖，举起两手一拍，痛苦地大声喊道：

“不该这样做，不该这样做！不，完全不该这样做！”

他也许还会在这过晚的惊呼之后再说些什么，但是利亚姆申不让他说完：他突然使劲搂住他，从后面紧紧抱住，用一种难以想象的尖细声叫了起来。人们在生活中会遇上极度恐怖的时刻，比如说，当一个人不是用他自己的声音，而是用一种完全不可思议的声音突然叫了起来，这有时候甚至会使人毛骨悚然。利亚姆申不是用人的声音，而是用一种野兽的声音叫了起来。他从维尔金斯基身后用双手抱住他，越抱越紧，一阵阵地抽搐着，不停歇不间断地尖叫着，两眼鼓出来瞪着大家，嘴巴张得大大的，两脚急促地跺着地，像打鼓点似的。维尔金斯基吓得自己也像疯子似的叫了起来，拼命想从利亚姆申的两臂中挣脱出来，谁也不会想到维尔金斯基可能变得如此凶狠，两手竭力往后伸过去，对利亚姆申又抓又打。埃尔克利帮助他，终于拉开了利亚姆申，但是，当维尔金斯基在恐怖中向旁跳开十步之后，利亚姆申突然见到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又狂叫起来，向他扑了过去。他在尸体上绊了一下，越过尸体倒在彼

得·斯捷潘诺维奇身上，张开两臂，把他紧紧抱住，脑袋抵住他的胸脯。无论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还是托尔卡琴科，还是利普京，在最初的刹那间都束手无策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又叫又骂，用拳头捶他的脑袋；最后总算勉强挣脱出来，他拔出手枪，把枪口一直伸入仍在狂叫的利亚姆申口中。这时托尔卡琴科、埃尔克利和利普京已经紧紧抓住利亚姆申的胳膊，但他继续尖叫，完全不顾瞄准他的手枪。最后，埃尔克利急忙把自己的富丽雅绸手帕揉成一团，利索地塞入他口中，这样喊声才停止了。同时托尔卡琴科用剩下的一段绳子捆住他的两手。

"这太奇怪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说，又恐慌又惊诧地打量着疯子。

他显然惊呆了。

"我本来以为他不是这样一种人。"他若有所思地又说。

他们暂时把埃尔克利留下来看住他。得赶紧把死人处理掉——刚才那么大叫大嚷，可能会有人听见的。托尔卡琴科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举着提灯，扛起尸体的脑袋；利普京和维尔金斯基抓住两条腿，抬着往前。尸首加上两块石头相当沉重，而这段距离又在两百步以上。力气最大的是托尔卡琴科。他提出大家的步子要齐，但谁也不答理他，就这么胡乱抬着走。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走在右边，全身弓着，肩上扛着死人的脑袋，左手从下面托着石头。由于托尔卡琴科走了整整一半路程还没有准备帮助他托一下石头，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终于大声叱骂他。他的叫骂声是突如其来的，孤零零的一声；大家继续默默地往前扛，一直到池塘跟前；被沉重的尸体压得弯腰弓背，似乎已经疲惫不堪的维尔金斯基，这时突然又以那种带哭的声音高叫道：

"不该这样做，不，不，完全不该这样做！"

斯克沃列什尼基庄园的第三个池塘相当大，它的终端，也就是他们把死者抬过去的地方，是花园中最荒凉、人迹不到的地方之一，特别是在这快近岁末的时节。池塘这一端的岸边长满了草。他们放下提灯，把尸体晃荡了几下抛进了水中。传来沉闷的扑通一声，在水面久久回荡。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举起提灯，大家也跟着他伸出头去，好奇地想看看尸体怎样沉下去；但是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尸体带着两块石头转眼就沉没了。水面上激起的巨大波纹很快在消失。事情结束了。

“先生们，”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对大家说道，“现在我们就要分手了。毫无疑问，在完成你们自由选定的职责之后，你们应该同时感到那种从容自在的骄傲。如果不幸现在由于你们过于激动，没有体会到这种感觉，那么明天就会感觉到，如果那时你们还没有这种感觉，那就太可耻了。对于利亚姆申的那种实在可耻的激动，我同意把它看做是一时神经失常，尤其因为据说他从一早就真的有病。至于您，维尔金斯基，只要稍微作点自由思考，您就会看到，为了共同事业，不能轻信保证来行动，而只能像我们所做的那样。事情的结果会使您看到，他的确告了密。我同意忘记您的喊叫。至于危险，我估计不会有任何危险。谁也不会怀疑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特别是，如果你们善于谨慎行动的话；因此重要的还在于你们自己，在于你们的坚强信念，我相信你们明天就会有这种信念。顺便说说，正是为了这个，你们才团结成志同道合者自由结合的单独组织，以便在共同事业中，在当前，彼此协同行动，如果需要的话，还得相互注视和监督。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动作全面汇报。你们的责任在于使那停滞不前而衰颓发臭的事业焕发生机；你们应该时刻记住，以鼓舞斗志。当前你们的全部行动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国家和它的道德准则。只有我们会存

活下来，因为我们为接收政权预先作了准备：聪明的人，我们要把他们吸引过来，而愚蠢的人我们可以把他们用来当马骑。对此你们不用感到不好意思。应当改造一代人，使他们无愧于自由。我们面前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沙托夫需要我们去对付。我们组织起来，是为了夺取领导权；如果闲置着的、本身就企盼着我们去拿的东西，我们不伸手去拿，那太可耻了。我现在就到基里洛夫那里去，早上就能得到那张证明，那里面，他以临死前向政府自白的形式，把一切都揽到自己身上。这种谋杀与自杀的组合是自然不过的了。第一，他与沙托夫有仇，在美国的时候他俩住在一起，因此有时间吵架。众所周知，沙托夫改变了自己的信念；因此，他们的仇恨来自不同的信念和害怕对方告密，——就是说，是不共戴天的仇恨。证明书里将把这一切都写上。最后，还要提到，费季卡曾经住在他那里，就是说在菲利波夫的房子里。这样，这一切将完全排除对你们的怀疑，因为会把这些笨蛋搞得莫名其妙。先生们，明天我们不再见面了；我要到县里去待很短一段时间。但是，后天你们会接到我的通知。我劝你们大家明天最好都待在家里。现在，我们两人一批走不同的路回去。托尔卡琴科，我请您照顾一下利亚姆申，把他送回家去。您可以做做他的工作，主要是，向他说明，他的怯懦首先会给他自己带来多大的危害。对您的亲戚希加廖夫，维尔金斯基先生，也像对您一样，我不想怀疑：他是不会告密的。只是他的行为令人遗憾；但是他仍然没有声明退出协会，因此要埋葬他为时尚早。欸，——快一点儿，先生们，那里虽然是一些笨蛋，但小心谨慎总不会坏事的……”

维尔金斯基同埃尔克利一起走。埃尔克利在把利亚姆申交给托尔卡琴科之前，带他到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面前，并说他已经清醒过来，表示后悔并请求宽恕，他甚至已不记得他究竟

出了什么事。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一个人走，他从池塘的另一边绕过花园。这条路是最长的。使他惊奇的是，他几乎已走了一半路利普京赶了上来。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利亚姆申会告密的！”

“不会，他会醒悟过来，并且认识到，如果他去告密，他会第一个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现在谁也不会告密啦。您也不会告密。”

“那您呢？”

“毫无疑问，如果你们想叛变，只要你们动一动，我就把你们大家都打发掉，这一点您是知道的。但是您不会叛变。您在我后面跑了两俄里就是为这个？”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也许我们从此永远不会见面了！”

“您为什么这么说？”

“只求您告诉我一桩事。”

“说吧，什么事？不过我倒希望您快点滚开。”

“只要求您回答一句话，但要说真话：世界上只有我们一个五人小组呢，还是果真有好几百个？我询问，因为这对我至关重要，彼得·斯捷潘诺维奇。”

“我从您的激动就可以看到。您知道吗，您比利亚姆申危险，利普京？”

“知道，知道，但是，——回答呀，您回答呀！”

“您真蠢！在我看来，现在对您来说还不都是一样——只有一个五人小组还是有一千个。”

“这么说，只有一个！我早就知道是这么回事！”利普京叫道，“我一向就知道，只有一个，在此刻之前……”

他不等对方说第二句话，就转过身去，迅速消失在黑暗

中。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沉思了片刻。

“不，谁也不会告密的，”他肯定地说，“但是小组仍应是小组，而且要服从，要不然我把他们……不过，这帮人都是废物！”

二

他首先回到家里，井井有条、从容不迫地收拾好自己的手提箱。早晨六点钟有班快车从这里开出。这一早班快车每周只开一次，是不久前才增加的，暂时还在试开阶段。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虽然告诉我们的人说什么他暂时要到县里去一趟，但是后来证实，他的意向完全不同。收拾好箱子以后，他同女房东算清了账（他预先告诉过她），乘马车到住在火车站附近的埃尔克利那里。然后，大概在半夜一点钟的时候，才出发到基里洛夫那里去，又是走的费季卡那条秘密通道。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心情坏极了。除了其他种种重大理由使他感到懊恼之外（他一直还没有打听到斯塔夫罗金的去向），他好像——因为我不能肯定——在这一天当中不知从什么地方（很可能是从彼得堡）收到一个秘密通知，警告他，在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有危险落到他头上。关于这段时间我们城里有许多离奇的传说；但是如果有谁知道确实的消息，那么只有那些应该知道的人。我只不过根据我个人的看法认为，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除我们城市之外，还可能在什么地方有事情，因此真的可能接到通知。我甚至深信，与利普京绝望的怀疑相反，除了我们这里的五人小组之外，还的确可能有两三个五人

小组，比如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就可能有；如果不是五人小组，那么可能是与他有联系和有交往的人，——而且也许是一些非常奇特的人物。在他离开后不到三天就接到了一道从京城来的立即逮捕他的命令，——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是因为我们这里的事情还是别的事情，那我就不得而知了。这道命令到达之日正好在大学生沙托夫谋杀案被发现之后。这一不可思议的秘密谋杀事件，以及伴随着这一事件的扑朔迷离的情况，事态严重，神秘莫测，使我们城里的一连串荒唐事件达到了顶点，使我们的当局和在此以前一直采取轻率态度的上流社会心惊胆战，恐怖万状。逮捕令的到达更加剧了恐怖的气氛。但是命令来晚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当时已经化名到了彼得堡，他一嗅到事情不妙，立即就溜到国外去了……不过这是后话，我交代得太早了些。

他走进基里洛夫的房间，一副凶狠的挑衅的模样。除了主要的事情之外，他个人似乎还想向基里洛夫讨回宿债，在他身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基里洛夫似乎对他的到来感到高兴；看得出来，他已经等了他很久，而且已经都焦急不安了。他的脸色比平时苍白，一双乌黑的眼睛带着沉重而滞呆的表情。

"我以为您不来了呢，"他从长沙发的一角上阴沉地说道，不过并没有动一动身子迎上前去。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站在他面前，一句话还没有说，先瞪着他的脸审视了一番。

"这么说，一切正常，咱没有放弃原来的计划，好样的！"他笑了一笑，那笑容是庇护者的那种令人感到屈辱的笑容。"那又怎么啦，"他以讨厌的开玩笑的口吻又说，"即使我迟到了，您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不是赠送给您三小时的时间吗？"

"我不希望您赠送我什么时间，你不能赠送给我……蠢驴！"

"怎么?"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震了一震，但转瞬间就控制住自己,"真会生气！哎，咱们发脾气了?"他一字一顿地说，依然带着令人感到屈辱的傲慢态度，"在这样的时刻更需要安静。最好现在把自己看成哥伦布，把我看成小老鼠，不要因为我而生气。我昨天就这么劝过您。"

"我不想把你看做一只小老鼠。"

"这是什么？是恭维吗？不过，茶也是冷的，——这就是说，事情一团糟。不，这里的事情有点儿不妙。哎呀！我看到那边窗台上的盘子里有什么东西（他走近窗口）。好啊，大米炖鸡！……但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吃？这么看来，咱们心情不好，甚至连鸡也……"

"我吃过了，这不关您的事；您给我闭嘴！"

"哦，当然，而且反正都一样。不过对我来说，现在却不一样：您想一想，我今晚几乎什么都没有吃过，所以，如果现在这只鸡，就我看来，您已经不需要了……"

"您吃得下就吃吧。"

"多谢了，等会儿再来点茶。"

他立即在长沙发的另一头坐了下来，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但是同时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着自己的受害人。基里洛夫又愤恨又憎恶地木然瞧着他，好像无法移开目光似的。

"顺便问一下，"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突然喊了一声，一面继续吃着,"咱们的事情怎么样？不会反悔吧，嗯？那么证明呢?"

"我决定在今天晚上，对我来说反正一样。我会写的。关于传单的事么?"

"是的，关于传单的事也要写。不过我会口授的。您不是反正一样吗？在这样的时刻难道内容还会使您感到不安么?"

"这与你无关。"

"当然，与我无关。不过，一共只不过几行：您同沙托夫一起散发过传单，顺便提一下，在费季卡的帮助下，费季卡隐匿在您家里。这最后一点，关于费季卡和他隐匿的事，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瞧，我对您非常坦率。"

"沙托夫？为什么要把沙托夫扯上？我决不把沙托夫写上。"

"竟有这样的事，这与您有什么相干？您已经不能损害他了。"

"他妻子来了。她醒来了，差人来问我：他在哪里？"

"她差人来问您，他在哪里？嘿？这可不好，可能又会差人来的；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在这里……"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不安起来。

"她不会知道的，她又睡着了；收生婆维尔金斯卡娅在她那里。"

"原来如此……我想，她不会听到吧？知道吗，最好把台阶上的门锁上。"

"她什么也不会听到的。如果沙托夫来，我把您藏到那间房里去。"

"沙托夫不会来了；您写上，你们因为他背叛和告密的事争吵了起来……在今天晚上……这也就是他的死因。"

"他死了！"基里洛夫从长沙发上跳了起来，叫道。

"今天晚上七点多钟，或者，更确切地说，昨天晚上七点多钟，现在已经快一点了。"

"是你杀了他！……我昨天就预料到了！"

"怎么能不预料到呢？就是用这支手枪（他掏出手枪，看来是为了让基里洛夫看看，但没有再放回去，继续拿在右手

里，似乎是准备好射击)。不过，您真是个怪人，基里洛夫，您自己也知道，这个蠢人只能有这样的结果。这还有什么好预料的？我已经几次三番对您说过了。沙托夫在准备告密：我一直在跟踪他，无论如何不能留下他。而且上面也有指示叫您跟踪；您自己三星期前告诉过我……”

“闭嘴！你杀他是因为他在日内瓦往你脸上啐唾沫！”

“既因为这个，也因为其他原因。许多其他原因；不过没有任何怨恨之心。您干吗要跳起来？干吗板起这副面孔？哦！咱们原来是这样！……”

他跳了起来，把手枪举在面前。原来基里洛夫突然从窗台上抓起一清早就准备好的装上子弹的手枪。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摆好姿势，把自己的枪对准基里洛夫。基里洛夫恶狠狠地大笑起来。

“你承认吧，浑蛋，你带来手枪是因为怕我开枪打死你……但是我不想打死你……虽然……虽然……”

于是他又举枪对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好像是在瞄准，好像他不能抗拒设想他打死他的快乐似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仍旧摆着姿势等待着，等待到最后一刹那，没有扣动扳机，冒着自己的额头上先吃一颗子弹的危险，因为“狂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但是“狂人”终于放下了手，喘息着，哆嗦着，甚至说不出话来。

“我们玩笑开得够了，够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也放下武器，“我早就知道您在开玩笑，不过，您要知道，您冒了险，我可能扣下扳机。”

他相当从容地在长沙发上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不过手仍有点儿发抖。基里洛夫把枪放到桌子上，开始来回踱步。

“我决不写我杀死了沙托夫，而且……我现在什么也不写。

不会有任何文件。”

“不写？”

“不写。”

“多么卑鄙，多么愚蠢！”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气得脸都发青了。“不过，我早有预感。您要知道，您并没有做得出乎我的意料，使我措手不及。不过，随您的便。如果我能用暴力强迫您，我一定会强迫。可您是卑鄙小人，”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愈来愈不耐烦了。“您当时向我们要钱，许了一大堆诺言……不过我没有看到结果无论如何也不走，至少我要看到您怎样打破您自己的脑袋。”

“我要你现在就出去。”基里洛夫坚定地站在他面前。

“不，我决不走，”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又抓起枪，“现在，说不定您因为狠毒和怯懦，会想把事情搁在一边，明天去告密，再搞一笔钱；对这种事是会付钱的，见您的鬼，像您这种小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不过您放心，我什么都预见到了；如果您自己胆怯了，想放弃自己原来的打算，那么让您见鬼，假如我还没有用这支枪打碎您的脑壳，像打死沙托夫那个浑蛋一样之前，我决不会走的！”

“你一定要见到我的血？”

“我不是出于仇恨，您要理解；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我是为了我们事业的安全。您自己知道，人是不可靠的。对您这个自杀的怪念头我一点儿也不理解。这不是我替您想出来的，是您自己还在认识我之前就想出来的，而且不是首先告诉我，而是告诉国外的委员们的。还要请您注意，他们谁也没有对您进行威胁利诱，他们谁也不认识您，而是您自己跑去，自作多情，把什么都告诉了他们。既然当时是以此为基础，得到您的同意而且由您建议（请注意：由您建议！），才制定此地行动的

某一个计划的，这个计划现在无论如何不能改变，那还有什么办法呢。您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境地，您知道的事情已经太多了。如果您害怕了，明天去告密，那么这对我们很不利，这事您是怎么想的？不，您保证过，您起过誓，拿了钱。这是您无法否认的……”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十分激动，但是基里洛夫早已不听他的了。他又若有所思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我可怜沙托夫。”他说，又在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面前站住。

“要知道我也可怜他，但是，难道……”

“闭嘴，浑蛋！”基里洛夫狂吼起来，做了一个可怕的毫不含糊的动作，“我杀了你！”

“好吧，好吧，好吧，我撒了谎，我同意，我一点儿不可怜；别吵了，别吵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提心吊胆地迅速欠身站了起来，一只手伸向前面。

基里洛夫突然不说了，又来回踱了起来。

“我不会拖延的；我现在就想自杀：所有人都是浑蛋！”

“这想法很对；当然所有人都是浑蛋，因为正派人活在世界上感到厌恶，所以……”

“傻瓜，我也是浑蛋，同你，同所有人一样，而不是正派人。哪里也没有正派人。”

“总算想明白了。难道以您的智慧，基里洛夫，您到现在还不明白，大家都是一样，没有好一点儿坏一点儿之分，只有聪明一点儿和愚蠢一点儿的区别，如果大家都是浑蛋（不过这是胡说八道），那么以此推论，天底下就不应该有不是浑蛋的了，是吗？”

“啊！你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基里洛夫不无惊奇地瞧瞧

他，“你说得那么热情，又那么简单明了……难道像你这样的人也有信念吗?”

“基里洛夫，我永远不能理解，您为什么要自杀? 我只知道，那是出于信念……坚定的信念。但是如果您感到需要所谓的倾诉，那么我愿意倾听……不过您得注意时间……”

“现在几点钟?”

“哎呀，两点整。”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看了看表，点了根香烟。

“好像还可能达成协议。”他心里想。

“我没有什么对你说的。”基里洛夫喃喃说。

“我记得，这里好像有关神的问题……您不是有一次给我解释过；甚至解释过两次。如果您开枪自杀，那么您就成为神，好像是这么说的吧?”

“对，我会成为神。”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连笑也没有笑一下；他在等待；基里洛夫狡黠地瞧了他一眼。

“您是个政治骗子和阴谋家，您希望和我谈论哲学问题，使我兴奋起来，跟您言归于好，平息怒气，等我同您和好后，就叫我写条子，说我杀了沙托夫。”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几乎以自然朴实的态度回答道：

“好吧，就算我是这样的浑蛋，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刻，这一切对您来说不都是一样吗，基里洛夫? 我们争吵什么呢? 请您说说：您是这样的人，我是那样的人，那又怎样呢? 何况我们两人都是……”

“浑蛋。”

“对，就算是浑蛋吧。可您知道，这只不过是说说罢了。”

“我一辈子都不希望这只不过是说说罢了。我活着就是因

为不希望这样。现在还每天都希望不只是说说罢了。”

“行吧，人往高处走。鱼往……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寻找自己心爱的那种舒适；就是这么回事。自古以来人们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你说是舒适？”

“嗯，值得为一个字眼争吵吗？”

“不，你说得好，就算是舒适吧。神是少不了的，因此神应该存在。”

“也行，那很好。”

“但是我知道没有神，也不可能有神。”

“这更可能。”

“难道你不理解，一个人同时抱有这两种思想是活不下去的吗？”

“那就得开枪自杀，是吗？”

“难道你不理解，只是为了这一点就可能自杀吗？你不理解，可能有这样一个人，你们亿万人中的一个人，他不愿意这样活下去，也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我只理解一点：您好像在动摇……这很糟糕。”

“斯塔夫罗金也被思想吞噬掉了。”基里洛夫没有注意他的话，继续阴郁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怎么？”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竖起耳朵听着，“什么思想？他自己跟您讲过什么吗？”

“没有，我自己猜到的：斯塔夫罗金如果相信神，那他就不相信他相信神，如果他不相信神，那就不相信他不相信神。”

“不过，斯塔夫罗金还有比这聪明的别的想法……”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喃喃地争辩说，一面不安地注意着话题的转变和脸色煞白的基里洛夫。

“真见鬼，他不会开枪自杀的，”他想道，“我一直有预感；头脑出了毛病，仅此而已，这种无用的废物！”

“你是最后一个同我在一起的人：我不想同你分手时像冤家对头一样。”基里洛夫说道，好像突然赠给了他一件礼物。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没有立刻回答。“真见鬼，这又是怎么回事？”他又想道。

“相信我，基里洛夫，对您个人我没有任何意见，而且一向……”

“你是浑蛋，诡辩家。我同你一样，可是我要自杀，而你却要活下去。”

“确切地说，您的意思是，我如此卑鄙，竟想活下去。”

他还不能决定，在这样的时刻继续这样的谈话，是有利还是不利，于是决心“随机应变”。但基里洛夫对他说话的语气一向充满了优越感和对他的不加掩饰的轻视，这种语气以前也曾激怒他，而现在则比以前更使他愤恨。也许这是因为个把小时以后就要死去的基里洛夫（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仍然对此寄予希望），在他看来已经只是半个人，已经容不得他再这么倨傲自大了。

“您似乎在我面前吹嘘您将开枪自杀？”

“我一向感到奇怪，所有人将活下去。”基里洛夫没有听到他说的话。

“哼，就算这是一个思想吧，但是……”

“你这只猴子，你附和我，是为了制服我。你住嘴，你什么也不会明白。如果没有神，那么我就是神。”

“您的这一点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您是神？”

“如果神存在的话，那么全部意志都是他的意志，我不能违背他的意志。如果不存在神，那么全部意志都是我的意志，

我必须表达我的自由意志。”

“为什么您必须表达它?”

“因为全部意志都成为我的了。难道整个地球上就没有一个人在抛弃了神并相信了自己的自由意志之后，敢于最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自由意志吗?这就好像一个穷人在接受了一份遗产之后，害怕了，不敢走近钱袋，认为自己能力薄弱，不能拥有它。我要表达我的自由意志。即使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但我一定要做到。”

“那您就做吧。”

“我必须枪杀自己，因为我的自由意志的最充分表现就是自己打死自己。”

“但是世界上不只您一个人自己杀死自己；自杀的人多的是。”

“他们自杀都是有原因的。然而，没有任何原因而只是为了表现自由意志的，却只有我一个。”

“他不会自杀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头脑中又闪过这个思想。

“您知道吗，”他烦躁地说道，“如果我处于您的地位，为了表达我的自由意志，我会打死另外一个人，而不是自己。您也许能成为一个有益的人。如果您不害怕的话，我可以指出打死谁。那样的话，也许您不用在今天自杀了。我们可以达成协议。”

“打死别人，将是我的自由意志中最卑劣的一点，这充分说明你的为人。我可不是你；我要实现的是最崇高的一点，我要打死自己。”

“这是他自己参悟出来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愤愤地嘟哝说。

"我必须表明我不信神，"基里洛夫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对我来说，最高的思想莫过于没有神。人类的历史可以为我作证。人所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臆造出一个神来，以便能够活下去，而不用杀死自己；这就是迄今为止'全部'的世界历史。在世界史上只有我第一次不希望臆造神。我要让人们彻底认识这一点。"

"他不会自杀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担心起来。

"谁应该认识？"他怂恿道。"这里只有我和您；难道是利普京，是不是？"

"大家都应该认识，大家都会认识的。没有什么不会揭开的秘密。这是他说的。"

他欣喜若狂地指指救世主的圣像，圣像前点着一盏长明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真的光火了。

"这么说，您还信仰他；而且连长明灯都点起来了；不是'以防万一'吧？"

基里洛夫没有回答。

"知道吗，就我看，您信仰上帝也许比神父还虔诚。"

"信仰谁？信仰他？你听着，"基里洛夫停了下来，以滞呆的狂热的目光瞧着前方。"你听听这么一个伟大的思想：世界上曾经有一天，在大地的中央竖立着三个十字架。一个在十字架上的人如此虔信，所以对另外一个人说：'今天你可以同我一起进入天堂。'一天结束了，两人都死了，他们出发，但是既没有找到天堂，也没有复活。他说的话没有应验。你听着：这个人就是大地上最崇高的人，大地就是为他而存在的。整个大地和大地上的万物，没有这个人就只有一片疯狂。无论是以前还是以后都没有像他这样的人，而且永远不会有，即使出现奇迹也不会有。过去和将来永远不会有同他一样的人，这本身

就是一个奇迹。如果是这样，如果自然法则连这个人也不怜惜，连自己的奇迹都不怜惜，甚至连他也被强迫生活在谎言之中，为一个谎言而死去，因此整个地球都是谎言，建立在谎言和愚蠢的嘲弄之上。因此地球的所有法则本身也是谎言和恶魔的闹剧。那么活着又是为什么呢？如果你是人，请你回答。"

"这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您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原因混淆在一起了；而这是很危险的。但是，请问，如果您是神呢？如果谎言已经揭穿，而您认识到，整个谎言仅仅由于有一个从前的神，那又怎样呢？"

"你终于理解了！"基里洛夫大喜过望地叫道，"就是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连你这样的人都理解的话！现在你懂得了，拯救世人全在于向他们证明这一想法。谁能证明呢？我！我不理解，在此之前无神论者明明知道没有神，怎么能不立即杀死自己呢？认识到没有神而又不同时认识自己已成了神——这是荒唐的事，否则你一定会自己杀死自己。如果你认识到了这个道理，那你就是君王，你不会自己杀死自己，而将享有无上的荣光。但是有一个人，就是那第一个认识到的人，一定应当杀死自己，否则谁来开端并且证明呢？我正是为了开头并证明，我一定要自己杀死自己。我成了神还只是迫不得已的，因此我是不幸的，因为我有义务表达我的自由意志。所有人都不幸，因为所有人都害怕表达自由意志。迄今为止人仍如此不幸和贫困，是因为害怕自由意志中的最主要之点，而只是像小学生似的在小事情上为所欲为。我非常不幸，因为我非常害怕。恐惧是人类的灾祸……但是我一定要表达自由意志，我必须相信我不信神。这事将由我开端并且结束，门就打开了。于是我拯救了世人。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所有人，而在下一代中从形体上再造人；因为就我的看法，在现在的形体状态中，没有过去

的神，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存在的。三年来我寻找我的神明的特性，终于发现我的神明的特性是自由意志！通过它我才能够在主要之点上表现我的不甘驯服和新的极端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是很极端的。我杀死自己，为了表现我的不甘驯服和新的极端的自由。”

他的脸色苍白异常，目光显得十分沉痛，令人难以忍受。他好像在发烧。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以为他马上会倒下来。

“给我笔！”基里洛夫出乎意料地叫道，他正处于一阵突发的兴奋状态之中，“你口授吧，我什么都签。杀害沙托夫的事我也签字。趁我觉得可笑的时候，你口授吧。我不害怕那些高傲自大的奴才会怎么想。你自己会看到，一切秘密将大白于天下！而你将被压得粉身碎骨……我相信！我相信！”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刹那间就递给他一瓶墨水和一张纸，他抓住这个时机开始口授，为自己的成功而浑身颤抖。

“我，阿列克谢·基里洛夫，现在声明……”

“等一等，我不干！向谁声明？”

基里洛夫像发寒热似的颤抖着。这个声明和一个特别的突如其来的关于声明的想法，似乎蓦然把他整个给吸了过去，好像一个出口，他那饱受痛苦的精神猛烈地冲击过去，哪怕得到瞬间的松弛也好。

“向谁声明？我想知道是向谁？”

“谁也不向，向所有人，向第一个读到的人。为什么要明确？——向全世界，那行了吧！”

“向全世界？好哇！可是，不需要表示忏悔。我不想忏悔；我也不想写给当局！”

“当然不是，不需要，让当局见鬼去吧！您写吧，如果您

真想写的话！……”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歇斯底里地吆喝道。

“等一等，我想在顶部画一张脸，舌头伸在外面的怪脸。”

“哎，废话！”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光火了。“不用画什么图画，光凭语气就可以把这一切都表达出来。”

“光凭语气？这很好。对，用语气，用语气！你就用这种语气口授吧。”

“我，阿列克谢·基里洛夫，”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用坚定的命令的口吻口授道，他俯身在基里洛夫肩头上，注视着基里洛夫因激动而颤抖的手写出来的每一个字母，“我，基里洛夫，现在声明：今天，十月七日晚上七点多钟我在花园里枪杀了大学生沙托夫，因为他叛变，还因为他把传单和费季卡的事向当局告密，费季卡在我们两人这里，在非利波夫的宅子里，秘密居住了十天，并在这里过夜。今天我自己用手枪杀死自己，不是因为我忏悔了，害怕你们了，而是因为在国外就有了此一生的想法。”

“就是这些？”基里洛夫又惊奇又气愤地叫道。

“一个字也不要加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摆摆手，试图把这张纸从他手里夺过去。

“等一等，”基里洛夫把自己的手牢牢按在纸上，“等一等，废话！我要写上跟谁一起杀的。为什么要写上费季卡？还有火灾呢？这些我都要写上，还要用语气，用语气把他们骂一通！”

“够了，基里洛夫，相信我，真的，够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几乎在哀求他，哆哆嗦嗦，唯恐他把那张纸撕了。“要使人相信，就应当尽可能说得暧昧一点儿，就是这样，就是只给一些暗示。只能让他们看到真实情况的一个角落，刚够逗得他们发急。他们自己会去胡说一通，比我们说得要多得多，而对他们自己当然比对我们要相信得多，这再好不过了，再好不

过了！给我；这样已经好得很；给我吧，给我吧！”

他不住地想把这张纸夺过去。基里洛夫瞪大了眼听着，似乎竭力想弄懂他说的话，但是他好像已经不能理解了。

“唉，见鬼！”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突然发起火来，“可他还没有签名呐！您瞪着我干什么？签名呀！”

“我想大骂一通……”基里洛夫嘟哝说，但仍然拿起笔来，签了名。“我想大骂一通……”

“再写上 Vive la république[①]，好了。”

“好极了！”基里洛夫高兴得几乎吼叫起来。“Vive la république démoeratique, sociale et universelle ou la mort[②] …不，不，不是这样。——h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ou la mort![③] 这更好，更好。”他兴高采烈地把这行字写在他的签名后面。

“够了，够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一再说。

“等一等，再写一点点……知道吗，我要用法文再签一次名：“de Kiriloff, gentilhomme russe et citoyen du monde,[④] 哈哈哈！”他纵声大笑起来。“不，不；不，等一等，我找到一个最好的。妙！gentilho mmeseminariste russe et citoyen du monde civilesé![⑤] 这比哪一个都好……”他从长沙发上跳了起来，突然以极快的动作从窗台上拿起手枪，拿着它跑进另一个房间，顺手紧紧关上房门。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盯着这扇门，若有所思地站了一会儿。

① 法文：共和国万岁！
② 法文：民主的社会的世界共和国万岁！不实现，毋宁死！
③ 法文：自由、平等、博爱，不实现，毋宁死！
④ 法文：基里洛夫，俄国贵族和世界公民。
⑤ 法文：俄国贵族和神学校毕业生与文明世界公民。

“如果他决定现在自杀，那么他会开枪的，如果开始思考，——那就什么结果也不会有了。”他拿起那张纸，坐了下来，又看了一遍。声明的文字再次使他感到满意。

“现在应当做什么呢？应当暂时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莫明其妙，以此来转移他们的注意。花园？城里没有花园，他们自己会猜测到这是在斯克沃列什尼基。但是在他们猜测的时候，时间过去了，在他们搜寻的时候，时间又过去了，而一旦他们搜寻到尸体——他们看到，写的是真话；就是说，都是真话，就是说，关于费季卡的话也是真的。费季卡意味着什么？费季卡意味着大火，意味着列比亚德金兄妹：就是说，一切都从这里开始，从菲利波夫宅子里开始的，可他们过去却什么都没有看到，他们什么都疏忽了，——这就会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的人；沙托夫和基里洛夫，还有费季卡，还有列比亚德金，为什么他们相互杀害——这又是他们的一个难题。哎，见鬼，怎么听不到枪声！……”

虽然他一直在阅读并欣赏声明的文字，但每时每刻都在焦急不安地倾听着——突然他恼火了。他慌忙看了看表；已经相当晚了；基里洛夫出去已经大约有十分钟了……他拿起蜡烛，移步往基里洛夫把自己关在里面的房间走去，就在房门边他突然想到，蜡烛快烧完了，再过二十分钟将完全熄灭，而他没有第二支蜡烛。他握住门把手，小心翼翼地倾听着，可是连最轻微的声音也听不到；他蓦地打开门，举起蜡烛：不知道什么东西狂吼着扑了过来。他使出全身力气，砰地把门关上，又用身体把它顶住，但是一切声音又消失了——又是死一般的沉寂。

他手擎蜡烛，犹豫不决地在门边站了很久。在他打开门的那一刹那，他几乎什么也没有看清，但是眼前闪过站在房间另一头窗口的基里洛夫的脸和他突然向他扑过来时的那兽性的狂

暴。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打了一个寒噤，迅速把蜡烛放在桌上，掏出手枪，扳上扳机，踮着脚，快步走到对面的角落，如果基里洛夫打开门，持着枪扑向桌子，他还来得及瞄准，在基里洛夫开枪之前扣下扳机。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现在已经不相信他会自杀了！“他站在房间中央，思考着，”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头脑里像旋风似的闪过，“而且又是一个黑暗的可怕的房间……他狂吼着扑了过来——这有两种可能：或者是正在他要扣下扳机时我妨碍了他，或者是……或者是，他站在那里考虑怎样杀死我。对，就是这样，他在考虑……他知道，如果他自己胆怯了，我不打死他是不会离开的，——那就是说，为了不让我打死他，他必须先打死我……现在那里又是一片寂静。简直叫人害怕；突然他打开门……可恶的是他信仰上帝，比教士还虔诚。……他怎么也不会开枪自杀的！……这些‘靠自己的理性彻悟’的人现在太多啦。败类！呸，见鬼，蜡烛，蜡烛！一刻钟以后一定要熄灭了……一定得结束啦，不管怎样也得结束啦……好吧，现在可以把他杀掉了……有了这张纸，怎么也不会认为是我杀的。可以把他在地板上照这样的姿势放好，手里拿着射过的手枪，一定会以为是他自己……哎哟，见鬼，可怎么打死他呢？我一开门，他又会扑过来，在我之先开枪。哎，见鬼，当然他打不中的！”

他这样痛苦地思索着，颤抖着，他的计划必须实现，但他自己却还在犹豫不决。最后他拿起蜡烛又走到门边，举起手枪严阵以待；拿着蜡烛的左手按住门把手。但是很不顺手；把手一转动，发出喀嚓声和门扇的吱轧声。“他会对准我开枪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头脑中闪过一个思想。他使劲一脚把门踢开，举起蜡烛，伸出手枪；但是既没有枪声，也没有呼叫

声……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

他打了个寒噤。这个房间没有其他门，不能通行，无处可逃。他把蜡烛再举高一点儿，仔细察看了一番：真的没有人。他低声叫了一声基里洛夫，然后提高声音又叫了一声；没有人回应。

“难道是跳窗逃走了？”

的确，一扇窗户上的气窗打开着。“这不可能，他不会从气窗逃走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穿过房间一直走到窗口：“绝对不可能。”他猛地转过身来，一个不寻常的景象使他浑身战栗。

在窗户对面的那堵墙边，门的右面放着一只柜子。在这只柜子的右边，由柜和墙形成的角落里，站着基里洛夫，站的姿势十分奇怪——全身挺得笔直，一动不动，双手下垂，贴着裤缝，头微微仰起，后脑勺紧靠着那角落的墙壁，好像希望在角落里隐身躲匿似的。从一切迹象看来，他是在躲藏，但不知怎地很难令人相信。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站在角落对面稍偏一点儿的地方，只能看到身体的突出部分。他仍然不敢向左移动一下，以便看清基里洛夫的整个身体，解开这个谜。他的心开始剧烈跳动……突然他完全发狂了：他猛地向前冲去，放声大叫，跺着脚，疯狂地向那可怕地方扑过去。

但是，一到近旁，他又站住了，两脚好像钉在地上一样，更加恐怖得目瞪口呆。最使他震惊的是，尽管他叫喊着狂奔过去，那身体仍然一动不动，连手脚都不挪移一下，好像是石雕蜡塑似的。它苍白的脸色显得很不自然，它的黑眼珠木然凝视着空中的一个什么点。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拿蜡烛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从各个方面照亮这张脸，仔细察看它。他突然发现，基里洛夫虽然向前凝望着，但仍然斜眼看到他，甚至可能

还在观察他。这时他起了一个念头：把火直接拿近“这个浑蛋”的脸部烧他一下，看他怎么办。突然他仿佛觉得基里洛夫的下巴动了一动，他的嘴唇上好像掠过一丝嘲讽的冷笑——似乎他猜到了他的心思。他浑身发抖，情不自禁地紧紧抓住基里洛夫的一个肩膀。

然后发生了一件如此可怕的猝不及防的事情，使得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后来怎么也记不清事情发生的次序。他一碰到基里洛夫，基里洛夫就迅速俯下头来，用脑袋把他手中的蜡烛撞飞了；烛台哐啷一声落在地上，蜡烛熄灭了。就在那一瞬间他感觉到他左手的小指一阵剧痛。他大叫起来，他只记得他在惊惶中用手枪向俯下身来咬住他手指的基里洛夫头部猛力敲击了三下。最后他拔出手指，没命地摸黑跑往屋外，只听见从房间里传来可怕的喊叫声：

“马上，马上，马上，马上……”

一连喊了十来次。但他继续往前跑，他已经跑到穿堂间，忽然听到一声响亮的枪声。他在黑魆魆的穿堂间里站住了，考虑了约莫五分钟；最后他又回到了房间里。但是必须先找到蜡烛。他得先在柜子右边的地板上找到从他手中跌出去的烛台；但是用什么把蜡烛头点着呢？在他头脑中忽然出现了模模糊糊的回忆：他依稀记起，昨天，当他跑进厨房准备扑向费季卡的时候，他似乎无意中注意到角落的搁架上有一个很大的红色火柴匣。他摸索着往左边走向厨房门，找到厨房门以后穿过过道，走下台阶。在搁架上，就在他刚才记起的那个地方，他在黑暗中摸到还没有打开过的满满一匣火柴。他没有划火柴，急急忙忙地回到上面，只有到了柜子旁边，就是他用手枪猛击咬他的基里洛夫的那个地方，他忽然想起他的被咬的手指，在那一刹那感觉到几乎难以忍受的疼痛。他咬紧牙关，好不容易点

着了蜡烛头，把它重新插上烛台，然后把四周察看了一番：在气窗开着的窗户边躺着基里洛夫的尸体，双脚朝向房间的右角。那一枪是朝右太阳穴开的，子弹打穿了颅骨，从左上方出来。鲜血和脑浆溅了一地。手枪仍握在自杀者垂落在地上的手中，想必是立即就毙命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仔细察看了一切之后，直起身来，踮着脚走出房间，掩上房门，把蜡烛放在第一个房间的桌子上，考虑了一下，决定不把它熄灭，心想它是不可能引起火灾的。他又一次瞧了一眼桌上的遗书，不禁冷笑一声，然后走出屋去，不知为什么总是踮着脚。他又经由费季卡的那条通道钻出板墙，随手小心把洞堵上。

三

六点差十分，在铁路车站的月台上，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和埃尔克利在一列相当长的火车旁踱来踱去。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要走了，埃尔克利是来给他送行的。行李已经托运，旅行袋也已经放在二等车厢里他选定的座位上了。第一遍铃声已经响过，等待着第二遍铃响。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泰然自若地左顾右盼，瞧着上车的旅客，但是没有遇到熟悉的人，只有两次他同人点头招呼——第一次是同一个他稍微有点儿认识的商人，第二次是一个年轻的乡村教士，教士要回他只有两站远的教区去。埃尔克利看来希望在最后的几分钟里谈谈什么重大的问题，虽然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该谈些什么；但是他始终不敢开口。他一直觉得，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因他在旁边感到是个累赘，不耐烦地等待着最后的两遍铃声。

“您这么坦然地瞧着每一个人。”他有点儿胆怯地说，似乎

是想警告他。

“为什么不呢？还没有到我该躲藏起来的时候。还早着呢。您别担心。我只怕魔鬼会把利普京送来；他一嗅到气味，就会跟踪而来。”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他们不可靠。”埃尔克利断然说。

“利普京吗？”

“所有人，彼得·斯捷潘诺维奇。”

“胡说，现在是昨天的事情把大家都捆绑在一起了。没有一个人会叛变。谁会自己去找死，如果他没有丧失理性的话。”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他们会丧失理性的。”

这个思想看来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也有过，因此埃尔克利的话使他格外生气。

“您是不是也胆怯了，埃尔克利？我对您比对他们所有人寄予更大的希望。我现在看清了他们每一个人的价值。把我的指示今天就口头传达给他们，我把他们托付给您了。早上就一家家去找他们。我的书面指示明天或者后来在你们集合的时候读给他们听，那时他们已经能够听得进去了……但是您要相信，他们明天就听得进去了，因为他们会非常害怕，因此会变得很听话，就像蜡一样……主要的是您不要垂头丧气。”

“啊，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您不走多好！”

“我不过去几天；马上回来。”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埃尔克利小心翼翼地但坚决地说，“即使您去彼得堡也没有什么。难道我不了解，您所做的一切对共同事业都是必要的吗？”

“这正是我期待于您的，埃尔克利。如果您已猜到我要到彼得堡去，那么您一定能够理解，昨天，在那个时候，为了不使他们恐慌，我不能告诉他们我要走得那么远。您自己看到

了，他们是些什么人。但是您明白，我是为了事业，为了主要而又重要的事业，为了共同的事业，而不是像那个叫利普京的人所想的那样，是为了逃跑。”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即使您去国外，我也会理解的；我能理解，您需要保护好您自己，因为您就是一切，而我们是微不足道的。我能理解，彼得·斯捷潘诺维奇。”

可怜的孩子连声音都发抖了。

“谢谢您，埃尔克利……哎哟，您碰到我受伤的手指了，(埃尔克利笨拙地握了他的手；那个受伤的手指用黑色塔夫绸包扎得整整齐齐。) 但是我要再一次肯定地对您说，在彼得堡我不过是摸一下情况，可能只待一昼夜，就立即回这里来。回来以后，我为了装装样子，将住在加加诺夫的村庄里。如果他们认为有什么危险的话，我第一个带头去分担危险。如果我在彼得堡要耽搁些日子，我马上就通知您……按原来的路线，您再通知他们。”

第二遍铃声响了。

“啊，离开车只五分钟了。您知道，我不希望这里的小组解散。我不是害怕，您不必为我担心；我这张大网上的结点可多了，我并不认为它特别重要；不过多一个结点也不妨事。不过我对您是放心的，虽然我把您单独留下，同这批混账东西在一起：别担心，他们不会告密的，他们不敢……啊，您也今天走?”他突然用完全另一种声音，乐呵呵的声音对一个十分年轻的人叫道，那人正喜气洋洋地走过来向他问好。“我不知道您也乘快车走。哪里去？去妈妈那里?”

年轻人的妈妈是邻省一个十分豪富的地主，年轻人与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有葭莩之亲，在我们城里做客已经有两星期了。

“不，我要走远一些，我到 P 城去。得在车厢里待八个小时。您到彼得堡去?”年轻人笑了起来。

“您为什么认为我一定到彼得堡去?”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更加坦然地笑了起来。

年轻人举起一只戴手套的手指做了个威胁的姿势。

“是呀，您猜对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神秘地对他轻声说，“我带着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几封信，您知道在那里要跑三四户怎么样的人家，坦白地说，让他们都见鬼去。棘手的差使!”

“您说说，她干吗这么害怕?”年轻人也悄声说，“她昨天连我都不接见；就我看，她根本用不着替丈夫担忧；恰好相反，他那么显眼地在火场上倒了下去，真可说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了。”

“是啰，真没料到，”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大笑起来，“知道吗，她害怕，这里已经有人去上告了……就是说，有几位先生……一句话，这里主要是斯塔夫罗金；确切地说是个公爵……哎，这件事说来话长，我路上可以告诉您一点儿，——不过只在骑士风度容许的范围之内……这是我的亲戚，埃尔克利准尉，从县里来的。”

一直斜眼瞧着埃尔克利的年轻人举手碰了碰帽檐；埃尔克利鞠了一躬。

“您知道，韦尔霍文斯基，在车上坐八小时，可是活受罪。这里与我们同车的一等车厢里有一位别列斯托夫，一位非常好笑的上校，我们的庄园紧靠在一起，他娶了一位加利娜（née de Garina[1]），而且，您知道吗，他很正派。甚至有思想。在

① 法文：出生于加林家族。

这里只住了两天。嗜牌如命；咱们打牌，好吗？第四位我也已选好了——普里普赫洛夫，我们T省的商人，留着胡子，百万富翁，就是说真正的百万富翁，这是我告诉您的……我给您介绍，非常有趣的大阔佬，咱们可以一路笑着过去。”

“打牌我太愿意了，特别喜欢在火车上打，不过我坐的是二等车厢。”

“咳，没事！坐到我们那里去。我马上叫他们把您转到头等车厢去。列车长听我的。您带了些什么旅行包？毯子？”

“好极了，咱们走吧！”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拿起旅行袋、毯子、书，立即高高兴兴地搬到头等车厢去。埃尔克利帮着他搬东西。第三遍铃声响了。

“好吧，埃尔克利，”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显出一副忙碌的样子，仓促地从车窗里向埃尔克利最后一次伸出手去，“瞧，我就要坐下来跟他们打牌了。”

“您为什么要向我解释呢，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我理解，什么都理解，彼得·斯捷潘诺维奇！”

“好吧，那么再见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听到年轻人在叫他，突然转过身去，那人要把他介绍给打牌的搭档。埃尔克利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

他回到家里，郁郁不乐。这倒不是因为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如此突然地离开他们使他感到害怕，但是……但是当那个年轻的花花公子叫他的时候，他如此急促地转过身去；况且……他本该跟他说些别的什么话，而不是说“再见了”，或者……哪怕紧紧地握一下手也好啊。

最后一点是主要的。另一种感觉开始刺痛他可怜的心，这种感觉他自己还不理解，这是同昨天晚上的事情有联系的。

第七章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最后一次漂泊

一

我深信，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感到实现他的疯狂计划的日期日益临近的时候，心里一定十分害怕。我深信，他一定因为恐惧而感到十分痛苦，特别是在出走的前一天夜晚，那个可怕的夜晚。纳斯塔西娅事后曾提到，那一天他上床的时候已经很晚，但他睡着了。然而这并不说明什么问题；据说，被判处死刑的人，甚至在行刑的前夕也会呼呼大睡的。虽然他出发时已经是白天了，而一个神经质的人在大白天里精神总要振奋一些，(那位少校，维尔金斯基的亲戚，只要黑夜一过去，甚至连神都不相信了。）但是我深信，在从前，他绝不可能想象自己独个儿走在大路上而不感到恐怖的，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离开了 Stasie[1] 和住了二十年的温暖的家，突然陷于孤独之中，那种感觉是十分可怕的。毫无疑问，他思想中有一种不顾死活、无所畏惧的劲头，最初一定会减轻了那突然袭来的可怕的孤独感。不管怎样，即使他清楚地意识到等待着他的种种灾难，他仍然会走出家门，踏上大路，并沿着它一直向前走去的！无论如何，这里有一种自豪和使他欣慰的感觉。唉，他本来有可能接受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优厚条件，留下来受她的恩施，“Comme un[2] 普通的寄人篱下的食客”！但是他没有接受施舍，没有留下来。就这样他自己离开了她，高举起“伟大思想的旗帜”，准备为它而死在大路上！他一定有这种感受，他一定是这样看他自己的行为的。

我还不止一次地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逃跑，就是说当真用两条腿逃跑，而不是简单地乘一辆马车离开？我起初认为，其原因是他五十年来一贯的不讲求实际和在强烈感情影响下产生的荒诞不经的想法。我觉得，在他看来，使用驿马和雇用马车的思想（即使车上有铃铛），一定是太平淡无奇了，与之相反，步行游历，虽然拿着一把伞，却要别致得多，更能表达他的爱和他的报复情绪。但是今天，当一切都已成为往事之后，我想，当时这一切的发生要简单得多：首先，他害怕雇用马车，因为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可能听到风声，强行制止他，这种事她是肯定做得出来的，而他也是肯定会屈服的，那么——伟大的思想就永别了。其次，为了得到驿马使用证，至少必须知道到哪里去。但是彼时彼刻他的最大痛苦就在于他怎么也说不出他要去的地方。因为如果他决定去某一个城市，那

① 法文：斯塔西。按：这相当于俄语中的纳斯塔西娅。
② 法文：作为一名。

么他采取的行动在他自己的心目中刹那间就变成荒诞的、不能实现的了；这一点他清楚地预感到。在这样一个城市里他将做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城市里而不在另一个城市呢？寻找 ce marchand[①]？但是怎么样的商人呢？这里又窜出来第二个也是最可怕的问题。实际上，对他来说没有比 ce marehand 更加可怕的了，他如此突然地不顾一切地出来找他，而实际上不用说最害怕找到他了。不，最好还是大路，这样简简单单地走上大路，向前走去，在可以不想的时候什么也不想。大路漫长又漫长，看不到尽头，就好像人生，好像人的梦想。在大路中包含着思想；而驿马使用证里有什么思想？驿马使用证是思想的终结……Vive la grande route,[②] 以后的事就听天由命吧。

自从那次突然同莉扎意外相遇（我在前面已经描写过了）之后，他继续向前走，心情更加激动，不能自已。大路离斯克沃列什尼基有半俄里，奇怪的是，他起初甚至没有注意到他是怎么走上大路的。在这个时刻要切实地思考或者哪怕是清晰地认识，对他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濛濛细雨一忽儿停止，一忽儿又下了起来；但是他连下雨也没有觉察到。他也没有觉察到，他怎么会把旅行袋背在背上，因此走起来比较轻松一些。他大概这样走了一俄里或者一俄里半，突然站住了，向四周环顾。古老的、黑糊糊的、布满车辙的道路在他面前像一条没有尽头的线延伸开去，路的两旁栽满了白柳；右边是一片片早已收割过的庄稼地，空空荡荡，左边是一丛丛的灌木，灌木丛的后面是片小树林。而远处——远处是一条依稀可见的斜行的铁路线，铁路上升起一趟列车喷出的烟雾；但是列车的声音已经

① 法文：这个商人。
② 法文：大路万岁！

听不见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点儿害怕了，但是这只是瞬间的事。他茫然叹了口气，把旅行袋放在一棵白柳树旁，坐了下来。在坐下来时，他感到一阵寒冷，于是用毯子裹住身子；这时他注意到了天在下雨，便撑开雨伞。就这样他坐了很久，不时咂咂嘴唇，喃喃自语，一只手紧紧握住伞柄。各种影像一个接着一个在他脑海中浮现，杂乱无章地在他眼前闪过。"Lise, Lise,"他想道，"同她一起的还有 ce Mauriece① …奇怪的人们……但是那场奇怪的大火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们说的又是什么，被杀害的又是什么人呢？……我想，Stasie 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煮好咖啡后还在等着我……玩牌？难道我玩牌输过人？嗯……在我们俄国，在所谓的农奴制时代……啊，天哪，那么费季卡呢？"

他吓得浑身一震，向四周张望："也许，在树丛后的什么地方这个费季卡正坐在那里；据说，在这一带地方，他聚集了一伙强盗在大路上行劫？天哪，那我……那我就告诉他事情的全部真相，说我对不起他……说我整整十年因为他而感到痛苦，比他当兵的时间还长，我还……我把钱包给他。嗯，j'ai en tout quarante roubles; il prendra les roubles et il me tuera tout de même. ②"

由于恐惧他不知什么原因把伞收了起来，放在身边。远处，在从城里来的路上出现了一辆大车。他心神不安地开始仔细观察。

"Grâce à Dieu, ③ 这是一辆大车，而且走的是慢步；不可

① 法文：这个莫里斯（相当于俄文中的马夫里基）。
② 法文：我一共只有四十个卢布；他拿去我的钱，还是要把我杀掉的。
③ 法文：谢天谢地。

能有危险。这些当地的瘦弱的驽马……我总是爱谈马的品种……不对，这是彼得·伊里奇常在俱乐部里谈品种，我当时使他做不成牌，et puis,[1] 那后面是什么呀？……好像车里坐着一个妇女。一个农妇和一个农夫——cela commence à être rassurant。[2] 农妇在后面，农夫在前面，——C'est très rassurant。[3] 他们后面还有一头母牛用绳缚住牛角拴在大车上。c'est rassurant au plus haut degré.[4]"

大车走到他跟前，这是一辆相当坚实像样的农家大车。农妇坐在一个鼓鼓囊囊的袋子上，农夫坐在赶车人的座位上，两脚在冲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这一边搭拉下来。车子后面真的有一头棕红色的母牛，牛角用绳子系住，慢吞吞地走着。农夫和农妇瞪大眼睛瞧着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同样瞪视着他们，但是，当大车从他身边走过大约二十步的时候，他急忙站了起来，赶了过去。在大车的旁边他自然感到安全一些，但是赶上以后，他立刻又忘了一切，又沉浸于他那些零乱的思绪和幻影之中。他一步步走着，当然不会想到，对于农夫和农妇来说，他此时是大路上所能遇到的最令人惊讶的神秘莫测的对象。

"如果您不见怪的话，我想问问您是什么人哪？"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心不在焉地朝农妇瞥了一眼的时候，她终于憋不住了。她大约二十七八岁，长得很结实，乌黑的眉毛，绯红的面颊，两片温柔地微笑着的殷红嘴唇下面露出两排雪白而整齐的牙齿。

---

① 法文：后来。
② 法文：这开始使我放心。
③ 法文：这很使人放心。
④ 法文：这使人极为放心。

"您……您这是同我说话吗?"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又悲切又惊奇地喃喃问道。

"准是做买卖的。"农夫挺有把握地说,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约莫四十岁,脸盘宽大,长相不笨,留着一部略带棕红色的大胡子。

"不,我不能算是买卖人,我……我……moi c'est autre chose.[①]"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勉强搪塞着,为了防止意外,他稍微走慢几步,落到大车后面,因此他现在与母牛并排行走了。

"那么准是个老爷。"农夫听到他说的外国话,断定说。他猛拉了一下马。

"所以我们才这样瞧着您,您好像是出来散步吧?"农妇又好奇地问道。

"这……您是问我?"

"外国人有时乘火车到这里来,看您的靴子好像不是这里的……"

"是军人的靴子。"农夫自得地郑重其事地插入说。

"不,我不是什么军人,我……"

"多好奇的女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心里愤愤地想,"他们这么瞪着我看……mais enfin[②] …总之,真奇怪,好像我对不起他们似的,实际上我没有任何对不起他们的地方。"

农妇同农夫悄悄说了几句话。

"如果您不感到委屈,我们可以带您走,只要大家高兴就行。"

---

① 法文:我完全是另外一种人。
② 法文:说到底。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突然回过神来。

“好，好，我的朋友们，我很高兴，因为我很累了。可我怎么上来呀?”

“这太奇怪了，”他心里想，“我这么长时间傍着这头母牛走，竟没有想到求他们让我搭车……这个‘现实生活’包含着非常典型的东西……”

不过，农夫仍没有让马停下来。

“您到哪里去呀?”他用稍带不信任的口吻问道。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没有马上听懂。

“准是去哈托沃吧?”

“去哈托沃？不，倒不是哈托沃……而且我不十分熟悉，虽然听说过。”

“哈托沃镇，镇，离开这里九俄里。”

“镇？Cest charmant.[①] 所以我好像听说过……”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还在走着，还没有让他坐上车去。一个天才的想法闪现在他头脑里。

“你们也许以为我……我有身份证，我还是个教授，就是说，如果你们愿意知道的话，我是个教师……但却是最大的。我是最大的教师。Qui，ce comme，ca quant peut traduire.[②] 我很想上车，我可以给您买……我买瓶酒答谢您。”

“您得付半个卢布，老爷，路很难走。”

“要不我们就太亏啦。”农妇插嘴道。

“半个卢布。好吧，我给半个卢布。Cest encore mieux，j'ai

---

① 法文：那好极了。

② 法文：对，可以这样翻译。

en tout quarante roubles, mais...[1]

农夫把车停了下来，两个人一起使劲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拉到大车上，让他同农妇并排坐在袋子上。头脑中的思想旋风还没有停息。有时他自己也感觉到，不知怎地他思想非常不集中，想的不是该想的事，对此他自己也纳闷。他意识到自己的头脑出了毛病。这种意识使他常常感到十分痛苦，甚至伤心。

"这……这怎么后面有一头牛?"他自己突然问农妇。

"您怎么啦，老爷，难道刚才没有看见?"农妇笑了起来。

"在城里买的，"农夫插进来说，"知道吗，我们自己的那头牲口春天就死了；是牛瘟。我们周围的牛都死啦，都死啦，活下来的还不到一半，你去哭哭啼啼吧!"

他又一鞭抽打了陷在车辙里的驽马。

"是啊，我们俄国常有这样的事……而且一般说来我们俄国人……常有这样的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没有把话说完。

"如果您是教师，那到哈托沃去干什么? 还是要到更远的地方去?"

"我……就是说，我并不是要到更远的地方去……C'est-à-dire[2]，我要到一个商人那里去。"

"去斯帕索夫，是吗?"

"是的，是的，正是去斯帕索夫。不过，这没有关系。"

"您要是去斯帕索夫，而且是走着去，那么穿着您这双靴子得走一个星期。"农妇笑了起来。

---

① 法文：这更好，我有四十个卢布，但是……

② 法文：就是说。

“您说得对，不过这没有关系，mesamis[①]，没有关系。”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耐烦地打断她说。他想：

“这些人太好奇了；不过女的比他说得好，我注意到，自从二月十九日[②]以后他们的语言有了点变化，而且……我去斯帕索夫还是不去斯帕索夫，有什么相干？不过我会给他们钱的，他们还缠着我干什么？”

“要是去斯帕索夫，那要乘轮船。”农夫不肯罢休。

“的确是这样，”农妇很兴奋地插进来说，“因为要是乘马车沿湖岸走，那得绕个大弯，多走三十俄里。”

“有四十俄里。”

“明天下午两点钟您正好能在乌斯季耶沃赶上轮船。”农妇证实说。但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闭口不做声了。两个问问题的人也不做声了。农夫不时抖动缰绳，催马前进；农妇偶尔和他简短地交谈几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打起盹来。当农妇笑嘻嘻地推醒他的时候，他看到自己已在一座相当大的村庄里，在一座有三扇窗户的农舍大门口，他感到十分惊奇。

“您打盹了，老爷？”

“这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在哪里？啊，对了……没有关系。”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叹了一口气，从大车上爬下来。

他忧郁地环顾四周，觉得农村的景象很奇怪，而且不知什么原因显得十分陌生。

“噢，半个卢布，我给忘了！”他对农夫说，动作显得过分仓促；看来他害怕同他们分别。

---

① 法文：我的朋友们。

② 是1861年沙皇宣布农奴制改革的那一天（俄历2月19日，公历3月3日）。这里是指农奴解放以后。

"到屋里再算吧，请进。"农夫请他进去。

"屋里挺好的。"农夫鼓励他说。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踏上摇摇晃晃的门廊。

"这怎么可能呢?"他轻声说，他深感不解，提心吊胆，但还是走进了农舍。"Elle l'a Voula.①"——他心里感到一阵刺痛，他又突然忘记了一切，甚至忘记了他已走进了农舍。

这是一座敞亮的相当整洁的农家木房子，有三扇窗户，分隔成两个房间；不能说是一家客栈，而不过是一座根据老习惯供熟悉的过往客人住宿的客舍罢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毫不拘束地走到客人坐的角落里。他忘了问好，坐下来后又陷入了沉思。在途中经受了三小时的风吹雨打之后，这时一股十分惬意的温暖感觉传遍了全身。甚至背上那一阵阵时断时续的寒颤（这是那些特别神经质的人发寒热时经常有的现象），在从寒冷的地方突然走到暖和的地方以后，他也觉得出奇的惬意。他抬起头，女主人正在炉边烤的发面煎饼的甜美香味扑鼻而来。他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向女主人探过身子去，喃喃地说：

"这是什么？这是发面煎饼？Mais...c'est charmant.②"

"您要不要来一点，老爷?"女主人立即客气地问他。

"要，正想要，而且……我还想请您给我点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活跃了起来。

"生个茶炊？太高兴啦。"

女主人用一个带有很大的蓝色花纹的大盘子端上几张发面煎饼——有名的薄薄的、一半用小麦粉做的农家发面煎饼，浇

① 法文：这是她所希望的。
② 法文：但是……这太美了。

上滚烫的新鲜奶油，真是美味无穷，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津津有味地尝了尝。

“这么多油啊！好吃极了！如果再来 un doiqt d'eau de vie[1]，那可美了。”

“您是不是想要点伏特加，老爷？”

“正是，正是，一点点，un tout petit rien。[2]”

“就是说，买五戈比？”

“买五戈比，——买五戈比，——买五戈比，——买五戈比，un tout petit rien。”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面带幸福的微笑连连称是。

如果你请一位普通老百姓替你做什么事情，如果这是他能够做的也是他愿意做的，那么他会尽心竭力、热情周到地去做，但是如果你请他替你去买伏特加，——那么一般的平静的殷勤就会突然变成急急忙忙的兴高采烈的热情，几乎像亲人一样关怀你。去买酒的人——虽然喝酒的只是你，不是他，而且他预先就知道，——仍然好像分享着你将享受到的乐趣……没有过三四分钟（酒店相距只几步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面前的桌子上已经摆上半瓶伏特加酒和一只浅绿色的大酒杯。

“这全是给我的！”他十分惊奇，“我经常喝伏特加，但从来不知道，五戈比能买这么多酒。”

他斟了一杯酒，站了起来，带着几分庄严的神色穿过房间走到另外一个角落，那里坐着曾经与他并坐在口袋上的同路人，那个一路上喋喋不休地盘问他的黑眉毛农妇。她发窘了，本来想推辞，但说了礼节上该说的话之后，她终于站了起来，

---

① 法文：一点点伏特加。
② 法文：真正一点点。

恭恭敬敬地按一般妇女的喝法分三口把酒喝完了，然后，脸上显露出十分痛苦的样子，把酒杯还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向他鞠了一躬。他也一本正经地向她鞠躬答礼，回到自己的桌边，那神气还很自豪哩。

这一切都是在一时的灵感之下做的；在一秒钟之前他自己也不知道会去请农妇喝酒的。

“我完全、完全能够同平民百姓交往，我一向就是这样对他们说的。”他自满地想道，一面把酒瓶里剩下的酒给自己斟入杯中；虽然已不满一杯，但酒暖和了他，使他振作起来，甚至还有点上头。

“Je suis malade tout à fait mais ce n'est pas trop mauvais d'être malade.①”

“您不想要一本吗？”他听到身边一个女人轻轻的声音。

他抬起眼睛，惊奇地看到面前站着一位女士——une dame et elle en avait l'air,② 她已年过三十，外表非常朴素，穿着城里人的服装，一件深色的连衫裙，肩上披着一块很大的灰色披巾。她和蔼可亲，很快就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喜欢上她了。她刚从外面回到农舍来，这里留着她的东西，就放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座位旁的长板凳上，其中有一只公文包（他记得他一进来就好奇地看了它一眼）和一只不很大的漆布口袋。她从口袋里拿出两本封面上烫着十字、装订得很精美的书，把它们送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面前。

“Eh…mais je crois que c'est Evangeile.③ 我非常高兴……

① 法文：我完全病了，但是生病也并不是坏事。
② 法文：她有的正是女士的外表。
③ 法文：哎哟……这好像是福音书。

啊，我现在明白了……Vous êtes ces qu'on appelle[①]福音书推销人；我在报上看到不止一次了……半个卢布？”

“三十五戈比一本。”福音书推销人回答。

“非常高兴。Je n'ai rien contre l'Evangile，et...[②] 我早已想再读一遍了……”

这时他头脑中闪过一个思想，他没有读福音书至少已经快三十年了，大约七年前读了勒南的《耶稣的一生》[③]才记起了一点儿。由于他没有零钱，他取出四张十卢布的钞票——这是他的全部财产。女主人自告奋勇去换钱，这时他注意一看，才发现农舍里已经挤满了相当多的人，大家早已在观察他，而且好像还在议论他。他们还在议论城里的火灾，说得最多的是大车和母牛的主人，因为他才从城里回来。他们议论着纵火案，议论着什皮古林厂的工人。

“他在路上可没有同我谈大火，一句话也没有说，而现在什么都谈了。”不知什么缘故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

“我的爷，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我见到的是您吗，老爷？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难道您不认识我了吗？”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叫道，他外表像一个老家奴，剃光了胡须，穿着一件大翻领的大衣。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吓了一跳。

---

① 法文：您就是所谓的……

② 法文：我一点不反对福音书，并且……

③ 勒南（18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他的著作《耶稣的一生》出版于1863年（的确是在《群魔》写作时的七年之前），受到教会的猛烈攻击。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这是一本反基督教的书，所以把它列入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所读的书当中。——俄编注

"对不起,"他喃喃说,"我不太记得您了……"

"您记不起来啦!我是阿尼西姆呀,阿尼西姆·伊万诺夫。我在已故的加加诺夫老爷那里当差,在已故的阿芙多季娅·谢尔盖耶芙娜那里见到过您和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好多次。她差我给您送书,还两次差我给您送彼得堡的糖果……"

"噢,对啦,我记得你,阿尼西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笑了一笑,"你住在这里?"

"在斯帕索夫附近,老爷,在B修道院,阿芙多季娅·谢尔盖耶芙娜的妹妹玛尔法·谢尔盖耶芙娜的村子里,您老人家也许记得,她去参加舞会,从车子里跳出来,跌断了一条腿,现在她老人家住在修道院附近,我在侍候她,现在呢,您老人家也看到,我准备到省城去,去探望亲戚……"

"是呀,是呀。"

"看到您,我可真高兴,从前您待我很好,老爷,"阿尼西姆幸福地笑着,"您这是准备到哪里去呀,老爷?看来好像只有您一个人……您好像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门,是吗,老爷?"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怯生生地瞧了他一眼。

"是到我们斯帕索夫去吗?"

"对,我到斯帕索夫去。Il me semble que tout le monde va à Spassof...①"

"您是去看望费奥多尔·马特韦耶维奇吧?他老人家见到您一定会很高兴的。他从前多么敬重您;现在还不止一次提到您……"

"对,对,也要去看望费奥多尔·马特韦耶维奇。"

"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怪不得这里的庄稼人觉得奇

① 法文:我觉得,好像所有人都到斯帕索夫去……

怪，他们好像遇到您老爷在大路上步行。他们都是些蠢人。”

“我……我这是……我，知道吗，阿尼西姆，同人家打赌，像美国人一样，赌我一定能步行走到那里，于是……”

他的额头和两鬓都冒汗了。

“一定是这样，老爷，一定是这样。”阿尼西姆以无情的好奇心仔细听着。但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却再也受不住了。他感到如此之窘，恨不得站起身来走出农舍去。但是茶炊端上来了，这时不知到什么地方去的卖书女人也回来了。他好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似地抓住她，请她一起喝茶。阿尼西姆把位置让出来，走了出去。

那些庄稼人的确感到纳闷：

“这是个什么人？发现他时他在大路上步行，他说他是个教师，穿着又像个外国人，头脑像小孩子一样简单，回答问题牛头不对马嘴。好像是从什么人那里逃出来的，身边还有钱！”他们开始想向上司报告——“因为不管怎样，城里不很太平”。但是阿尼西姆一出来，立即把一切疑惑都排除了。他走到穿堂间，告诉所有愿意听的人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是什么教师，“他自己是大学问家，正在研究各种高深的学问，本人过去是这里的地主，在斯塔夫罗金上将夫人那里已经住了二十年，是家里最重要的人物，全城的人都十分敬重他。他在贵族俱乐部常常一个晚上就花掉五十、一百个卢布，是一个有品位的文官，相当于军队里的中校，比上校只低一级。至于谈到钱嘛，由于通过斯塔夫罗金上将夫人他随时都能得到钱，所以多得不计其数，”等等，等等。

“Mais c'est une dame, et très comme il faut,[①]” 斯捷潘·特

① 法文：这真是一位夫人，而且很有教养。

罗菲莫维奇摆脱了阿尼西姆的进攻，一面休息，一面以愉快的好奇心观察着自己邻座那位推销《福音书》的女人。她喝起茶来却不像一个夫人，她把茶倒在茶碟里，端起茶碟子喝着，一面咬着糖块。“Ce petit morceau de sucre ee n'est rien,[1] 她身上有一种高贵的独立的气质，但同时又很文静。he comme il faut tout pur,[2] 只不过另有一种情调。”

他很快从她口中知道，她叫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乌利季娜，家住在 K 地，那里有一个寡妇姐姐，是小市民；她自己也是寡妇，她丈夫因任职多年由上士提升为少尉，在塞瓦斯托波尔牺牲了。

“可您还这样年轻，Vous n'avez pas trente ans。[3]”

“三十四了。”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笑了一笑。

“怎么，您还懂法语？”

“懂一点，我在那以后在一户贵族人家住了四年，从孩子那里学来的。”

她说，丈夫死时她才十八岁，有一段时间在塞瓦斯托波尔当看护，后来又在许多地方住过，现在四处奔波，在卖《福音书》。

“Mais mon Dieu,[4] 我们城里发生了一桩奇怪的、甚至非常奇怪的事情，那不是您吧？”

她脸红了；原来，这正是她。

“Ces Vauriens, ces malheureux![5] ...”他开始用气得发抖

---

① 法文：这一小块糖——这不要紧。
② 法文：相当有教养。
③ 法文：您还不到三十岁。
④ 法文：天哪！
⑤ 法文：这些流氓，这些卑鄙家伙。

的声音说道，令人痛心憎恨的回忆在他心里引起痛苦的反响。有一会儿他好像走了神。

“哎呀，她又走了，”他转过神来，发觉她又不在身边了，“她不住地出去，好像有什么事；我发现她甚至很不安……Bah，je deviens égoiste…①”

他抬眼一瞧，又看到阿尼西姆，但这一次却在令人恐怖的氛围下。整座木屋里都挤满了庄稼汉，显然他们都是阿尼西姆带进来的。这里有农舍的主人，还有买母牛的农夫，另外还有两个农夫（后来知道是马车夫），还有一个小个儿的喝得半醉的人，穿着农夫的衣服，但剃光胡须，很像喝酒喝穷了的小市民，他说话最多。所有这些人都在议论他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买牛的农夫坚持说，沿湖岸绕道走要多走四十俄里，因此一定得乘轮船。半醉的小市民和农舍主人激烈反对：

“因为，我的老兄，如果他老人家乘轮船过湖，当然要近一些；这是事实；可是现在这个时候轮船可能不会来了。”

“会到的，会到的，还会走一个星期。”阿尼西姆比谁都热烈。

“就算是这样吧，可它不会准时来，因为季节已经晚了，有时在乌斯季耶沃一等就是三天。”

“明天会来的，明天两点钟会准时来的。晚上之前就会准时到斯帕索夫，老爷。”阿尼西姆十分卖劲地说。

“Mais qu'est ce quil a cet homme?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浑身发抖，胆战心惊地等候着自己的命运。

两个马车夫走上前来，开始谈起价钱来；到乌斯季耶沃要

---

① 法文：哎呀，我成了只顾自己的人了……

② 法文：但是这个人要什么呢？

价三个卢布。其余的人嚷道，这价钱不吃亏，是要这个价，从这里到乌斯季耶沃整个夏天都是这个价。

“但是……这里也很好……我不想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含糊不清地说。

“好，老爷，您说得对，斯帕索夫现在可好哩，而且费奥多尔·马特韦耶维奇见您去了不知会有多高兴。”

“Mon Dieu，mes amis,① 这一切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最后，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回来了。但她在长板凳上坐下，神情沮丧，愁容满面。

“我去不成斯帕索夫了！”她对女主人说。

“怎么，您也去斯帕索夫？”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精神一振。

原来，一位女地主，纳杰日达·叶戈罗芙娜·斯韦特利钦娜，吩咐她昨天就在哈托沃这里等她，答应顺便把她带到斯帕索夫去，可是她的马车却没有来。

“现在我可怎么办呢？”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反复说道。

“Mais，ma chère et nouvelle amie,② 我同那个女地主一样，可以把您带到这个，叫什么来着，到这个村子去，我已经租了马车，明天，——嗯，明天我们一起到斯帕索夫啦。”

“您难道也去斯帕索夫？”

“Mais que faire，et je sais enchanté!③ 我非常高兴把您送到；瞧，他们愿意去，我已经雇了……你们当中我雇了谁呀？”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突然非常想去斯帕索夫了。

① 法文：天哪，我的朋友们。
② 法文：但是，我亲爱的新朋友。
③ 法文：但为什么不呢，我太高兴了！

一刻钟之后他们已经坐上一辆有篷的四轮轻便马车：他非常活跃，十分满意，她拿着她的口袋、面带感激的笑容坐在他旁边。阿尼西姆扶他们上车。

“一路顺风，老爷，”他卖力地在车子旁忙碌着，“见到您我们真太高兴啦！”

“再见，再见，我的朋友，再见！”

“您会见到费奥多尔·马特韦耶维奇的，老爷……”

“对，我的朋友，对……我会见到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的……现在再见了。”

二

“您知道吗，我的朋友，请您允许我把自己称为您的朋友，n'est - ce pas?[①]”马车一启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就急忙开口说，“知道吗，我……j'aime le peuple, c'est indispensable, mais il me semble que je ne l'avais jamais vu de près. Stasie...cela va sans dire qu'elle est aussi du peuple...mais le Vrai peuple,[②] 就是说真正的，在大路上碰到的真正的老百姓，我觉得，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我究竟到哪里去……不过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咱们不去提它了。我好像有点儿说得过分了，但是这似乎是因为我说得太快了。”

“您好像身体不舒服，先生。”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仔仔

---

① 法文：不是吗？

② 法文：我喜欢平民百姓，这是必要的，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贴近看到过平民百姓。纳斯塔西娅……她当然也是平民……但是真正的平民……

细细地但又恭恭敬敬地察看他。

“不，不，只要把毯子盖上就行了，不过这风吹来凉飕飕的，甚至太凉了一点儿，但是，我们且把这个忘掉。主要是，我想说的不是这个。Chère et incomparable amie,[①] 我觉得，我几乎可说是一个幸福的人；幸福的原因是您。对我来说，幸福总是有损无益的，因为我马上就会宽恕我所有的敌人……”

“那就宽恕他们吧，这很好嘛，先生。”

“并不总是如此，Chère innocente. h'Evangile ... Voyez vous, désormais nous le prêcherons ensemble.[②] 我将很乐意推销您那些精美的小册子。对，我感到，这可能是个好主意，quelque chose de très nouveaudans ce genre。[③] 老百姓是笃信宗教的，Cest admis,[④] 但是他们还不知道福音书。我可以给他们讲解……在口头讲解当中我可以纠正这本了不起的书中的一些错误，当然，我准备以极大的尊敬对待这本书。就是在大路上我也会是一个有益的人。我一向是一个有益的人，我总是对他们这样说的，et à cette chère ingrate...[⑤] 啊，让我们宽恕，宽恕，首先让我们宽恕所有人，而且永远……让我们相信，他们也会宽恕我们。对，因为所有人对别人都是有过错的。所有人都有过错！”

“您这话真是说得太好了，先生。”

“是啊，是啊，对……我感觉到我说得很好。我将对他们

① 法文：亲爱的无比美好的朋友。

② 法文：亲爱的天真的人。福音书……您看好吗，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宣扬它。

③ 法文：在这方面完全是一件新鲜的事情。

④ 法文：这是确定的。

⑤ 法文：还对这个亲爱的忘恩负义的女人……

说得很好，但是，我想说的主要是什么呀？我说话总是岔开去，不记得……您允许我不离开您吗？我感觉到，您的目光，还有……我甚至对您的举止感到奇怪：您很朴实，说话很谦卑，口口声声称我先生，喝茶的时候把茶从杯子倒到茶碟里……口里含着那块很不像样的糖，但是您身上有种很美好的东西，我从您的面容看到……咳，不要脸红，不要因为我是男人而害怕我。Chère et imcomparable，pour moi une femme c'est tout.① 我不能不生活在女人身边，但只有在女人身边……我说得太、太杂乱无章了……我怎么也记不起来，我想说些什么。啊，那些上帝总是安排一个女人在他身边的男人，真是太幸福了，并且……并且我甚至认为我有点儿太兴奋了。甚至在大路上也有崇高的思想！这，——这就是我想说的，——关于思想，我现在终于记起来了，可刚才一直总是想不起来。为什么他们把我们往远处送？那里也很好嘛，而这里——cela devient trap froid. A propos，j'ai en tout quarante roubles et Voilà cet argent,② 拿着，拿着，我不善于用钱，我会丢失的，还会被别人拿走，而且……我觉得我想睡了；我脑子里好像有什么在旋转。这样旋转着，旋转着，旋转着。啊，您多善良，您给我盖上什么了？”

“您一定是发寒热了，我给您盖上了我的被子，不过关于钱的事，先生，我想……”

“看上帝的面子，n'en parlon plus，parce que cela me fait mal,③ 啊，您心多好！”

① 法文：亲爱的无比美好的朋友，对我来说，女人就是一切。
② 法文：天太冷了。顺便说说，我一共有四十个卢布，喏，就是这些钱。
③ 法文：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因为这使我难过。

不知怎地他不久就停止说话，很快就睡着了，身上一阵热，一阵冷。他们走的十七俄里乡间土路并不平坦，车颠簸得很厉害。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时醒来，急促地从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塞到他头底下的小枕头上抬起身来，抓住她的手问道："您在这里吗?"好像害怕她会离他而去似的。他还告诉她，他梦见一张张开的大嘴和两排牙齿，使他讨厌极了。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很为他担忧。

马车夫直接把他们送到一座有四扇窗户的农村大木房，院子里还有几间供人住的厢房。已经醒来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便急忙走了进去，径自进入第二间，也是房子中最宽敞、最好的房间。他那睡眼惺忪的脸显出一副十分操心的表情，他立即向女主人——一个高大结实、四十岁光景、头发乌黑、几乎长着小胡子的农妇——解释，要求整个房间归他使用，"把房门关上，不再让任何人进来，parce que nous avons à parler①"。

"Qui，j'ai beaucoup à vous dire，chère amie.② 我会付钱给您的，我会付钱的!"他向女主人挥动着胳膊。

他虽然很着急，但不知怎的舌头却不听使唤。女主人听完他的话，面露不快之色，但保持沉默，表示同意，不过在同意之中令人预感到有些险恶的成分。他什么也没有注意到，急忙(他着急得很)要她出去，立即尽快地送上饭来，"一刻都不要耽搁"。

这时长小胡子的农妇忍不住了。

"我们这里可不是给您开的旅店，老爷，我们不给过路的客人备饭。煮点虾，生个茶炊，那还可以，此外就什么也没有

① 法文：因为我们要谈谈。
② 法文：对，我有很多话要对您说，亲爱的朋友。

了。鲜鱼要到明天才有。”

但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又挥动起胳膊，愤怒地不耐烦地反复说道：“我会付钱的，只要快一点儿，快一点儿。”最后商定给他烧碗鱼汤和一只烤鸡。女主人说，整个村子里搞不到一只母鸡，不过她同意去找找看，但那神气好像是帮他大忙似的。

她一出去，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马上就坐到长沙发上，让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坐在他身旁。房间里有一张沙发，还有几把圈椅，但样子都非常难看。总的说来，整个房间是一些城市样式和地道农村气味拙劣的混合，十分难看。房间相当宽敞（隔墙后分出一小间，那里放着床），裱着黄色的陈旧破烂的墙纸，墙上贴着一些以神话故事为题材的吓人的石印画，上座有一长排圣像和铜制的折叠式神像，家具是古怪的大杂烩。但是对这一切他甚至没有瞧上一眼，甚至没有看一看窗外离农舍十俄丈以外就是一个浩瀚的大湖。

“咱们终于单独在一起了，咱们谁也不让进来！我要把所有事情，所有事情，从头讲给您听。”

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不安地、甚至十分不安地制止他：

“您知道吗，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

“Comment，vous savez déjà mon nom?①”他喜滋滋地笑了一笑。

“我刚才听您同阿尼西姆·伊万诺夫讲话时，从他口中听到的。不过，我自己想冒昧对您说……”

于是她急促地悄声告诉他——一面还不住地转过头去瞧瞧关着的门，唯恐别人在偷听——说这个村庄不安全，说这里的

① 法文：怎么，您已经知道我的名字了？

老百姓虽说都是渔民，但是每年夏天都以敲诈旅客为生。这座村庄不是在大路边，而是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旅客到这里来，只是因为轮船在这里停靠；当轮船不来的时候，（因为只要天气有点儿不好，轮船就无论如何也不会来了，）——那时几天下来，这里就聚集了许多旅客，村庄里的所有农舍都住满了人，房主人等待的就是这样的机会；因为每样东西都要收三倍的钱，这座农舍的主人骄傲自大，因为在本地他算得上一个富翁了。他那张大渔网就值一千卢布。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几乎带着责备的神色瞧着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十分激动的脸，几次做手势制止她。但是她坚持己见，把话说完了；据她说，她今年夏天就到这里来过，是同城里的一位“非常高贵的太太”同来的，也在这里过夜，等轮船到来，甚至等了整整两天，受了那么多罪，回想起来都感到可怕。“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单独要了这间房，先生……我只不过想警告您，先生……那里，在那个房间里已经住了人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和一个年轻人，还有一个带着几个孩子的太太，到明天两点钟以前房子里会挤满人，因为轮船已经两天没有来了，明天一定会来的。因为您单独要了一个房间，又要他们供应饭，又得罪了其他客人，他们会向您要很大一笔钱，就是连京城里都没有听到过的价钱，先生……”

但是，他感到痛苦。真正地感到痛苦。

“Assez, mon enfant,[①] 我恳求您；nous avons notre argent, et après——et après le bon Dieu.[②] 我甚至感到奇怪，像

① 法文：够了，我的孩子。
② 法文：我们有钱，而且，而且还有上帝保佑。

您这样有崇高思想的人…… Assez，assez，Vous me tourmentez.[①]”他歇斯底里地说，“广阔的未来在我们的前面，而您……您恐吓我，让我为未来担忧……”

他马上就开始讲述自己的历史，讲得那么急急忙忙，起初甚至叫人摸不着头脑。他讲了很长时间。主人送来了鱼汤，又送来了母鸡，最后送来了茶炊，而他一直讲着……他讲得有点古怪，有点儿病态，因为他的确有病。这是他的脑力突然处于紧张状态之下，其结果当然——这一点在他讲述时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就忧心忡忡地预见到了，——一定会立即影响他已经垮了的身体，表现为后来的精力急剧衰竭。他几乎从儿童时代开始讲述，那时“他无忧无虑地在田野上奔跑”；一个小时以后才讲到他的两次婚姻和在柏林的生活。不过我不敢笑他。这里他讲的事情对他来说的确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用现代语言来说，几乎可以说是生存竞争。他看到已经选定作为终身伴侣的女人坐在他面前，因此可以说，急于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她。他的天才不应该不让她知道……也许他过于高估了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的才智，但是他已经选择了她，他不能没有女人。他自己从她脸上清楚地看到，她几乎完全不懂他说的话，甚至最主要的东西。他思忖道：

“Ce n'est rien，nous attendrons,[②] 暂时她可以以她的直觉来理解。”

“我的朋友，我唯一需要的只是您的心！”他中止他的叙述，对她激动地叫道，“您现在瞧着我的这种可亲可爱的迷人的目光。哎呀，您别脸红。我已经对您说过……”

---

① 法文：够了，够了，您使我痛苦。
② 法文：这不要紧，我们可以等待。

后来他所讲述的自己生平，几乎变成整篇学术论文。他侃侃而谈，说什么从来就没有人能理解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而“在俄罗斯多少天才人物遭到毁灭”，使可怜的陷入困境的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更加茫然不解了。他说的话“都是那么高深”，她后来苦恼地告诉别人说。她稍稍瞪大眼睛听他说着，显然感到痛苦。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到我们的“进步人士和统治人物”的时候，突然说起幽默话和最尖刻的俏皮话来，她在苦恼之余甚至两次以笑来回报他的笑，但结果她的笑却比哭还难看，以至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自己到头来也感到十分尴尬，因此他以更大的激情和愤慨大肆攻击起虚无主义者和“新人”来了。这时他简直把她给吓坏了，只有当他开始讲他的罗曼史的时候，她才稍微休息了一下，不过好景不长，也没有休息多少时间。女人总是女人，哪怕她是修女。在他讲述他的风流韵事的时候，她笑着，摇着头，不一会儿又满面绯红，垂下眼睛，把个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欢喜得心花怒放，思如泉涌，甚至编造了许多子虚乌有的事。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在他口中成了褐眼黑发的大美人（使彼得堡和欧洲许多都城都为之倾倒），她丈夫死了，“在塞瓦斯托波尔饮弹身亡”，只是因为他自己感到配不上她的爱，因此拱手让位给他的情敌，当然这个情敌就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您别害羞，我的文静的好女人，我的基督徒！”她对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叫道，他自己对他所讲的一切几乎信以为真了，“这是一种高尚的、一种十分微妙的感情，因此我们俩一辈子都没有相互表白过心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他在后面讲到的碧眼金发女郎（如果这个女郎不是达丽娅·帕夫洛芙娜，我真不知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这里指的是谁了）。这位碧眼金发女郎在各方面都受恩于褐眼黑发女人，作为远亲，她在她家长大。褐眼

黑发女人终于注意到碧眼金发女郎钟情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于是就把自己的心事深深埋在胸中。碧眼金发女郎这方面也注意到褐眼黑发女人钟情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于是也把自己的心事深深埋在胸中。这样三个人都因为相互谦让而筋疲力尽，就这样把自己的心事深深地埋在胸中，默默地度过了二十年。"啊，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感情啊！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感情啊！"他感叹道，因为衷心激赏而啜泣起来。"我看到她的（褐眼黑发女人的）成熟的美，看到她每天'带着心灵的创伤'走过我身边，好像因为自己的美而害羞。"（有一次他说，"因为自己的肥胖而感到害臊"。）最后，他逃跑了，抛弃了这个二十年来的热病似的幻梦。——Vingt ans![①] 于是现在他走在大路上……然后，在他的头脑发热的情况下，他开始向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解释，今天这"如此偶然的又是命中早已注定永不分离的相逢"意味着什么。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窘极了，终于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甚至都要在她面前跪下来了，她禁不住哭了。暮色愈来愈浓；两人在紧锁的房间里已经度过了好几个小时……

"不，最好您让我到那屋去，先生，"她喃喃地说，"不然的话，别人说不定会有想法的，先生。"

她终于摆脱了；他让她出去，答应马上就上床就寝。告别的时候他抱怨他的头很疼。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进来的时候就把她的旅行袋和东西留在第一个房间里，打算同主人一家在一起过夜；但是她却没有能休息得成。

夜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轻霍乱症又发作了。我和他的朋友们对他的这个病都非常熟悉——它往往是神经过度紧

---

① 法文：二十年！

张或者精神受到刺激引起的。可怜的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一夜没有睡觉。为了照料病人，她常常需要到房舍外面去，进出都得通过主人的房间，因此睡在这里的旅客和女主人便抱怨责怪，最后，当她在凌晨想要点火生茶炊时，他们甚至骂了起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发病的时候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有时他迷迷糊糊地觉得茶炊拿进来了，有人给他喝水（马林果汁），为他的胃、胸口做热敷。但是他几乎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她守候在他身边，她进进出出，把他从床上扶下来，又把他扶着躺下去。半夜后三点钟时他感到好一些，他坐了起来，把两脚从床上放下，什么也不想，伏倒在她面前的地板上。这已经不是他不久前的下跪了；他简直匍匐在她的脚边，吻着她的裙裾……

“别这样，先生，我完全不配。”她喃喃说，使劲把他拉起来，扶上床去。

“我的救命恩人，”他在她面前虔敬地十指交叉合起双手。“Vous êtes noble comme une marquise![①] 我——我是坏蛋。我一辈子都不正派……”

“您安静点。”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恳求他。

“我刚才跟您说的全是谎话，——为了自我吹嘘，为了往自己脸上贴金，都是由于无聊，——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谎话，啊，坏蛋，坏蛋！”

就这样，轻腹泻转变为另一种发作，歇斯底里的自我谴责的发作。我在谈到他给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写信时已经提到过他的这一间歇性发作的毛病。他突然记起了 Lise，记起昨天早上同她的相遇：“那情景多可怕，她一定出了什么不幸的事，

① 法文：您像一位侯爵夫人那样高贵。

可我没有问，没有了解！我只想着自己！哎，她出了什么事，您知道吗，她出了什么事？”他恳求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告诉他。

然后，他起誓他“不会变心的”，他会回到她（就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那里去。“每天，当她坐上马车去晨间散步时，我们（就是说他一直同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在一起），将偷偷走近台阶，悄悄地瞧着她……咳，我希望她再打我的另一个面颊一巴掌，我非常乐意！我要把我的另一个面颊凑上去，comme dans votre livre![1] 我现在，现在才明白把另一个面颊凑上去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从来没有理解过！”

对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来说，这是她一生中最可怕的两天；她现在一想起来还不免不寒而栗。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病得很厉害，所以尽管这次轮船于下午两点准时到达，他也无法乘船出发；她不能把他一个人丢下不管，因此也没有去斯帕索夫。据她讲，听到轮船开走了，他还感到十分高兴哩。

“那很好，那太好了，”他在床上嘟哝道，“要不然我一直担心咱们要走了。这里这么好，这里比什么地方都好……您不会抛弃我吧？啊，您没有抛弃我！”

然而“这里”并不是那么的好。他对她遇到的麻烦什么都不想知道；他的头脑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他认为他的疾病只是短暂的，很轻的，因此完全不加考虑，而只一门心思地想着，他们怎样一起去推销“这些小书”。他请她读福音书给他听。

“我很久没有读……原书了。如果有人问我，我会答错的；不管怎样，总得准备准备。”

---

① 法文：像在您的书中一样！按：这里指的是福音书。

她在他身旁坐下，打开书来。

“您读得真好，”她才读了一行他就打断她说，“我看到，看到，我没有看错人！”他又说，语音不清，但很兴奋。总的说来，他在无休止的兴奋状态之中。她读了山上布道那一节[①]。

“Assez, assez, mon enfant,[②] 够了……难道您以为这还不够吗?!”

他感到全身乏力，闭上了眼睛。他十分衰弱，但还没有失去知觉。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站了起来，以为他想睡一会儿，但他止住了她：

“我的朋友，我一辈子都在撒谎。甚至当我说到真实情况的时候我也撒谎。我说话从来不是为了真理，而只是为了自己，这我从前也知道，但只有到现在才看清楚……啊，在我一生中我以友谊玷辱他们的那些朋友们现在在哪里呢？所有朋友，所有朋友！Savez vous,[③] 我也许现在也在撒谎；一定是现在也在撒谎。主要是，在我撒谎的时候，我自己相信自己。人生在世，要活着而不撒谎……并且……并且不相信自己的谎言，那是最困难不过的了，对，对，就是这样！不过，等一等，这一切留待以后……现在咱俩在一起，在一起！”他热情地补充道。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怯生生地问道，“要不要到‘省里’去请个医生来?”

他十分震惊。

---

① 在山上布道中（《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7章；《路加福音》第6章）包含了基督的主要戒律。——俄编注

② 法文：够了，够了，我的孩子。

③ 法文：您知道吗。

“为什么？Est - ce que je suis si malade? Mais rien de Sérieux.[①] 咱们为什么要找一些人来？让人家知道了——那怎么办？不，不，不需要任何外人，只要咱俩在一起，在一起！”

“知道吗，”他沉默了一会儿后说，“再给我读点什么吧，这样，随您挑选，什么都行，看到什么就念什么吧。”

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打开书，读了起来。

“翻到哪里就读哪里，随便翻到哪里都可以。”他又说了一遍。

“‘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

“这是什么？什么？哪一部分的？”

“《新约全书·启示录》中的。”

“O, je m'en souviens, oui, l'Apoca lypse. Lisez, lisez,[②] 我想根据书来预卜咱们未来的命运，我想知道您翻到的是什么，您就从使者读下去，从使者读下去。”

“‘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③]

“这……这也是您的书中说的！”他赞叹道，两眼炯炯发光，从床头抬起头来，“我从来没有读过这个精彩的地方！您

---

① 法文：难道我痛得那么厉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② 法文：啊，我记起来了，对，《新约全书·启示录》，读吧，读吧。

③ 语出《新约全书·启示录》，第3章，第14～17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也引用过这段文字。——俄编注

听呀：宁肯冷，冷，不要温，不要只是温，啊，我要证明。不过不要把我丢下，把我孤零零地丢下！咱们能证明，咱们能证明这一点！”

“我不会把您丢下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永远不会丢下您的，先生！”她抓住他的双手，紧紧握在自己手里，按在胸口上，两眼噙着泪瞧着他。（“我那时真可怜他，”她后来告诉别人说。）他的嘴唇翕动，好像在抽搐。

“不过，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我们究竟怎么办呢？要不要通知您的什么熟人或者什么亲戚？”

但是，他立即惊慌万分，使她后悔自己再次提到这件事。他心惊胆战哆哆嗦嗦地恳求她不要叫任何人来，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他要她答应，一面又劝说她：“任何人都不要，任何人都不要！咱们单独在一起，只要咱们两个人，nous partirons ensemble。①”

另一桩很糟糕的事情是，主人们也开始担起心来，他们咕哝着，缠住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她付给他们钱，又把钱拿出来给他们看。这使情况暂时缓和下来；但是主人要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身份证。病人高傲地微笑着，指指他小小的旅行包；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在包里找到他的退职证书或者类似的一个文件，他这一生就是拿这个文件当身份证的。主人仍不肯甘休，说“应当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因为我们这里不是医院，万一死了，可能还会出什么事情；我们会遭殃的。”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同他谈起请大夫的事，但是算了一算，如果到“省里”去请大夫，那么得花很多钱，结果当然只好放弃请大夫的任何念头。她忧心忡忡地回到病人身边。斯捷潘·

① 法文：我们一起走。

特罗菲莫维奇越来越虚弱了。

“现在再给我读一个地方……关于猪群的那一段。”他突然说。

“什么?”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大吃了一惊。

“关于猪群的那一段……也在这本书里……ces cochons[①] ...我记得，一群魔鬼附到猪身上，猪都淹死了。一定请您念念这一段；我以后再告诉您这是为什么。我想逐字逐句地把它记起来。必须逐字逐句地记起来。”

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对福音书非常熟，立刻就找出《新约全书·路加福音》中的那一段，也就是我作为我的记事录的卷首引文的那一段文字。在这里我把它再引用一遍：

“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

“我的朋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激动万分地说，“savez vous，这奇妙的……不同寻常的一段，是我一生中不可逾越的障碍……dans ce livre[②] ...因此我从童年时起就记住了这一段。现在我有一个想法，une comparaison[③] ...我现在有许多许多想法：要知道，这同我们俄国一模一样。这些从病人身

① 法文：这些猪。
② 法文：在这本书里。
③ 法文：一个比喻。

上出来进入到猪里去的魔鬼——这是在我们伟大的亲爱的病人，我们的俄国身上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所有瘟疫，所有瘴疠，所有污泥浊水，所有大大小小的魔鬼！Oui，cette Russie，quejaimais toujours,[①] 但是一个伟大的思想，一个伟大的意志将从天而降，它会庇护俄国，就像庇护那个魔鬼附体的疯子一样，于是所有这些魔鬼，所有这些污泥浊水，所有这些在体表上溃烂的肮脏东西……都会自动要求进入猪身中去。而且已经进去了！这就是我们，我们和那些人，还有彼得鲁沙……et les autres avee lui,[②] 还有我，也许是第一个，是带头的，我们这些魔鬼附体的发疯的人会从山崖上跳到大海里去，所有人都会淹死，那是活该，因为我们只会做这样的事。但是病人会痊愈，会‘坐在耶稣脚前’……众人都会惊异地瞧着……亲爱的，Vous comprendrea après,[③] 现在这使我很激动……Vous comprendrez après...Nous comprendrons ensemble.[④]”

胡言乱语之后，他终于失去了知觉。这样持续了第二天一整天。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坐在他身边哭泣，她已经第三夜几乎没有合眼了，她避免在主人面前露面，因为她预感到女主人已在开始采取什么措施了。第三天她才得到解脱。这天早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醒来了，认出了她，向她伸出一只手去。她满怀希望地画了个十字。他想看一看窗外：“Tiens，un lac,[⑤]”他反复说，“啊，天哪，我还没有见过它呢……”这时农舍的大门口车声隆隆，房子里掀起了一阵忙乱。

---

① 法文：这是我永远热爱的俄国。
② 法文：还有许多同他一起的其他人。
③ 法文：您将来会懂的。
④ 法文：您将来会懂的……我们一起会懂的。
⑤ 法文：瞧，一个湖。

三

来的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本人，她乘了一辆四座轿式马车，由四匹马拉着，带了两名仆役和达丽娅·帕夫洛芙娜赶来了。这个奇迹的出现说来也很简单：好奇得要死的阿尼西姆到了城里之后，第二天就到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邸宅去，向佣人们泄露了秘密，说他遇见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一个人在农村里，说农夫们在大路上见到他一个人在步行，说他出发去斯帕索夫，途经乌斯季耶沃，已经与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在一起。由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对她的逃亡朋友早就十分担心，千方百计地到处寻找他，所以仆人立即向她报告了阿尼西姆的事。她仔细听完阿尼西姆的话，特别是关于与一个叫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的女人同乘一辆轻便马车出发去乌斯季耶沃的详情细节，立即收拾好行装，紧紧跟踪来到乌斯季耶沃。关于他生病的事她还毫无所知。

农舍门口响起了她那冷峻威严的声音；甚至主人也胆怯了。她在这里停下来，只是为了打听一下消息，询问一下情况，她相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早已到了斯帕索夫；当她听说他还在这里而且卧病在床时，她激动起来，走进了农舍。

“欸，他在哪里？啊，这是你！”她看到恰巧这时在第二个房间门槛上出现的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就厉声叫道，“我从你这张不识羞耻的脸上就猜到，这是你。滚，你这个坏东西！不许她再待在这座房子里！把她赶走，要不然，我的好女人，我要叫你在监牢里蹲一辈子。暂时把她在另外一座房子里看管起来。她在城里已经蹲过一次监牢，再让她蹲一蹲。我请你，房

东，在我在这里的时候，不许放任何人进来，我是斯塔夫罗金将军夫人，我把整座房子都包下了。而你，我的好女人，什么事都得向我报告。”

熟悉的声音震动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他浑身哆嗦。但是她已经走进屋里面来。她两眼闪着怒火，一脚把椅子踢近床边，仰靠在椅背上，对达莎嚷道：

“你暂时出去，在房东那里待一会儿。有什么好奇的？随手把门带上，关紧一点儿。”

她沉默了一会儿，用猛禽似的目光仔细察看他那张吓慌了的脸。

“您好吗，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玩得怎么样？”她突然恶狠狠地挖苦道。

“Chère,”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知所措地喃喃说，“我认识了俄罗斯的现实生活……Et je prâcherai l'Evangile...①”

“不识羞耻的忘恩负义的东西！”她突然两手一拍狂叫道，“您给我丢脸难道还没有丢够吗，又搭上了……咳，您这个无耻的老色鬼！”

“Chère...”

他的声音突然中断了，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吓得瞪大眼睛望着她。

“她是什么人？”

“C'est un ange...C'e'tait plus qu'un ange pour moi,② 她整夜……咳，请您别嚷嚷，别吓了她，chère，chère...”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猛地推开椅子跳了起来，传来她恐

① 法文：我要去宣讲福音书……

② 法文：这是个天使……对我来说，她比天使更好。

惧的叫声："水，水！"他虽已苏醒过来，但她仍在哆嗦，面色煞白，望着他那张变了形的脸：这时她才第一次认识到他疾病的严重程度。

"达丽娅，"她突然对达丽娅·帕夫洛芙娜轻声说，"马上去请医生，请萨尔茨菲施；叫叶戈雷奇马上去，叫他在这里租马车，从城里回来时换一辆车。天黑前一定要赶到。"

达莎赶忙去执行命令。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仍然瞪着眼睛恐惧地望着；苍白的嘴唇在颤抖。

"等一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等一等，亲爱的！"她像哄小孩儿似的哄着他，"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嘛，达丽娅一回来，就……啊，天哪，房东，房东，你来一下吧，我的好女人！"

她迫不及待地自己跑去找女房东。

"马上，马上把这个女的找回来。把她找回来，找回来！"

幸好，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还没有走掉，她拿着自己的口袋和包裹刚从大门走出去。房东把她叫了回来。她恐慌极了，手脚都在不住哆嗦。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像老鹰抓小鸡似的一把抓住她的手，迅速把她拉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跟前。

"瞧，她在这里。我可没有把她吃掉。您以为我已经把她吃掉了。"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握住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一只手，把它拿近眼睛边，泪如泉涌，大声地、哽哽噎噎地痛哭起来。

"好了，你安静一点儿，安静一点儿吧，好了，亲爱的！哎，天哪，您安——静——一——点嘛！"她怒声叫道。"咳，真是折磨人，我一辈子都在受您的折磨！"

“亲爱的，”最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喃喃说，“请您到那屋去坐一会儿，亲爱的，我这里有话要说……”

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赶快走了出去。

“Chérie，chérie...①”他喘不过气来。

“等一会儿再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稍等一会儿，先休息一下。这是水。叫您等、一、会儿嘛！”

她又在椅子上坐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紧紧拉着她的手。她很久不许他说话。他把她的手拉到嘴边，吻着它。她咬紧牙关，望着屋角。

“Je vous aimais！②”他终于说了出来。她从来没有从他口中听到过这个词。

“嗯。”她回答，声音低沉而含混。

“Je vous aimais toute ma vie...vingt ans！③”

她一直沉默着——有两三分钟。

“可你怎么准备向达莎求亲的，身上都洒了香水……”她说，声音轻而可怕。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惊呆了。

“还打了个新领巾……”

又沉默了两分钟。

“还记得雪茄烟吗？”

“我的朋友。”他吓得口齿不清了。

“你的雪茄烟，晚上，在窗口……一轮明月……在亭子里的谈话之后……在斯克沃列什尼基？你可记得，你可记得？”

---

① 法文：心爱的人，心爱的人……

② 法文：我爱过您！

③ 法文：我一生都爱您……二十年！

她跳了起来，拉着他枕头的两只角，连同他的脑袋一起猛烈抖动，“记得吗，你这个不中用的，不中用的，丢人现眼的，胆小怕事的，永远永远不中用的人!”她强忍住呼叫，从齿缝中挤出狂怒的嗞嗞声。最后她把他放下，跌坐在椅子上，两手捂住脸。“够了!”她挺起身来，突然止住，“二十年过去了，无法挽回了；我也是个傻瓜。”

“Je vous aimais.”他又十指交叉，合起两手说道。

“你干吗老是 aimais，aimais 的对我说个没完！够了!”她又迅速站了起来。“如果您现在不马上睡着，那我……您需要安静，睡吧，马上就睡，闭上眼睛。啊呀，我的天哪，他可能想吃早饭！您吃什么？他吃什么？啊呀，我的天哪，那个女人在哪里？她在哪里?”

于是又开始了一阵忙乱。但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用微弱的声音含混地说，他真的希望睡 une heure①，到那时再来 unbouillon，un thé…enfin il est si heureux.② 他躺了下去，真的好像睡着了（大概是佯装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等了一会儿，然后踮着脚从隔壁后走出来。

她在主人的房间里坐定，把男女主人都赶了出去，然后命令达莎把那个女人叫来。一场严肃的盘问开始了。

“你现在讲讲，我的好女人，详细的情况；坐到我身边来，就这样。好吗?

“我遇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

“等一等，且别说。我先警告你，如果你撒谎或者隐瞒了什么，哪怕你到了地下我也要把你挖出来。嗯?”

① 法文：一小时。
② 法文：一点儿肉汤、茶……最后他是如此幸福。

“我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我刚刚到哈托沃，太太……”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几乎喘不过气来。

“等一等，且别说，等一会儿；你干吗这么匆匆忙忙地说起来了？首先说说你自己是什么人？”

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三言两语讲了她从塞瓦斯托波尔以来的经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默默地听她说，身板笔挺地坐在椅子上，严厉地、目不转睛地逼视着她的眼睛。

“你为什么这样害怕？你为什么两眼总瞧着地上？我喜欢那些面对着我说话的人，同我争论的人。继续说下去。”

她讲了他们的相遇，她的福音书，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怎样请农妇喝酒……

“就这样讲，就这样讲，最小的细节也别漏掉。”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鼓励她。最后讲到他们怎么乘车来到这里，一路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住地说话，“当时他已经完全病了，太太，到了这里以后，他又谈了他的一生，从最早的时候开始，甚至讲了好几个小时。”

“你倒把他的一生讲给我听听。”

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蓦地顿住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我一点儿也讲不来，太太，”她说，几乎哭了出来，“而且我几乎什么都没有听懂，太太。”

“你撒谎，——你总不可能一点儿都没有听懂吧。”

“他讲到一个黑发的贵夫人，讲了很久，太太。”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脸涨得绯红，不过她注意到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头发是浅黄色的，与那位“褐眼黑发美女”一点儿也不像。

“黑发女人？——究竟讲了些什么？你说下去呀。”

“他说到，这位贵夫人深深爱上了他，一生都爱着他，整

整二十年；但是一直不敢向他表白心迹，而且在他面前感到羞涩，因为她长得太胖了，太太……”

“他这个傻瓜！”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若有所思，但断然打断了她。

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已经失声哭了起来。

“我什么也讲不好，因为当时我自己很为他老人家担忧，听不懂他说的话，因为他老人家是那么聪明……”

“他的智慧用不着像你这样的乌鸦来评判。他向你求婚了吧？”

可怜的女人吓得发起抖来。

“爱上你了吧？——说呀！向你求婚了吗？”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向她嚷道。

“差不多有这么回事，太太，”她抽泣了一阵，“不过对这些事我没有认真对待，因为他有病。”她坚定地说，抬起了眼睛。

“你叫什么：名字和父称？”

“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

“那么你要知道，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这是一个最糟糕最不中用的小人……天哪，天哪！你认为我是坏人吗？”

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瞪大了眼睛。

“是坏人？是专制暴君？——毁了他的一生？”

“这怎么可能呢，太太，您自己不是也在哭吗？”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眼睛里的确噙着泪。

“得了吧，你坐下，坐下，别害怕。——再看一次我的眼睛，对直着看；你为什么脸红了？达莎，到这里来，瞧瞧她：你认为怎样，她的心地纯洁吗？……”

使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惊奇，也许使她更为恐惧的是，

她突然拍拍她的面颊。

“只可惜是个傻瓜。——在你这样的年纪太傻了。很好，亲爱的，我会照顾你的。我看到，所有这一切都是胡闹。你暂时就住在附近，会给你租一间房子，我供你伙食和其他一切……需要你时我再叫你。”

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胆战心惊，支支吾吾说她必须赶路。

“你用不着赶路。——你的书我都买下了，你待在这里。不许说话，不许推托。如果我不来的话，你不是也不会离开他吗？”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开他老人家的。”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轻轻地但坚定地说，擦着眼泪。

萨尔茨菲施大夫到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这是一位很可敬的老人，又是一位相当有经验的医生，不久前，由于心气太高，他与上司发生争执，失去了他的职位。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立即尽心竭力地“庇护”他。他仔细检查了病人，详细询问了病情，小心翼翼地告诉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由于出现并发症，患者的病情令人十分不安，甚至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二十年来对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已经习惯于不严肃认真看待，这时大为震惊，连脸色也煞白了。

“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

“怎么可以说绝对没有任何希望呢，但是……”

她一夜没有睡，眼巴巴地等到天亮。一等病人张开眼睛恢复知觉（在这以前他一直没有失去知觉，虽然他一小时比一小时更虚弱了），她以最坚决的神色走近病人：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万事都应该预见到。我已经去请神父了。您一定得履行您的天职……”

她知道他的信念，很怕会遭到拒绝。他惊讶地望了她一眼。

“胡闹，胡闹！”她狂叫起来，以为他已在拒绝她，“现在不是闹着玩的时候。别再干傻事了。”

“但是……难道我真的病得那么厉害么？”

他默默沉思着，同意了。总之，我后来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那里得知，他一点儿也不害怕死，这使我感到十分惊奇。也许，他只不过是不相信这是真的，仍然认为他的病是无关紧要的。

他非常乐意地做了忏悔，领了圣餐，所有人，包括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甚至仆役，都来祝贺他受了圣礼。大家瞧着他那消瘦的憔悴的脸和苍白的颤抖的嘴唇，都悄悄地哭了。

“Oui，mes amis,[①] 我只觉得奇怪，你们这样……忙碌。明天我大概就能起来了，我们就……出发……Toute cette cérémonie[②] ...这一切仪式我当然很尊重……它是……”

“神父，请您一定留下来同病人在一起，”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留住已经脱去法衣的教士，“等到给大家斟上了茶，请您立即就宣讲教义，鼓励他的信仰。”

教士讲了起来；大家或坐或立，围在病人的床边。

“在我们这个罪孽深重的时代，”教士手里捧着茶杯从容不迫地说，“对至高无上的神的信仰是人类在生活中遭受种种忧患和磨难时的唯一的庇护所，也是希望获得上帝许诺给虔信者的永久幸福的唯一保障……”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整个人好像复苏过来，一丝淡淡的

① 法文：是的，我的朋友们。
② 法文：整个这个仪式。

微笑掠过他的嘴唇。

“mon père, je vous remercie, et vous êtes bien bon, mais…①”

“完全不要 mais，绝对不要 mais!”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从椅子上蹦了起来，高声叫道。她对神父说：“神父，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小时以后您又得重新为他举行忏悔礼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含蓄地笑了一笑。

“我的朋友们，”他说，“单凭一点，神对我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因为只有神我可以永远爱他……”

他是真的信仰了呢，还是因为庄严肃穆的圣礼仪式震动了他，激发起了他天性中的艺术感受力，但是，据说他坚定地热情洋溢地说了一番话，与他以前的信念完全背道而驰。

“仅凭一点，我的永生就是必然的，因为神不会做不公正的事，扑灭我心中已经燃烧起来的对他的爱。世上还有什么比爱更宝贵呢？爱高于存在，爱是存在的顶峰，怎么可能使存在不服从于爱呢？如果我爱他，又为我的爱而欢欣鼓舞，——难道他可能使我和我的喜悦归于熄灭，把我们化为乌有吗？如果有神，那我就是永生的！Voilà ma profession de foi.②

“神是存在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相信我，神是存在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恳求他，“抛弃您所有的愚蠢想法，哪怕一生中就是这一次!”（她好像没有完全理解他的 profession de foi。）

“我的朋友，”他越说越兴奋了，虽然他的声音常常中断，“我

① 法文：我的神父，我感谢您，您很仁慈，但是……
② 法文：这就是我的宗教信仰的声明。

的朋友，当我懂得了……这凑上去让人打的面颊时，我……同时还懂得一些道理……J'ai menti toute ma vie,① 一生，整整一生！我真希望……不过明天……明天我们大家一起出发吧。"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哭了起来。他的两眼在寻找着什么人。

"瞧，她在这里！"她抓住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的手，把她拉到他跟前。他感动地笑了一笑。

"啊，我真想重新生活！"他感叹道，刹那间他的精力变得十分充沛，"生命的每一分钟，每一个瞬间，对人来说都应该是幸福……应该是，一定应该是！人应该这样安排，这是他的义务；这是他天性的法则，虽然是隐蔽的，但一定是存在的……啊，我真想看到彼得鲁沙……他们所有人……还有沙托夫！"

我要指出，关于沙托夫的事，当时还没有人知道，无论是达丽娅·帕夫洛芙娜，无论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甚至是萨尔茨菲施，虽然他是最后一个从城里来的人。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越来越兴奋了，这是一种病态的超出他体力的兴奋。

"我经常想到，世界上存在着比我不知要公正多少、不知要幸福多少的东西，这一想法就使我整个人充满了温馨之情和——荣耀之感，——不管我是什么人，不管我做什么事！与个人的幸福相比，人更需要知道而且每时每刻都需要相信，在某个地方已经存在着完美的宁静的幸福，这幸福是为人人、为万物的……人类存在的全部法则仅仅在于使人始终能够崇敬无限伟大的事物。如果使人们失去无限伟大的事物，他们就活不下去，就会死于绝望之中。无限和无穷是人所需要的，如同需

① 法文：我一生都在撒谎。

要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小星球一样。我的朋友们，所有所有的朋友们：伟大思想万岁！永恒的无法估量的思想万岁！任何人，不管他是什么人，都应当崇拜伟大的思想。甚至最愚蠢的人也必须崇拜伟大的东西。彼得鲁沙……啊，我多希望再看见他们所有人！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身上也蕴藏着那个永恒的伟大思想！”

萨尔茨菲施大夫没有出席仪式。他骤然进来，不禁大吃一惊，他把所有人都赶跑，坚持不能让病人激动。

三天以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去世了，那时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他好像一支燃尽了的蜡烛，就那样静静地熄灭了。在当地做了安魂祈祷之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把她可怜朋友的遗体运到斯克沃列什尼基。他在教堂墓地里的坟墓已经盖上大理石石板。题词和围栏留待春天再补上。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离开城里一共八天。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与她同车回来，她好像要在她那里长住下去。我要指出，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昏迷不醒（就在那个早上）之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马上又把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打发走了，要她彻底离开那座农舍，由她自己照顾病人，一个人一直服侍到最后；而一当他咽气之后，马上又把她叫了来。她建议（确切地说是命令）她在斯克沃列什尼基长住下去，把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吓得要死，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不愿听任何反对的意见。

“都是废话！我自己要同你一起去卖福音书。我现在在世上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

“您还有您的儿子嘛。”萨尔茨菲施说。

“我没有儿子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打断他，——她好像是在预言。

第八章 结局

这伙败类的所有劣迹和罪行很快就败露了，比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预期的要快得多。最先是，不幸的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在丈夫被谋杀的那一夜在黎明前醒来，想起了丈夫，发觉他不在自己身边，激动得简直难以形容。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雇来陪夜的女佣怎么也安慰不了她。天蒙蒙亮女佣就跑去找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本人，她让产妇相信，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一定知道她丈夫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这时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也正在烦恼：她已经从丈夫那里知道了夜间他们那伙人在斯克沃列什尼基的勾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情绪和神情都坏透了，他绞着手，扑倒在床上，全身因抽泣而战栗着，口里不住地说："不该这样做，不该这样做；绝对不应该这样做！"不用说，最后他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寻根究底地追问他的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不过在全家人当中只告诉了她一个人。她让他继续躺在床上，严厉地告诫他，"如果他想哭泣，那么最好把头埋在枕头里，不让别人听见，如果明天他露出任何形迹，那他就是大傻瓜"。她终究还是考虑了一下，立即开始收拾东西，以防万一：凡是会碍事的文件、书籍，甚至可能还有传单，她都藏了起来，或者彻底销

毁。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她考虑：她自己、她姐姐、姑妈、女大学生，可能还有她那耷拉着耳朵的弟弟都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害怕的。当早晨看护的女佣跑来找她时，她不假思索就到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那里去了。她其实还很想尽早探听一下，昨天她那吓昏了的发疯了的丈夫像说胡话那样悄悄告诉她的事情，也就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指望基里洛夫会为了共同利益而自杀——究竟是不是真的。

但是她走到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那里，已经为时太晚了：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差女佣出去之后，一个人留在家里，再也忍不住了，她从床上下来，随便披上一件衣服，好像是与季节不相称的非常单薄的衣服，自己去到厢房基里洛夫那里，以为他也许比任何人更能告诉她有关她丈夫的确实消息。可以想象，她在那里看到的景象给这位产妇带来了怎样的震动。值得注意的是，她没有看基里洛夫死前写的遗书，虽然它放在桌上很显眼的地方，当然这是因为她太恐惧而完全没有注意到它。她跑回自己楼上的小房间，抱起婴儿，抱着他走出房子，顺着街跑去。这是一个阴冷的早晨，有雾。在这样一条偏僻的街道上遇不到一个行人。她不住地跑着，喘着粗气，踩着冰冷的粘脚的污泥，最后她开始敲人家的门；第一家不愿开门，第二家很久没有开门，她等不及了，又去敲第三家的门。这是我市的商人季托夫的家。这里她引起了一阵慌乱，她哭着颠三倒四地说她“丈夫给谋杀了”。季托夫一家人认识沙托夫，也知道他的部分历史；他们吓得目瞪口呆，据她自己说，她做产才一昼夜，就穿着这样的衣服，在这样的大冷天满街奔跑，怀里抱着几乎没有遮盖的婴儿。起初他们认为她在发烧说胡话，尤其因为他们怎么也搞不清楚，究竟是谁被杀害了；是基里洛夫呢，还是她丈夫？她猜想到他们不相信她，想冲出门去

继续往前跑，但他们强行把她拉住，据说，她又号叫又挣扎。他们到菲利波夫的宅子去，两小时以后，基里洛夫自杀和他死前写的遗言就全城知晓了。警察来找产妇，盘问她，当时她已失去知觉；这时才发现，原来她没有读过基里洛夫的遗言，但她为什么得出结论，认为她丈夫也已被杀害——这一点怎么也不能从她口中得到解释。她只是叫嚷着，“如果那人被杀，那么我丈夫也已被杀，因为他们曾经在一起！”到中午时分她昏迷了，一直没有苏醒过来，三天以后她死了。受了风寒的婴儿比她死得更早。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没有找到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和婴儿，猜到事情不妙，想跑回家去，但在大门口停了下来，叫女佣“到厢房里问问那位先生，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在不在他那里，他是否知道关于她的什么情况”。那女人回来了，发了狂似的叫喊着，整条街都能听到她的喊声。维尔金斯卡娅说服她不要叫喊，也不要告诉任何人，用的是人人害怕的理由：“要吃官司的。”然后她自己就溜掉了。

不用说，当天早上警察局就去找她，因为她是产妇的收生婆，但是所获甚少：她十分冷静地头头是道地讲了她自己看到的和听沙托夫所说的一切，但是对发生的事件她回答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不明白。

可以想象，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新的“案件”又是谋杀！但是这里已有不同：人们逐渐清楚了，这里有、的确有一个秘密的杀人放火的革命党、造反者的秘密团体。莉扎骇人听闻的死亡、斯塔夫罗金妻子的被杀、斯塔夫罗金本人、纵火、为家庭女教师募捐的舞会、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周围的人的放荡……甚至一定要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失踪也看成是一个谜。关于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人们更是交头接耳，窃窃私议，讲得很多很多。到这天傍晚，人们也

得知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已经不在了，但奇怪的是，对他的事谈得最少。这一天谈得最多的是那个“枢密大臣”。在菲利波夫宅子边整个早上人群不散。的确，当局被基里洛夫的遗书引入了歧途。相信沙托夫是被基里洛夫杀害的，也相信“杀人犯”是自杀的。不过，当局虽然受了迷惑，但并不完全如此。“花园”这个词虽然在基里洛夫的遗书中用得很模糊，但并没有迷惑住任何人，像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所预期的那样。警察立即奔往斯克沃列什尼基，这不仅因为那里有一个别的地方所没有的花园，而且甚至有一点儿凭借本能，因为最近几天的惨祸都是直接地或者部分地与斯克沃列什尼基有关。至少我现在是这样猜想的。（我要指出，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一清早就出发去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去了，在此她什么也不知道。）当天傍晚，根据一些蛛丝马迹，尸体就在池塘里找到了；在行凶地点找到了沙托夫的鸭舌帽，那是凶手们冒冒失失遗忘在那里的。对尸体的直观分析、法医的鉴定和一些推测，一开头就使人产生怀疑：基里洛夫不可能没有同伙。人们明白了，有一个沙托夫和基里洛夫参加的与传单有关的秘密团体。他们的同伙又是谁呢？关于我们的人那一天连想都还没有想到。人们了解到，基里洛夫足不出户，完全与世隔绝，因此才像遗书中所说的那样，费季卡能够同他一起住这么多天，而当时到处都在搜索费季卡……最使大家伤脑筋的是在这一团纷乱现象当中理不出一个共同的贯串始终的线索。真难想象，要不是第二天这个疑团一下子就解开的话，我们这个吓破了胆的社会会得出怎么样的结论，他们的思想会混乱到什么程度。而疑团的解开则完全有赖于利亚姆申。

他受不住了。在他身上发生的，正是连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最后也预感到会发生的那种情况。他起初被交给托尔卡琴科

照管，后来又被交给埃尔克利，第二天在床上睡了一整天，看来很安静，面朝着墙壁，一声不吭，如果有谁跟他说话，他几乎也不搭理。因此，他一整天对城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托尔卡琴科对发生的事情却了解得很清楚，到了傍晚竟然抛弃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交给他的照看利亚姆申的任务，离开城里到县里去了，也就是说，干脆逃跑了：的确，他失去了理智，埃尔克利对于他们这些人所作的预测不幸而言中。我想顺便说说，利普京也在当天中午以前就从城里消失了。但是这事情的发生颇为蹊跷，当局一直到第二天傍晚对他的家属直接进行盘问的时候才得知他已经失踪，因为他的家属在他失踪之后吓得胆战心惊，一直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但是让我继续谈利亚姆申吧。当室内只剩下他一个人时（埃尔克利信任托尔卡琴科，在这以前就回家去了），他立即从家中跑了出来，不用说，他很快就知道了情况。他也企图逃跑，连家都没有回去，就漫无目标地狂奔起来。但是夜是如此的黑，他要做的事情又是如此可怕和困难，所以他在跑过两三条街后，又回到家里，锁起门来，过了一夜。天快亮时他似乎曾企图自杀，但没有成功。然而他仍闭门不出，一直到中午，然后——突然跑到警察局去。据说，他跪着爬行，号啕大哭，尖声高叫，吻着地板，说他甚至不配吻站在他面前的长官的靴子。他们让他平静下来，甚至好言抚慰他。审讯据说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他和盘托出全部底细，讲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所有的细节；他抢在提问以前就急急忙忙地供认，甚至交代了一些不必要的和没有问到的事。原来，他知道得相当多，也能相当清楚地说明案情；沙托夫和基里洛夫的悲剧、大火、列比亚德金兄妹之死，等等，都退居到第二位。居于首位的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秘密团体、组织、系统网络。当问到为什么要干那么多谋杀、捣乱等卑鄙

龌龊的事情时，他急急忙忙地回答，说是“为了系统地动摇基础，为了系统地瓦解社会和一切原则，为了使大家不知所措，造成一片混乱；用这种方法使这个病态的、沮丧的、玩世不恭的、不信宗教的、渴望有一个什么指导思想和渴望自我保全的社会摇摇欲坠，从而可以举起造反的旗帜，依靠五人小组全国网络，猝然夺取权力，加以控制，与此同时这些五人小组在活动，并扩充成员，在实践中寻找各种方法和可以抓住的薄弱环节”。他最后说，在我们城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只不过进行了有系统地制造混乱的第一次尝试，可以说是未来活动的、甚至是所有五人小组活动的纲领——他说这已经是他自己的（利亚姆申的）想法和猜想，因此他“希望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时刻想到我多么坦率诚实地说明了案情，因此甚至在将来也很可能为当局效劳”。在要他明确回答“五人小组是否很多”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五人小组多得不计其数，其网络遍布全国，虽然他没有提出证据，但是我想，他的回答是完全真诚的。他只提出一份国外印刷的协会纲领，以及一份关于今后如何开展行动的纲要，这个纲要虽说只是个草稿，但却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亲笔写成的。原来，关于“动摇基础”等等说法，利亚姆申是逐词逐句地引用这份文件的，甚至没有忘记句号和逗号，虽然他口口声声说这只是他自己的猜想。关于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他十分可笑地、甚至不等询问就抢先说，“她是无辜的，只不过受了愚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为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辩护，证明他没有参加秘密团体的任何活动，没有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有任何协议。（关于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对于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寄予极高的极为可笑的希望一事，利亚姆申毫不知情。）据他说，列比亚德金兄妹之死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一个人策划的，尼古拉·弗谢沃洛多

维奇完全没有参与，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策划此事的狡猾目的是想把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卷入罪行中去，从而使他依附于自己；他轻率地确信斯塔夫罗金会感激他，但是同他的预期相反，他在“高贵的”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的心中只激起了满腔怒火，甚至绝望。他最后说到斯塔夫罗金，也是不等询问就急急忙忙地说的，明显地是故意暗示，说他大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但这好像是一个秘密，他在我们这里可以说是incognito[①]，他肩负着特殊任务，很可能他再会从彼得堡来到这里（利亚姆申相信斯塔夫罗金在彼得堡），但不过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在完全不同的场合出现，作为某些人物的随从，关于这些人物我们这里马上就会有消息，他说这一切他都是从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那里听来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暗中是“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的对头”。

在这里我想提请读者注意。两个月以后，利亚姆申承认，他当时为斯塔夫罗金开脱是有意的，希望能得到他的保护，在彼得堡为他奔走，能够使他减刑两等，而在他被流放时，能向他提供金钱和介绍信。从他的招供中可以看到，他对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看法的确是过高了。

在同一天，维尔金斯基当然也被逮捕了，而且在风头上他的一家人都被抓了起来。（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和她的姐姐、姑妈、连那个女大学生现在都被释放了；甚至有传闻说，好像希加廖夫不久一定也将获释，因为他没有触犯任何一条刑法条款，不过这还只是传闻而已。）维尔金斯基立即供认不讳；在他被捕时，他正发烧躺在床上。据说，他几乎大喜过望。“心上一块石头落地了，”——好像他是这样说的。听说，他现在

① 拉丁文：隐匿身份。

坦率地提供证词，但是甚至还带点自尊心，也不放弃他的任何一个“光明的希望”，同时诅咒政治道路（与社会道路相对立），他是因为轻率，因为“风云突变”无意中被卷了进去才走上这条道路的。对于他在谋杀过程中的表现人们也作了有利于他的解释，因此他也可以指望减轻刑罚。至少在我们这里是这样说的。

但是埃尔克利却未必会得到宽大的处理。这个人从被捕的时候起一直缄口不语，要不就尽可能地歪曲事实真相。从他口中没有听到过一句忏悔的话。然而他却使最严厉的法官也对他产生一定的同情心——因为他年轻，无依无靠，有明显证据表明他只是在政治上受人诱惑，成了他们的狂热牺牲品，而最使人感动的是他对母亲的孝心，人们发现他几乎把他菲薄薪金的一半都寄给了他母亲。他母亲现在在我们这里；这个孱弱多病的女人年岁不大，但已显出老态；她哭泣着，为了替儿子求情确确实实匍匐在别人脚下。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很可怜埃尔克利。

利普京是在彼得堡被捕的，在那里他住了整整两个星期。他的事情异乎寻常，甚至难以解释。据说，他既有伪造的护照，而且完全有可能及时逃往国外，又带有相当大的一笔钱，然而他却留在彼得堡，什么地方也没有去。他一度寻找斯塔夫罗金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但突然酗起酒来，过起极端放荡荒淫的生活，好像一个完全失去了健全理性、不知自己处境的人。他是在彼得堡的一家妓院里被捕的，当时醉得不省人事。据传，他现在一点儿也没有垂头丧气，在供词中常常撒谎，为即将举行的审判在作准备，其态度颇为郑重，还抱着希望(?)。他甚至打算在法庭上发言。托尔卡琴科是在出逃以后大概十天在县里一个什么地方被捕的，他的举止有礼貌得多，不

撒谎，不讨好，他知道的都讲，不为自己开脱，认罪态度十分老实，但也显示出一种炫耀自己的倾向，说得很多也很乐意说，而且当讲到农民和农民中的革命（?）分子问题时，甚至摆出姿态，哗众取宠。听说他也打算在法庭上发言。总的说来，他和利普京都不大害怕，这一点甚至令人感到奇怪。

我要再说一遍，这一案件还没有结束。现在，在事情过去了三个月之后，我们的社会已经休息好了，恢复过来了，玩乐够了，有了自己的意见了，甚至有人把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几乎看作天才，至少是“有天才一样的能力”。“他有一个组织呢，先生!”——有人在俱乐部里竖起大拇指说。不过这种想法很天真，说的人也不多。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并不否认他有突出的才能，但是他对现实毫无认识，思想十分抽象，单方面地畸形发展到了愚蠢的地步，由此产生他的极端的轻率。关于他的道德方面，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这里没有人争辩。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还应该提到谁，免得把他遗漏。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再回来。德罗兹多娃老太太患了老年痴呆症……不过我还得讲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我只限于谈谈事实。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回来后住在城里的邸宅里。几天来积累起来的消息潮涌而来，给她极大的震惊。她一个人锁在自己的房间里。已经是黄昏时分，大家都已很累，早早地睡了。

第二天早上侍女神色诡秘地交给达丽娅·帕夫洛芙娜一封信。据她说，这封信还是昨天送来的，但时间已经很晚，大家都已睡了，因此她不敢把达莎叫醒。信不是从邮局寄来的，而是由一个不认识的人送到斯克沃列什尼基阿列克谢·叶戈雷奇那里的。阿列克谢·叶戈雷奇昨天晚上立即亲自送来，交到她手里，马上又回斯克沃列什尼基去了。

达丽娅·帕夫洛芙娜的心怦怦跳动，久久看着这封信，不敢拆开。她知道这封信是谁写来的。写信人是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她看了信封上写的字："送阿列克谢·叶戈雷奇转交达丽娅·帕夫洛芙娜亲启，密件。"

下面就是这封信，我逐词逐句地转录下来，没有改正语言上的一个最小的错误；这位俄国地主少爷虽然受过欧洲教育，但并没有掌握俄语语法：

亲爱的达丽娅·帕夫洛芙娜：

您曾经希望做我的"看护"，要我答应在需要的时候去叫您。我两天后就要走了，永远不再回来。您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去年我像赫尔岑一样，加入了乌里州的州籍，① 这事情谁也不知道。在那里我已经买下了一幢小小的房子。我还有一万两千卢布；我们到那里去，永远住在那里。我永远不想再到任何地方去了。

这个地方很单调，是一座山谷；群山阻挡视线，也束缚思想。很阴沉。我选择了那个地方是因为那里有一座小房子出售。如果您不喜欢，我可以把它卖了，在别的地方另买一座。

我身体不好，但希望那里的空气能帮助我消除幻觉。这是身体上的；在精神上您全都知道；不过我怕不是全部吧？

我对您讲过我一生中的许多事情。但并不是全部。我甚至对您也没有全部讲！顺便说说，我确认，在良心上我对妻子之死是有罪的。我和您从那以后没有见过面，因此我才向您确认。我对莉扎韦

① 乌里是瑞士的一个州。赫尔岑在1851年被褫夺公权，失去回俄国的可能性之后，加入了瑞士国籍，成了瑞士弗赖堡州的公民。——俄编注

塔·尼古拉耶芙娜也有罪；但是这一点您知道，这件事您几乎什么都预言到了。

最好您还是不要来。我现在叫您到我这里来，是一种极端卑鄙的行为。为什么您要把您的一生同我一起埋葬呢？我觉得您可亲可爱，因此当我寂寞的时候，我在您身边感到很舒适：只有在您身边我才能讲我自己，讲出声来。但是凭这一点不能得出什么结论。您自己要做我的“看护”，——这是您的话；为什么要做那么大的牺牲呢？您也要仔细想一想：如果我召唤您，说明我不怜惜您；如果我企盼您来，说明我不尊重您。然而我又在召唤，又在企盼。至少我需要您的答复，因为我必须很快就走。如果您不来，那我就只能独个儿走了。

我对乌里不抱什么希望；我不过到那里去就是。我没有故意挑一个阴沉的地方。在俄国我没有什么牵挂；对我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同我格格不入的，像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的确，我最不爱住在俄国，但俄国也没有什么可以使我憎恨的东西！

我到处尝试过我的力量。这是您劝我做的，“为的是认识自己”。在为了自己和为了显示自己而做的各种尝试中，正同以前我的一生中一样，证实我的力量是无限的。您亲眼看见，我忍受了您哥哥的一记耳光；我公开承认我的婚姻。但是该把我的力量用在哪里——这是我一生中从来不明白、现在也仍然不明白的事情，虽然您在瑞士称赞我，我也相信您的诚挚。我仍同以往一样可能希望做好事并从中感到快乐；与此同时我也希望做坏事，从中也感到快乐。但是两种感觉像往常一样都太肤浅，从来没有强烈过。我的愿望太软弱，不能引导我。在一段圆木上可以泅过河，在一片木片上可不行。我说这番话是让您不要以为我到乌里去还抱什么希望。

我像以往一样不责怪任何人。我尝试过荒淫无度的生活，消耗了许多精力；但我不喜爱也不想过荒淫的生活。最近您在观察我。

您可知道我甚至瞧着我们那些反对传统信仰的人也感到愤恨，这是因为他们抱有希望，因此我妒忌他们。但是您过去为我担忧，那是不必要的，我不可能在这里成为他们的同伙，因为我同他们没有任何共同见解。至于为了开开玩笑，为了发泄怨气也不可能，那倒不是因为我害怕可笑的事，——我不可能害怕可笑的事，——而是我毕竟还有一个正派人的习惯，因此我感到恶心。但是如果我对他们感到更大的愤恨和妒忌，那我就可能同他们同流合污了。您自己想一想我的轻松的程度，和我经历过怎样的折腾！

亲爱的朋友，我早就看清您是一个温柔而又豁达的人！也许您还在梦想给我许多的爱，把许多美好的情愫从您那美好的心灵里倾注到我身上，希望以此在我面前最终树立起一个目标？不，您最好谨慎一点儿：我的爱也同我本人一样，将是渺小的，而您将会因此不幸。您哥哥告诉我，与自己土地失去联系的人，也会失去神，也就是失去自己的一切目标。一切事情都可以无止境地争论下去，但是我所能说的只是否定，既不豁达，也没有任何力量。甚至连否定也不会吐露出来。一切总是那么浅薄和萎靡不振。豁达的基里洛夫承受不了一种思想——于是开枪自杀了；但是我看到，他之所以豁达是因为他失去了健全的理性。我永远不会失去理性，也不可能相信某一个思想到他那种程度。我甚至不能像他那样致力于研究一种思想。我永远永远不会开枪自杀！

我知道，我应当杀死自己，把自己像一只讨厌的小虫那样从地球上清除掉；但是我害怕自杀，因为我害怕表现出豁达。我知道，这也只不过是一次欺骗，——是在无数次欺骗中的最后一次。仅仅为了表现出豁达而欺骗自己那有什么用呢？愤怒和羞耻在我身上是永远不可能有的，因此也不可能有绝望。

原谅我写了这么多。这是无意的，现在我清醒过来了。用这种方式写一百页不为多，写十行也足够了。假如邀您来做“看护”，

十行就足够了。

我自从离家以来住在离城第六个车站的站长那里。我同他是五年前在彼得堡饮酒作乐时结识的。没有人知道我住在这里。请您写信由他转交。附地址。

尼古拉·斯塔夫罗金

达丽娅·帕夫洛芙娜立即拿信送给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看。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看了之后请达莎出去，她要单独再看一遍；但不知什么缘故很快又把她叫了来。

“你去吗?”她几乎是怯生生地问道。

“去。”达莎回答。

“快收拾！我们一起去!”

达莎用询问的目光瞧瞧她。

“我留在这里干什么呢?难道不都一样?我也申请加入了乌里州籍，在山谷中住。别担心，不会妨碍你们的。”

开始急忙收拾行装，以便赶上中午那班火车。但是不到半小时，阿列克谢·叶戈雷奇从斯克沃列什尼基来了。他禀报说，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一清早“突然”来了，是乘早班车来的，现在在斯克沃列什尼基，但是“情绪很坏，问他也不回答，他在各个房间里走了一遍，锁在他自己的那一套房间里”……

“我没有得到少爷的吩咐就决定来禀报了。”阿列克谢·叶戈雷奇郑重地补充说。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用锐利的目光瞧了他一眼，没有询问详细情况。马车立即就备好了。她带达莎一起动身。据说一路上她频频地画十字。

在“他自己的那套房间里”，所有门都敞开着，到处都没有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的踪影。

“可能是在顶楼上，太太?”福穆什卡小心翼翼地说。

值得注意的是，有几个仆人随着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走进“他自己的那套房间里”，其余仆人则在大厅里等待着。以前他们是决不敢这样破坏规矩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看到了，但没有做声。

他们登上顶楼。那里有三间房；但是几间房里都没有人。

“少爷说不定到那里去了，太太?”有人指指通往阁楼的门。确实，平常总是关着的通住阁楼的门打开了，敞开着。要上去必须走一条很长很窄又十分陡的木扶梯，几乎通到屋顶底下，那儿也有一个小房间。

“我不到那儿去。他爬到那儿去干什么?”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面色煞白，回头看看几个仆人。他们瞧着她，不做声。达莎在哆嗦。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顺着扶梯急速上去；达莎跟在她后面；但是一走进小房间，就大叫一声，昏倒在地。

乌里州的公民吊死在门后。小桌子上有一个小纸片，上面用铅笔写着：“不要怪任何人，是我自己的事。”在小桌子上还放着一把榔头、一块肥皂和一枚大钉子。这枚钉子显然是备用的。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用来上吊的那根绳子是一根结实的丝绳，显然是预先准备好的，经过挑选的，上面还厚厚地抹上了一层肥皂。这一切都表明他预先经过考虑，直到最后一分钟都神志清醒。

我市的几位医生在解剖尸体之后断然否认死者精神错乱。

附　　录

第九章① 谒见吉洪②

一

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这一夜没有睡，通宵坐在长沙发上，不时以木然的目光凝视着屋角立柜旁的一个点。屋里的灯一夜没有灭。清晨七点他坐着睡着了，当阿列克谢·叶戈雷奇根据固定不变的规矩，于九时半端着咖啡走进他的房间，他因他到来惊醒了。他张开眼睛，好像觉得又惊奇又不快，他怎么会睡得这样久，时间怎么已这样晚了呢。他急急忙忙地喝完咖啡，急急忙忙地穿好衣服，匆匆走出家门。阿列克谢·叶戈雷

---

① 此章原为小说第2部的第9章，但在小说初次在《俄国导报》发表时被该刊主编米·尼·卡特科夫删去。作者修改后欲作为第3部第1章发表，又遭拒绝。详见本书题解。

② 吉洪，参阅本书第2部，第1章，第7节注。

奇小心翼翼地问他："有没有什么吩咐?"——他也不回答。他一路走着，两眼低垂，深深陷入沉思之中，只是偶尔蓦地抬起头来，显露出莫名其妙的强烈不安。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一群路过的乡下人，大概有五六十个，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们排着队，走得很整齐，几乎不说一句话。他不得不在一个小店旁站住等待了一分钟，有人说，这是"什皮古林厂的工人"。他几乎没有注意他们。最后，快十点半的时候，他走到我们这里的斯帕索·叶菲米圣母修道院的大门口；修道院坐落在城的边缘上，在一条河畔。到了这里他才忽然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停住了脚步，慌慌张张地摸了一下衣服一侧口袋里的什么东西，冷冷一笑。走进围墙后，他随便问一个仆役：要找赋闲住在修道院的吉洪主教该怎么走。仆役立即鞠躬并且带着他去。在台阶边，在长长的两层的修道院主楼的一端，他们遇到一位胖胖的白发修士，修士威严地挥手叫仆役退走，自己带他顺着长长而狭窄的走廊向前走去，也是不住地鞠躬（虽然由于他胖，不能弯得很低，只不过频频一顿一顿地点头而已），并且不住地请他光临，虽然斯塔夫罗金未经邀请也已走在他后面了。修士不断地问他一些问题，还谈到修士大司祭；可没有得到回答，于是更加恭敬了。斯塔夫罗金注意到，这里的人认识他，虽然就他记忆所及，他只在幼时到这里来过。当他们走到走廊尽头的一扇门边时，修士同样威严地把门打开，随随便便地向跑过来的侍者问了一声"可以进来吗"，甚至不等答复就推开门，躬身让"尊贵的"客人进去；在听到道谢声之后，立即就消失了，好像唯恐避之不及似的。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走进一间不大的房间，几乎在同一时刻，隔壁房间的门口出现了一个颀长消瘦的人，约莫五十五岁年纪，穿着一件普通的家常的长衬袍，看来似乎有点儿病容，面带难以捉摸的微笑

和奇怪的、好像羞涩的目光。这就是那个吉洪。关于他，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第一次从沙托夫那里听到，以后又收集到一些有关他的某些传闻。

传闻是各种各样的，互相矛盾的，但也有共同之点，那就是，无论是喜爱吉洪的人还是不喜爱他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的），关于他的事大家都避而不谈，——不喜爱他的人大概是因为不屑一提，而他的崇拜者，甚至热烈的崇拜者，则出于一种谦逊，好像想隐瞒有关他的什么事情，他的弱点，可能是他的疯疯颠颠。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得悉，他住在修道院里已经快六年了，前来谒见他的有最普通的老百姓，也有最显赫的人物；甚至在遥远的彼得堡也有他的狂热信徒，而主要是女信徒。同时他又听一位仪表堂堂、虔信上帝的我们俱乐部的老人说，“这个吉洪差不多是个疯子，至少是一个毫无才能的人，而且无疑喜欢喝一点儿”。我想提前加上一点我的看法：最后一种意见完全是无稽之谈，他只有两条腿患有久治不愈的风湿病，时而发生神经性的痉挛。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还获悉，闲居在修道院的主教，不知是因为性格懦弱呢，还是“因为不可原谅的与他的教职不相称的散漫习气”，在修道院内部未能博得特别的尊敬。据说，为人严肃、严格履行自己的院长职责、而且颇以博学闻名的修士大司祭，似乎对他怀有一定的敌意，而且谴责（不是当面，而是间接地）他生活随便，几乎还说他是歪门邪道。修道院里的修士们对待这位有病的圣者，不能说是十分轻慢，但似乎可说是相当随便。吉洪所住的两间居室布置得也有点儿奇怪。在粗笨的、古老的、皮面磨损的家具旁边有三四件雅致的东西：一张豪华的安乐椅，一张做工极为精致的大书桌，一只典雅的雕花书橱，几张小桌、书架——都是赠送来的。有一幅昂贵的布哈拉地毯，旁边却是草席。有世

俗内容的和反映神话时代的版画，可是，就在角落里却有一个很大的神龛，里面是几尊金装银饰的光彩熠熠的圣像，其中有一尊是极为古老的，里面有圣骨。据说他的藏书也是五花八门，内容是截然相反的：一方面有一些基督教的伟大圣者和苦行僧的著作，同时也有戏剧作品，“也许还有更糟糕的东西”。

两人寒暄了几句；不知怎的，双方说的话显然有些尬尴，匆匆忙忙，甚至含糊不清。吉洪领客人到书房里，让他坐在桌子前的长沙发上，自己坐在旁边的藤椅里。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因为内心的激动压抑着他，仍然精神恍惚，魂不守舍，那模样好像是他决定去做一桩非同寻常的、不容置辩的、但同时对他来说又几乎是十分难堪的事情。大约有一分钟他环顾书房里的陈设，但显然没有看到他所看的东西；他在沉思，当然也不知道想的是什么。寂静使他清醒过来，他忽然觉得吉洪似乎腼腆地双目垂地，脸上甚至带着一种不必要的滑稽的微笑。这立即引起他的反感，他想站起来离开这里，尤其因为在他看来，吉洪确实是喝醉了。但是吉洪蓦地抬起眼睛，瞧了他一眼，目光是如此坚定，充满思想，同时脸上的表情又是如此出人意料，神秘莫测，几乎使他全身一震。不知什么缘故，他觉得吉洪已经知道他为什么来，已经有人预先告诉了他（虽然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能知道这个原因），如果说吉洪自己不先开口，那是因为体谅他，怕他感到羞辱。

“您认识我吗?”他突然问道，声音断断续续，“我进来的时候，向您自我介绍没有？我这样精神恍惚……”

“您没有自我介绍，但我有幸见过您一次，还是在四年以前，在这修道院里……偶然地。”

吉洪说话从容不迫，声音柔和，吐词清晰。

“四年前我没有到这个修道院来过，”尼古拉·弗谢沃洛多

维奇反驳说，甚至有点儿粗鲁，“我只在小时候来过这里，那时您还没有来。”

“可能您忘记了？”吉洪谨慎地说，并不固执己见。

“不，没有忘记；如果我不记得，那才滑稽呢，”斯塔夫罗金不知怎的执拗地说，“您可能只不过听人说起过我，有了一个概念，因此才弄错，以为见过我。”

吉洪没有做声。这时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注意到，他脸上有时出现神经性的震颤，这是长期神经衰弱的症状。

“我现在才看到，您今天身体不适，”他说，“好像我最好离开。”

他甚至欠身站了起来。

“是的，今天和昨天我感到两腿很疼，夜里睡得很少……”

吉洪住口了。他的客人突然又陷入刚才那种恍惚的沉思状态之中。沉默持续了很久，有两分来钟。

“您在观察我？”他突然惊惶地疑惑地问道。

“我在看您，回忆您母亲的面容。虽然外貌不像，但内心上、精神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什么相似之处也没有，特别是精神上。甚至完、全没有！”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又惊惶起来，毫无必要地、不恰当地固执己见，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您这样说……是因为同情我的处境，没有意思，”他突然脱口说，“噢！难道我母亲来过您这里吗？”

“是的。”

“我不知道，从来没有听她说起过。常来吗？”

“几乎每个月都来，有时候次数还多一些。”

“从来、从来没有听说过。没有听说过。您当然听她说，我神经错乱。”他突然补上一句。

“不，不是说您神经错乱。不过我听人说过这个想法，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

“这么说，您记性很好，如果连这样的小事都记得的话。打耳光的事也听说过？”

“听到一点儿。”

“那就是说什么都听说了。您空闲的时间太多了。决斗也听说过？”

“决斗也听说过。”

“您在这里听到的事情很多。真是不需要报纸的地方。关于我的情况沙托夫告诉过您，是吗？”

“没有。不过我认识沙托夫先生，但是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嗯……您那边是张什么地图？哦，最近一次战争的地图！您这是为了什么？”

“把书上的文字同地图对照。非常有趣的描写。”

“让我看看；对，这本书写得不坏。不过，对您来说，读这种书是令人奇怪的。”

他把书拿过来，随便看了一眼。这是一本关于最近一次战争情况的书，叙述得详尽而且颇有才气，[①] 不过不是就军事方面而言，而是就纯粹文学方面而言。他把书翻了一会儿，突然不耐烦地把它丢在一边。

“我根本不知道，我干什么到这里来。”他厌恶地说，直视着吉洪的眼睛，似乎等待着他的回答。

“您好像也有病？”

“对，有病。”

---

① 大概是关于1854—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的著作。在写作“谒见吉洪”这一章时已有一系列关于这次战争的著作问世。——俄编注

他突然讲了起来，他的话很简短，断断续续，有的地方甚至很难懂，他说他患有一种幻觉症，特别是夜里，他看到或者感觉到身边有一个恶毒的人，又爱嘲笑，又“有理性”，“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各种不同的性格出现，但都是同一个人，而我总是在发怒”……

这些坦率的倾诉稀奇古怪，前言不对后语，真的好像出自疯子之口。但是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如此出奇地坦率，这是他身上从未见过的，而且又是如此的朴实，这完全是他禀性所没有的，因此好像原来的他在无意中骤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讲到自己的幻觉时表现出极大的恐惧，但他一点儿不以为耻。然而这一切都是刹那间的事，它来得突然，消失得也突然。

“这一切都是废话，”他猛省过来，急促地说道，又尴尬，又懊恼。“我去看医生。”

“一定要去。”吉洪肯定地说。

“您说得如此肯定……您见过像我这样的有幻觉的人吗？”

“见过，但很少。我一生中只记得一个这样的人，是军官，在他丧妻之后，妻子是他的无可替代的人生伴侣。另外一个我只是听说。两人都在国外治愈了……您已经得病很久了吗？”

“近一年了，不过这一切都是废话。我去看医生。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完全是无稽之谈。这不过是我自己以不同的面目出现罢了，没有别的。由于我现在加上这……一句话，您也许认为，我还在犹豫，而不确信，这是我，而确实不是魔鬼？”

吉洪以疑问的眼光瞧瞧他。

“您……您真的看见他了？”他问道，那是为了排除任何疑惑，确证这一定是虚妄的病中的幻觉，“您真的看见了什么形象？”

“奇怪，您为什么坚持要问，我不是已经告诉过您了吗，

我看到了，”斯塔夫罗金又越说越激动起来，“当然看到，就像看到您一样……有时候我看到，但不能确定我看到，虽然我看到了……有时候我不能确定我看到，而且我不知道孰真孰假：我还是他……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您难道怎么也不能认为这真的是魔鬼？”他又说，一面笑了起来，转为讥诮的语调，这转折显得太生硬了一点儿，“如果您认为是，那不是与您的职业更相称吗？”

“大概是病，虽然……”

“虽然什么？”

“魔鬼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对魔鬼的理解可能是各式各样的。”

“所以您现在又垂下两眼，”斯塔夫罗金以挑衅的嘲笑口吻接着说，“因为您为我感到羞耻，我相信魔鬼，又装出不相信的样子，狡猾地问您，真的有魔鬼还是没有。”

吉洪模棱两可地笑了一笑。

“您要知道，双目下垂对您是不合适的：不自然，可笑，做作；我对您粗暴无礼，应当有所弥补，因此我要对您严肃地、无所顾忌地说：我相信魔鬼，一本正经地相信，相信具有人身的魔鬼，而不是寓言，而且我不需要向任何人探听什么，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一切。您应该感到很高兴了……”

他神经质地、不自然地笑了起来。吉洪用温和的、好像有点儿怯生生的目光好奇地瞧着他。

“您相信上帝吗？”斯塔夫罗金蓦地贸然问道。

“相信。”

“不是有人说过吗，如果您信仰上帝，你命令高山移开，

高山就会移开[1]……不过，这是无稽之谈。但是出于好奇我还是想问一句：您能把高山移开吗？”

“如果上帝命令，我就能移开。”吉洪轻轻地持重地说，又把两眼垂了下去。

“欸，这同上帝自己移山没有两样。不，我是说您，您，因为您信神而赐予您这种能力吗？”

“可能我不能移开。”

“‘可能’？这倒不错。为什么您怀疑？”

“我不完全信仰。”

“怎么？您不完全信仰？不彻底？”

“对……可能，并不完全相信。”

“真的！至少您还是相信，依靠神的帮助您能把高山移开，这已经不错了。总比另外一个大主教说的 très peu[2] 要多一些，虽然那人是在马刀下说的。[3] 您当然也是基督徒？”

“主啊，我永远不会因佩戴你的十字架而感到惭愧。”吉洪

---

① 典出《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 11 章，第 23 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

② 法文：很少。

③ 这里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初期的一件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73 年是这样描写的：“……巴黎大主教穿着法衣，一手拿着十字架，在一大群神职人员的陪同下走到广场上，当众大声宣布，在此以前他和陪同他的人都信奉有害的偏见，现在，当 la Raison（理性）来到之时，他们认为有责任当众交卸自己的权力，交出权力的一切象征物。说着，真的把他们的法衣、十字架、圣杯、福音书等等交了出来。‘你相信上帝吗？’——一个工人手握出鞘的马刀对大主教高叫道。‘Très peu（很少）。’——大主教喃喃说，希望以此回答来缓和群众的情绪。‘这么说，你是浑蛋，一直在欺骗我们！’工人叫道，一刀劈开了大主教的脑袋。”——俄编注

用一种充满狂热的低语悄悄说，他的头垂得更低了。他的两个嘴角突然神经质地快速抽动起来。

“可能完全不相信上帝而相信魔鬼吗?”

“嗬，很可能，到处都是这样。”吉洪抬起眼睛，也笑了一笑。

“我相信，您认为这样的信仰比完全没有信仰还要可敬一些……啊，您这个教士!”斯塔夫罗金哈哈大笑起来。吉洪又向他笑了一笑。

“相反，彻底的无神论比世俗的冷漠要可敬一些。”他乐呵呵地憨厚地补充道。

“啊哈，原来您是这样想的。”

“彻底的无神论站在扶梯顶头下面的一级，离最彻底的信仰只差一级（在那里他也许能跨上去，也许不能），但冷漠的人除了愚蠢的恐惧之外没有任何信仰。”

“可是您……您读过《新约全书·启示录》没有?”

“读过。”

“您记得那一段吗:‘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

“记得。这段话说得太好了。”

“太好了？这话出自一位高级僧正之口，太奇怪了。而且总的说来，您是个怪人……您的圣经在哪里?”斯塔夫罗金莫名其妙地慌张起来，用目光在桌上寻找圣经，“我想读给您听听……有俄文译本吗?”

“我知道，知道这一段，而且记得很清楚。”吉洪说。

“会背吗？请您念一念！……”

他迅速垂下两眼，两掌支在膝盖上，迫不及待地做好听的准备。吉洪一字不差地背诵道：“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上帝创造万物

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样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够了，”斯塔夫罗金打断他，“这是对中间派，对那些冷漠的人说，是吗？您要知道，我很爱您。”

“我也是。”吉洪轻声答道。

斯塔夫罗金沉默不语了，突然又陷入刚才的沉思之中。这好像是一阵阵的发作似的，已经是第三次了。而且他对吉洪说“我爱您”时，差不多也在发作之中，至少对他自己来说是突如其来的。过了一分多钟。

“您别生气。”吉洪低声说，用一只手指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胳膊肘，好像他自己感到羞愧似的。斯塔夫罗金全身一震，愤怒地皱起眉头。

“您怎么知道我生气了，”他很快说。吉洪想对他说些什么话，但他突然以难以解释的惊恐打断他。

“您为什么一定认为我必然会发怒呢？不错，您说得对，我生气，正因为我对您说了‘我爱您’。您说得对，但您是一个粗鲁的愤世嫉俗者。您对人的本性的想法令人感到屈辱。如果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人，可能不会生气……不过，问题不涉及别人，而只涉及到我。您毕竟是一个怪人和疯修士……”

他越说越激动，奇怪的是，居然用词毫无顾忌：

“听我说，我不喜欢密探和心理学家，至少是那些探测我的心灵的人。我不呼唤任何人进入到我的心灵里来，我不需要任何人，我自己能够对付。您以为我害怕您？”他提高了嗓门，挑衅地抬起头，“您确信，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向您坦白一个‘可怕的’秘密，因此您以来自修道士斗室的好奇心等待这个

秘密？这是您所擅长的事。那么，我告诉您，我什么也不会向您坦白，不会说出任何秘密，因为我完全不需要您。”

吉洪以坚定的目光瞧了瞧他。

“您感到惊奇，耶稣更喜欢冷，而不喜欢只是温，”他说，“您不希望只是温。我预感到，一个异乎寻常的、可能是十分可怕的意向正在折磨您。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恳求您，不要折磨自己，把您想到这里来说的一切都说出来。”

“您难道确实知道，我来这里是想说什么事情吗？”

“我……是根据您的脸色推测的。”吉洪轻声说，垂下眼睛。

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脸色有点儿苍白，两手有点儿哆嗦。有几秒钟他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望着吉洪，似乎在作出最后的决定。末了他从上衣一侧的口袋里取出几张印好的纸，放在桌子上。

“这就是我要散发的声明，”他说道，声音有点儿断断续续，“只要有一个人读过，那么您要知道，我不会再隐瞒，所有人都会读到。就这样决定了。我完全不需要您，因为我什么都决定了。但是您读一读……在您读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要说，读完以后——什么话都告诉我……”

“读吗？”吉洪犹豫地问。

“读吧，我早已心平气和了。”

“不，没有眼镜我看不清，字母太小，是国外印的。”

“喏，眼镜。”斯塔夫罗金从桌上拿起眼镜递给他，向后靠在沙发背上。吉洪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

二

这份东西的确是印刷的，印在三张普通的小信笺上，订在一起。大概是在国外的某个俄国印刷所秘密印成的，乍眼一看，很像一份宣言。标题是《斯塔夫罗金自白书》。

我把这个文献逐字抄入我的记事录中。应当认为，现在许多人已经看到了。我只纠正了其中的拼写错误，错误相当多，甚至使我惊奇，因为写作者毕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甚至是知识渊博的人（当然是相对而言）。在文体上我没有作任何改动，虽然有一些不正确的甚至不清楚的地方。不管怎么样，可以看得出来，写作者并不是文人。

斯塔夫罗金自白书

我，尼古拉·斯塔夫罗金，退役军官，186×年住在彼得堡，沉湎于荒淫的生活，然而并不感到快乐。当时在一段时间里我有三处住房。(其中）一处是公寓，我自己住在那里，供膳食，有仆役，玛丽娅·列比亚德金娜，我现在的合法妻子，当时也住在那里。另外两处住所我当时是按月租赁的，用来与女人幽会：在一处我接待一位爱我的贵妇人，另一处接待她的侍女，有一阵子我打算把她们俩搞到一起，让太太和侍女在我这里见面，当着我的朋友们和她丈夫的面。我知道两人的性格，我期望这个无聊的玩笑会带给我很大的快乐。

我偷偷准备着这次会见，为此必须更频繁地去豌豆街上一座大房子里我的住所去，因为这是我同那个侍女见面的地方。这里我只有一间房，在四楼上，是从一个俄罗斯族小市民那里租来的。他们

自己住在并排的房间里，比较挤，以至于隔开两个房间的门经常开着，这是我不愿意的。丈夫在一个什么人的办事处工作，早出晚归。妻子，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粗俗女人，又裁又缝，改旧翻新，也常常出去，把缝好的东西送出去。我常同他们的女儿单独一起留在家里，我想她不过十四岁年纪，外表完全像个孩子。她叫玛特廖莎。母亲爱她，但常打她，按她们的习惯泼妇式地对她大叫大嚷。这个小女孩儿给我帮佣，替我收拾屏风后的房间。我必须声明，房子的门牌我已忘记了。现在，经过查问我知道，老房子已经拆掉，转手卖出去了，在原来两三幢房子的旧址上建造了一座新的很大的房子。我的那两位小市民的姓也忘记了（也许当时就不知道）。记得那位女的名叫斯捷帕尼达，父称好像叫米哈伊洛芙娜。男的名字不记得了。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完全不知道。我想，如果认真地找一找，在彼得堡警察局多方查询，是可以找到他们的踪迹的。我的住所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事情发生在六月。房子是浅蓝色的。

有一次，我桌上的一把小刀不见了，这把刀我并不需要，随便放在桌子上。我告诉了女房东，完全没有想到她会把女儿狠揍一顿。但是她刚才因为丢了一块碎布，怀疑是女儿偷的，大声斥责过孩子（我住在那里过的是普通的生活，因此他们对我一点儿不拘束），而且还扯她的头发。当这块碎布在桌毯下找到时，女孩儿并不想顶撞一句，只默默地瞧着。这事我看到了，而且这时我才第一次仔细看了孩子的脸，在此以前这张脸只在我面前闪现。她的头发是浅色的，有雀斑，一张脸普普通通，但有很多的稚气和安详，十分安详。母亲因为女儿无故挨打毫无怨言而不高兴，她挥起拳头，但没有打下去；正好这时赶上我的小刀的事。的确，除了我们三个，谁也没有来过，而到我的屏风后面去的只有小女孩儿一人。女人发狂了，因为上一次打她打得不公正，她扑过去拿起扫帚，抽出

一把枝条，当着我的面把孩子打得遍体鳞伤。玛特廖莎挨了抽打也不叫喊，但每挨一下抽打，都古怪地抽泣一下。以后又久久啜泣，整整一个小时。

但在这以前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就在女房东扑向扫帚去抽枝条的时候，我在我的床上发现了小刀，它不知怎地从桌上跌落下来。我头脑中立即出现了一个思想：不要把事情说出去，让她挨一顿揍。我是在刹那间作出决定的；在这样的时刻我总是喘不过气来。但我想用比较明确的话语把一切都讲出来，不要再留下什么事隐瞒不说。

在我的一生中，凡是我遇到任何极端可耻的、使人无限屈辱的、卑鄙的而主要是可笑的情况，在我的心中除了引起无限愤怒之外，还引起难以置信的快感。[①] 像在犯罪的时刻，像在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刻一样。假如我偷了什么东西，我在偷的时候会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极端卑鄙而感到狂喜。我不是喜爱卑劣行为（在这方面我的理性是健全的），使我狂喜的是痛苦地意识到卑鄙。同样，每次决斗时，当我站在界线上等待对手射击的时候，我也感受到那种可耻的狂热的感觉，有一次甚至十分强烈。我承认，我自己常常寻找这种感觉，因为它对我来说比任何同类的感觉都强烈。当我挨耳光时（我的一生中我曾挨过两次），我也有这种感觉，虽然我万分愤怒。但是如果这时克制住愤怒，那么欣喜就会超过你能想象的一切。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谈过这件事，甚至没有暗示过，而把它当做可羞可耻的事加以隐瞒。但有一次在彼得堡的一家小酒店里我被痛打而且被拽着头发走的时候，我没有这种感觉，只感到无比的愤怒，我没有喝醉，所以我只同他们殴打。但是如果在国外的那个法国人，那个打了我一记耳光又被我用枪打掉下巴的子爵，如果他抓住我的

① 参阅雅克·卢梭：《忏悔录》，第1章。

头发把我按下去，那我会感觉到狂喜，甚至不会感觉到愤怒。当时我觉得是这样。

我说这些话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这种感觉从来没有完完全全控制我，我总是保持着清醒的意识，充分的意识，（而一切都基于意识之上！）虽然它有时支配我达到发狂的地步，但从来没有至于忘记自我。虽然它有时在我心中达到炽热的地步，但我仍能克制它，甚至在最高点上制止它；不过我自己从来不想制止。我确信，我能够像修士一样过一辈子，尽管我有野兽一样的淫欲，它是我与生俱来的，而且经常在煽动我。在十六岁以前我毫无节制地沉湎于让-雅克·卢梭所忏悔的罪恶之中①，但在十七岁时我一决定要中止，也就立即中止了。在我需要的时候我总是能够主宰自己。所以，让大家都知道，我既不想以环境、也不想以疾病来说明我对我犯的罪是没有责任的。

当拷打结束后，我把小刀放进背心的口袋里，走出去把它扔在街上了，离住处远远的，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然后我等了两天。小女孩儿哭了一阵之后，变得更加沉默了；但我相信，她对我并没有怨恨的情绪。不过一定感到有点儿羞耻，因为她当着我的面受这样惩罚，并没有叫喊，只不过在抽打时啜泣着，当然因为我站在那里，什么都看见了。但她是个孩子，对这件可耻的事一定只怪她自己。到现在为止她也许只害怕我；但不是害怕我本人，而是因为我是房客，是外人，因此好像很胆怯。

就在那两天里我有一次问我自己，我能不能放弃我的预谋，离开这里，我立即就感觉到我能够，任何时候都能够，立即就能够。我在那时候因为患冷漠症想自杀；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两天里（因为一定要等到小女孩儿把一切都忘记掉），我大概是为了摆

① 参看卢梭：《忏悔录》，第1章。——俄编注

脱不停的幻想或者是为了开玩笑，我在公寓里偷窃了一次。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偷窃。

在这座公寓楼里住着很多人。其中有一个官员和他的家属，住两间带家具的房间；他约莫四十岁年纪，不很笨，外表体面，但很穷。我同他不接近，他害怕我周围的那帮人。他刚拿到薪水，三十五个卢布。促使我去偷的主要原因是我当时的确需要钱用（虽然我四天之后就从邮局收到汇款），因此我偷钱好像是因为需要，而不是为了开玩笑。事情做得厚颜无耻而又十分明显：我当他妻子、孩子和他在另一个小房间里吃饭的时候，堂而皇之地走进他的寓所。在这里门边的椅子上放着折叠好的文官制服，我还是在走廊里突然起了这个念头。我把手伸进口袋，取出了钱包。但是官员听到了窸窣声，从小房间里探出头来看了一看，他甚至好像看到了一点儿什么，但由于没有看清，因此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说我从走廊上走过，进来看他挂钟上的时间。“钟停了，先生。”他回答说，我就走了出来。

那时我酒喝得很多，在我的寓所里聚集了一大帮人，其中也有列比亚德金。钱包和一些零钱我扔掉了，钞票留了下来。一共有三十二个卢布，三张红钞票，两张黄钞票。我马上兑开了一张红钞票，差人去买香槟；后来又拿出去一张红钞票，然后拿出去第三张。大约过了四个小时，已经是黄昏了，官员在走廊里等我出去。

“您，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刚才到我屋里来的时候，有没有无意中把椅子上的制服碰到地上……放在门边的？”

“没有，不记得。您的制服放在那里吗？”

“是的，放在那里，先生。”

“在地板上？”

“本来在椅子上，后来在地板上。”

“那有什么呢，您把它捡起来了？”

“捡起来了。”

“那您还要什么呢？”

“如果是这样，那没有什么，先生……”

他不敢把话说完，而且不敢在公寓里对任何人说，——这些人就是这么胆怯。不过在公寓里大家都怕我怕得要命，而且尊敬我。我后来喜欢同他四目相对，有两次在走廊上。很快就厌倦了。

三天过后，我回到豌豆街。那女人拿着包袱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小市民当然不在家。只留下我和玛特廖莎。窗户敞开着。这座房子里住的都是手工工匠，成天从各层楼里传来榔头的敲击声和歌声。我们待了快一个小时。玛特廖莎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坐在长凳上，背朝着我，用针缝着什么东西。最后她突然轻声唱了起来，很轻。她有时就是这样的。我拿出表来，看了看几点钟，是两点。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但这时我突然又问自己：我能止住吗？我马上就回答自己，我能。我站了起来，悄悄地向她走去。他们的窗台上放着许多盆天竺葵，阳光照射得十分耀眼。我悄没声儿地坐在她身旁的地板上。她全身一震，起初怕得要命，跳了起来。我握住她的手，轻轻吻了一吻，把她又按在长凳上，瞧着她的两眼。我吻她的手，使她突然笑了起来，像婴儿一样，但只有一秒钟，因为她又一次迅速跳起来，而且如此恐怖，脸上一阵抽搐。她用令人胆寒的木然眼光瞧着我，嘴唇抽动，快要哭了，但仍然没有叫喊。我又开始吻她的手，把她抱起来，放在膝盖上，吻她的脸和腿。当我吻她的腿时，她全身缩了回去，好像因害臊而笑了一笑，但那是一种苦笑。她的脸因害臊而涨得通红。我不住地对她轻声说着话。最后突然发生了这样的怪事，这事我永远不会忘记，而且使我惊奇：小女孩儿的两个胳膊突然抱住我的脖子，她自己也开始热烈地吻我。她的脸表现出真诚的欢喜。我几乎要站起来，离开她，——在这样小的一个孩子身上，这使我太不愉快了，——因为我可怜她。但是

我克服了突如其来的恐怖感，留了下来。

当事情完毕后，她很难为情。我没有设法安慰她，也没有再爱抚她。她瞧着我，羞怯地笑着。我突然觉得她的脸很愚蠢。很快她越来越感到难为情。最后她两手捂住脸，朝着墙壁一动不动地站在角落里。我害怕她又会像方才那样惊恐起来，所以默默地离开了那座房子。

我想，刚才发生的一切到末了一定会使她感到丑恶之极，带给她极度的恐怖。虽然她在襁褓之中一定已经听惯了那些俄国人的骂人话和各种稀奇古怪的谈话，但是我完全相信，她还什么都不懂。最后她一定会觉得她犯下了滔天大罪，在这桩罪行中她有致命的过错——“触犯了上帝”。

这一夜我在小酒馆里同人打了一架，这件事我在上面顺便提到过。但是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寓所里，——是列比亚德金用车把我送回来的。醒来后的第一个思想是：她告诉了别人没有；这是我真正感到恐惧的一刹那，虽然还不十分强烈。这天早晨我特别高兴，对所有人都特别好，因此我的一帮人对我都非常满意。但是我丢下他们，去了豌豆街。我在楼下过道间里就遇见了她。她母亲差她去买干莴苣根，她刚从小铺回来。一看见我，她吓得急忙冲上楼去。我进去时，她母亲已经掴了她两记耳光，因为她“没命地”冲进房间，这样一来，把她的恐惧的真正原因给掩盖住了。于是，一切暂时平静。她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当我在的时候，她一直没有进来。我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就走了。

晚上我又感到恐惧，但比白天已经强烈得不知多少。当然，我可以抵赖，但我也可能被揭穿。我感到苦役的威胁。除了这件事情之外，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感到过恐惧，过去没有，以后也没有害怕过。也没有特别害怕西伯利亚，虽然我不止一次可能被流放过。但是这一次我吓坏了，真正感到恐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我一生

中第一次———种非常痛苦的感觉。除此之外，晚上我在公寓里，对她如此切齿痛恨，决心把她杀掉。最使我恨她的是当我回忆起她的笑容的时候。由于她在这一切之后躲到角落里，两手捂住脸，我心中产生了轻蔑和极端的厌恶，我感到难以解释的狂怒，然后是浑身发冷；当清早我开始发烧的时候，我又感到恐惧，而且如此强烈，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痛楚有这样厉害。但是我已经不再恨那个小女孩儿了，至少没有恨到昨天那样发作的程度。我注意到，强烈的恐怖会彻底驱走仇恨和复仇的欲望。

中午时分我醒来了。我身体健康，甚至对昨天的有些感觉感到奇怪。不过我情绪不佳，又不得不去豌豆街，尽管我十分厌恶。我记得我那时极其希望同别人大吵一场，只是要正儿八经地争吵。然而，一到豌豆街，我意外地发现尼娜·萨韦利耶芙娜在我房间里，她就是那个侍女，已经等我快一个小时了。这个姑娘我一点儿也不爱，因此她来到我这里，自己也有点儿心惊胆战，唯恐我因为她不请自来发起脾气来。但是我竟对她的到来非常高兴。她长得漂亮，并且斯文而有派头，这是小市民最喜欢的，所以我的女房东早已在我面前对她赞不绝口。我进去时她们俩正在喝咖啡，女房东因为愉快的谈话而特别开心。在她们的小房间的角落里我看到玛特廖莎。她站在那里，木然注视着母亲和客人。我进去后，她没有像上次那样躲了起来，也没有逃走。我只觉得她瘦了很多，她在发烧。我关上通往房东那边的门，同尼娜亲热了一番，这事情我已经很久不做了，因此尼娜走时欢天喜地，我亲自送她出去，两天没有回豌豆街。我已经厌倦了。

我决定了结一切，退掉房间，离开彼得堡。但是当我去退房时，我看到女房东惊慌悲痛：玛特廖莎已经病了三天，每天夜里发烧，说胡话。不消说，我问她说些什么（我们在我的房间里悄声说话）。她低声告诉我，她在梦中说"可怕"，"我触犯了上帝"。我提

出由我出钱去请个医生来，她不愿意："上帝保佑，会好的，她不是老躺着，白天她出来，刚才到小铺去了一趟。"我决定单独见一见玛特廖莎，由于女房东无意中说，她五点钟要到彼得堡街去一趟，所以我决定晚上回来。

我在小饭馆里吃了饭，于五点一刻回来。我进门总是用自己的钥匙。除了玛特廖莎没有任何人。她躺在小房间的屏风后，在她母亲的床上，我看到她探头出来张望了一下；但我装作没有看见。所有窗户都敞开着。空气暖洋洋的，甚至有点儿热。我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一会儿，在长沙发上坐下。我每一个细节都记得，直到最后一分钟。我故意不先同玛特廖莎说话，这无疑给我快乐。我等待着，坐了整整一个小时，突然她自己从屏风后跳了出来。我听到她跳下床时两脚蹬地的声音，然后是相当急促的脚步声，她在我房间的门槛上站住。她默默地瞅着我。从那以后，在这四五天里，我一次都没有在近处见到过她，她的确瘦多了。她的脸好像干枯了，她的头脑一定在发烧。眼睛变大了，木然望着我。我起初觉得她眼神中好像有一种呆滞的好奇心。我坐在长沙发的一角，望着她没有动。这时我突然又觉得憎恨。但是很快我就注意到，她一点儿不害怕我，也许她精神错乱了。但是她并没有精神错乱。她突然开始朝我频频点头，好像人们在严厉谴责他人时所做的那样，又突然朝我举起了小拳头，开始从她所站的地方向我威胁。在最初瞬间，我觉得这个动作很可笑，但后来我忍受不住了：我站了起来，朝她走去。她的脸上流露出如此绝望的神情，这在孩子的脸上是不可能看到的。她不住地朝我挥舞着小拳头，威胁着，不住地点着头，谴责着。我走近她，小心翼翼地跟她说话，但我看到，她是不会理解的。然后她突然急遽地两手捂住脸，像那次一样，退开几步走到窗前站着，背朝着我。我任她站在那里，走回自己的房间，也在窗前坐下。我怎么也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没有离开，却留了下来，似乎在等待。

很快我又听见她的急促的脚步声，她出了门，走上木头的穿廊，从那里可以沿扶梯下去。我立即跑到我的门口，打开一点儿门，还来得及看到玛特廖莎走进茅厕旁的鸡窝似的储藏室。一个奇怪的想法在我头脑里闪过。我掩上门，走到窗前。当然，还不能相信闪现的想法；"但是……"（我什么都记得）。

一分钟以后我看了看表，记住了时间，暮色渐浓。一只苍蝇在我头上嗡嗡地飞来飞去，不时停在我的脸上。我抓住它，用手指夹住，过了一会儿放了它，让它飞往窗外。下面一辆大车轰隆隆地驶入院子。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一个手工工人，裁缝，坐在窗前大声唱着歌（他已经唱了很久），一面做着工；我能看到他。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由于我进门和上楼时谁也没有遇见，因此，现在我下去时，当然不会遇上任何人。我把椅子从窗前移开，然后拿起一本书，但我丢下了书，开始观察天竺葵叶子上一只小小的红蜘蛛，出了神。我什么都记得，一直到最后的一刹那。

我忽然掏出表。从她出去以后已经过去了二十分钟。猜测逐渐成为了可能了。但我决心再等一刻钟。我也想过，也许她已经回来了，而我可能没有听到；但这是不可能的：房子里一片寂静，我能听到每只小苍蝇的细叫声。突然我的心怦怦跳动起来。我掏出表：还差三分钟；我挨过了这几分钟，虽然心跳得发痛。这时我站了起来，把帽子压得低低的，扣上大衣，仔细看了看房间，一切是否都在原位，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表明我来过？我把椅子移近窗户，恢复它原先的位置。最后轻轻地打开门，用我的钥匙把它锁上，然后往储藏室走去。储藏室的门是掩着的，但没有上锁；我知道，门是不能上锁的，但我不想打开，而是踮起脚，往缝隙里张望。就在这一瞬间，当我踮起脚时，我记起了我坐在窗口观察红蜘蛛出了神的情景，这时我考虑，怎么踮起脚，使眼睛能够够得上那条缝隙。我插入这个细节，是想确切证明，我的头脑是何等清晰。我在缝隙里

张望了很久，里面很黑，但不是一点儿都看不见。最后我终于看清了我所需要的……我所希望的完全得到了满足。

我最后决定，我可以走了，于是我走下楼梯。我什么人也没有遇见。三小时以后，我们大家脱去上衣，在公寓里喝茶，用一副旧纸牌玩牌，列比亚德金念诗。大家讲各种各样的事情，好像故意似的，讲得都很成功，很好笑，而不是像往常一样很无聊。基里洛夫也在。没有人喝酒，虽然放着一瓶罗木酒[①]，只有列比亚德金稍稍喝一点儿。普罗霍尔·马洛夫说："每当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心情舒畅、不是愁眉苦脸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开心，说话也有风趣。"我当时就把这话记住了。

但是到夜里十一点的时候，豌豆街上那座房子的看门人的小女儿，受我的女房东之托，给我送来消息：玛特廖莎吊死了。我同小女孩儿一起去了豌豆街，看到女房东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我来。她捶胸顿足，号啕大哭，院子里一片混乱，有许多人，还有警察。我在穿堂里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大家几乎没有打扰我，只是问了我一些该问的话。但是，除了说小女孩儿最近几天有病、常说胡话、因此我曾提出由我出钱去请医生之外，我再也提不出什么证词了。也问了我关于小刀的事；我说房东揍了她一顿，但这没有什么。关于我晚上去的事，没有人知道。关于法医的鉴定我什么也没有听到。

大约有一个星期我没有到那里去。到女孩儿下葬后很久我才到那里去退房子。女房东还在哭，虽然像从前一样又在忙碌她的碎布和缝补了。"这是我因为您的小刀冤枉了她。"她对我说，但没有太多责怪的意思。我借口不能再在这样的房子里接待尼娜·萨韦利耶芙娜，同她算清账，退了房子。她在分别时再一次称赞尼娜·萨韦

① 由甘蔗做的一种烈性甜酒。

利耶芙娜。我在离开时，除了该付的房租外又送了她五个卢布。

我那时本来就活得十分无聊，到了神经麻木的程度。豌豆街上发生的事情，在危险过去之后，我差不多完全忘记了，同当时的所有事情一样，只有一段时间我想起我的胆怯，不禁悻悻然。我把我的恼恨发泄在所有我能发泄的人身上。也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缘由，我忽然想起更疯狂地糟蹋我的生命，但只是要尽量地令人憎恶。大约一年以前我已经想开枪自杀了；却出现了比自杀更好的事。有一次，我瞧着瘸腿的玛丽娅·季莫费耶芙娜·列比亚德金娜，她有部分时间在公寓里做女佣，那时她还没有疯，只不过是一个很容易兴奋的白痴，暗地里狂热地爱着我（这是我们的人探听出来的），我突然决定娶她为妻。斯塔夫罗金竟同这样一个最卑微的人结婚，这个想法刺激我的神经。再也想不出比这更丢人的事了。但我不敢说，我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否无意识地（不消说，是无意识地）与一个因素有关，那就是，我在玛特廖莎事件之后对自己的卑鄙怯懦感到恼恨。说实在话，我想不是的；但是至少我结婚不单是“酒醉饭饱之后与人赌一瓶酒”的缘故。结婚的证人是基里洛夫和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他那时正好在彼得堡；最后还有列比亚德金本人和马洛夫（现已死亡）。此外再没有人知道，而这些人起誓严守秘密。我总是觉得，这样保守秘密好像是一种卑劣的行为，但直到现在这种状态还没有打破，虽然我早就打算把这事公开宣布了；现在我顺便在这里宣布。

结婚以后我回到省里我母亲那里。我去那里是为了散心，因为太难以忍受了。在我们城里我给人留下了神经失常的印象，这个印象到现在还没有消除，对我无疑是有害的，这一点我在下文再解释。然后我去了国外，在那里待了四年。

我到过东方，在圣山[1] 站着做八小时的彻夜祈祷，到过埃及，在瑞士住过，甚至去过冰岛；在德国的格丁根[2] 听了整整一年课。最后一年在巴黎我同一个俄国的贵族家庭过从甚密，在瑞士又与两位俄国姑娘很接近。两年以前在法兰克福我有一次路过一家纸店，在出售的相片当中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儿的小照片，女孩儿穿着雅致的童装，但很像玛特廖莎。我立即买了这张照片，回旅馆后把它放在壁炉上。它在那里放了有一个星期，没有人去动它，我也一次都没有看它，在离开法兰克福时我忘了带走。

我写这件事正是为了证明，我多么能够控制我的回忆，对往事漠然无动于衷。我把所有回忆一起抛弃，撩成一堆，每次只要我愿意，这一堆东西就会乖乖地消失。回忆过去我总感到无聊，我从来不愿谈论过去，虽然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至于玛特廖莎，我甚至把她的相片也忘在壁炉上了。

大约一年以前的春天，在经过德国的时候，我心不在焉，错过了应该转车的车站，进入了另一条支线。我在下一个车站下车；时间是下午三点，天气晴朗。这是一座很小的德国城镇。我依别人的指引到了一家旅馆。我必须等待，因为下一班车要到夜里十一点钟才通过。我甚至对这一意外事件感到满意，因为我并不急于赶路。旅馆很小，很糟糕，但是四周绿树成荫，花坛环绕。给了我一个很小的房间。我美美地吃了一顿，因为整夜都在路上，因此吃过饭后在下午四点钟就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梦，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在德累斯顿的美术馆里有一幅克劳德·洛兰的画，根据目录好

① 圣山（俄文为 Афон），在希腊北部，为正教教会所在地，故名。
② 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城市。此地有格丁根大学，创立于 1737 年。

像叫做《阿喀斯和伽拉忒亚》[1]，但我总是叫它"黄金时代"[2]，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过去也见过这幅画，但现在三天前我路过时又一次见到它。我梦见的就是这幅画，但梦中它不是一幅画，而好像是现实生活。

这是希腊群岛的一个角落；蓝色的柔和的波浪，连绵的岛屿，壁立的巉岩，繁花似锦的海岸，魔幻似的远景，诱人的落日——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这里是欧洲人的摇篮，这里是神话的发源地，这里是人间的天堂……这里曾经生活过卓越的人民，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幸福而天真；树林中响彻了他们欢乐的笑声，充沛的无穷无尽的力量都倾注于爱情和淳朴的欢笑之中。太阳以它的光辉照耀这些岛屿和大海，瞧着它的俊美的儿女而无比欣喜。奇妙的梦，超绝的幻觉！人类的一切梦想中最不可思议的梦想，全人类为之献出一切力量、献出全部生命的梦想，人类为之牺牲一切、先知们为之奋斗、为之牺牲在十字架上的梦想，没有这个梦想，人民就会不愿意生活，甚至也不能死亡。这种感受我似乎在这个梦中全都体验到了；我不知道我究竟梦见了什么，但是巉岩和大海以及落日的斜晖——这一切在我醒来之后，在我睁开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泪水润湿的眼睛之后，依稀还在我眼前。我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觉穿透我的心，甚至使我感到疼痛。已经是黄昏时分了；一束明亮的落日斜晖，射入我小房间的窗户，透过窗台上盆花的绿叶，洒落在我

① 克劳德·洛兰（1600—1682），本名为克劳·热莱，法国风景画家，古典主义的代表。《海景。阿喀斯和伽拉忒亚》作于1657年。

② 据希腊神话，阿喀斯是西西里的青年牧人，与海中神女伽拉忒亚相爱，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妒忌他，用巨石将他砸死。洛兰的《阿喀斯和伽拉忒亚》表现的正是两人相爱而独眼巨人在一侧窥视的情景。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作家很欣赏这幅画，把它同其他几幅他喜爱的画称作"黄金时代"。

身上。我赶忙又闭起眼睛，似乎渴望把消失的梦重新找寻回来，但是突然在这束明亮的光线里我好像看到一个小小的点。它逐渐成了形，忽然在我面前清楚地出现了一只很小很小的红蜘蛛。我立即想起它曾停在天竺葵的叶子上，那时落日的斜晖也像这样照耀着。我仿佛觉得一把利刃刺入了我的胸膛，我欠身在床上坐了起来……（这就是当时发生的全部情况！）

我在我面前看到（唉，不是真的！要是、要是这是真正的幻影，那就好了！），我看到了玛特廖莎，她瘦骨嶙峋，一双发烧的眼睛，同她站在我的门槛上向我点着头、举起她的小拳头威胁我时的情景一模一样。从来没有什么事情使我这样痛苦过。一个无依无靠的、理智还没有成熟的十几岁的孩子，她威胁我（用什么呢？她又能做什么呢），但当然只有责备她自己，而这样一个孩子的可怜的绝望却使我痛苦！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我一直坐到夜晚，一动不动，也忘了时间。这就叫良心的谴责或者忏悔吗？直到现在我仍不知道，也说不出来。也许直到现在对这个行为本身的回忆并不使我感到厌恶。也许，这个回忆甚至到现在还包含着对我的情欲来说是愉快的东西。不——我忍受不了的只是这个形象，也就是站在门槛上举起小拳头对我威胁的形象，只是她当时的模样，只是当时的那一分钟，只是她的点头。这就是我忍受不了的，因为从那时起这个形象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我面前。不是它自己出现的，而是我自己把它召唤来的，而我不能不召唤它，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我活不下去。唉，要是我什么时候不在梦中看到她，哪怕是在幻觉当中，那就好了！

我还有其他的旧时的回忆，也许比这个更糟。曾经有一个女人，我待她更坏，她因此而死了。我在决斗场上杀死过两个人，他们于我都是无辜的。我有一次受到极端严重的侮辱，但还没有对仇人进行报复。我有一次投毒行为——有意的投毒而且得手，谁也不

知道（如果需要，我什么都可以告诉大家）。

但是为什么这些回忆当中没有一件引起类似这样的感觉呢？我所感到的不过是憎恨而已，而且那也是当前的处境引起的，在此以前我对这些事都淡然处之，或者忘却了，或者有意不去想它。

我在那以后在各处游荡了将近一年，竭力想做点事，我知道，如果我愿意，我现在也能够把女孩儿从记忆中彻底排除掉，我同从前一样仍旧能控制自己的意志。但是问题正在于我从来不想这样做，自己不愿意而且也不会愿意；这事我知道。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直到我发疯。

在瑞士，两个月以后，我竟爱上了一位女郎，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感到一种狂热的激情，这种激情只有在很久以前，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才时而发作的。我感觉到强烈的引诱去犯新的罪行，也就是犯重婚罪（因为我已经结了婚）；但是我逃跑了，听从了另一位姑娘的劝说，对这位姑娘我几乎是无话不谈的。何况这桩新的罪行也绝不可能使我摆脱掉玛特廖莎。

这样，我决心把这份自白书印出来，印三百份带到俄国。在适当的时候递交警察局和地方当局；同时分送所有报纸的编辑部，要求公开，分送彼得堡和俄国各地我认识的许多人。同样在国外分发译文。我知道，在法律上我也许不会被追究，至少不会受到严厉的追究；我自己揭发我自己，没有控告人；此外，没有任何证据或者很少证据。最后，以为我神经错乱的看法根深蒂固，我的亲人又一定会竭力利用这种看法来消弭任何危险的法律追究。顺便说说，我说这话是为了证明我的神志完全清醒，我知道我的处境。但对我来说，仍会有一些人，他们将知道全部情况，他们将瞧着我，我也瞧着他们。这样的人越多越好。这会不会使我轻松一些——我不知道。我采用这种办法是我的最后一着。

我再说一遍：如果在彼得堡警察局里好好找一找，那么是可能

找出线索来的。两位小市民现在也许还在彼得堡。那座房子当然有人记得。它是浅蓝色的。我什么地方也不去，有一段时间（一或两年）将长期住在斯克沃列什尼基，我母亲的庄园。如果要传讯我，我随传随到。

尼古拉·斯塔夫罗金①

阅读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吉洪读得很慢，也许有些地方他反复看了两遍。在他看的整个过程中，斯塔夫罗金坐在那里，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奇怪的是，整个早上他脸上的那种焦躁、迷茫和近乎谵妄的神色几乎消失了，代之以一种安详的诚挚的表情，使他的仪表几乎显得庄严。吉洪摘下眼镜，首先开始说话，有点儿谨慎。

“可不可以在这个文件上作一些修正？”

“为什么？我写时是诚恳的。”斯塔夫罗金回答说。

“在语气上稍微改动一下。”

“我忘了预先告诉您，您的话都是无用的；我不会改变我的初衷；请您别劝阻我。”

“您刚才并没有忘记告诉我，在我读之前。”

“那也一样，我再重复一遍：不管您的反对意见如何有力，我不会放弃我的意向。请注意，不管我这句话说得笨拙还是巧妙，——随您怎么想，——我绝不以此来强求您尽快对我提出反对意见，要求我做什么事，”他补充道，似乎他是忍不住才说的，刹那间他又恢复了刚才的语调，但是他立刻对自己说的话凄楚地笑了一笑。

① 在校样中以下标明为：第9章。——原注

“对您提出反对意见，特别是要求您放弃您的意向，那我是不会做的。这个思想是伟大的思想；基督教的思想不能比这表达得更充分了。您打算做的是惊人的勇敢行为，忏悔不能比这更彻底了，但愿……”

“但愿什么?”

“但愿这真正是忏悔，真正是基督教思想。”

“我觉得这太微妙了；难道不都一样？我写这份东西是诚恳的。”

“您好像故意想把自己表现得粗野一些，超过您的心所想表现的……”吉洪越说越大胆。显然，“文件”给予他强烈的印象。

“‘表现’？——我再一次对您说：我不是‘表现自己’，特别是没有‘做作’。”

吉洪迅速垂下双目。

“这个文件是直接应一颗受沉重伤害的心的需要写出来的，——我理解得对吗?”他继续执拗地异常激动地说，“对，这是忏悔和它的自然要求，这种要求战胜了您，于是您走上了伟大的道路。但是您好像已经在憎恨所有那些将读到这里描写的事情的人，向他们挑战。您不耻于承认自己的罪行，为什么要耻于忏悔呢？让他们瞧着我吧，您说；那么您自己将怎么瞧他们呢？您的行文中有的地方语气很强；您似乎在欣赏自己的心理，为每个细节自诩，唯求读者惊奇于您的无情，而实际上您并非如此。这难道不是罪犯对法官的傲慢挑战吗?”

“哪里有什么挑战？我删去了所有我个人的议论。”

吉洪默不作声。甚至他的两颊也红了。

“且不谈这个，”斯塔夫罗金断然中止这个话题，“现在请让我来向您提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之后（他点头指指自白

书）已经谈了五分钟了，但我没有见到您有任何厌恶或者觉得可耻的表情……您好像没有嫌恶！……”

他没有说完，冷冷笑了一笑。

“这么说，您希望我尽快向您表示我的轻视，”吉洪坚定地说，“我在您面前什么也不想隐瞒：使我感到恐怖的是故意花在卑鄙龌龊勾当上的巨大的游手好闲的力量。至于罪行本身，那么许多人也犯同样的罪，却心安理得，甚至认为是青年时期不可避免的过错。也有些老人犯同样的罪，甚至寻欢作乐，恬不知耻。整个世界到处是这种可怕的景象。而您感觉到罪行的深重，如此透彻是很少有的。”

“这么说，您看了我的自白书后反而敬重我了?”斯塔夫罗金苦笑了。

“我不想作正面回答。但是当然没有、也不可能有比您对那个少女的行为更重大更骇人的罪行了。”

“我们暂且不去衡量。您对其他人的评论以及您认为类似的罪行实属常事的意见，使我有些惊异。我也许并不像这里写的那样痛苦，也许真的给自己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他突然补充说。

吉洪又一次沉默了。斯塔夫罗金也不想离开，他又不时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

“这位姑娘，”吉洪又小心翼翼地开始说，“就是您在瑞士与她中断关系的那位姑娘，我冒昧问一句，她在……现在在哪里?”

“在这里。”

又是沉默。

“我也许在您面前给自己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斯塔夫罗金又执拗地重复一遍，“不过，既然您已经注意到了挑战，

那么我以直率的忏悔向他们挑战，又怎么样呢？我要迫使他们更恨我，仅此而已。这样我可能会轻松一些。”

“就是说，他们的憎恨会引起您的憎恨，由于您憎恨，您会比接受他们的怜悯要轻松一些。”

“您说得对；知道吗，”他突然笑了起来，“也许他们会把我叫做耶稣会徒，① 虔诚的伪君子，哈哈哈！不是这样吗？”

“当然，也会有这样的意见。您希望很快就实现这个意图吗？”

“今天，明天，后天，我怎么知道。不过一定很快。您说得对：我想，一定不得不突如其来地宣布，也就是在报复和憎恨的时刻，在我最憎恨他们的时候。”

“请您回答我一个问题，但要诚恳，只对我，只对我一个人说：如果有人因为这个（吉洪指指自白书）而宽恕您，不是那些您尊敬的或者惧怕的人，而是陌生人，一个您永远不会知道的人，默默地独自读了您古怪的忏悔书，您想到这件事会感到轻松一点儿，还是反正一样？”

“会轻松一点儿，”斯塔夫罗金轻声回答，垂下眼睛，“如果您宽恕我，我可能会轻松得多。”他突然低声补充道。

“希望您也宽恕我。”吉洪感动地说。

“宽恕什么？您对我做了些什么？啊，对了，这是修道院的套话？”

“宽恕我有意的或无意的罪过。每一个人犯了罪，他就对所有人犯了罪，而每一个人在别人的罪孽中都有他的一份过

① 耶稣会1534年创立于巴黎，是反宗教改革的工具，会内互相进行侦缉活动。而且该会认为“凡是为了神的更大荣誉”，任何犯罪行为均可允许。后来，“耶稣会徒”几乎成为奸诈之徒的代名词。

错。完全属于个人的罪孽是没有的。我是个大罪人，我的罪也许比您的更大。”

“我把我的心里话全告诉您：我希望您宽恕我，还有第二个、第三个人同您一起，但所有人——最好让所有人憎恨我。但我这样希望是为了能温顺地忍受……”

“大家对您的怜悯难道您就不能同样温顺地忍受吗？”

“也许我不能。您观察得很细腻。但是……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感觉到您真诚的程度，当然，我感到很歉疚，因为我不善于接近人。我一向就感到这是我的大缺点，”吉洪诚恳地真挚地说，直视着斯塔夫罗金的眼睛。“我只是因为我替您害怕，”他补充道，“在您的面前有一个几乎难以逾越的深渊。”

“您是说我经受不了，不能温顺地忍受他们的憎恨？”

“不仅是憎恨。”

“还有什么？”

“还要忍受他们的嘲笑。”吉洪好像勉强地突然轻声说。

斯塔夫罗金窘住了，脸上显露出不安。

“我对此早有预感，”他说，“这么说来，您读了我的‘文件’之后，您觉得我是个很可笑的人，尽管这是一个悲剧？不要慌，不要感到不好意思……我不是自己也预感到了吗？”

“到处全都感到惊骇，当然大多数人是虚伪的，而不是真诚的。人们只有当他们的个人利益直接面临威胁的时候才会害怕。我不是说那些心灵纯洁的人：那些人会感到惊骇而责备自己，但他们人数很少，不为人所注意。耻笑则将是普遍的。”

“请您再加上一位思想家的结论：在别人的灾祸里总有使

我们快乐的东西。①"

"正确的想法。"

"然而您……您自己呢……我奇怪，您把人看得多坏，多么可恶。"斯塔夫罗金说，面有愠色。

"您相信吗，我主要是根据我自己的情况来说的，而不是说别人！"吉洪激动地说道。

"真的吗，难道在您的心灵里有什么东西使您对我幸灾乐祸吗？"

"谁知道呢，也许有的。唉，也许有的！"

"够了。请您指出，我的手稿里有什么可笑的？我知道这是什么，但我希望您用您的手指指出。您不妨毫无顾忌地说出来，您尽可能坦率地说出来。我再说一遍，您是个大怪人。"

"即使在这篇最伟大的忏悔书的形式里，就已经包含了某些可笑的成分。② 噢，您不要相信您不会胜利！"他突然几乎兴高采烈地大声叫道，"甚至这形式也可能胜利（他指了指自白书），只要您能真诚地接受侮辱和唾弃。过去的事情总是这样结束的：最耻辱的十字架成了伟大的光荣和伟大的力量，只要这似乎英勇行为的谦逊和温顺是真诚的。甚至在您有生之年就会得到安慰！……"

"这样，您只在形式上，在语气上发现可笑的东西？"斯塔夫罗金坚持说。

---

① 赫尔岑在其《往事与随想》中说到《莫斯科人》杂志（按：这是右翼斯拉夫派的机关刊物，1841—1856），因为忿恨别林斯基和《祖国纪事》的成就，竟说他是危险的人，渴望破坏，"看到火灾而为之高兴"。

② 比较卢梭《忏悔录》中的话："最困难的不是承认自己的罪行，而是承认自己做了可笑的可耻的事。"

“还有在实质上。丑恶令人沮丧。”吉洪低头垂目，轻声说。

“什么？丑恶？什么丑恶？”

“罪行。有的罪行真正是丑恶的。在罪行当中，不管是怎么样的罪行，血流得越多，越是可怕，就越是惊心动魄，可以说越是有声有色；但是有的罪行是丢人的，可耻的，除了可怕之外，甚至是极不体面的……”

吉洪没有说完。

“那就是说，”斯塔夫罗金激动地接口说，“您认为，当我吻脏女孩儿的大腿时，我的形象太可笑了……还有我讲我的强烈情欲的所有话，以及……其他的一切……我理解。我很理解您。您替我感到绝望，正是因为丑恶,下流,不,不是什么下流,而是可耻,可笑,因为您认为,我最经受不住的就是这个?”

吉洪默不作声。

“对，您懂得人，确切地说，您懂得，我，正是我，是经受不住的……我明白，为什么您问到瑞士回来的那位小姐在不在这里。”

“您没有做好准备，没有经过锻炼。”吉洪垂下双目，怯生生地说。

“您听我说，吉洪神父：我希望自己宽恕自己，这就是我的主要目的，我的全部目的！”斯塔夫罗金突然说，眼睛里流露出阴沉的喜悦，“我知道，只有那时幻象才会消失。这就是为什么我寻找无穷的痛苦，自己寻找它的原因。您不要吓唬我。”

“如果您相信，您自己能够宽恕，在这个世界里自己获得这个宽恕，那么您就什么都相信了！”吉洪欣喜地叫道，“您怎么说不相信上帝呢？”

斯塔夫罗金没有回答。

“上帝会宽恕您不信神的，因为您敬重圣灵，虽然您不知道圣灵。”

“顺便说说，基督不是不会宽恕吗？”斯塔夫罗金问道，但在疑问语气中带着轻微的讽刺色彩，“圣经中不是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① ——记得吗？据福音书说，再没有，也不可能（有）更严重的罪行了。就是在这本书里！”

他指指福音书。

“为此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吉洪感动地说，“如果您能达到自己宽恕自己，基督也会宽恕的……唉，不，不，不要相信，我说了渎神的话，应该说：即使您不能达到与自己和解和宽恕自己，那么，由于您的意向和巨大的痛苦，基督也会宽恕您……因为人类的任何语言和思想都不能表达这位驯顺的人的所有道路和理由，‘在他的道路没有向我们明显展现之前’②。谁能领悟无限广大的他，谁能理解无穷的万物呢！”

他的嘴角像方才那样抽动起来，几乎难以觉察的痉挛又掠过他的脸。他克制了一会儿，但支持不住，很快垂下了两眼。

斯塔夫罗金从沙发上拿起帽子。

“我还会再来，”他说，一脸疲惫之色。“我同您……我太珍惜同您谈话的乐趣和荣幸……以及您的感情了。请相信我，我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这样爱您。请您为我向您如此敬爱的人祈祷……”

“您已经要走了吗？”吉洪也迅速地站了起来，似乎完全没

---

① 语出《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18 章，第 6 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② 引文出处不详。——俄编注

有料到会这样快告别。“而我……”他好像不知所措似的，“我本来想向您提出一项请求，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我现在害怕了。”

“欸，请提吧，”斯塔夫罗金立即坐了下来，手里仍拿着帽子。吉洪瞧瞧这顶帽子，瞧瞧这个姿势，一个突然成为上流社会的人的姿势，这个人非常激动，几乎已发疯了，他给他五分钟时间以结束谈话，吉洪更窘了。

“我的全部请求只在于您……您不是意识到了吗，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好像您的名字和父称是这样的?），如果您公开您的自白书，您会毁了您的命运……指的是您的前程，比如说，还有……其他各方面。”

“前程?”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不愉快地皱了皱眉头。

“为什么要毁了它呢?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呢?”吉洪最后说，几乎是用恳请的语气，显然意识到自己的尴尬。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的脸上显露出痛苦的迹象。

“我已经请求过您，现在再请求您：您所有的话都是多余的……而且总的来说，我们的谈话开始令人难以忍受了。”

他意味深长地从椅子上转过身来。

“您不理解我，听我说，不要激动。您知道我的意见：您的英勇行为，如果出于温顺，那么如果您坚决挺住的话，这是伟大的基督徒的英勇行为。即使您不能坚持到底，主也会考虑您的最初的牺牲。一切都会被考虑的：一句话，一次心灵的活动，以至半点思想，都不会徒然落空的。但我建议您用另一种英勇行为来代替这一种，用一种更伟大的，真正伟大的行为……”

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没有做声。

“您想殉道，牺牲自己的愿望折磨着您；把您的这个愿望

也克服下去，把自白书和您的意图都搁置一边，——那您就能战胜一切。揭露您的骄傲和您的魔鬼！您最后会成为胜利者，您会得到自由……”

他的两眼炯炯发光，他在胸前合起双手，像在请求。

“说穿了，您只不过很不希望发生一件丑闻，因此您给我设下陷阱，好心的吉洪神父，”斯塔夫罗金没精打采地说，不客气地、带着懊恼的神情，竭力想站起身来，“说简单点，您希望我变得老成持重，最好结婚，最后成为这里的俱乐部的成员，每逢节日到你们的修道院来做礼拜。总之，进行宗教惩罚[①]！不过，您作为心灵的专家也许预感到，事情无疑会有这样的结局，问题在于，为了颜面现在要好好地请求我，因为我自己渴望的正是这个，是这样吗？”

他不自然地大笑起来。

“不，不是那种宗教惩罚，我给您准备了另一种惩罚！”吉洪继续热情地说，毫不注意斯塔夫罗金的笑和他的话，“我认识一位长老，不在这里，但离这里也不远，他是个独居的修士和苦行者，具有基督徒的深睿智慧，是您我所不能理解的。他会听从我的请求。我把您的全部情况告诉他。您到他那里去服赎罪的劳役，在他的座下过五年七年，您以后认为需要多久就多久。您暗自立下誓愿，用这种巨大的牺牲赎回您所渴望的东西和您所没有预期的东西，因为您现在还不能理解您会得到些什么！”

斯塔夫罗金严肃地、甚至十分严肃地听完他的这项建议。

---

① 忏悔者根据神父的指示履行某种宗教活动（如长时间的祷告、严格的斋戒、朝拜圣地等）以示虔诚。宗教惩罚是自愿的，不等于处罚。——俄编注

“说穿了，您建议我到那个修道院去做修士。尽管我很敬重您，而这本该是我意料中的事。好吧，我甚至可以对您承认，在我胆怯的时刻，我已经有过这种思想：在我向大众散发我的自白书以后，到修道院去躲避人们，哪怕暂时躲避也好。但我立即为这种卑鄙的行为而脸红。至于削发为僧——甚至在我最胆怯恐惧的时刻我也没有想到过。”

“您不需要到修道院去，不需要削发，您只不过秘密地做些杂役，不公开的，也可以这样，完全过世俗生活……”

“别说了，吉洪神父。”斯塔夫罗金厌恶地打断他说，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吉洪也站了起来。

“您怎么啦？”他突然叫了起来，几乎是恐惧地凝视着吉洪。吉洪站在他面前，两手并在身前，手掌向外，一种痛苦的痉挛，似乎是来自极度的恐怖，掠过他的面孔。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斯塔夫罗金反复说，他跑过去，想去扶他。他觉得吉洪马上会倒下去。

“我看到……我清楚地看到，”吉洪用穿透心灵的声音高叫道，脸上露出极度悲痛的表情，“您，可怜的堕落的年轻人，从来没有像此刻一样接近最可怕的罪行！”

“您安静下来吧！”斯塔夫罗金反复说，确实替他担心，“我可能会再搁一下……您说得对，我可能支持不了，我在怨恨中会犯下新的罪行……这完全可能……您说得对，我把这事暂且搁下……”

“不，不是在自白书公开之后，而是在公开之前，可能在伟大的一步跨出之前一天，一小时，您会投入新的罪行，把它作为摆脱困境的出路，只是为了避免公开自白书。”

斯塔夫罗金因为愤怒，而且几乎是因为恐怖，全身战栗起来。

“该死的心理学家!”他突然在狂怒中打断谈话，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僧房。

题　解

《群魔》最初发表于《俄国导报》杂志，1871年，第1、2、4、7、9～11期；1872年，第11、12期。署名：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单行本于1873年首次在彼得堡出版。

附录“谒见吉洪”一章原为《群魔》第2部第9章。《俄国导报》主编米·尼·卡特科夫因其中写到奸淫幼女，拒不发表，将其删去。直至十月革命后，1922年才首次面世。

一

1873年2月1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向皇太子亚·亚·罗曼诺夫献上《群魔》的单行本。他在写给皇太子的信中说：“请允许我敬献我的作品。它近似一部历史专论，我希望在其中说明：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奇怪的社会里有可能出现诸如涅恰耶夫罪行的骇人听闻的现象？我的看法是：……这些现象是整个俄国教育历来脱离俄国生活本身独特本原的直接后果。”在讲到涅恰耶夫现象的思想根源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们的别林斯基和格拉诺夫斯基之流是不会相信的，如果有人说他们是

涅恰耶夫的生身父亲的话。而我在我的作品中要表达的正是这种父子相传的思想上的血缘关系和继承关系。我写得远未成功，但却是本着良心写的。"

关于《群魔》的构思最早见于 1870 年 2 月 12（2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致阿·尼·迈科夫的信。他在信中说："我正在为丰富的思想写作；我不是说写作，而是说思想。这是一个将在读者中引起明显效果的思想。类似《罪与罚》，但它更迫切，更接近现实，直接涉及最重要的当代问题。……这是一个热点题材。"指的就是《群魔》。

此后，在同年 3 月 24 日（4 月 5 日）他又在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谈及他正在写《群魔》："我对现在正在为《俄国导报》撰写的那部作品寄予很大希望，但并非在艺术上，而是在倾向方面；我很想把几点想法说出来，哪怕这么做会毁了我的作品的艺术性。吸引我的是在我头脑和心灵中积累起来的东西；纵使写出来的是一本谤书，我也一定要陈述我的意见。"

在第二天写给尼·阿·迈科夫的信中他又说："我正在写的是一部有倾向性的东西，我很想讲得激烈一些。（虚无主义者和西欧派一定会叫嚣，说我是反动分子！）让他们都见鬼去吧，而我要把我的想法全部说出来。"

从上引几封信我们可以看到他写《群魔》的动机和抨击对象。在第一封信里，他谈到涅恰耶夫，并说明要追溯这种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而这根源就是别林斯基和格拉诺夫斯基等他所谓的西欧派，正是他们乃是涅恰耶夫的生身父亲。第二封信里则说明《群魔》涉及的是最重要的当代问题。第三封信则表明，他写《群魔》并不是一时兴之所至，不是因诸如涅恰耶夫案件而临时引起的动机，而是"头脑中和心灵中积累起来"的东西，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因此为了倾向性而不惜牺牲艺术

性，哪怕写出的是一部谤书。最后一封信则说小说针对的是虚无主义者和西欧派，结合第一封信来看，这就是针对19世纪40年代的格拉诺夫斯基、别林斯基（西欧派）和60年代的“虚无主义者”，并申明这两代人的父子血缘关系、继承关系，——这在《群魔》中表现为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与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父子关系（血缘关系）以及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与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师生关系（思想继承关系）。

还可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0年10月9（21）日致阿·尼·迈科夫的另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国内发生的事情完完全全也是这样。恶魔们从俄罗斯人的身上走出，附在猪群身上，即附在了涅恰耶夫、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之流的身上……俄罗斯吐出了别人使她中毒而填到她肚中的脏东西……请注意，我的朋友：谁失去了自己的人民和人民性，谁就丧失了对祖国的爱和上帝的信仰。如果您想要知道的话，这也就是我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这段话很重要，因为它点明了《群魔》卷首引用的一段圣经的用意，而这是一般读者不易确切理解的。为了方便读者，我们这里不嫌重复，抄录这段引文，以便对照理解。

引文出自《新约全书·路加福音》：“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猪群闯下山崖，投入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的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样得救，告诉他们。”（第8章，第32～36节）

为了充分理解这段引文，我们还得引用这段文字上文的几

句话："……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这里说的"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上一段引文中所说的"那人"。这里还说，鬼不止一个，而是一群。易言之，这里是群鬼。（顺便指出，《群魔》这一书名指的就是群鬼；据上引应译为《群鬼》。我们之所以用"群魔"二字，不仅因为沿用过去译本的译法，主要是为了避免与易卜生的剧作《群鬼》重复。）

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致阿·尼·迈科夫的信与引自《路加福音》的题词对照，就能了然，这部长篇的书名《群魔》指的是附在猪群身上的"群鬼"。后者不仅指涅恰耶夫，而且包括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等人。按：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兄弟二人，其名字与父称分别是尼古拉·亚历山德拉维奇（1834—1866）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拉维奇（1838—1909），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尼古拉还是秘密团体"土地与自由"社的组织者之一，1862年被捕，投入彼得保罗要塞，后死于流放地。此外，在《群魔》第8章"结局"手稿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道："确实存在着一个"有计划的动摇国家基础的"杀人放火的革命者、造反者的秘密团体"。"革命者"一词写得十分清楚。由此可见，这部长篇抨击的不只是涅恰耶夫一伙，而且（可能是更重要的）还针对当时"动摇国家基础"的革命者。

这里要介绍一下涅恰耶夫。谢·格·涅恰耶夫（1847—1882），出身市民家庭。曾当过教师，一度在彼得堡大学当旁听生，并参加大学生的激进圈子。1869年春他积极参与大学生的学潮。旋逃亡至瑞士，在那里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以及俄国革命家、作家尼·普·奥加辽夫结识，他们两人对他后来的活动起了重大作用。巴枯宁还企图通过他在俄国组织革命团

体，以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和理想。当年秋天涅恰耶夫回国，在莫斯科组织了几个五人小组，其成员主要是彼得罗夫农学院大学生。他称该秘密团体为“人民惩治会”。在他所著的《革命者的基本信念》中，主张采取愚弄和挑拨的斗争方法。在1869年11月21日于莫斯科杀死了被认为有叛变嫌疑的他们组织的成员、大学生伊·伊·伊凡诺夫。事后他逃亡国外。1873年由瑞士引渡回国，被判处服苦役二十年，后死于彼得保罗要塞狱中。他的案件是在1871年7—9月进行审讯的。

的确，涅恰耶夫事件的发生和经过与《群魔》创作过程在时间上基本上是一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也的确广泛地利用了这一事件中的有关人物与活动。然而，不择手段、专事破坏活动的涅恰耶夫（他是俄国一些革命家以至马克思、恩格斯所一致批判的）一伙与当时旨在反对沙皇政府、从事革命活动的俄国进步青年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即所谓虚无主义者）在本质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以涅恰耶夫之流影射虚无主义者以至革命者，正充分说明了作家的“倾向性”。不过，也应看到，在《群魔》创作过程中，中心人物以至中心思想都发生位移和变化，因而，《群魔》并没有完全成为“谤书”，“倾向性”并没有完全毁掉艺术性。

二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札记来看，他对《群魔》的构思产生于1870年初。这是一份未标明具体日期的写作计划，标题是《忌妒》。在《忌妒》中原有两个主要人物：公爵和教师（“他们之间有仇恨和忌妒”）。公爵性好忌妒，仇恨心重，有《群魔》中斯塔夫罗金的特点，而教师则以其心灵美好使人想到

《群魔》中的沙托夫。札记里的人物与《群魔》中相似的还有：公爵的母亲（贵妇）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女学生与达里娅·帕夫洛芙娜，美女与莉扎·图申娜，卡尔图佐夫与列比亚德金。《忌妒》与《群魔》的写作计划草稿中的某些情节也有相吻合之处。（公爵和教师在个人问题上相互竞争；公爵和两个女人——女学生与美女——之间的复杂关系；写蹩脚诗的大尉对美女的爱慕；一记巴掌的原因和主人公自杀。）不过，从总体来看，《忌妒》与《群魔》的思想内容是颇为不同的：前者要展开的是恋爱——心理情节，不具有后者的那种政治性的抨击，只是有些札记表明它与报纸上披露的涅恰耶夫分子谋杀大学生伊凡诺夫的报导有联系，例如："传单。涅恰耶夫的身影，谋杀教师（?）"，"虚无主义者们开会，教师在争论"，等等。此外，在构思《忌妒》之前，在1869年秋至1870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为《曙光》杂志拟定几部作品的大纲，其中之一为《诗人之死》，后者的大纲中有孤立的几句话："涅恰耶夫。库列绍夫密告了涅恰耶夫……"这段话与大纲上下文并无什么联系，很难捉摸其与《诗人之死》的情节上的关系。但由此可以说：在《诗人之死》与《忌妒》中已经有了构思《群魔》的初步尝试。

1870年1月22日（2月3日），作家写了一个短评：《季·尼·格拉诺夫斯基》，它已经是对《群魔》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所作的特征描写。在这篇短评和另一些写于1870年2月的札记中，一部对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派以及当时的虚无主义者-涅恰耶夫分子进行政治抨击的书的轮廓开始清晰呈现。

季莫费·尼古拉耶维奇·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是著名的俄国自由主义西欧派，历史学家，赫尔岑的朋友，莫斯科大学教授。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起意写《群魔》开始，就把格拉

诺夫斯基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的主要原型[①]，而且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在笔记、提纲、草稿里，都将这一人物直接称为“格拉诺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塑造他时，广泛利用了 A. B. 斯坦凯维奇的《格拉诺夫斯基传》(1869) 以及同年在《曙光》杂志 7 月号上发表的尼·尼·特拉霍夫对该书的评论，尤其受后者的影响。斯特拉霍夫是作家的友人、斯拉夫主义者。他把格拉诺夫斯基视为俄国西欧派的创始人，认为这位历史学家人格高尚，向往伟大和美好的事物，多愁善感而同时又谈吐诙谐，善于说双关语；对失去的亲人和往日的悲痛难以释怀，不断地写信倾吐情愫，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虚度一生，竭力想在纸牌和醇酒中忘怀一切；抱怨当局的迫害，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笔记中以讽刺的笔调摹拟这些特点。请看几个例子：“一生漫无目的，观点和感情摇摆不定，这一切曾经使他痛苦，现在却成了他的第二天性”；“渴望受到迫害，喜欢谈论他遭受的迫害”；“这里流泪，那里流泪”，“悲痛他死去的几个妻子，——而又不断地结婚”；“我不能忍受，我永远寂寞”，“聪明而幽默”等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在对 40 年代理想主义自由派实质的理解上，而且在对格拉诺夫斯基的社会活动、在对俄国西欧派的历史功绩的评价上，观点也与斯特拉霍夫相近。斯特拉霍夫

---

① 不过，这个人物是 19 世纪 40 年代俄国西欧派、“自由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的概括性形象。因此他身上集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认为的）这一代许多著名活动家的特点，也就是除了格拉诺夫斯基外，还有赫尔岑、鲍·尼·契切林、瓦·费·科尔什和谢·费·杜罗夫以至别林斯基等人。按：鲍·尼·契切林（1828—1904），俄国法学家、历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瓦·费·科尔什（1828—1883）俄国自由派政论家；谢·费·杜罗夫（1816—1869）俄国诗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

指出："这是一位纯正的西欧派，也就是完全尚未定型的西欧派，他以同样赞美的观点对待全部西欧历史、所有的生活现象……这样，赞赏一切美的和伟大的东西，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不管以何种形式表现——这就是可以概括格拉诺夫斯基倾向的唯一公式。在这个意义上说，不能把他归入任何一个派别，——同样也应该认为，他的活动对俄国思想界的所有派别都是有益的。"

斯特拉霍夫又说："这些思想浅薄的人，蹉跎岁月，是一些生活无聊的人，他们软弱萎靡，没有能力做任何实实在在的工作，却认为他们有权谴责自己的祖国，尽管他们是祖国的陌生人。由于他们思想正直，心灵纯洁……因此他们认为，他们不仅可以揭发一些卑鄙龌龊的行为，而且可以高踞于祖国之上，成为她的'谴责的化身'。"

斯特拉霍夫末了说："这就是我们的西欧派产生的人物，它使他们脱离了任何事业，脱离了俄国。这是一个十分可悲的现象；他们的痛苦来自他们尴尬的处境，他们陷入其内而不能自拔，因为他们的智慧不足以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勇气不足以使他们用本身的努力摆脱这种处境。让我们不要对他们求全责备，但也不要把这种病态的现象当作什么优良的传统接受下来。如果说这些理想主义的自由派已经成为过去，那么我们对此只能感到高兴。"

依斯特拉霍夫看来，还有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当代的虚无主义是西欧派的产物和必然的结果，虽然"纯正的"西欧派不遗余力地想同他们"不纯正的"追随者划清界线。同时，当代的虚无主义者否定自己的"父辈"——40 年代的西欧派的功绩。格拉诺夫斯基现在已不可能有追随者，如果所有派别过去或多或少地称赞过他的话，那么，在当前他对

于所有派别来说都是陌路人。

不过，也应指出，正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一些通信中可以看到的，一般说来，斯特拉霍夫较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是比较全面的、客观的。他对格拉诺夫斯基的为人可以说是瑕瑜并见的。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价（描写）格拉诺夫斯基时受到斯特拉霍夫的影响，那么他不是全面接受。他对格拉诺夫斯基的刻画一般是讽刺性的。在札记中他不仅把这个西欧派代表人物写成虚无主义者的前辈、先驱，甚至直接把他说成是虚无主义者："格拉诺夫斯基终于同意做虚无主义者了，他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在《群魔》中他很少写到斯特拉霍夫谈到的格拉诺夫斯基性格中某些好的方面。当然，我们也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态度是逐渐变化，是渐渐地变得温和并流露出同情的，虽然还保留着讽刺模拟的语气，在写到他最后飘泊各地以至他的死亡的章节是令人感动的。但作家也在他身上加上自己的思想，如：斯捷潘在其一生的最后时刻领悟到所谓的真理，意识到不仅"子辈"、就是自己的一代人都可悲地脱离人民，成为小说卷首引用自福音书的题词的解释。

在为《群魔》写的草稿札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通过沙托夫（斯拉夫派）之口攻击别林斯基。这是因为别林斯基也被认为是一个西欧派和虚无主义者。例如写于 1870 年 2 月的一条札记说："沙托夫谈到地主和教会学校学生，也谈到，别林斯基和格拉诺夫斯基简直是仇视俄罗斯（注意：关于这仇恨要谈得更详细和中肯一些。）

"格拉诺夫斯基回答沙托夫说：'啊，您可知道他们多么热爱俄罗斯啊！'

"沙托夫说：'他们爱的是自己，为自己唉声叹气。'"接下

来讲故事者说：“现在我明白沙托夫的意思了：别林斯基们和我们所有的西欧派都仇视人民；如果他们自己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很清楚，就是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他们以为他们这是恨铁不成钢，他们就是这样说的。他们实际上同人民接触时感到极端的厌恶，可他们并不为此害臊。（他们只是在理论上爱人民。）”

总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西欧派和虚无主义者都来自西欧。虚无主义在俄国是一种异己现象，它在俄国的民族“土壤”上不能扎根，彼此格格不入，因此一并加以抨击。

此后，无政府主义者杀害沙波什尼科夫（沙托夫）——这个“涅恰耶夫”主题渐渐地有了血肉，情节渐渐地具体化，政治同情爱、心理、道德方面的线索开始交织穿插，人物的特征及行为动机也渐渐明确。在6月札记中基本情节是：大学生-无政府主义者（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雏形）来到父亲（或叔叔）家，后者是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雏形），寄居在自己的老朋友公爵夫人家中。大学生-无政府主义者很快在社交界有了影响，同时他又组织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小组，从事破坏活动。沙波什尼科夫（沙托夫）知道了这件事情，他打算告密。公爵（斯塔夫罗金）奸污并抛弃了女学生（沙托夫的妹妹）。公爵与沙托夫互为仇敌。大学生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阴谋杀害那扬言要揭发无政府主义者的沙托夫，并把罪责推到公爵身上。此外另有爱情线索，一条是公爵同美女（莉扎·图申娜），另一条则是美女（公爵的未婚妻）迷恋上了大学生。在不同的写法中有一点是不变的：沙托夫打公爵嘴巴（或公爵打沙托夫嘴巴）。

在另一些2月札记里情节虽有变化，但仍然围绕着杀害沙托夫。同样不变的是小说构思的抨击性，抨击的主要对象是格

拉诺夫斯基（即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和涅恰耶夫（即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在这些札记中，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儿子-大学生主张破坏一切和消灭一切。他说："很自然，一切事情都应该由此（即破坏）开始。我知道这一点，因而我也就这么开始。结局与我无干，但我知道应该由此开始，其它一切全是废话……越快越好……应该破坏一切，为的是建起新的大厦，而用一些小支柱去撑住旧房，那简直是不像话。"故事讲述者则说："大学生相当聪明，不过主要的是他有一种虚无主义的高傲，瞧不起人家，这妨碍他。他不想了解现实。像一切虚无主义者一样，关于崇高和卑鄙的问题他连提都不提。他顾不上这些，顾不上细枝末节。他说是应该行动，其实是他不懂：活动家也至少应该首先熟悉一下环境。"

从2月札记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在找可以作为叙述的情节中心的那样一个人物。最初他找的是格拉诺夫斯基，继之则是大学生。此后，他一度转向了戈卢博夫。

康斯坦丁·叶菲莫维奇·戈卢博夫是俄国农民，旧礼仪派信徒。（旧礼仪派，或称古老信徒派，分裂派，他们不接受俄国17世纪的教会改革，与官方的正教教会相敌对。）他没有受过系统教育，是一个自学成材的宗教哲学家。60年代在他的导师保罗指导下，在普鲁士出版旧礼仪派的刊物《真理》（或译《真谛》），1868年他二人均返回俄国，皈依官方的正教教会。在《群魔》中戈卢博夫以其思想起过显著作用。这思想是：人的道德义务的实质在于"自我克制"或"自我约束"。因为人在精神生活、道德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常有走极端的倾向，因此要"自我克制"，避免走向极端，才能有真正的自由。"没有自我约束的自由是放肆，而不是自由。"他还曾就社会、政治和宗教-哲学等性质的某些问题与俄国革命家、作家尼·普·奥

加辽夫作过辩论。他既否定产生不平等的社会原因，也否定以激进方法排除社会不平等。他认为“世界性罪恶”的根源在于“不道德”和“人们的极度分离”。他认为“一切幸福有赖于道德”，而道德则有赖于“正确的理解”（来自正确的信仰），也就是东正教。这些思想对沙托夫以至公爵都有很大影响。

然而，戈卢博夫也没有成为小说的中心人物。而且并没有作为人物之一而出现。

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选定了公爵，他一度曾企图把他塑造为一个“新人”。在一条札记中公爵和女学生都是“新人，他们能抗得住诱惑，决心开始过崭新的生活”。紧接着又一条札记中写道：“明天简要描述全部人物，即：公爵和女学生——质朴的理想和真正的好人。格拉诺夫斯基不是真正的理想，他是不合时宜的，自我混乱的，举止傲慢的，滑稽的。沙托夫是不安静的人，是书本的产儿，与现实发生冲突，热烈地信上帝，但不知道该做什么。许多美好的东西。还有其它，给每个人一个外号，而主要的是讲一讲公爵。浓重的两三笔。当然，他并非理想，因为他忌妒心重，固执，骄傲而倔强，沉默寡言和病态，即忧郁……他蔑视无神论者直到痛恨的程度，而信上帝也是狠狠地信。他要到农夫和旧礼仪派教徒中去。他管理庄园……在向沙托夫作解释时，他十分完善地说明了自己对事物和人们的观点：“我要做一个普通的诚实的新人（?）。他以其热情和深藏的心灵之火以及故意压低了声音说的挖苦话使沙托夫毛骨悚然，这是由于他常年嫌恶社交和郁闷的沉默。他什么事都敢做——这种人在我们这里是有的……他是公民之最。(他丝毫不愿意只做一个普通和善良的关怀家庭的人。)”

在迫切寻找一个中心人物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深感在他拟写的这部长篇小说中缺乏真正的悲剧因素，就在 1870

年2月下半月写的一则札记中他提问道："悲剧因素在哪里？"他曾拟以错综复杂的爱情关系来加强情节的悲剧性。他列举了小说中的悲剧因素和情势："公爵绝望和不顾死活地爱着（到了犯罪的程度）（这里有悲剧因素；是新人，其中也有悲剧因素）。女学生爱上了已有妻室的沙托夫……一个悲剧性的具有高度基督教色彩的人。公爵仇恨一切，而且最后同涅恰耶夫意气相投，以至杀害沙托夫。"

在后来写的一些札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力求展示作为"新人"的公爵的悲剧性：他在自己身上感到了涅恰耶夫思想和戈卢博夫思想的影响，他拒绝遗产，准备去过贫困的生活，去劳动'，"他寻求真理；在俄罗斯和基督教的理想之中找到了真理……。基督教的驯顺和自我谴责。在2月末的一则札记中，公爵从国外回来，一心要进行道德探索，他的纲领是："做新人，开始自我改造。"他想，"我不是天才，不过我想出了一样新东西，除我之外俄罗斯从未有人想出过的新东西：自我改造"。

在2月末的一些札记里，公爵的形象突然发生变化，作者似乎要把他写得更复杂，更难以捉摸。现在公爵已具有怀疑论者、好色之徒、堂璜和"文雅的诺兹德廖夫"的特征，既高尚又卑鄙。他做了许多事，既有崇高的，也有卑鄙龌龊的，然而这个外表上空虚而轻浮，从事人们认为是人生游戏的人，突然成为"比谁都深沉的人"。为了揭示他心中的复杂的思想斗争，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他置身于戈卢博夫和涅恰耶夫之间，使他既倾向于戈卢博夫，又醉心于涅恰耶夫。很有意味的是，在公爵对这两个人的态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草稿中拟定了三种方案：

（1）涅恰耶夫引诱公爵参与谋杀并使之成为杀害沙托夫的

凶手。

（2）公爵比涅恰耶夫厉害，他揭露了涅恰耶夫。

（3）在涅恰耶夫的影响下公爵打算做杀害沙托夫的凶手，但谋杀偶然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实现了。公爵大为震惊，他后悔并自首。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手记中还写了公爵受到戈卢博夫的影响后，意识到自己脱离"根基"（人民），力求在精神上新生："总之他（公爵）确信，做一个诚实的人、特别是新人不太容易，光有热情还不够，当他在最后向女学生作书面指示时说出了这一点，他说：'我太不特出，我不会成为新人，但我最终找到了几个珍贵的思想，而且我遵循着它们。先于各种新生和复活的是自我克制。""我以前指谪过虚无主义，而且曾是它的冷酷无情的敌人，但现在我发现，比大家更有罪更坏的是我们，是脱离了根基的老爷们，因此我们应该先于大家进行根本改造；最腐败糜烂的是我们，最该受诅咒的是我们，一切都来自我们。"

公爵身上的悲剧因素逐渐强化，以至他不能在道德上真正新生。在 1870 年 3 月 7 日（新历）的札记中作家写道：公爵是一个"十分荒淫和傲慢的贵族"，他反对解放农民。后来发现他竟是一个没有什么"特别思想"的人。突然他开枪自杀，在遗书里表明自尽的原因说："我的眼睛睁开了，我见到了许多东西。我们没有根基，——这一点我受不了。"这则札记中还写到："'要知道我并不相信上帝，'——公爵说。沙托夫向他解释道：'世界主义者是不能相信上帝的。'""立足根基，同自己的人民在一起，——这就是信仰，相信正是通过这个人民，全人类将得到拯救，终极的思想将传入世界，天国也就在其中。"

在1870年3月15日（新历）的札记中有对公爵的概括性评价：这是一个同“根基”和俄国人民失去血肉联系的知识分子，但又不能在精神上新生。“他十分看中涅恰耶夫和戈卢博夫，但他指摘格拉诺夫斯基”，“他孤芳自赏，但他善于独立自主，就是说，他能够离开老爷们，离开西欧派，离开虚无主义者们，离开戈卢博夫。（但对他来说仍存在着一个问题：他是什么人？给他的答复是：什么也不是。）”“但他气质很高，所以‘什么也不是’不能使他感到满意，并使他痛苦。”这份评价的最后一句话是：“作者的意思是：表现一个意识到了自己是缺乏根基的人。”

1870年3月29日（4月10日）的札记表明：公爵形象及其在小说的总结构中有了本质性的变化。这是一个内心世界复杂有着悲剧性命运的人物。“结果是：小说的主人公是公爵。他同沙托夫亲近，激发后者的热情，而自己却并不相信自己所说的。他审视一切，而对杀害沙托夫却无动于衷，虽说他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注意：这就产生了问题，他是真正严肃地同沙托夫谈话的吗？他自己也真正是热血沸腾的吗？沙托夫怂恿他行动，而他不过怀疑地听听，说什么‘我不信上帝，就是这样’。他甚至为此还给沙托夫写信。”这段札记中还有一些心理特点和生平细节在后来加到了斯塔夫罗金身上，如：奸淫幼女，建议女学生入籍瑞士联邦乌里州为公民，自杀，遗书等。札记的结束语是：“就这样，长篇小说的全部感人力量在于公爵，他是主人公。像个万花筒似的，其余一切都环绕着他。他替换了戈卢博夫。高得无比。”

在标题为“小说的总计划”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拟定专章，题名是“分析”，在其中故事讲述者应该在“公爵死后”分析其神秘的性格，说“这是一个顽强、凶狠的人，他信念混乱，

由于极其高傲，他愿意并能够确信的只是十分清楚明了的东西……。可怪的是他能十分深刻地理解罗斯的实质，他向沙托夫解释并以此激励后者，但更为奇怪和更难理解的是因此他却对这一切都不相信。”故事讲述者否认精神错乱是公爵行径如谜和突然死亡的原因，他认为并断言在公爵的行为中有着“十分彻底的逻辑性。（那就是脱离根基，无处安身，烦闷无聊，打算以爱情使自己得到新生，不过也并非一心这么想，他甚至看中了涅恰耶夫，开枪自杀。）”故事讲述者补充说：“当他以斯拉夫主义的学说煽动和激励沙托夫时，也许他是在透过血泪嘲笑沙托夫。”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0年春季对写作《群魔》进行了多方探索。这些探索为后来发生于夏天的小说创作过程中的根本转折作了准备。

三

1870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些信中说到他有意把《群魔》写成一部反对自由主义西欧派和现代虚无主义者的政治谤书。可是到了这一年的夏天在《群魔》的创作过程中发生了转折。这转折的结果是：政治性谤书和悲剧小说连结一起了，而斯塔夫罗金则最终成为《群魔》的中心人物。在1870年7月2（14）日给索·亚·伊万诺娃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在我开始写这部长篇小说时，它对我有诱惑力，而现在我却后悔了。即使现在它仍然很使我感兴趣，但我想的却不是这个了。”而在1870年10月9（21）日写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他更具体地谈到这个转折过程：“起初，也就是在去

年年底，我把这部东西看作是臆想出来、编造出来的，瞧不起它。之后我来了真正的灵感，突然间我爱上了这部东西，双手把它紧紧抓住，开始对已写好的东西进行删改。后来在夏天又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他要求成为小说里真正的主人公，因此以前那位主人公（他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但确实还配不上主人公这个名称）退居到第二位（指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译者）。新的主人公（指尼古拉·斯塔夫罗金——译者）非常吸引我，我又开始重新改写。”在1870年10月8（20）日致米·尼·卡特科夫的信中又说：“我所叙述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将是在莫斯科众所周知的涅恰耶夫暗杀伊凡诺夫一案。我急于要声明的是：我既不认识涅恰耶夫，也不认识伊凡诺夫，除了见诸报端的情况外，我对那次暗杀也一无所知。再说，即使我了解，我也不会依样画葫芦……我笔下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可能丝毫不像涅恰耶夫；但我觉得在我惊愕万分的头脑中以想象力创作出了与此罪恶行径相应的人物和典型。”他还谈到，不能让彼得作为书中的主人公：“毫无疑问，突出这样一个人物不无好处；但他单独一个人不会吸引我。依我看来，这些可怜的畸形儿不值得文学去写他们。使我自己感到惊奇的是：这个人物在我的作品中一半是喜剧性的人物，因此，虽然这一事件在小说中占有最主要的地位之一，它们不过是另一个人物的活动背景和衬托；另一个人物才可能真正称之为主人公。这另一人物（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也是一个阴郁的人，也是一个恶棍。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虽说很多人在读过小说之后肯定会说：‘这是怎么回事？’我执笔写这个人物的故事是因为我早就想描写他。就我看来，这是俄国的、也是典型的人物。如果我写得不成功，我将会感到非常苦恼。如果我听到人们评论，说这个人物是矫揉造作的，我更会感到苦

恼。我是从心里抠出他的。当然，这个性格很少以他的全部典型性出现，但这是一个俄罗斯的（一定社会阶层的）性格。”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斯塔夫罗金“才确实可以称为小说的主要人物”。

由于改写《群魔》的工作繁重，而给《俄国导报》的稿子又不能一拖再拖，他被迫放弃构思已久的史诗性小说《大罪人传》，并且把《大罪人传》中的一些人物、情境和宗教、道德思想移入《群魔》。主教吉洪和瘸腿女人，经过加工都将转入《群魔》之中，他们将从人民关于善恶的宗教-道德观念的高度对斯塔夫罗金作出审判。由此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决定改写《群魔》时，就已经准备写斯塔夫罗金打算在吉洪面前忏悔的一章了。

这里要着重提一下一份标题为“离奇的[①] 篇章（供第 2 和第 3 部用）”的写作提纲（标明日期为 1870 年 6 月 23 日[②]），它有助于理解斯塔夫罗金的内心世界，以及他同沙托夫之间的宗教-哲学对话，有助于理解《群魔》第 2 部中的“夜”和“夜（续）”这两章。这两章第一次揭示斯塔夫罗金的精神世界的内在实质，及其极度的双重性格，他同样地向往信仰和不信上帝，同样地向往善和恶。提纲中写道：“公爵要作出舍身忘己的义举，要积极的行动，要向世界显示俄罗斯自身的力量。他的主旨——正教，真正的，积极的（因为现今有人信仰）。道德的力量先于经济的力量。（注意：他不信上帝，心

① 此处“离奇的”一词，原文为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й。据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词典》有“幻想的”、“离奇的”、“虚构的”、“臆造的”、“荒诞的”等解释。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70 年 7 月病了整整一个月，因而写于 6 月的札记对了解他改写《群魔》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中想着在吉洪处的义举。)”“要考虑到：公爵有魅力，颇似恶魔，因而可怕的情欲与……义举互相搏斗。而且不信上帝，并因信仰而痛苦。义举战胜了，信仰占了上风，但就连魔鬼也信上帝，也战战兢兢。”“‘晚了’——公爵说，他逃到乌里去，而后来他自缢而死。”“使沙托夫惊愕但又完全热诚地接受的公爵的主要思想是：问题不在于工业，而在于道德，不在于从经济上而在于从道德上复兴俄罗斯。”“道德与信仰是一回事。”正教使基督教纯真而不受歪曲地保存下来，“它能解决一切问题，道德的和社会的问题”(“如果认为大家都是耶稣，那么还会有赤贫现象吗?”)。因此，“问题的主要实质是：基督教能拯救世界，而且只有它能拯救……还有：基督教只在俄罗斯有，以正教的形式……因此，俄罗斯将依赖正教来拯救和更新世界……如果它信仰上帝的话。”对俄国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成了文明人，即成了欧洲人，还能信上帝吗?”“这就是一切，就是俄国人民生活的全部症结，它今后的全部使命和存在。”

公爵和沙托夫的谈话和争论就是围绕着这样的问题：一种崇高的真正有人性的道德能够基于除基督教之外的其他任何原则、也包括科学的原则在内的原则吗？他们一起得出结论：正教蕴含有解决社会和道德问题的办法。争论的结果也表明：由于自己极端的精神两重性公爵不信仰上帝。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斯塔夫罗金不信仰上帝使得他完全丧失了任何道德准则，混淆了善与恶；其根由是这位欧化了的“少爷”割断了他与俄国人民的宗教-伦理观念的联系。

从1870年8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力气用在小说第1部的情节展开上，如“别人的罪孽”、、“瘸腿女人”、“聪明绝顶的蛇魔”几章，为了引人入胜，他编了离奇曲折的情节，如：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订婚不利，公爵同美女-女学生以及沙托夫同美女-女学生之间的纠缠，公爵和瘸腿女人秘密结婚，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同瘸腿女人在大教堂相遇和相识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下功夫描写省城的生活，讽刺行政长官及居民。

1870 年 11 月 1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札记中对斯塔夫罗金又作了一次概括性的评述："尼古拉来了，精神状态可怕而又神秘。两个思想在他身上斗争着：(1) 莉扎——占有她——残酷而又凶狠的思想；(2) 义举，抗拒邪恶，舍己为人的战胜了的思想。他因此才先同沙托夫、后来又同吉洪相会。他要在大家面前忏悔，以瘸腿女人的羞辱来惩罚自己……。他不能新生和复活仅仅是因为：他脱离了根基，因此他就不信上帝，不承认人民的德性。举例说，信仰的义举在他心目中是虚伪，有关全人类的仁慈的良心的抽象概念是无根据的。这一切应该展示出来。他突然倒下，虽说已经作了去乌里的安排。"

1870 年 10 月 7（1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群魔》的第 1 部的开头部分寄给了《俄国导报》，此后在 10 月到 12 月间他写小说第 1 部的后三章。在《聪明绝顶的蛇魔》这一章的情节布局上花了很长时间。他写来并不得手，叙述形式使他为难。1870 年 12 月 27 日他在札记中写道："主要的是特殊的叙述语调，现在一切都得到解决了。"

四

1871 年 7 月 1 日—9 月 11 日在彼得堡审讯 1868—1869 年的学潮参加者和杀害大学生伊·伊·伊凡诺夫的"人民惩治会"成员，国内外报刊广泛报导，沙皇当局利用此事诋毁革命青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7月8日回国，他所关心的是谋杀的情况，“人民惩治会”的思想和组织原则、宣传材料、凶杀案的参与者，特别是此案的主犯谢·格·涅恰耶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群魔》的第2部和第3部的过程中常常参考审讯此案时发表的各种材料。例如，涅恰耶夫利用过尼·普·奥加辽夫的诗篇《大学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对此进行讽刺性模拟，易名为《光明正大的人》，并写进《群魔》的第2部第6章“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忙碌中”。又如，审讯中的材料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一些原则表述得更加确切，补充了一些细节。不仅如此，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这个人物形象也得到了深化：由一个“滑稽可笑的”赫列斯塔科夫式的“吹牛者”变成为凶狠、阴森、恶魔式的人物。他刻薄无耻，甚至使人怀疑他是密探，他雇用奸细，要求小组成员彼此监视以此来加强组织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感兴趣的是“人民惩治会”的文件《革命者的基本信念》。

秘密组织“人民惩治会”的活动和它的成员——涅恰耶夫、库兹涅佐夫、普雷若夫、尼古拉耶夫——杀害莫斯科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伊凡诺夫的罪行，是《群魔》最重要的事实依据之一。“人民惩治会”的纲领、原则和组织结构最明显地体现在涅恰耶夫制订的《革命者的基本信念》里。《基本信念》中可以毫无疑问地感觉到巴枯宁在各种传单和小册子里阐发的思想。《基本信念》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完全一致，宣称“我们的事业是令人畏惧的、彻底的、全面的、无情的破坏”。“基本信念”声称要在革命者的行列中维护“团结”和“一致”，同时又主张组织结构上的不平等和等级制。“出于革命事业利益”的考虑，革命者在必要的情况下允许使用耶稣会徒的策略，可以不择任何手段。“革命者应当到处渗透，渗入

到下等和中等阶层中去，到商店中去，到教堂中去，到老爷们的邸宅中去，到官场军界中去，到第三厅去，甚至到冬宫中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好像是在体现这个《基本信念》里的条目，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等“群魔”的胡作非为好像是这个《基本信念》的图解。

整个审讯过程有助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切、补充和阐明了许多东西。《群魔》的第 2 和第 3 部有了更鲜明的抨击性，而且抨击的指向有了变化，主要的抨击目标已经不是 19 世纪 40 年代的进步代表人物，而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及其同谋者，是涅恰耶夫分子的组织原则、理论和策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把 19 世纪 40 年代的西欧及虚无主义流派同 60 年代初的运动及涅恰耶夫主义作对照。在《群魔》的第 1 部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讥讽的笔调描述 60 年代，多次提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如通过维尔金斯基夫妇的关系模拟讽刺《怎么办?》中的纲领性情境；又如：自由主义者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为了理解虚无主义的精神专门研读《怎么办?》，并且对这部小说的表现形式大发雷霆；再如：一些最新的虚无主义者则认为《怎么办?》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童话，是愉快的幻想，是已经过时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还多次抨击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德·伊·皮萨列夫，如：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觉得皮萨列夫的个子很小、思想渺小，而且认为他像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群魔》中有许多地方是就美学问题对当时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某些功利主义文艺观进行讽刺的，如：“什么更高超：是皮靴还是莎士比亚或普希金?”屠格涅夫在《群魔》中也遭到了讥嘲或模拟讽刺。早在 70 年初的札记中作家就把屠格涅夫直接说成是“虚无主义者”:“关于屠格涅夫是虚无主义者的传说，公爵夫人更加头晕

目眩了。”“大作家会见过省长，但他没有先去公爵夫人家，他的这一举动使公爵夫人躁动不安……后来他总算到公爵夫人家参加晚会。他请求大学生原谅并向后者声明：他一直是个虚无主义者。”“大诗人说：‘我是虚无主义者。’”这里的“大作家”、“大诗人”均指屠格涅夫。在小说中把他化名为作家卡尔马济诺夫。这个姓氏源自 кармазинный 一词，意思“鲜红色的”，“暗示这位小说家同情赤色分子”。屠格涅夫的一些作品，如《烟》、《幽灵》、《够了》和《关于〈父与子〉》、《特罗普曼的处决》等作品，都遭到了暗示讽刺。如果说，对格拉诺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逐渐趋于缓和，那么对屠格涅夫的态度则始终是严峻的、激烈的。

在小说中还愤怒而尖锐地讥讽了60年代末流行于西欧和俄国的种种布朗基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口号：智力平等、取消遗产继承权（马克思称之为“陈腐的圣西门的垃圾”）、消灭宗教、取消国家，以及当时一些极左派典型的关于未来社会的庸俗观念。这些观念集中地体现在小说中的希加廖夫的理论之中。

希加廖夫的理论是对圣西门主义、傅立叶主义、卡贝主义浓缩的、概括的讽刺摹仿。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他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时，就对空想社会主义抱否定的态度。他说过，伊加利亚公社[①]和法朗吉[②]的生活，在他看来比任何苦役都更可怕，更令人厌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以讽刺摹仿的手

① 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卡贝（1788—1856）在其《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所描绘的（也是他所设想的）建立于平等、博爱、统一和民主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②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1772—1837）虚构的理想社会（“和谐制度”）的基层组织。

法对各种更早期的乌托邦学说，包括柏拉图和卢梭的学说，作了新的解说，因为这些学说中也含有平均主义的因素和清规戒律。不过，有人认为，作家嘲讽的主要对象并不是傅立叶、卡贝、圣西门，而是巴枯宁、特卡乔夫[①]、蒲鲁东、雅克拉尔[②]、罗什福尔[③] 等人的思想，以及他们的书籍、文章、传单、宣言、讲话和章程。

希加廖夫的原型主要为瓦·亚·扎伊采夫[④]（1842—1882）。在俄文中“扎伊采夫”一词源自“兔子”，因此作家在创作笔记中把希加廖夫称为“长耳朵”，“大耳朵”。扎伊采夫是《俄国言论》杂志的撰稿人，宣扬福卡尔·格特[⑤]、路德维希·毕希纳[⑥]、莫勒斯霍特的庸俗唯物主义，主张彻底消灭美学，甚至比皮萨列夫更激烈。然而不应把希加廖夫与扎伊采夫等同起来。希加廖夫不完全是扎伊采夫的漫画像。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构思，他是特殊的、综合的、“纯粹的”虚无主义理论家的典型，比小说中别的几个典型具有更大的概括性。希加廖夫是脱离现实的偏执狂，绘制蓝图的理论家，虽然在他身上可以依稀看到那些在涅恰耶夫案件中出庭受审的虚无主义理论家B.Φ.奥尔洛夫、彼·尼·特卡乔夫、Γ.叶尼舍尔洛夫等人的特征。

顺便指出，审讯的材料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往小说中增加

---

① 彼·尼·特卡乔夫（1844—1886），俄国政论家、激进的民粹派思想家。
② 雅克拉尔（1840—1903），法国的激进派人士，巴黎公社活动家。
③ 罗什福尔（1830—1913），法国的激进派人士，巴黎公社活动家。
④ 瓦·亚·扎伊采夫（1842—1882），俄国批评家、政论家。
⑤ 卡尔·福格特（1817—1859），德国博物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
⑥ 路德维希·毕希纳（1824—1899），德国医师，庸俗唯物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了几个人物——谋杀的同案犯：托尔卡琴科（带有普雷若夫的外貌和性格的特征）；埃尔克利（原型为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以其“无个性”的特征使作家感兴趣。他的供词和发言特别诚恳直率，毫不隐瞒地讲述了他为什么忠于涅恰耶夫，并和他建立了怎样的关系，为了突出此类只知执行命令的革命者的实质，小说中特别加强了他性格中两重性的对照：一方面他是对母亲满怀柔情的、善良的、忠诚的、腼腆的“可爱的孩子”，同时又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狂热信徒。

也就是在审讯期间，作者在 1870 年 8 月间又引进了一个新的人物，工程师基里洛夫。这是一个独特的性格。据俄编者说，“基里洛夫”这个姓氏可能来自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编的《袖珍外国语辞典》出版者 H. C. 基里洛夫。《群魔》中的基里洛夫遵循的是“人神主义”①，是由于狂热地渴求信仰与“地下室”哲学而复杂化的人类学思想——狂热地一定要表现自己的意志，对上帝、宇宙、历史规律吐“舌头”。他决定杀死自己，以此开辟人类生活的新纪元，这新纪元是以“人神”的到来而开始的。在《群魔》第 1 部第 3 章第 8 节中，基里洛夫说：“生活就是痛苦，生活就是恐惧。……如今人之所以热

① 人神主义（或人神论），俄文为 антропотеизм，此词在各种俄语辞典（包括苏俄出版的《俄语词典》）均难查到。请教过希腊文专家王焕生同志，他认为此词源出希腊文，可能由人、神二字构成；因此姑译为“人神主义”。据俄编者说，此词出自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激进派尼·斯佩尔涅夫之口。他作为彻底的、不妥协的无神论者，称 антропотеизм（人神主义）为新的宗教，企图以此另一种更完善的信仰来取代以前幼稚的神秘的信仰。他说：“人神主义——同样是宗教，只不过是另一种宗教。它的神化的对象是另一种，是新的对象，但神化的事实本身却不是新的。代替我们现在的神-人，是人-神。变化的只是文字次序的颠倒。难道神-人与人-神之间的差别是那么大吗？”

爱生活，是因为喜欢痛苦和恐惧。……如今人们是为了痛苦和恐惧而活着，这完全是个骗局。……将会出现一种新人，幸福而自豪的新人。谁能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就会成为新人。谁能战胜痛苦和恐惧，他自己就能成为神。”“任何人只要追求最大的自由，他就应敢于自杀。……谁胆敢自杀，谁就是神。”在《群魔》中，基里洛夫是作为独特的一个虚无主义者而出现的，有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是表示同情的，在他准备写《群魔》前言时，他就强调这个想法：“在基里洛夫身上体现人民的意念——为了真理而牺牲自己……为真理而牺牲自己的一切——这就是一代人的民族特色，愿上帝保佑他们，给予他们对真理的理解。因为全部问题在于认为什么是真理。”小说就是为此而写的。所以有人认为，对基里洛夫，像对沙托夫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将其看作“理想的俄国人”的。

五

最后，还要概括地介绍俄苏研究者关于小说的“中心人物”斯塔夫罗金这一形象的历史上、文学上的渊源，以及作家写他向主教吉洪忏悔和“谒见吉洪”一章及其发表的经过。

斯塔夫罗金的原型是谁，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指明俄文“斯塔夫罗金”这个词源自希腊文，其意为“十字架”，作者可能指姓这个姓的人负有崇高的使命。

据认为，在斯塔夫罗金身上反映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领导人之一、该组织的左翼人物、共产主义者与无神论者尼·斯佩什涅夫的若干生活经历以及外貌和性格特征：镇静、冷峻、永远不知满足的怀疑精神、俊美、强壮、对所有人都具有不可

抗拒的魅力。在小说的最后文本中作者还把他同十二月党人中救国协会和幸福协会的创建人之一米·谢·卢宁相比，后者醉心于冒险，并从中寻找乐趣，青年时代曾无缘无故地与人决斗。但作者还指出两者的异同。从文学传统上来说，斯塔夫罗金这个典型源自拜伦笔下的人物：邪恶、悲观、厌倦人生；也源自与之气息相近的俄国“多余人”典型。在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岑、屠格涅夫所创造的“多余人”画廊中，很近似斯塔夫罗金的是奥涅金，最最近似的是毕巧林。

斯塔夫罗金不仅在心理素质上酷似毕巧林，而且一些性格特点也彼此相像，天赋过人，才智出众，强烈地意识到人生在世漫无目的；不断寻找能够占据他们整个身心的“重荷”——重大的思想，事业，感情，信仰；但由于精神上的两重性而找不到这种“重荷”；无情的自我分析、惊人的意志力和无畏精神——这些性格特征都是毕巧林和斯塔夫罗金所共有的。

然而，《群魔》的主角比毕巧林更富于哲学和宗教内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1年春夏之交的创作笔记中曾这样描述这个人物的性格：“公爵懂得，只有宗教狂热（比如，削发为修士，以忏悔来献身信仰）才有可能拯救他，但是因他的道德感情不够，不能使他狂热信仰（部分地由于不信上帝……部分地由于强烈的肉体本能……）。出于折磨他人的癖好他奸淫了小女孩。酷爱受良心谴责……无聊。但主要是不信上帝。对自己的恐惧：比如，由于在别人的痛苦中感到快乐。他去一个圣母修道院谒见赋闲隐居的主教吉洪[①] 时坦率告诉后者，有时

① 吉洪的原型是吉洪·扎顿斯基，俗家名季莫菲·萨韦利维奇·索科洛夫，曾任沃龙涅什等处主教，1769年后隐居扎顿斯基（意译为顿河左岸的）修道院。

他因受良心的谴责而深感痛苦，而有时这些谴责却变成了他的快乐……道德感情缺乏支撑。吉洪也坦率对他说，‘缺乏根基。外国教育。您要爱人民，爱他们神圣的信仰。要爱到狂热的程度。’”

在这笔记的基础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补写了“谒见吉洪”这一章。这章的构思经过三个阶段，最初是：“公爵向沙托夫忏悔：他奸淫了女孩儿，写下了忏悔书，准备发表它，给沙托夫看，听取建议。之后他仇恨沙托夫，而且为有人杀了沙托夫而感到高兴。他说他希望有人能唾他的脸。”第二次构思的是：“向吉洪坦白，说他嘲弄美女很快活”，也讲到了小女孩儿。最后的构思就是写成的小说的一章：书面忏悔，并打算散发忏悔书。

在作者的思想中该章是小说的思想中心和结构中心。它曾作为小说的第 2 部第 9 章，与第 7、8 两章同时寄给《俄国导报》编辑部，并且已经排版，但杂志主编米·尼·卡特科夫从校样中删去了这一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力想保留住这一章。他想出几个修改的方案，并于 1872 年 3 月末将改写后的“谒见吉洪”寄往《俄国导报》。他认为修改后的第二稿应能发表。他写信给编辑部的尼·阿·柳比莫夫说：“我向您起誓，我不能不保留问题的实质，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典型（我确信如此），我们的典型，俄罗斯的典型，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却又并不愿意无所事事，因为他失去了与本民族的一切联系，主要是失去了信仰，他因为无聊而道德败坏，但是他的良心没有泯灭，他作出痛苦的紧张的努力以求获得新生，重新开始信奉上帝。由于接近虚无主义者，这现象是严重的。我起誓，这是存在于现实中的现象。这是一个不信我国信徒的信仰而要求完全彻底信仰的人……”

斯塔夫罗金并不信仰上帝，是什么促使他去谒见吉洪，并作忏悔呢？为什么他还要公开自己的忏悔呢？小说中故事讲述者认为：这是斯塔夫罗金要以此向社会舆论发出挑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谒见吉洪”一章最终仍被编辑部删去。作家在准备出版单行本时，把杂志版的小说文本加以修改并删去前半部分中与斯塔夫罗金忏悔有关的伏笔。“谒见吉洪”这一章直至十月革命后，在1922年才首次问世。然而，在作家构思之初，就把这一章作为小说的最重要部分，要彻底理解《群魔》、特别是斯塔夫罗金，这一章仍是关键。因为作者的意图似是以此表现一个失去信仰的人终于要重新找到了俄国的基督和俄国的上帝，但这意图在作品中没有得到真正实现。

六

《群魔》最初几章发表之后，在彼得堡各报上出现了几篇审慎的克制的评论。应当认为，这些最初评论的温和和宽容态度是由于小说的倾向性和抨击性在头几章里才初露端倪。1871年秋，当小说的倾向性完全显露之后，报刊上开始出现长篇的评论。民主派和自由派的批评家对小说的艺术性各有不同的看法，但对于作家对俄国解放运动的理解和评价却一致作出了强烈的反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革命运动的攻击不仅遭到运动的直接参加者的反驳，也受到同情反专制制度斗争的人的谴责。

文学批评家德·德·米纳耶夫在《行动》杂志（1871年，第11期）上发表的评论中把《群魔》的作者同“反虚无主义”小说的作者维·彼·柳什尼科夫、尼·谢·列斯科夫、阿·费·皮谢姆斯基等人相提并论，而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明显的不寻

常的演变感到大惑不解："几年之前谁会在《死屋手记》作者的作品与《走投无路》作者的产物之间去寻找什么亲缘关系呢?"米纳耶夫不愿对《群魔》作专门的分析，理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斯科夫[①]"已经被卡特科夫同化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在最近的小说《群魔》和《结仇》中他们已经合成一个连体的怪物……

1872年底起批评更为激化，因为报刊报道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意到俄国保守派首脑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的《公民报》周刊去担任编辑，而且当局批准他担任《公民周刊》编辑，首先因为他写过《群魔》而可以信任。

《火星》杂志的评论员不屑分析这部小说，因为在他看来，这不是一部艺术作品："《群魔》给人极端沉重的印象，就像参观了疯人院一样……"

一位不署名的评论家在《祖国之子》杂志上谴责陀思妥耶夫斯基诽谤俄国社会。《教德萨导报》、《呼声报》、《新闻报》、《新时代》等报刊也纷纷载文声讨《群魔》。

作家、政论文学评论家维·彼·布列宁的评论略有不同。他在《圣彼得堡新闻》上多次发表文章评论《群魔》。他激烈批评小说歪曲现实，指责作家蔑视清醒的、严格的事实分析，陶醉于主观感觉之中。但同时他又与米纳耶夫论争，反驳他的专断的评价。布列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天才（可说是仅次于屠格涅夫先生的最伟大的天才），而且不管他写什么，都出于真挚的深刻的信念……"布列宁把《群魔》同尼·谢·列斯科夫、博·米·马尔凯维奇等人的反虚无主义作品

---

① 尼·谢·列斯科夫（1831—1895），俄国著名作家，《走投无路》（1864）和《结仇》（1870—1871）都是他的反虚无主义的小说。

区别开来，他指出，省长伦布克这个人物写得很成功，而且，“尽管这位才华过人的作家的作品有病态，《群魔》仍不失为今年的最佳作品”。

保守派的报刊对《群魔》的评论不多，基本上都是肯定的。

民主派报刊对《群魔》的反应当中，最有分量的是彼·尼·特卡乔夫和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详尽的评论。

革命家、政论家、批评家特卡乔夫本人曾在涅恰耶夫案件中出庭受审。在一篇专论《群魔》的文章《一群病人》中他尖锐地批评作家观点的演变，批评他脱离了过去的进步信念——40年代的《穷人》和60年代的《死屋手记》。据他看来，在《群魔》里最终暴露了作者创作上的破产；他开始抄袭法院的记录，混淆歪曲事实，却天真地自以为在创作文艺作品。小说中描写的老一代人（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和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没有引起特卡乔夫的多大非议；但就他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些老生常谈的典型，“把皮谢姆斯基、冈察洛夫、屠格涅夫等人提供的样式巧妙地拼凑起来罢了”。而且特卡乔夫认为，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许多主观的强加于人的注释，做得太过分了，使得他“在表现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这个人物时，不像是在描绘他的性格，而更像是在作批判性的评价”。但是当特卡乔夫从一般的议论转入到详细分析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形象时，他不知不觉地与他自己说的“老生常谈”、毫无新意的论点相矛盾。批评家强调指出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观察到的40年代人的那些特征。首先是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怯懦和畏缩。他说：“我觉得，在此以前，对于那个慢性怯懦恐惧症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这个疾病可说是这些‘作为谴责的化身站在祖国面前的’‘理想主义自由派’最本质

的性格特点。同时，这种精神状态，这种在实际存在的和假想的危险面前经常战战兢兢的状态，可以作为说明他们生活和活动的钥匙，而他们的生活和活动永远只不过是‘侧身而卧’和滑稽地‘故作姿态’而已。其次，40 年代人的自私是他们的怯懦的必然结果。”

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描绘的年轻一代，那么，在特卡乔夫看来，与现实生活中的年轻一代毫无共同之处。他认为小说完全是造谣中伤，是诽谤，是作家的幻想臆造，作家只不过根据谣传和报刊上的报道才知道当代虚无主义者的一些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我们的大多数小说家一样，一点儿不善于客观观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深入到自己的内心，观察自己心理生活的种种表现，这位地道的俄国小说家就自以为他在研究现实、在创造活生生的人的性格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虚无主义者是一些“人体模型”，他们之间的差别只不过是口中的胡话不同罢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是“依照列斯科夫的虚无主义者形式剪裁出来的”；斯塔夫罗金是作者在《公民周刊》上发表的讽刺散文中详述的一种关于“俄罗斯人”性格的神秘理论的苍白体现；基里洛夫和沙托夫的理论是“作者的无稽妄想的亲生骨肉”。

但是，在文章的结尾，特卡乔夫不再作论战性的攻讦，他给基里洛夫的“观念”作了精辟的心理分析：“假如基里洛夫不确信他的自杀将成为他的观念的最好的不可推翻的证明，他是不会杀死他自己的。这样，从他的逻辑的观点来看，他必然会从造福于人的思想出发走到自杀的思想；一个合乎理性的有益于发展的思想蜕化为疯狂的荒诞的思想。这里的原因是无可避免的必然性，是他的理性生活得以发展和形成的内在条件和外在条件的总和。”

这样，特卡乔夫的文章的内容并不限于直接批评《群魔》。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引发的议论却是文章中最有意思的部分。他谈到在酷烈的专制氛围禁锢下思想的痛苦，健康的高尚的观念如何在心理上有规律地彻底转变为病态的古怪的观念。特卡乔夫描绘了一代人悲剧的实质，他们不善于斗争，也不相信斗争，因而注定要退化；在当代世界上“人的机体健康发展的机会如此之少”，脑力劳动的无产者要不迷失正确的道路是不容易的，只有“天生精力旺盛的人，只有性格活跃、刚毅的人”才能做到，而不是“40 年代人的后代”，那些人无论就遗传素质、外部环境、所受教育的性质而言都极易滋生心理上的紊乱，“极易接近区别病态和健康的界线的最后边缘。

民粹派批评家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在《文学和报刊简评》一文中关于《群魔》的有些思想与特卡乔夫的看法相近：他用“精神病理学的天才”这个词语概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几乎全部特点；他把小说中的人物分为纯“抨击性的”和小说家自己创造的，等等。但是，米哈伊洛夫斯基却不苟同包括特卡乔夫在内的当时评论家最偏激的论断，例如，他并不把《群魔》与当时的一些反虚无主义小说等量齐观。他同意特卡乔夫的意见，“40 年代理想主义者的典型在我们这里利用得相当经常”，但是他不同意“拼凑”的说法，哪怕是“巧妙的拼凑”也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采用了这个典型，但从一些新的方面加以采用，使之具有新意，不落俗套，虽然题材是陈旧的”。

米哈伊洛夫斯基写的文章不仅与特卡乔夫的文章语气不同，对小说中的个别人物评价不同；他对待文艺批评的功能和任务的态度也截然不同，他认为批评必须与人为善，入情入理，尤其当批评涉及一位才华出众的作家的时候：“陀思妥耶

夫斯基有充分的权利要求人们也以极大的注意和审慎态度来对待他的思想、他的作品。”影响米哈伊洛夫斯基对《群魔》的态度的原因，是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过去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尊敬和对涅恰耶夫的革命手段的反感。米哈伊洛夫斯基并不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讽刺涅恰耶夫分子而责备他，而是责备他改变了视角，作出了毫无根据的以偏概全的概括："……涅恰耶夫案件在各个方面都如此丑恶，因此不能作为一部多少有概括性的小说的题材。它可能成为一部狭隘肤浅的刑事犯罪小说，或许也可能在现代生活的画卷中占有一个位置，但至多只能作为一个三等的插曲。”据米哈伊洛夫斯基的看法，“涅恰耶夫作风”在现代社会运动中并不典型，它只是“一个可悲的、错误的、罪恶的例外”。正是由于他对涅恰耶夫和涅恰耶夫分子的反感，在70年代围绕《群魔》的论战中唯有米哈伊洛夫斯基指出希加廖夫甚至“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人物：“可以说，希加廖夫写得不坏，但是第一，他处于最不显眼的地位，其次，他没有充分展示他的思想，而只露出它的一只角，因此他没有被完全否定。”

米哈伊洛夫斯基把小说中的人物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木偶式的虚无主义者的形象，体现了“沦落街头的思想”，“只有沙托夫和维尔金斯基的妻子这两位多少像点人的角色是例外。第二类是“在我们的其他小说家的作品里可以找到对应”的角色（他们“同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的独到的创造”），就他看来，这类人物写得最好，“有的甚至精妙绝伦”，“如果说，上面提到的40年代理想主义者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和朗诵告别之作“Merci”的著名俄国作家卡尔马济诺夫的绝妙形象有的地方近乎漫画的话，那么伦布克夫妇的形象则完全无可挑剔”。这位民粹派评论家的注意力主要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爱的人

物上（第三类），他们是偏执狂的理论家，“在俄国文学里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独有”。（在西欧文学里，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巴尔扎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似……“当然不是就他们的好恶而言，而只是就怪诞思想的丰富和喜爱描绘特殊心理现象而言。”在米哈伊洛夫斯基看来，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沙托夫、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等人物的苍白无力，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其原因是作者竭力想使他笔下的特殊人物成为社会上流行的思想的体现者，结果是恢宏的构思与狭隘的、相当特殊的心理探索相矛盾：“这些作为特殊心理现象的人本身就很难概括。而由于《群魔》中这些人大多只不过是怪诞思想的化身，因此就更难找到一个观点，能够把所有这些人都融合在被鬼附体的猪群的概念里。”米哈伊洛夫斯基抨击最猛烈的是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观点的沙托夫理论：“……我不想跟踪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沙托夫的全部理论，这简直是不可能的。顺便说说，这个理论包括这样一点：每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己的上帝，如果上帝为不同的民族所共有，好么，这就是上帝的毁灭、也是民族的毁灭的象征，而这又莫名其妙地与基督教扯在一起，可我一直认为，对基督教的上帝来说，既无所谓希腊人，也无所谓犹太人……”接着在谈到科学、进步、社会改革时，米哈伊洛夫斯基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表述的“人民真理”的理论进行辩论。在作家看来，这种“人民真理”似乎与社会主义思想相对立，米哈伊洛夫斯基说：“如果您不玩弄‘上帝’这个词语，而是好好了解一下您所辱骂的社会主义，那么您会相信，社会主义至少符合俄罗斯人民真理的某些因素。”

特卡乔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文章最充分地反映了当时俄国民主舆论界（首先是年轻一代）对小说《群魔》的否定性反

应。俄国政论家、民粹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伊·彼·别洛康斯基回忆当年的气氛时，表达了他本人的和许多人对小说的共同印象："我当时是皮萨列夫的狂热追随者，因此也'臭骂'普希金这个'贵族作家'，'臭骂'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因为他在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上发表他的作品，也'臭骂'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他还是个'叛徒'，写了小说《群魔》。"激进的青年们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小说是丑陋的漫画，是神秘主义迷狂和心理变态的噩梦。

1873 年以后围绕《群魔》的论战明显地冷却下来，评论的语气也改变了。彼得堡大学教授奥·费·米勒就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里"彻底迷失了自己的道路"，因为作家不是"用自己特有的观点"去观察俄国现实，而是受到一个特殊的文学圈子的影响。米勒第一个指出，《罪与罚》主角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服苦役时所做的梦中已经有了《群魔》的幼芽，小说归根结底只是重复了《罪与罚》尾声中表达的思想，不过形式稍为不同而已。米勒对小说中缺乏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有的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的同情深表惋惜。但是他认为，从整体上说，《群魔》的艺术性要高于《白痴》。

年轻的评论家和小说家弗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著名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哥哥），在一篇主要分析《少年》的文章里，对《群魔》提出不同于众的评价。他怀疑偏激的评论界作出的论断的公正性，寄希望于将来，当偏激的情绪平静之后，可以作较为客观的判断。那时，"人处于我们的氛围之外，离开我们的时代有一定的距离，他的平静的目光会看到现代各种现象的结局，它们的结果。"在当前，索洛维约夫表达了他的同情："……我们觉得，的确有很多人对《群魔》困惑不解，尽管如此，《群魔》仍是当代文学中最重大的现象

之一。小说中有很多不清楚的、紊乱的东西，如我们已经指出，它像一场噩梦；但是所有这些缺点都是作者自己肩负起的任务的本质所产生的。”文章的署名为 Sine ira（拉丁文：意为“平心静气”）。

1877年屠格涅夫的小说《处女地》发表以后，文学评论界又记起了《群魔》。屠格涅夫在小说中表现年轻的革命一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部分地利用了涅恰耶夫案件。在民粹派报刊对《处女地》的评论中常常拿它同《群魔》相比。例如，彼·尼·特卡乔夫认为，屠格涅夫的小说是表现革命青年的有倾向性的讽刺画，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抨击性小说一样不公正。但是大部分民粹派评论家不同意特卡乔夫的看法。民意党人C. H. 克里文科说，他从来不把《处女地》与《群魔》同等看待。“那里（指《群魔》——译者）我看到的是狠毒，首先是而且主要是狠毒，而这里我看到的是一种使人平和的东西，一种出于不同源泉的东西：有时是误解和对青年认识不够（而不是恶意），有时是悲哀和懊丧（而不是偏执和愤恨）……

同时代作家对《群魔》的评论为数不多。最值得注意的是屠格涅夫的反应。屠格涅夫在小说《烟》（1867）中通过主人公波图金之口显示出对西欧的赞赏。在他的《文学与生活回忆录》（1869）中他的西欧派纲领得到理论上的论证，在《关于〈父与子〉》一文里屠格涅夫还写道：“……我的许多读者一定会感到惊奇，如果我告诉他们：除了巴扎罗夫的艺术观点之外，我几乎赞成他的所有信念。”接着他又引用“一位机敏的太太”的话，这位太太称他为“虚无主义者”，他说：“我不想反驳，也许这位太太真的说得对。”在这里，屠格涅夫是自己承认是虚无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来就因屠格涅夫是西欧

派而对他不满，加上他自承是虚无主义者更深深反感，以致把他写入《群魔》，作为作家卡尔马济诺夫的原型。屠格涅夫无疑被《群魔》刺痛了。1872 年 12 月给友人 M. A. 米柳季娜的信中他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行为的不体面不道德的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竟然做出比讽刺摹仿《幽灵》更坏的事；他在那本《群魔》里，他用卡尔马济诺夫这个名字来表现我，把我写成暗中同情涅恰耶夫一伙的人。不过奇怪的是，他为了讽刺摹仿竟选中了我发表在他出版的……杂志《时世》上的唯一的一篇小说（指《幽灵》——译者），由于这篇小说，当时他曾经给我写过好几封感谢和赞扬的信！……他无疑具有才能，使我感到遗憾的是，他把自己的才能用于满足这种不良的感情上；看来他很不珍惜它，他竟会堕落到抨击的地步。"在与 Г. A. 洛帕京的谈话中，屠格涅夫从更宽广的文学和美学视角来说明他对《群魔》的看法："在小说里写一些大家熟悉的人，以自己的幻想臆造出来的东西强加在他们身上，甚至还歪曲他们，这意味着以主观的臆造来替代历史，而且不让被描写的人有防御攻击的可能。主要由于后一种情况，所以我认为这种做法是艺术家所不可取的。"

列·托尔斯泰一般不赞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抨击性倾向。在 1910 年 4 月他同 B. Ф. 布尔加科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革命家的攻击是不好的，他不知怎的是从外表指摘他们，而不是深入他们的心境。"不过，1894 年 4 月 Г. A. 鲁萨诺夫听到过他的另一种意见："托尔斯泰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并称赞他的长篇小说《群魔》。在小说所写的人物当中他特别谈到沙托夫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尤其喜爱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A. Б. 戈尔顿威泽记录了托尔斯泰另一次评论《群魔》的话："瞧他的几个人物，不管您怎

么说，他们是颓废派的，但是这一切意义多么重大！……陀思妥耶夫斯基寻求信仰，而当他描写绝不信上帝的人时，描写了他自己的不信上帝。”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围绕小说刮起的批评风暴没有无动于衷。在评论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否定反应和青年一代的反对立场，使他感到委屈，也使他激动。作家准备以后记的形式专门答复批评。草拟好的后记提要留存至今，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勾勒了乌七八糟的当代俄国现实，写到评论界和文学界的仓促定论和普遍紊乱。对于说他抨击诽谤青年一代的指摘，他进行反驳，提出《群魔》中“理想的”纯正虚无主义者——基里洛夫和维尔金斯基。文章曾拟有一个论战性的题目：《关于谁是正常人谁是疯子的问题。答批评者。小说〈群魔〉后记》。然而，专门的反击文章他至终没有写成，因为他认为“后记”已经为时过晚，因此他在小说《少年》里加上后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加上了前言。这里他阐述了他的创作目的和美学信念，他预见到的评论界会对他进行的攻讦。同时答复了对《白痴》和《群魔》的批评。1873 的他只限于在《作家日记》中“借题发挥”，进行论战，尖刻地嘲笑那些宣称他和《群魔》中的人物为疯子的批评家。他在《作家日记》中讽刺小品《当代的谎言之一》里谈到自己在涅恰耶夫案件的基础上写作这部小说的原因时说：“罪恶的根源就在于此；观念的代代相传和继承，全民族世世代代的对自身独立思想的抑制，西欧人高人一等的观念，而同时必然不尊重自己，因为自己是俄国人！”但是在文章中谈的主要不是格拉诺夫斯基和别林斯基这两位在他所认为的现代虚无主义者的父辈，而是回忆“很久以前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中的作者自己，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和当代涅恰耶夫分子的先行者。“我大概永远不会成为涅恰耶夫，但是，我不能保证我也许不可能成为涅恰耶夫分子……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自己是老‘涅恰耶夫分子’……”《俄罗斯世界》上的一位批评家断言，“涅恰耶夫只能在无所事事、智力不高的年轻人当中，而绝不能在学生当中找到自己的信徒。”陀思妥耶夫斯基予以反驳，说这种意见是轻率的，不公正的，他作为老彼得拉舍夫斯分子坚决予以否定：“……为什么您认为，在那火红的时代，置身于各种扣人心弦的学说中间，连涅恰耶夫的谋杀方式，即使不能使所有人止步不前，至少也会使我们中的有些人望而却步呢？……我们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站在行刑台上，听人宣读我们的判决书而毫无悔改之意……使我们遭受刑罚的那个事业，那些支配我们心灵的思想、观念，在我们看来，不仅不需要后悔，而且是一种使人净化的东西，是殉道精神，因为它，我们的许多事情会得到宽恕！”作家的这番自白，对于正确理解《群魔》的创作过程和小说的含义具有一定的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对40年代的回忆，这位过去的傅立叶主义者和密谋分子的忏悔，在小说中可以明显地觉察到：正是因为他曾是彼得拉舍夫斯基成员，他懂得也感觉到，当代高尚的热血青年，他们因追求崇高的理想从而对现实不满，很容易成为涅恰耶夫分子。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反动的《俄罗斯世界》撰稿人的文章作为目标直接进行论战，是因为此人力图证明，俄国的社会是健全的，革命思想在俄国没有肥沃的土壤。从广义上来说，作家的回答也是针对尼·康·哈伊洛夫斯基的，后者的几篇文章热情诚挚，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否认和不理解涅恰耶夫作风这个事实，不愿意把它同整体联系起来考察，以致导致肤浅的轻慢的

看法。作家不想否认小说的主题思想，恰恰相反，他更突出更直截了当地描述它。他在《当代的谎言之一》里说，据他看来，无论是人的品格的高尚还是目标的高尚，都不能为涅恰耶夫分子和走他们的道路的人开脱。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的评论界来说，要理解小说的许多方面是有困难的。因为在那个时代的条件下，评价《群魔》的主要标准仍是那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作者正确地（或者歪曲地）描绘了与他同时代的解放运动参加者，以及解放运动在俄国发展中的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谁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到了20世纪初，评论界的情况复杂化了。一方面产生了社会反动的倾向，有人试图利用小说中的抨击性内容来反对新阶段的俄国革命运动，声言它是小说中描写和谴责的“魔怪”的直接产物。另一方面，俄国的象征派和颓废派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认作自己的先行者，乐意利用他们的哲学对话和辩论中的一些题目来形成自己的哲学和伦理概念。这样就产生了前提条件，导致当代文学界和社会思想界对小说的许许多多互相抵触的阐释，他们都试图把小说的内容同20世纪的历史现实联系起来，同现实中形形色色的驳杂的政治、社会、思想、哲学倾向联系起来。

七

1886年有了《群魔》的最初译本：法文的、丹麦文的和荷兰文的。1888年出版了德文译本（Г. 普奇[①]）。目前长篇小说《群魔》几乎已经被译成为欧洲所有的语言。“谒见吉洪”

① 此处及下文，括号中人名姓氏的外文，均为俄文。

这一章在公开发表（1922 年）后也被译出，题名为“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之后这曾遭删除的一章就一直被收入《群魔》的一些主要版本，而且它对现代西方重新理解这部小说的思想问题总汇起了大作用，此时在西方它已经不再首先被当作对民粹运动的诋毁书来接受，而在此前有人是这么认为的，如：法国的 K. 康利耶尔（1875）和德·沃盖（1886），德国的 A. 赖因霍尔特（1886）和 H. 霍夫曼（1899），捷克的托·马萨里克（1892）和英国的贝林克（M. Беринг，1910）。

自 19 世纪 80 年代末起《群魔》就已经显示其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布尔热、夏尔·路易·菲力浦等）。

1912 年 1 月 29 日法国作家纪德在日记中记下了《群魔》留给他的印象：“……我重新读完了《群魔》。震撼人心的影响。我更深刻地理解到这本书的隐秘意义，我读过另一些作品所得的印象使这本作品明晰起来。一些细节以及它们的总和使我欣喜若狂，一些对话的特性使我惊愕万分，这些对话如此有把握地并且本乎经验地直观地把我们从情节引向思想。我一整天什么东西都不能写……。”至1922年纪德又说：“……一本奇异的书，我认为它是伟大小说家的一部最有力最卓越的作品。”

加尔尼里·奥尔·托拉尼（A. Гуарниери－Ортолани）认为，在意大利文学中，在 L. 卡普安纳（1839—1913）的短篇小说《过路人》和《自杀》（《过路人》集，1912 年）以及阿·奥利亚尼（1852—1909）的长篇小说《仇敌》（1894）中，《群魔》的影响显著。

《群魔》中涉及的各种思想问题对法国作家卡缪的影响是重大的，虽说是被片面接受的。卡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论证了他的有关存在主义的一种人道主义的说法，他所依据的就是《群魔》中人物基里洛夫的哲学。卡缪还是把《群魔》改编

为法文剧本的作者。他把“斯塔夫罗金的忏悔”写入剧本的戏文中，而且引进了故事讲述者这个人物。《群魔》里的各种道德问题是这个剧本的中心：“……《群魔》终于上了舞台。为了把它搬上舞台，进行了多年的顽强劳动。不过，我能够觉察到这个剧本与伟大的长篇小说的一切不同之处。我只是努力考察书中的深层运动，并随之使它从讽刺喜剧上升为正剧，而后又成为悲剧〈……〉在这个可怕的世界，忙乱空虚而又充满丑事和暴力的世界里，我们尽力不丢失那条同情和仁慈的线索，正是它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成了为我们每个人所亲近的世界。”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要有分寸》一文中所表述的思想对于评价《群魔》至为重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对别人心灵作近似临床的研究并加以洞察，这种客观态度，——不过是一种外观，实际上他的创作毋宁说是一种心理抒情诗……是忏悔，是使血液凝固的自白，是无情地披露自己良心的罪恶底蕴。”托马斯·曼评论说：斯塔夫罗金是一个“冷酷的和藐视他人的”超人，他“也许属于世界文学中最令人恐怖而又吸引人的形象之列”。“《忏悔》——是极其有趣的文学片断，它引人入胜，即使它以其果敢大胆超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通常分寸。”

在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的长篇小说《死者青春常在》中，在揭露德国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方面，明显是利用《群魔》中涉及的各个问题为出发点的。

正如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俄国一样，《群魔》在西方20世纪也成了残酷政治斗争的题目。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一些反动的批评家和政论家蓄意竭力（直到今日仍在竭力）利用《群魔》来同社会主义斗争。在产生这种解读《群魔》一事上，俄国作家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以及其他一些侨

居国外的俄国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影响起了大作用。在国外广泛流传的对《群魔》的错误的片面解读，长期妨碍了人们正确理解这部复杂矛盾的长篇小说以及它在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各种问题上的诸多方面，然而这些问题对当代仍然具有意义。

冯昭玙　朱逸森

编者附识："题解"最初是译者冯昭玙同志写的，但他依据的是十五卷本《费·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对《群魔》的创作过程谈得相当简略。因为冯同志已去世，所以转请朱逸森同志从《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补译有关创作过程等部分，最后由我将其合并成这个"题解"。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简单地将两位同志提供的材料合并一起，而是按内容彼此穿插，而在意思不相连贯或有欠缺之处，由我据有关资料补充几段文字，编制而成。但最后一节（第7节），关于《群魔》在国外评价情况，是朱逸森同志编译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１２卷　群魔　下
作者＝陈燊主编
丛书名＝世界文豪书系
页数＝９２０
ＳＳ号＝１２８２５７０３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１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原书定价＝２０００．００（全集）
主题词＝陀思妥耶夫斯基，Ｆ．Ｍ．（１８２１　１８８１）　全集
参考文献格式＝陈燊主编．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１２卷　群魔　下．石家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０１．

封面
书名
目录
正文